草莽將軍

特雷文著

王仲年譯



楼的杨宝士一家，

家人沒有固定收入，依靠来上坟或葬人的，

品。現在，他家有了新的职业，大儿子是

大女儿在北京电子管厂当車工，二女儿

工作，杨宝士和妻子也都参加农业劳

因为受尽压迫和欺骗，人們对新事物往

解放前拉过人力車的赵文义的母亲对我

有人跟我説，要我們搬进大楼来住，我

們住了几十年破房子，那有这个福气。可

，真搬家了，同志，你看我当时多么胡

老太太呵呵地笑了起来。赵文义的父亲赵

看見我們拿出了照像机，就説：“好同志，

照两張，登在报上，让大家知道，有个



草莽將軍

〔墨〕特 雷 文 著

王 仲 年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前　記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各国中領土最大、人口最多、自然資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它的富饒早就为外国侵略者所垂涎。十六世紀初期，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了墨西哥，統治了三百年之久。墨西哥人民經过長期的民族解放斗爭，才摆脫了西班牙王室的桎梏，建立了墨西哥共和国。

但是，代表国外資本家和国內大地主利益的狄亞士于 1867 年攫取了墨西哥的总統职位，建立了独裁政权。他一方面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一方面勾結国內地主、僧侶阶級，残酷地剝削与鎮压广大劳动人民。在他的統治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沒有土地，农村中盛行劳力償債制度，工人的生活也非常困苦，每天劳动十二到十五小时，还不得溫飽。

勤劳勇敢的墨西哥人民是不甘心被奴役的，1910 年終于爆发了强大的农民运动。农民游击队杰出的領袖維拉和查巴塔提出了“土地与自由”的口号，向独裁政权展开了冲击。1914 年末，他們的农民队伍曾經占領了墨西哥首都。可是由于工人阶級的不成熟和沒有工人阶級革命政党的領导（墨西哥共产党是在 1919 年成立的），革命的目标不够明确。維拉和查巴塔的土地綱領中沒有关于工人的政綱，而另一方面，有組織的工人对土地問題的态度也不明朗。結果在复杂剧烈的武裝斗爭中，工人和农民常常沒有必要地对立起来，使資产阶級有可能篡夺运动

的領导权和胜利的果实，使墨西哥革命半途而廢。

草莽將軍这部小說所描写的就是墨西哥革命的一个片断。

二十世紀初期，墨西哥南部有一支印第安人的起义队伍从紅木树林中开拔出来，高呼着“土地与自由”的口号，向狄亞士独裁政权展开了武裝斗爭。起义者都是一些“卑賤的”伐木工人、債务奴隶、小手工业者，他們的領袖“將軍”更是旣年輕又平凡。他們原本是勤劳朴实、爱好和平的人民；他們要求的只是生存的权利和劳动的自由。但是，在独裁統治下，劳动人民得不到这种权利和自由。他們給地主、資本家及其帮凶們虐待剝削得忍无可忍，終于覚悟过来，認識到只有把自己武裝起来，推翻罪惡的独裁統治，才能保証自由幸福的生活。

起义者在“土地与自由”的革命口号的鼓舞下，从人少勢寡、武器极端缺乏的不利形勢，通过战斗实踐，逐漸成長壯大，战胜了配备精良、訓練有素、一貫作威作福的政府軍队和騎警。

本書虽然只反映了墨西哥革命的一个片断，着重地描写了起义队伍和独裁者的僱佣軍队所作的三次战役，但却生动地說明了起义者的成長过程，显示了工人和农民的巨大革命力量。墨西哥革命虽然沒有完成，并且到目前为止，墨西哥仍旧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然而我們从本書中可以看到正义的事业必然取得胜利，这次革命將是未来更大的革命的預演。

本書对墨西哥人民在狄亞士統治下的悲慘情况也作了眞实而深刻的描写。例如第一章写到的紡織工人罢工，就具体反映了 1907 年里約布朗科紡織工人反对十三小时工作制的斗爭。当时狄亞士采取了血腥的恐怖手段，派軍队鎮压，結果有男女儿童二百人慘遭屠杀。

由于墨西哥革命的鋒芒只針对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不

是針对着整个資本主义制度；更由于缺乏明确的綱領和坚强的工人阶級的領导，墨西哥革命是有其缺点的，这些缺点在本書中也得到了反映。起义者对革命的目标不够明确，認为“行軍之后，目标自会出現”，沒有考虑到推翻独裁政权之后該怎么巩固革命胜利的果实，以致最后給資产阶級篡夺了領导权，使革命从它潜在的反資本主义趋势轉移了方向。

另一方面，有些起义者因为不明确革命的目标，把革命当作破坏的行动，不善于对敌人采用孤立、分化的办法，过激地采取了狹隘的报复和恐怖手段。加上墨西哥革命时期，某些农民游击队是无政府主义者領导的，起义者多少受到了前一时期遺留下来的不良影响，因而使得革命遭受損害。書中对于这个情况的描写，虽然有若干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但是作者沒有給予应有的分析批判，这是本書美中不足的地方。

作者侨居墨西哥，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了多年，对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思想感情非常熟悉，他的作品多半也以印第安人的生活和斗爭为題材。除本書外，他还写了死亡舟、母亲山的宝藏、伐木工的反叛、政府、紅木树林等。

譯　者　1958年6月

第　一　章

1

"土地与自由!"一支印第安人的队伍为了推翻独裁者、争取土地和自由，高呼着这个战斗的口号，从共和国南部的林莽中开拔出来。

口号虽然簡短，可是在那些行軍的人听来，它的声調却象凱歌一样嘹亮。

他們受着殘酷的压迫，愚昧而可怜；他們所感到的詩情、对美的向往、对人类和生物的热爱、对一些必然找得到的眞理的信仰，以及怀念慘遭杀害或者酷刑致死的伙伴們时的深刻悲憤——这一切，以及还沒有体会到的、潜伏在內心的情緒，都在那一句口号中发泄了出来。他們团結一致，在同一个目标的激励之下，一齐举起握紧的拳头，仿佛吁請上帝别忘掉他們，他們同声向天地喊出了这个庄严的口号，声浪回蕩，有如惊濤扑击岩石；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一伙人里的每一个成員都淸楚地感到，在这片汇合起来的呼声中，有他个人的一份，因为他深深体会到这正是他本人的衷心的祈禱。

无論民謠、詩歌、政治和爱国的詞句，一經冷漠的分析和邏輯的思考，便会失掉它們的意义。甚至印第安人的这个口号，如果加以冷酷的研究，很可能也会化成无謂的字眼。

他們給林莽中的主人——紅木树林的領主和他們的狗腿子——虐待、折磨、剝削得忍无可忍，于是，說来也奇怪，他們以及在热帶林莽中最偏远地区干活的人們，几乎一致覚悟过来：与其在屈辱和苦难中苟延殘喘，不如在革命中牺牲，这才不負人类的尊严。这时，他們采取了行动。他們毅然决然地采取了行动，为了要結束这种局面，不是他們自己成仁，便是推翻殘暴的統治者。

尽管橫遭摧殘、含垢忍辱，他們內心对于自己的悲慘处境却有一絲蒙矓的認識。眼看林莽里的禽鳥，甚至千千万万的昆虫，都自由欢欣，随自己高兴来来去去，他們始終怀着对自由的想望。

起初，他們有点胆怯心虛、犹豫不定，到后来，大家同心协力、奋发起来，終于决定起义。

一經发动之后，形勢迅速开展，大大地超出了他們的估計。

紅木树林中的領主、管事和监工們，平时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給看得比全能的上帝还要可怕；可是在起义爆发的最初两小时之內，一看到他們的权力冰消瓦解、絲毫不剩，就吓得象是无助可鄙的木偶似的，突然間仿佛話也不会說了，动也不会动了，更談不上拿出丈夫气概来面对他們罪有应得的懲罰。

經过一場短暫的战斗，不站在起义的印第安人一边的全給消灭了。

这一来，革命者才获得了一些武器。数量并不多。大約有五十支手枪，不是全部可以使用。还有十来支打獵用的来福枪，其中几支是靠不住的，因为受了林莽中潮湿燠热的气候的影响，已經銹得不可收拾。此外，还有几杆輕霰彈枪和十杆老式的西班牙前膛枪。繳获的彈药也不多，并且象枪枝本身一样，口徑大小各各不同。

不过，弟兄們都得心应手地配备着弯刀、短刀、板斧和手斧。他們每天被迫用这些板斧和弯刀去征服原始森林，如今用了这武器来求生存，比用自动步枪更覺得順手。

当然啦，跟那些配备着現代化武器的政府騎警部队比較起来，紅木树林里的起义工人簡直不能說是有武裝的。和正規軍队对陣作战的时候，他們必須用勇气、憤恨和对压迫者的狂怒来弥补武器之不足。他們中間每一个人都認識到这一点。他們每一个人都認为，这种憤恨和狂怒在作战时比累贅的武器更有帮助。

2

在独裁統治下，除开独裁者本人之外，再也沒有比騎警更可怕、更可恨的了。

騎警是一支騎馬的警察部队，独裁者特別倚重的武器。有时候，独裁者不一定拿得稳正規軍队的士官。暴动工人和罢工工人所特別顧忌的騎警，是一支由壯年人和青年人組成的精銳部队，配备优良，訓練有素，待遇好，薪餉高。成千成百的年青人，正因为他們天生有虐待狂，才被招募到这支部队里来。不論他們进行什么活动、执行逮捕和死刑，他們的長官除了向独裁者本人負責之外，不需要向法官交代。他們是恐怖統治的工具，独裁者依仗他們的帮助，殘酷横暴地压制着一切不利于他权力的反抗和批評。拿紡織工人的几次罢工来說吧，罢工已經給鎭压下来了，独裁者还是下令对屈服的男女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当正規軍的長官拒絕服从的时候，一支騎警部队火速开到現場。到了那儿，騎警执行了正規軍長官所拒絕的命令，并且殘忍到那种程度，以至在大屠杀中，凡是不幸停留在工人区被騎警封鎖的地段里的人，沒有一个能保全性命。不管是工人和非工人、妇孺老

弱——一概斬尽杀絕。并且屠杀不是发生在罢工期間，而是发生在罢工之后的几天、甚至几星期，那时工人已經复工，全区已經完全平静了。独裁者認为自己替他的臣民帶来了一个光荣的黃金时代，有誰不以为然，独裁者就借重懲罰和报复的法則，給他們一个警告。

根据任何一个明白人的判断，反叛的林莽工人原是烏合之众，只要在半路上跟半营的騎警稍一接触，准給打敗；他們給消灭之后，林莽地区的革命也就馬上完蛋。

3

林莽工人們担負起推翻独裁者的責任，滿腔熱情地喊出了那个战斗的口号，这个口号虽然簡單明了，可是如果有人动問，他們对于自己所要坚决爭取的“土地”和“自由”究竟是怎么理解的，恐怕他們都講不出所以然。

他們每一个人对“土地与自由”都抱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独特的看法；因为每一个人的要求、忧虑、境遇和希望各各不同，“土地”和“自由”对他們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

許多人由于自己的債务或者父亲的債务，或者因为无力繳納警局的罰款，或者替亲戚作了保，而亲戚还不出錢，死了，便卖身到紅木树林去做契約劳工；其中不少人在家乡有一片小小的田地，他們眷恋着这片田地，不願掉换别的开拓地，不管它多么美好、多么丰饒。对这些人說来，这个口号显然并无意义，因为他們已經有了土地。但是，他們耕种土地、安安靜靜地享受劳动果实的自由却給剝夺了。

大大小小、形形式式、数以千計的貪官污吏剝夺了他們的自由；在独裁統治下，为了卫护和支持独裁政权，这些貪官污吏获

得了蓬勃的发展，并且独裁者但求消弭反側，他們也就恣意中飽自肥。假如这些官吏鬧得太不象話，他們立即可以得到包庇，說是他們所以这样，只是对国家的权益过于热心了，只是对他們敬愛的独裁者表示忠誠而已。

誰要是擺脫了这些寄生虫，誰就可以恰当地說，如今他才懂得了自由的意义。

对某些人說来，“土地与自由”意味着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回到他們的父母、妻子、儿女、未婚妻、朋友、亲戚和家乡那儿去。

还有一些人認为，“土地与自由”代表一种單純的权利，根据这种权利，他們只要覚得工資公平合理，就可以随自己的高兴，在任何地方、替任何待他們好的人干活。

这些印第安的紅树采伐工人，有百分之九十原是务农的，对他們大多数人說来，“自由”的概念无非是一个明明白白、平平常常的願望，只要平安无事，不牽涉任何跟政府有关的問題，諸如国家利益、增加生产、发展經济、爭夺市場、服从、只尽义务不享权利、順从国家的命运，以及其他荒謬无聊的道德观念，但独裁政权为了迷糊老百姓的头腦，不讓他們看到万惡滋長的地方，偏拿这些观念往他們腦袋里硬塞。

伐木工人們发出要求自由的呼声时，他們希望，在爭取自由的斗爭取得胜利后，他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受那些難以信任的人的干涉，因为那些人旣不了解他們的要求和忧虑，也不肯花点工夫去了解，光是一再帶着表格来，要他們塡写付錢。得到解放的人希望享受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不受剝削；他們不願意各方面蜂拥蟻攢地来掠夺他們的全部或者大部分的劳动成果；掠夺的目的是他們所不能理解，也不会贊許的，那无非是为独裁者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財源，为他那黃金时代的所謂优

越性撑撑場面而已。

但是，尽管土地和自由的概念在起义者的心目中是多么不明确，他們仍然本能地、正确地感到他們需要的是什么。他們需要的是：不再受人支配、不再受人統治。他們根本沒有指望分享現代文明的巨大財富和文化——象文明国家里工业无产阶級的政綱一貫要求的那样。即使有人試图向他們解釋几天、几星期，他們还是不可能理解这样一个希望的。他們一点不懂得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組織。如果有人建議，他們应当要求在議院或者国会里占一个席位，他們倒会把提出这种建議的人当作只想迷糊他們的叛徒，幷且一定会这样回答："議院和国会跟我們有什么相干？我們只要人家别来打扰，媽的；我們只要求这样。滚开些，你們这些騙子！"

4

在独裁統治的漫長岁月里，起义者和他們同阶級的人被迫忍受的惡毒、卑鄙、殘忍的待遇，使他們的性格起了根本的、徹底的变化。

他們原是爱好和平的农民、樵夫、炭戶、陶工、草舍工匠、編籃匠、皮革匠、織席工人，他們对于生活幷沒有多大的企求，只希望太太平平地干活营生，耕种田地，牧养牲畜，自由販卖他們的貨物，成家立室，养儿育女，偶尔庆祝一下节日，每年赶一两次全国性的大市集，到了年老的时候，在乡鄰友好的圍繞中安安靜靜地死去——独裁統治却硬使他們变成了野蛮的生物，好报复、固执、老是不信任、爱拌嘴、作假、沉湎于烈酒。由于这个理由，仅仅由于这个理由，暴动剛一开始，这些野蛮人心里沒有别的念头，只想到处破坏，把每一个穿制服的，或者仅仅只戴一頂制帽

的人，以及每一个由于地位或职业而被他們当作压迫者、当作魔王的人，毫不容情地一概杀光。

他們一向只被当作愚昧的奴隶，只有人家問話的时候才能开口。他們現在的行为，正是这种奴隶在鎖鏈突然掙断以后的行为。

他們在長着人面的野兽手下受了折騰，挨了拷打，遭了屈辱，吃了耳光。現在，他們也象野兽一样，要去摧毁这国家，杀死每一个不属于他們同类的人。

有朝一日，当他們摧毁了独裁者用他們的血汗、眼泪、飢寒和忧虑建筑起来的一切——共和国的黃金时代，那他們大仇已报，就可以分别回到他們的家园、村落、居留地和茅舍，此后本着他們自己的願望，去过和平的生活。

各国的律法家和伪善者，会在他們的記載和史料里把这种残暴的行为归諸起义者野蛮的天性，說他們不能体会他們所处的偉大时代的精神，这一点自然是預料得到的。

还可以預料到，这里和世界各地的廢君、暴虐的統治者以及奉承阿諛的帮凶，等大局結束之后，会向傾听着的世界宣称：現在誰都可以明白和了解，为什么独裁統治用以往的方式来对付这些野蛮人是正确的；为什么唯有独裁統治，严酷残忍的独裁政体，才能管理由奴隶組成的、只具有奴隶思想的人民，并且有利于人民本身。那些人会喊：打倒伤风败俗的民主！青春常在的、万不可少的独裁統治万岁！

5

起义的队伍几乎有六百个人。誰也沒有替他們仔細計算过。事实上，要得到一个正确的数字是相当困难的。

他們在林莽里行軍的时候，一路上天天有人参加他們的行列，不是三三五五的小群，便是个别的逃亡者；远在紅木树林的大暴动发生之前，那些人已經从林莽里他們原先干活的偏远地方逃了出来。甚至那些从别庄里逃出来、躲在林莽附近的債务奴隶，也抓住这个机会，永远摆脫債务奴役，高高兴兴地参加了这支队伍，庆幸着碰上了先前只听到一些模糊不清的謠傳的革命。

在这次通过大森林的艰苦的行軍中，損失了許多人。有的在渡河时淹死；有的陷进了沼泽；有的害了凶險的热病，一天一夜里就送了命；有几个給毒蛇毒虫咬了；还有几个在崎嶇的山徑上給受惊的騾馬踢倒，摔下了峽谷。还有許多人身上帶着劳作或酷刑造成的創伤，伙伴們沒法治好，引起了死亡。因此，他們的人数每天都在变动。

跟队伍一起的，有数目相当多的妇女和姑娘，还有十来个小孩，都是給卖到紅木树林去的工人的家属。这些妇女和儿童不願意离开她們的丈夫、父亲、兄弟或子侄，自动跟着他們进入了森林。

6

率領这支队伍的是一个廿一岁的年青人，名叫胡安·孟德斯——要說呢，只有他管自己叫做这个名字，弟兄們都管他叫做“將軍”。

他是那一小群首先发难的工人的一分子。由于他以前受过一点軍事訓練，大家自然而然地把队伍的最高統率权交給了他。

就种族来說，他是华斯塔加的印第安人，根据他的相貌来判断，还帶有一点西班牙血統。他十六岁的时候志願参了軍。他进步很快，十九岁的时候已經升为中士了。

他劝服了比他小几岁的、他最喜欢的弟弟也当了兵，参加了同一个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个小伙子犯了一点无足輕重的小錯誤。按照平常的情况，犯了他那样过錯的大不了罰两天禁閉，或者多站几个鐘点的不愉快的崗。碰上一个好脾气的中尉，可能把这小伙子臭駡一頓，也就算了。但是，在独裁統治下，正规軍的，尤其是騎警部队的高級長官，已經逐漸升到在地球上代表上帝的、絕不会錯的圣徒的地位了。下級士兵对于長官，除了盲目服从、逆来顺受之外，就沒有别的权利了。恰巧碰上一个長官，也許是宿醉未醒，为了处罰那小伙子的过失，用脚把他的头踩在一桶水里，把他溺死了。凶手非但沒有受到处分，并且还在当天的公报上得到表揚，說他在維持紀律方面尽了职責——因为紀律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中士还沒有完全接受独裁統治的方式，也許他作为印第安人的成份多了些，沒有成为一个善于服从的軍人。一时間，他忘了長官的神圣性，一刀刺死了長官，并且事后一点也不觉得懊悔。这件事使他不得不开小差，讓軍队在沒有他効劳的情况下应付下去。

他在軍队里的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个印第安族的下士。他把自己干的事，以及隐藏那个神人的尸体的地点（这样做是为了爭取时間，以便逃跑）只告訴了那个下士。对下士来說，爱国心比不上眞实的友誼，更不用談入伍时表示忠誠的庄严宣誓了，因为他对那种宣誓的看法，跟一头踩軟索的猴子对特拉克斯加拉①的离婚案的看法一样无动于衷。“你明白，小胡安，”他直截了当地对他的朋友說，“我跟你一起走，可惡的軍队、忠誠报国的臭道

---

① 特拉克斯加拉（Tlaxcala）：墨西哥中部的一州。

理，都滚它媽的。它跟我有什么关系？”于是，他們两个一起逃跑了。

他們打算逃到洪都拉斯或者圣薩尔伐多①去。随便什么地方都行，只要离开他們神圣的祖国。

他們在半路上碰到一批給招募来的、正給帶到紅木树林做契約劳工的印第安工人。他們便参加了这伙工人。在紅木树林里，誰也不会来抓他們，也不願意来抓，不管要抓的是誰，不管他犯了什么罪；因为紅木树林的契約劳工的待遇比监牢里，甚至比死谷里的囚犯还要坏上十倍；死谷是一个可怕的、專关政治犯的集中营，一进去之后就难得活着回来，即使回来的話，下半輩子也成了廢人。

这个下士，魯西奥·奥狄兹，給將軍任命为起义軍的上校。

將軍指定塞尔梭·弗洛勒斯，一个左且尔族的印第安人，做參謀長。塞尔梭在紅木树林里做了多年的伐木工人。他虽然象紅木树林所有的工人一样，不識字，也不会写，却具有天賦的敏銳的智力。此外，他还有一种希罕的才能，能够鼓舞别人照印第安人的方式拚命干活。他自己不先动手的事，决不要求别人去做——并且做得比誰都好——假如有人認为他的命令不可能执行的話。

至于軍需長，弟兄們推选了安得路，他是釆尔达尔族的印第安人，以前在紅木树林里做牛車夫，运輸砍下来的树木。他能讀会写，并且由于在牛車队里管过牲口的緣故，获得了一些后方勤务的經驗与知識，因为牛車运輸队要把貨物和乘客从海濱的

① 洪都拉斯(Honduras)是中美洲的共和国，圣薩尔伐多(San Salvador)是薩尔伐多共和国的首都。

火車站一直运送到全程有四百多公里的內地。

这支軍队的智囊和精神上的領袖，是一个弟兄們称之为“教授”的人。教授以前在一所中等学校里教書。他逐漸明白独裁統治下一般老百姓的眞正处境。因此，他越来越不願意用一般学校引为慣例的、打屁股的方式来使他的学生贊美和崇拜那种政体。他的政治覚悟越是提高，精神上的束縛越是減少。于是，不論在学校、街上或者咖啡館里，他一有机会就痛罵独裁者和他的强横霸道；他虽然知道这一来会招致什么后果，但他正如同事們所說的，始終执迷不悟。他一旦对形势有了正确的理解，就再也不能住口了。他从大城市里比較好的学校、待遇优厚的职位不断往下迁調，越調越低，每一次迁調之前总是先在监獄或集中营里待几个月。

最后，他来到一个小小的矿鎭，在一所坏到不能再坏的、腌腌臢臢的小学校里任职，学生都是最最穷苦的、工資最最菲薄的矿工的子弟。他到差还沒滿三个星期，每晚就輪流在工人的泥磚小屋里找了学生的父母兄長开会。六星期以后，矿里的坑道，甚至整个矿段，不时发生爆炸。上帝似乎是袒护矿工們的；因为事有湊巧，矿里每次发生爆炸或淹水之后，总找不到一具工人的屍体，而軍事人員和秘密警察的特务却死了許多，他們都是乔裝工人，混进矿里，刺探产量低落的原因，和把炸药塡在假鉆孔里的主犯。到了終于罢工和公开暴动的时候，矿务局的建筑遭到石块的投击，警察部队便扫射頑强的矿工群众。这时，教授又被捕了。这一次，政府似乎永远也不讓他在社会上出头露臉了。他以前教書的中等学校里，学生的父兄多半是有地位的人，一直可以替他說情疏通，这一次連他們也无能为力。这次，教授被列为怙惡不悛和积犯一类，象十八世紀的黑奴一样，給流放到一个叫

做"地獄"的集中营去，这地方之所以叫做"地獄"，只由于到目前为止，即使聪明絕頂的人也找不出另一个更有力的名称来形容那里的悲惨。就連在那里，教授也不能閉上他那張肆无忌憚的嘴巴。他时常被人塞住嘴巴，一連二十四小时，旣不給他喝水，也不讓他在熱帶的毒辣的日头下有什么遮蔽。但是塞嘴巴的东西一取掉，痙攣的嘴唇还沒有恢复，他就嚷了起来，而且一开口总是："打倒独裁者！消灭独裁制度！社会革命万岁！实行普选！反对重选！人民革命万岁！"他的嘴巴立刻又給塞住了，身体給捆成一团，拖到外面的沙地上，讓熾热的太阳直勾勾的晒着。最后，他和几个难友逃了出来，但大多数不是死在路上，便是給抓回去，慢慢地折磨而死。他逃亡时碰到了中士和下士，他們俩穿得破破爛爛，跟流浪的印第安农夫差不多。他跟这两个人一起，也应募到紅木树林去做伐木工人，指望在林莽深处等待那已在全国醞釀的革命的爆发，然后在那里发动起义，在共和国南部替革命事业扩展势力。

7

起义軍分为八个中队，每一个中队各有正副队長指揮，还有小队長輔助。

穿过森林时，中队与中队之間相隔一天的路程，一半是因为他們帶着一百五十头以上的馬匹、騾子、驢子、公牛、母牛和山羊，还有一半是因为林莽中的路徑給热帶的大雨打得泥濘不堪，一个中队經过之后，总得讓路徑干一干，减輕后队的困难。一中队的人馬牲口通过这些狹隘的林徑之后，留下来的便是一道又深又粘、象粥一般的泥漿路，人畜踩上去就陷到膝盖，甚至陷到腹部。

8

經过几星期的艰苦万狀、耗损极重的行軍——那种情况只有在地上永不干燥的熱帶林莽中走过的人才能体会——起义軍終于到达了林莽边緣的一个居留地。

这次行軍的艰苦，跋涉經过沼地、渡过溪水河流、翻过无数的山岭，給了起义者以充分的机会来表現他們的能力。

即使受过專門訓練、經驗丰富的正規軍將領，要象起义軍的將領那样，把一支軍队帶过林莽，而蒙受这么少的损失和疾病，簡直是不可能的。对起义軍的將領和所有的人員来說，这次行軍是一个极好的鍛煉。这支軍队既然这样成功地征服了林莽，自然有权利希望克服其余的阻力。队伍越是接近空曠的地帶，这些必須与之斗爭、加以克服的阻力便越是逼近了，因为空曠的地帶就是大产业和它們的封建地主——别庄和别庄主——所在之处，那边还有村落、市鎮、軍营、正規軍和騎警的巡邏队。

起义軍向前挺进，并沒有任何特殊的目标。"行軍一开始，目标自会出現，"教授和將軍都这么說。

对弟兄們說来，一个明确的目标正如某种綱領和法令一样，是毫无用处的。他們的行动仅仅由一个欲望支配着，那就是爭取土地和自由。他們一旦获得了这两样东西，并且可以肯定保持它們的話，他們就会安頓下来，象那瓦族的印第安人那样，輾轉行进了一百多年之后，終于在一个他們所喜爱的、保証了土地和自由的地区安頓下来。

不消說，只有在那些持有田产、卫护田产的人給征服之后，才能得到土地和自由。因此，首先的任务就是向他們进攻，征服他們，彻底打垮他們，消灭他們。其次是打倒所有那些在阻撓、

或者可能阻撓他們取得土地和自由的人。这一来，說不定还必須向首都进軍，占領政府机关，歼灭总督和所有的官僚，而后在政府机关里发号施令，布置今后的一切措施，并且加以严密的监督，保証这些措施都符合胜利者的利益。

极籠統地說，那就是起义軍中比較有远見的人的看法。在这件事上，教授总是簡簡單單地宣布說："讓我們首先贏得革命，消灭敌人。之后再来討論該怎么办。我們要把时間和精力集中在目前的任务上，事先議論紛紛，徒然浪費时間和精力。"

在目前的任务中，再沒有比取得武器这件事更重要、更迫切的了。起义軍要取得武器，只有在目前持有武器的人那儿去拿。目前持有武器的人則是士兵和騎警。

9

到达第一个居留地之后，各中队的距离不再相隔一天的路程了。現在行軍的队形比較密集，中队与中队之間只有两小时的路程。很可能，不久就要打第一仗。在这种情况下，队伍相隔太远就会犯战术上的錯誤。

起义軍离开居留地的第二天，到了圣达瑪格里达牧場。

第一中队是在午后到达的。

圣达瑪格里达牧場主的住宅是用未經窰煉的泥磚盖的。住宅两側有两座也用泥磚盖的仓房。这里面貯藏着玉米、豆子和搓繩編席用的龙舌蘭。还有馱鞍和騎鞍，以及少数牧場上用的农具。

仓房周圍有四座可怜巴巴的茅舍。

这些房舍形成了一个大院子，因为它們是照四方形的格局建筑的。院子的一边却是空的。这里就用一道粗糙的籬笆把院

子和豢养牛馬的栅欄隔开来。住宅的一边有一块空地，也围着一道荆棘籬笆。籬笆上裝了一扇門，門外就是行人和車队必經之路。

牧場座落在一座小山上，地位剛好容納这些房舍、院子和圍籬。

山坡四周散布着牧場上的債务奴隶簡陋的棕櫚茅舍。这样的茅舍一共有十四所。其中三所极其腌臢的茅舍，象主人的住宅一样，也座落在院子里，里面住的是管事、制繩匠和照管牲口的牧人。这三份人家是混血儿，散居在山坡四周的債务奴隶和他們的家属則是印第安人。

住宅之所以称为住宅，其实只因为其余的建筑都是最原始、最簡陋的棕櫚茅舍。这所屋子沒有窗戶，只有几扇又粗糙又笨重的紅木做的門。地上鋪着馬馬虎虎晒成的泥磚，屋頂盖着粗糙晾干的木瓦。房間只有两个。住宅里可以說明屋主人不生活在十四世紀的唯一的东西(事实上也只有这件东西可以称做現代化的家具)，是一架开始銹坏的美国制的縫級机。

紅木的桌子和椅子是用弯刀馬馬虎虎地制成的。床鋪只是簡單的烏木架子，交叉地綳着一条条的生牛皮，鋪着棕櫚叶編的厚席子。骯髒的枕头里塞的是夾杂着許多野草的路易西安納苔蘚。

这座住宅給認为是精致的，主人也算是相当富裕。不用亲眼看到，光凭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債务奴隶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是多么惡劣了。

除了絲綢棉布和鉄器以外，这份人家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在牧場上制造的。牧場上自己釀酒、編毛毯、做馬鞍、織凉鞋、搓繩子、紡結实的龙舌蘭纖維，再用繩子和龙舌蘭纖維編織网子、袋

子和吊床。

主妇在牧場的小祇拜堂里領大家做禱告、唱詩。祇拜堂是一个棕櫚叶頂的、一籠統的小厅。小厅的一头是擱着瓜达魯貝圣母象的粗木桌。象前鮮花老是不断。每天早晨由債务奴隶的妻子和女儿从灌木叢里采来，供在那儿。每逢星期天，祇拜堂的地上鋪了一层厚厚的嫩树枝，做祇拜的人跪在上面就象跪在地毯上一样。

主妇还是牧場上的医生和助产士。

至于現款，整个牧場里，包括主人和債务奴隶在內，难得有一百个比索，时常只有五个比索。任什么东西都是东借西挪的，大家借来借去。不用說，大家都向主人借。主人覚得維持債务奴隶們的生命和健康是道义上的責任，也是理財的責任。

这种情况在起义軍来到的时候就已存在，并且四百年来一直如此，在这里的这种情况之下，革命能起什么作用，能改变什么，連欧洲最激进的思想家也茫然不知所对，假如叫他来解放債务奴隶，通过革命給他們較好的待遇的話。

这里可以說是一无所有。至于自由——这应当是革命的恩賜——反倒会使債务奴隶更加穷困无助。

这里的土地相当多。这个牧場算得上是一宗大产业。可是五分之四的土地是灌木叢和林莽，山岩重重叠叠。剩下来的五分之一的土地，有一部分是适于放牧牛馬騾子的草地。只有十分之一才是耕地，在旱季硬得象混凝土，到了雨季又象是泥濘的沼泽。假如干旱的时間太久，牧場上所有的居民，包括全能的牧場主和他的家属，都跟債务奴隶一样要鬧飢荒。他的全部財产就是他畜牧的牛馬騾子。为了畜牧这些牲口，他需要資金，因为他得买配种的牲口，之后就得过好几个年头，等崽子長大了才能出

卖。如果旱季太長，牲口会死的。

在紅木树林里有一定意义的革命，在这里能怎么改善債务奴隶的命运呢？即使革命替他們从主人那儿爭来了自由，上天也会立刻从他們手里夺去的；假如他們沒有吃的，光有自由也是白搭，因为这里不生产粮食，还因为債务奴隶一获得自由之后，可能濫用自由而少干一些活。从沒有誰教他們自己管束自己，教他們在沒有人吩咐和监督的时候該怎么干活。沒有誰給他們种子，因为住在配給站（以現有的几个配給站来說）附近的人更迫切需要种子。誰也沒有教导他們組織劳动，以便組成一个合作化的团体。他們缺乏集体观念，即使有集体观念，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殘，成立了合作化的組織对他們也沒有多大帮助；因为嫉妬、猜忌和沒完沒結的关于領导权的爭执，会逐漸促使这样的一个組織分崩离析。在这种奴役狀态之下生活了四百年、或者甚至四千年的人，一切都被迫听命于他們的主人和統治者，思想、責任、組織、討論、研究、領导之类的事情都由人家作主——这种人不可能在革命后的一年內轉变为自由的农民，不可能独立思考、独立行动、自力更生，而不需要别人叫他們清晨四点鐘起来，下地耕种。

現在，到达这个牧場的起义軍当然不会考慮到光是革命改变不了制度，革命只不过改变了所有制，只更換了所有者的姓名，国家或政府处在資本家的位置可能比先前的主人更严厉、更无情、更苛刻。制度不論新旧，跟起义者有什么关系呢？

長久以来，他們被鞭撻、被絞杀、含垢忍辱、被剝夺了言論自由的权利，以至他們的集体观念早已湮灭了，唯有集体观念才能使他們純粹出自天性地跟同胞們团結起来。他們現在只知道报仇雪恨。他們只懂得破坏。他們破坏得越厉害，把他們所認为

的敌人杀得越多，他們越覚得自由。因为以前存在的一切、以前存在而不屬于他們的一切，都是造成他們的奴役的因素。如果他們希望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他們必須破坏。他們再也不为明天操心；他們計較的只是多苦多难的昨天。

悲剧不在于世上可能有和实际上有独裁者；不，悲剧在于任何独裁統治，即使最昌盛的、表面上显得很善良的独裁統治，必然趋于毁灭、孤立和混乱，这是自然界鉄一般的規律，决不是人力所能改变或左右的；眞正的悲剧就在于此，因为人类毕竟要从兽性和无政府狀态中解放出来的，这一下却給推迟了几百年。

10

先头部队到达牧場的时候，弟兄們发現所有的茅舍都闃然无人。牧場主和他的家眷逃到叢林里去了。債务奴隶們也帶着妻儿老小跟他逃了。

"这可以証明，有人洩露了我們行軍和来到的信息，"將軍說。"这里的人得了消息，都吓跑了。"

"知道这一点，非常有利，"教授回說。"現在我們可以肯定，在前面的两个别庄里，我們会在其中的一个碰到騎警。"

有两个士兵放下背包，来听將軍和教授的談話。其中一个說："將軍，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在叢林里把牧場主找出来。你只消吩咐一句，我們馬上就去，把他和他的全家拉回来交給你。"

"那有什么意义？"將軍回說。"你們还是去把所有的牲口找来宰掉，大家好好地吃一頓。剩下来的，我們帶着走。最后的中队点一把火，把这地方燒平。这样我們的后方就不至于有一个据点。債务奴隶尽管待在这里。他們要是跟着牧場主不走，他可以替他們盖新的茅舍。你，尼加西奥，把命令傳达給后面各个

中队，我們在这里过夜。又要下雨了，我們可以利用这些茅舍过夜。我，教授和塞尔梭以及屋子容納得下的人都到牧場主的住宅里去。明天早晨四点鐘开拔。”

第二天，队伍整装出发的时候，一路上照耀得非常明亮：所有的房屋和茅舍都着火了。最后一个中队离开牧場时，几乎連燒紅的焦炭都不剩了。所有的猪和牛都給宰掉，所有的驢馬都給当作战利品帶走。

中午时分，队伍开到圣达伊莎白尔牧場。跟圣达瑪格里达的情况一样，那边的茅舍也空了。猪牛牲口显然也給居民赶到叢林里去了。只有五六只猫在空茅舍外面睡迷迷地舐着自己的身子。两三头獵狗，大概在外面游蕩，回来迟了，沒赶上跟居民一起逃跑，現在惊訝地瞅着弟兄們，当队伍里的獵狗赶上去时，它們便夾着尾巴躲到茅舍后面。

一半的队伍还沒走完，所有的茅舍、場主的住宅、仓房、門板、籬笆都已烈焰飞騰、火光大作。在放火之前，弟兄們四处搜寻馬鞍和弯刀——可是沒找着。一般的看法是，居民們不是前几天离开他們住所，便是前一天离开的。所有的炉灶都是又冷又潮。茅舍里留下来的只不过是几只鉄制的水罐。

在以后的行軍中，弟兄們发現，甚至印第安自耕农的极小的居留地也都逃光了。无家可归的獵狗和猫儿，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看見队伍行近便偷偷地、不信任地溜走。

“赶在我們前面的名声可眞不好。”教授看到那些孤寂的茅舍的凄凉景象，对將軍說。“我倒想知道，誰誹謗了我們，說我們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凶犯。”

“嘿，人家怎么說，我們才不管呢。”塞尔梭正好走过来，撂下背包，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我們是造反的。难道不是造反

嗎？我們不是帶了糖果到这里来的。不喜欢的人尽管走路。我們只知道往前走，做我們認为应該做的事情。”

“塞尔梭講得对，”將軍說。“印第安人怕不怕，跟我們有什么关系？总有一天，他們会明了，我們不是强盜。現在他們不帮我們把暴君清除出去，他們就得多受几年主人的气，多挨几年鞭子。但是我們却不願意忍受。弟兄們，你們說对不对？”他轉向一群小伙子說，他們剛来到这个小村落的踩得很結实的場坪上。象塞尔梭一样，他們扔下背包、蹲下来歇歇力、順順气，以便繼續行軍。到他們当晚扎营的地点，还有两三小时的路程呢。

这个小村落只有十所茅舍，都是單間的。在这里，革命对于印第安农民不能有什么帮助。除非革命能帶来一些比較丰饒的田地，牛和牛吃的草料，以及几袋破衣服，讓这些可怜的农民和他們的妻儿可以穿上蔽体。这个小村落的居民当中，只有三份人家有弯刀，男人們都有一把銹爛殘缺的小刀。每份人家只有一把公用的匙子。全村找不到床鋪桌椅；也找不到斧头釘子之类的东西。搜遍所有的茅舍之后，只找到二十来公尺的鉄絲。那是人們在去乡間的長路上一段段的搜集起来，或是从架空电話綫上割下来，或是从經过的鉄絲网上拉下来的。他們用来耕种貧瘠多石的田地的工具，只是一根結实的尖头棍子，下玉米种的时候，用它在地上戳洞。

甚至这些人和他們的家属也抛弃了他們可怜的住所，远远地躲到叢林里去，唯恐那些高呼着“土地与自由”这个口号的起义者跑来把他們杀掉。

他們可以听教授侃侃談論独裁政体、暴虐、无产阶級遭受奴役等等，可是听了一整天还是莫名其妙。他們在这里有了土地和自由，对生活和統治者并沒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人家别来杀他

們，别来偷他們，即使当他們貧瘠的田地由于干旱，或者由于霪雨把薄薄的一层泥土冲掉而变得更其貧瘠、当他們可怜的玉米和豆子收成有三分之一給耗子吃掉、还有三分之一給虫子蛀掉的时候，他們也还希望人家别来打扰，讓他們自生自灭。假如革命能保护他們，不讓鷹鷲、貂鼠和山狗来拖他們的小鷄，不讓老虎和鱷魚来害他們的猪牛，他們也許就会感激革命了。他們的問題非常簡單，即使解放全国、推翻独裁統治的最偉大最振奋人心的革命和起义，也会在他們身边和他們的生活中經过而不为他們所注意。这种革命在浩瀚的历史中会受到一部分的歌頌和一部分的詛咒。使他們体会到革命的只是在最近的小鎮的市場里征税的不是唐·达馬索，而是唐·狄奥尼西奥了；革命前，他們想卖二十五个生太伏的羊毛，得付两个生太伏的税，而現在他們却得付五个生太伏，其中一个生太伏算是为了兴建乡村小学的附加税，可是那所小学从来沒有动过工。

要滿足起义者对于土地的要求，本来也容易，因为土地有的是；别庄拥有几十万頃土地，始終荒在那里，地主永远不会去开垦的，尽可以拿一部分来分給起义者。对于别庄主，对于大地主說来，还是把这些生地送掉比較上算。还是取消債务奴隶制度比較上算。对于整个国家和独裁者的名声說来，如果眞正的自由选举付諸实施，如果独裁者的專制权有所限制，如果他必須向一个国会負責（即使那个国会里的議員空談几个鐘头而說不出所以、爭辯几天而得不出結論），那就要好上几千倍了。如果独裁者允許所有的同胞，不論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能暢所欲言而不受任何限制，那就好得多，上算得多，对人民說来也有益得多。但是，正如历史上所記載的一切独裁者一样，他不容許有反对意見。他的命令便是法律，可是又不讓那些必須服从和遵守法律

的人在制訂法律时发表任何意見。他对于公民們的願望和要求只有一个答复，那个答复就是他的穿着制服、佩帶棍棒和手枪的帮凶。

假如当地的警察局長得到起义軍来近的消息，便派几个头脑清醒、心平气和的人去接洽一下，情况就簡單多了。这种人一定比騎警更有成就，对国家更有利，可是警察局長却派遣了騎警，命令他們不准进行任何性質的談判，只要看到那些强人和凶犯就开枪。

第二章

1

队伍现在沿着一条大路行进。这条路并不是特地敷設的，只因为通过草原的緣故，才比較寬敞。这片草原屬于圣托多明戈别庄，从一个小山頂上已經可以望見别庄的白粉牆的礼拜堂了。一眼望去，前面和左右的土地都是屬于别庄的。

貼近正宅的茅舍里住有四十家債务奴隶。还有五十份人家住在四个小居留地，分散在别庄的广大地区的四个角落上。把这些居留地安置得跟牧場正宅这么远是有好处的，牧牛的債务奴隶們可以更好地看守牲口，也容易把草原上离群很远的牲口赶攏来。

將軍、教授和塞尔梭在小山頂上休息，从这里，他們可以看到别庄的礼拜堂。从小山到别庄的大一半路上，有一片深深的窪地，从他們的有利地位来估計，至少有两公里長。起伏的草原上点綴着无数小山。这些小山少有高过五十呎的，大多都低于

五十呎。可是，南方灰藍色的远处，却有一道綿延的山脉，横貫在目光所及的整个地平綫上。四乡另另落落的有些树木，有的只是孤單單的一株，有的是一二十株簇拥在一起。树木之間还有野生灌木，也是另另落落的散布着，有的單株、有的成叢。

第一中队剛到小山脚下，从小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条通往别庄院子的路。这条路是四五道久經踐踏的小徑組成的，互相平行，有的地方并成三道或者两道，有的地方分成五道，或者八九道。这些小徑很象是大車的輪子輾成的。但是这里并不使用大車。它們是牛群在草原上踐踏出来的，因为牛群每晚緩步回家，第二天早晨又要到牧場上去，从烏谷津来到别庄和紅木树林的騾队也走这条路。最后，印第安人赶集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

这些小徑給踩得寸草不長。因此，几公里之外都看得清清楚楚。

青草本身長得并不高，連三呎都不到。也不密集，而是一叢叢的。但因为雨季剛过，青草的顏色非常葱翠，水份也很多。

从林莽中出来的道路，上两个鐘点里走的虽然已經很开闊，可是两旁还有稠密的灌木。从这里开始，灌木退向两边，越退越远。以致草原显得比实际上更广闊。草原上空的驕阳把老远的平原籠罩在一层閃閃发亮的薄霧中，以致别庄的白色的小礼拜堂和院子有时候消失不見了，有时候仿佛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現，人家覺得它原先不是在那里的。太阳越升越高，晒得越来越毒辣的时候，三公里以外的东西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在这片閃鑠耀眼的光芒中，有时牛看起来成了狗，大石头象是房屋；屹立着的焦枯的树榦和燒秃的草原棕櫚，一会儿象是廢庙的殘柱，一会儿又象是出神的印第安人褐色的身形。

平时，旅行的队商会在这里碰到一群群属于别庄的牛和牛

馴的馬。时不时还可以或远或近的看到两三个債务奴隶或牧牛人，騎馬馳騁，在畜群中搜寻晚間生出来的小牛或病牛病馬，然后用套索把它們套住，帶回牧場去照料医治。

今天，整个辽闊的草原上竟然看不見任何畜群，只是偶尔有少数几头离群落單的牛。也看不見牧牛人或債务奴隶。十来只兀鷹高高的在天空回旋。在老远的别庄院子里，偶尔可以看見一縷裊裊上升的青烟——有时候从别庄的厨房，有时候从債务奴隶的茅舍里冒出来。

2

"那边的圣托多明戈是个了不起的大别庄，"塞尔梭說道，同时蹲下来卷一支紙烟。"我認識这个地方，它是唐·伯屈力西奥的。这地方我很熟悉，我在那边的債务奴隶家里借宿过好几夜。是个富裕的大别庄。"

"我也很熟悉，你也一样。"將軍轉向教授說。"我們到紅木树林去的时候，在那里待了一天两夜。"

这会儿，另外有几个弟兄上了山，在他們身边坐下。

教授站起来，向来路望去，正在这时候，第二中队已經来近了，他們看到第一中队在休息，也准备歇下来。

"是啊；以前我們来过一次，"教授突然改变了声調說。"我們現在該怎么办？我們到达了第一个大别庄。总得干些什么。我們可以繞过它，往前走，只当沒看見。可是我們走了好半天，才碰上这块好肉，不把它吃下，反倒只顧往前走，那算是造什么反？假如我們打算認認眞眞的鬧革命，把土地与自由給予所有的債务奴隶，我們最好拿它来开个头。革命有一个重要的戒律是这样說的：千万别把敌人留在你的后方！假如我們象一群綿

羊似的安安靜靜的打这里走过，我們就会在我們的后方留下一支强大的敌人！你怎么說？”

“跟你一样，”將軍回答。

塞尔梭噴出一口濃濃的烟，冷淡地說：“对。别庄主和他一家人凭什么再在这里統治下去？別人給压迫了那么久，連口也不敢开，現在該讓別人来了。”

教授笑了。“那么說，我們大家都同意了。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同意开火了。弟兄們，你們怎么說？”他提高嗓子，对附近的人說。

“土地与自由！”他們齐声喊出了这个口号作为回答。接着又叫道：“万岁，教授！拥护將軍！消灭暴君、地主和独裁者！人民自由！”

教授再坐下来时，塞尔梭說：“别庄里还有人。否則不会有烟。”

“那正是叫我动腦筋的地方。”教授向牧場那里望去。“房屋和茅舍里怎么会有烟冒出来呢？可見他們沒有逃跑，尽管他們知道我們人数很多，并且配备着手枪步枪。他們为什么一个也不逃跑呢？”他詢問似地瞅着塞尔梭和將軍。

“因为他們以为我們只会搶几条牛来宰掉，然后走路，”將軍回答說，同时譏刺地眨眨眼。

“你呢，塞尔梭，你是怎么想的？”

“别庄里有騎警，或者正規軍，”塞尔梭回答道。

“塞尔梭，我升你为少校，”教授笑着說，“你同意嗎，將軍？”

“同意。”

“了不起，塞尔梭，”教授說。“你是个了不起的聪明人。你說的对。别庄里滿是騎警。巴侖·加南或者亞赫魯馬尔一定在

几天前接到了我們来近的消息，不然騎警不可能早就到这里。”

“也可能是騎警正好在巡視別庄，看看是否平靜无事，有沒有起义和白查洪印第安人偷牛的情况。”

“塞尔梭，你又說对了。可能性比較大的是別庄里只有一支騎警巡邏队，二十或者二十四个士兵，一个上尉，一个上士，还有三四个下士。他們有步枪，大概还帶着一挺机关枪。”

四散蹲在小山上的弟兄們听到这句話都很兴奋。“步枪和手枪！武器万岁！”他們嚷着，手舞足蹈，仿佛这一仗已經打胜了似的。

“消息还不可能傳到巴侖·加南，”敎授接着說。“亞赫魯馬尔和烏谷津只是偶尔駐扎一些警卫小队。但是毫无疑問的，消息正向霍維尔傳去，那將会使半营軍队来攻击我們。你認为这会儿那些騎警在什么地方，將軍？”

“我們当突击队的时候，我們不在別庄里等——我是說院子里。我們在空曠的地方等，不然就是向造反的人赶去。”

“院子里有牆，有很好的掩护，为什么不在里面等呢？”

“理由很簡單，首先，待在院子里会給別庄造成太大的損失，其次，我們很容易陷入重圍，尤其是在造反的人数有五百之多而我們只有二十五个的时候。在空曠的地方，我們有机关枪、步枪和紀律严明的士兵，即使我們的人数是二十比五百，我們也占有优势。”

“那你認为他們会到这里空地上跟我們干，是嗎？”

“我不是認为，而是肯定。我以前的上士不是白当的。我知道該怎么做——以前我自己也这么做的。”

“对付債务奴隶和工人嗎？”

“你在軍队里沒法脫身的时候也沒办法。軍队象机器一样；

不管你願不願意，你必須服从，你要改变局势，只有刺死一两个長官，或者把他們的腦壳砸碎，然后逃跑。但是，如果你拿得准軍營里有几十个人支持你，同时又有胆量見机行事，那你就可以爭取全营的士兵。說到头，他們象你一样，也都是受虐待的雇佣兵。”

3

將軍說話的时候，塞尔梭一直懶洋洋地蹲在那里，一面抽烟，一面眨巴着眼睛，瞅着别庄的院子。

这会儿，他突然发出一声哽噎似的、兴奋的呼喊。他从蹲着的姿势变成跪着，两只拳头支在地上，腦袋往下一沉，尽可能地向前伸去。

“你在搞些什么呀？”教授問道。

山上有好几个弟兄也采取了塞尔梭的姿势。当他們要观察远处的什么东西，在它来近之前看看清楚的时候，他們自然而然就会采取这种姿势。

“將軍說得对，”塞尔梭对近边的几个弟兄說。

將軍和教授也爬近了些。

“你說什么，塞尔梭？”將軍問道。

“他們在那片窪地里，”塞尔梭悄悄地回答，仿佛怕騎警会听到似的。其实这里离窪地至少有三公里。

“我看到那片窪地里，好几个地方有閃閃发亮的东西。可能是帽徽或者枪筒，也可能是鈕扣。那不是騎警，就是正規軍。”

“可不是嗎，塞尔梭，我方才也看到了閃光，同时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將軍說。

在爬上小山、来到他們身边的弟兄們中間，有一个叫做奧勒

加里奥的問道："將軍，依你想，有多少人在等着我們？"

"大概是一支突击队。也許是二十五个人。"

另一个叫做艾尔密尼奥的弟兄听到了这句話，脫口說道："但願他們有两团人。你們想想看，如果是两团人的話，我們可以弄到多少好手枪、步枪、机关枪和彈葯呀。"

將軍笑了。"冷靜些，老弟。那些雇佣兵光有那么一挺机关枪，已經够我們拿出全付精神来了。不过我們一定能弄到手的。別担心。等我們把那些躲在窪地里的抽抽噎噎的突击队消灭之后，我們就可以消消停停地对付一營人了。凡事不能一步登天，弟兄們。要慢慢地来。別犯錯誤。我有話在先，我們把那边的人干掉之后，我們自己的第一中队恐怕有一半活不了命。"

奧勒加里奧說："我們活不活才沒有关系呢。可是留得活命的人至少会知道他們为什么活着，活着干什么。天哪，我要弄一支步枪，还有步枪子彈。你們不去的話，我一个人去。"

"不准你乱动，你这个大笨蛋，"將軍冒火說。"我說去，我們大伙儿一起去的时候，你才可以去。你也許可以弄到你所要的步枪，但是如果你想独个儿去打仗，那支枪就会插在你肚子里。"

"將軍的話不錯，奧勒加里奧，"塞尔梭安慰那个人說。"我們这里不可能大家都发号施令，各人随自己高兴行动。那样的話，我們会一个个的給杀死，一个也不剩。要去的时候，我們一起去，决不能單独行动；并且等將軍說可以去的时候才去。"

4

弟兄們从小山頂上爬了下来。在山脚下扎营的两个中队不可能給騎警发現，至于到过山頂的几个弟兄是不是給他們看到，就不能肯定了。將軍說他相信騎警已經看到他們了，因为騎警

的上尉一定帶有望远鏡。

这时候，又有一个中队到了，將軍命令他們也扎营，如果弟兄們想走动，必須傴着身体。他不希望給騎警知道暫时在这里扎营的部队有多少人数。

他現在所建議和布置的一切足以証明，他虽然只是一个穷苦的印第安农民的儿子，当將軍是有資格的。騎警里經驗丰富的官長也不可能比他安排得更好。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一百个訓練有素的正規軍官長里，不会有两个能够改善、甚至赶上他的計划以及他实現計划的方式。

他召集了教授、塞尔梭、圣地亞哥和已經到达的各中队的队長，把他自己的計划簡要地告訴他們，大家商討：

"假如我們象羊群那样向他們开过去，他們就用机关枪扫，那我們一个也保不住，这个国家的革命，尤其是这个地区的革命，今年就沒有希望了。我們必須把他們从窪地里誘出来。"

"先派十来个弟兄去試一試。他們可能出来。那我們一起向他們冲上去，"第三中队的队長提議說。

"不行；他們不会那么容易就从他們的洞里出来的。他們会讓我們的十来个人一直走去，一枪不发，只在弟兄們走进窪地的时候，那些雇佣兵才会攻击他們，把他們杀死，后面的弟兄們听不見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好吧。那讓我們一起冲上去，給他們来一个突襲，"一个坐在附近、不是参謀会議一分子的弟兄說。

"那样做更蠢，"塞尔梭說。"照說在紅木树林里的时候，你虽然只管喂牛，其实你也应当知道的呀。"

"对。那是我們所能做的最蠢的事了。"將軍接口說。"我們可以在这里布置一个有防御工事的大营地，讓它冒出許多烟来。

騎警看到烟子后，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他們退守別庄；那他們就不必日夜伏在湿地上了，他們太懶、太养尊处优、吃得太飽了，本来就不願意这么干。他們一回別庄，就会靜等牛营正規軍来支援他們。”

“也許他們还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以为我們只是从一个紅木树林来的六十个左右的人呢，”教授說。

“我看是很可能的，教授。即使有人出卖我們，他也沒法知道我們确实的人数，因为我們不是集中行軍的。只有在那个債务奴隶們把唐·諸卓杀死的小牧場上，住在那里的債务奴隶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个跑在我們前面。我特地留意了一下，我們到那里的时候，他們有多少人，我們开拔的时候，他們的人数又是多少。一个也不缺。一定是别的小田庄上有人騎馬来到別庄——不是地主，就是管事。不論誰給別庄送了信，或者甚至把消息送到烏谷津或亞赫魯馬尔，都沒关系；他只知道第一中队，我們的突击队的大致人数。騎警們以为他們只消对付这一个中队。”

“你怎么会知道的呢？”塞尔梭問道。

“很簡單。假如騎警們知道我們的人数有六百之多，并且配备着二十把手枪、十来支霰彈枪，此外还有六百把弯刀，那据我知道，独裁者的那些奴才决不会以一支突击队和一挺机关枪的兵力在这里等我們。那些穿制服的雇佣兵决不会冒这个險。这些以拷問鞭打逞能的家伙，只有在十来个人一起，每人拿着一根大头棒和一把手枪，对付一个手无寸鉄的犯人时，才会勇气十足。但是在这里曠野上，他們只有二十五个人，每人帶着一把手枪，另外一共只有一挺机关枪；我們却有几百个人，都帶着弯刀，还有几支手枪——不，他們連十分鐘也等不到，就会象兎子那样

奔逃，甚至顧不到拆卸机关枪，因为，要不然的話，他們可能送掉他們宝貴的性命。就因为他們还蹲在那边的窪地里，我不用跑过去問他們，就知道他們只把我們当作六七十个餓得半死的土人。他們还以为能把我們一口呑掉，当作午飯的开胃品呢。他們一定在别庄里安排了酒席，准备跟别庄主和他的邻居們一起庆祝胜利呢。”

5

又到了一个中队。

塞尔梭一直在向四面了望，他注意到西方的天空凝聚了大堆烏云，把四面八方漂浮无定、显然不知所从的小云块都吸引过来，迅速膨脹，成了一片气势汹汹的云海。烏云越密，暴风雨来得越快。快升到天頂的太阳仍旧霞光万道，炙热逼人。“印第安的神道来帮我們了，”塞尔梭說。“他們如果不願意給打濕的話，非得从洞里爬出来不可；何况他們比老猫还更怕濕。你說对嗎，將軍？”

“我早就对你說过，他們不願意給打濕的。不过那并不能改变我的計划，反而加速它的实現。你，奧勒加里奧，再爬上山去。但是要把头掩护好。然而观察——仔細观察。沒多久，他們就会伸出头来了。正因为就要下雨，他們打算速战速决，以便回到别庄去，待在干燥的地方。”

“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性，”教授提出异議說，“他們也許根本不来惹我們，就当沒看見我們一样。他們也許就此离开，听凭我們去攻打别庄。”

“那是我計划的一部分。”將軍的眼睛随着奧勒加里奧，等他发出信号报告騎警的动态。“教授，那些流氓要是能够直截了当

地退到别庄，去吃喝玩乐、跟女人鬼混，那是最称心也沒有了。但是沒那么容易。在那个别庄，并且无疑地在附近所有的别庄里，人人都知道了我們来到的消息。他們即使單为了保全軍人的面子，也非等着我們不可，他們不能給人家笑話；为了女人，还有一小部分为了别庄主，他們也不願意給人笑話。”

“你忘了最主要的一点，將軍，”塞尔梭笑着說。“他們不能在印第安人面前逃跑，更不能在債务奴隶面前逃跑。否則他們再也不敢在混血儿跟前露面了。如果这些全付武裝、又有步枪、又有自动手枪的騎警們給我們这些卑賤腌臢的伐木工人吓跑的話，人家会朝他們吐口水的。何况他們还要受到軍法裁判或者秘密政治警察長的特訊。他們要給枪斃的。”

“你倒是个不含糊的学生。”教授大笑說。“三个月前，你还不懂得什么叫自动手枪，也不知道那些只对老元首負責的国家秘密警察。現在你信口說来，好象一輩子沒干过别的事，光讀違禁的报紙似的。”

“那也沒有什么奇怪，”塞尔梭窘得滿臉通紅說。“我有一位好老师。此外，我是个上校。别忘記那一点。”

“哎！”这当儿，奥勒加里奥从小山頂上喊道。“有动靜了。三个人站了起来，朝这里看着，还四下張望。有一个拿着什么东西放在眼前張望。”

“那是望远鏡。”將軍現在忙起来了。但是并沒有慌乱的样子。他表現得又鎮定又冷靜，仿佛以往在家乡跟别的小孩一起在布置打野兎似的。

“待在上面，繼續仔細观察。”他又对蹲在他周圍的参謀們說：“我們必須引他們来攻击。只要他們留在窪地里，我們就不能攻击他們。我們一个也揪他們不住，只能乱杀一通。現在他

們知道我們已經来近了。他們甚至知道該在哪一边等候我們。因此他們才冒出头来，研究战場的形勢。只要我們把他們引出来，他們就沒法再回到窪地里。他們后面，在別庄的屋頂上，別庄主和管事們站着，也許本区其余的別庄主也来了；他們也帶着望远鏡，这里的一举一动，都看得一清二楚。現在动手吧。我們把他們从洞里引出来。”

6

开始下雨了，一条条細長的雨絲，下得很慢。

將軍把圣地亞哥叫了过去。接着他又招呼費德尔。“从現在起，你們两个人都当上士。你，圣地亞哥，帶領二十个人，都背起背包，开步走。可是別往正前方，別往窪地那个方向，那些穿制服的奴才正蹲在那边，等我們向他們的机关枪闖去，打算把我們扫倒取乐。你們往右走，一直斜着往右走，懂了嗎？开头的时候，你們的路綫要靠近灌木叢。你看到远方那个尖尖的山峰嗎？”

“当然看到的。”

“好。那就是你們的方向。在窪地里的人看来，你和你手下的人一定是在躲避騎警。讓他們以为你們已經知道他們躲在窪地里。讓他們以为你們要避开。如果他們开枪射击，你們立刻扑在地上，脫下帽子，把它縛在背包上。背包高出你們的背脊，那些猪羅还以为你們的头在帽子底下呢。他們不会看得那么清楚的。相隔太远了。然后匍匐行进，你們的帽子就随着背包移动了。始終把远处的那座山作为目标。朝那个方向走了三公里左右之后，掉过头，斜着往左，朝別庄那面走去。假如他們还沒从洞里爬出来，那时候就非出来不可了，因为他們要保护別庄。

他們一出来，准备攻击你們时，你們立刻向后轉，傴着身子，跑回灌木叢。一一定要裝作吓得屁滚尿流的样子。等他們正式走出窪地，騎上馬，追击你們时，我們就出来，把他們引到我們这边。那一来，他們就会撂下你們。你們进入灌木叢。进去之后，立即回到我們現在这个地方。我們要把他們深深地誘进灌木叢，这样你們在后，我們在前，两下夾攻他們。你，費德尔，也帶領二十个人。有誰不願意跟你去，就重重地給他几个耳括子。”

“我用不着打誰的耳括子，將軍。”費德尔很有把握地笑着說。“弟兄們都急得要命，想跟騎警們干一下。我們需要他們的步枪和子彈，并且他們还有好襯衫、好褲子。”

“你要明白：誰俘获了步枪就归誰。子彈和那惡棍身上所有的一切也是这样。不管手表或戒指。不过現錢要交上来。我們司令部需要現錢。如果沒有，也沒有多大关系。我会把我們需要的东西都弄来——如果沒有錢去买，那就不花錢去弄。你，費德尔，千万不能走出灌木叢。靠这边走，不必太深入，只要你跟你手下的人不給人家发覺就行了；等我們把他們引了过来，你們就从那里攻击，象圣地亞哥那样，截断他們的后路。你們两个都懂得該怎么做嗎？不懂的話，我就另找懂得的上士。”

“你放心，將軍，”圣地亞哥回答說。“不用問懂不懂，我們一定成功。”

“那就走吧，你們两个，干公事去。”

不出半分鐘，两个新任的上士召集了他們的队伍。只消說一声，攻击騎警的命令已經下来，就有百来个弟兄跳起来要求分配任务。这两支队伍是包抄騎警的后面，可以有繳获武器的大好机会，因此大家都特別喜欢参加这次行动。弟兄們沒有一个想到被杀或者被俘的危險。造反的人必須进攻，必須制胜。假

如不胜利的話，按情度理，无論如何还是不苟生的好。用不着人家告訴或者提醒，弟兄們都知道起义的失敗意味着什么。假冒伪善、道德敗坏、卑不足道的資产阶級，暫时可以自命为老板和警察，一等到胆敢反抗虐政和独裁的印第安无产阶級給鎮压下去之后，便把他們的横暴、兽性、殘忍和抑制着的邪惡充分施展出来，令人发指。他們方面死了一个小子，就拿一百个——有时甚至三百个印第安人折磨鞭打，象猪一样的宰掉，或者象賊一样的吊死，一株树上一吊就是二十个人。美国报紙有时候对于这种慘无人道的情况也有报道，其实連十分之一的眞相都沒說出来。

弟兄們为什么要关心失敗呢？他們关心的只是胜利。他們眼前急于取胜并不是为了爭取土地和自由，只是为了从那些穿制服的奴才那里获得武器，讓那些原来配备着武器的猪玀給兀鷹充飢。

第　三　章

1

兩支队伍遵照將軍指示的方向出发了。

他們还沒有走出一百步，將軍便吩咐身边的弟兄們准备出发。駐扎得稍微远一点的大队人馬也接到命令，收拾停当，一起出发，然而不是往前，而是往后，沿着各中队早先来的原路退回去。

雨还在下，并不大，只是迷蒙的細雨絲。由于雨的关系，视力受到了影响，但是，到窪地为止的地势，还是能看清的。

这时候，圣地亚哥一队人已經走了一公里左右，現在几乎跟窪地平行了。

埋伏在窪地里的騎警此刻仿佛发覺自己有被包抄的危險。那是他們必須避免的，因为包抄的結果会把騎警和别庄隔离开来。一进入别庄的圍牆，弟兄們便占了非常有利的形势，尤其有利的是他們可以拿别庄主和他的家属作为人質。

窪地里响起一个尖厉的哨子声，紧接着騎警們露出头来了。有几个已經上了馬。其余大多数人牽着馬走上窪地的边緣，以便更快地到达平地。一到平地，他們立卽跳上馬背，等待少校的命令。坐騎騰跳着，因为騎手們使它們不耐煩了，他們好象連这种小接触都不能快快結束掉。可以这么說，他們如此热心，倒不是由于勇敢或斗志旺盛，而是由于下雨，这陣膩人的牛毛細雨，現在固然不大，照印第安人的說法，只不过"淅半淅半"，可是在半小时之內，恐怕要变成热帶的傾盆大雨，把人打得稀湿。遭遇战結束得快，騎警們就可以及早回到别庄去。只不过是五十来个腌臢的印第安人，騎警們只要十分鐘就可以把他們干掉了。以往他們有过这种經驗。

2

全体上馬之后，他們开始向圣地亚哥的队伍慢跑过去。地面松軟，高低不平，馬蹄踩得太重，就会下陷，快跑是不行的。

起初只看到十个人，將軍以为只有一个騎警班埋伏在那里等着起义者，这十个人就是其中的一半。沒多久，从窪地里出来的騎警越来越多。最后，將軍大为詫异地发現，騎警竟有六十名之多；并且根据随帶的騾子推測，他們还配备着两挺机关枪。

"媽的，眞是見鬼了！"他說。"那里差不多出来了半連人馬。

現在有好戏可看了。"

"希望是出好戏,"有人嚷道。"两挺机关枪总比一挺好，四十支步枪也比二十支更派用場。你們怎么說，弟兄們?"他問伏在他旁边的人說。

他們还沒回答,將軍已經发出命令,要附近的六十个人准备在五分鐘之內出发。

將軍对敎授說:"你帶領主力,从我們的来路折回去。"

弟兄們委委屈屈地服从了。敎授沒有时間来解釋將軍布置的計划。

將軍留下六十个人在身边,对他們說:"一等我开了一响手枪,馬上起来,跟我向別庄去。我会告訴你們,在什么时候进攻。假如你們在我吩咐之前进攻,我准要你們好受!"

3

这时,騎警向圣地亞哥的队伍行进得那么近,他們之間的距离只有五百公尺左右了。这一来,这队人到別庄的路給切断了。

圣地亞哥正确而忠实地执行着將軍的計划，吩咐他手下的人裝作害怕的样子,飞快地跑到灌木叢里去找寻掩护。

当印第安人故作惊慌地奔逃时，帶領騎警的少校把这看作胜利的朕兆。他咧着嘴对他的副官說:"我一直对你說的話,現在你不是亲眼看到了嗎?这班腌臢的印第安人只有在林莽里才神气活現。可是那些猪玀一看見一頂軍帽，就象受惊的兎子那样奔逃。追上去,消灭他們!他們中間有武器的,即使是弯刀或小刀,馬上开枪打,一个不饒。沒有武器的,用套索縛住,帶到別庄里关过夜。我們怎么对付囚犯,也讓別庄里的女流开开眼界,高兴高兴。出发!开步走!机枪暫时留在后方，但是准备随时扫

射。快步走！”

号角发出了信号。騎警快步小跑起来。但是馬匹顛蹶着，馬蹄給濃密的荆榛絆住了。因此，攻势的开展没有少校和副官所指望的那般威风。他們两个都很清楚，別庄的屋頂上有人用望远鏡在观察他們。

4

將軍全身伏在地上，用肘子把身体支高了一些。他拔出手枪。弟兄們紧張地等了几秒鐘，他們目不轉睛地注意着將軍的一举一动。

圣地亞哥一队人現在逃到了灌木叢的边上。騎警在他們后面只有两百公尺左右。尽管地形不利，他們仍旧决計不惜任何代价，快馬加鞭，想把圣地亞哥这队人在取得掩护之前截住，因为在灌木叢里捉人要比在曠野上困难得多。

快跑的信号吹响了。馬正紧張地往前奔跃。

但是，小山上忽然同时发出了两声枪响，一声是將軍发的，另一声是一个弟兄看到將軍的手勢时发的。他們頓时飞快地向別庄笔直跑去。他們的队形，遵照將軍的指示，不是密集的，而是分散成五六个人一个小組，以免目标过于显著。

5

將軍籌划的战略可以媲美一个老練卓越的陆軍元帅。把埋伏着的騎警从安全的窪地里引出来，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杰作，因为他們躲在那里，加上优秀的武器配备，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可是一到了曠野，尽管騎警們有馬匹，他們不但給人以可乘之机，而且有了給制服的可能。那些馬匹非但帮不了忙，反而成为累贅，

尤其是雨下得越来越大，已經吸飽了雨水的草原再一次变成了沼泽。等到騎警的少校发覺在这种地面上作战有多么困难时，已經太迟了。从别庄到窪地之間的地面相当結实，他便推測从窪地到灌木叢之間的地面也是如此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无論什么土地，如果越是接近大林莽或者寬闊的灌木叢，就越是具有灌木叢地帶的特質，保持潮湿的时間比曠野長，因为在热帶的驕阳之下，即使下过最大的雨，用不了几天功夫，曠野上的水分就蒸发干了。

將軍在拟定計划时，已經把这个人所周知的事实估計到了。把騎警引得越接近灌木叢，他們的馬匹越不能发揮作用。撇开这一点不談，穿皮靴的人在低湿的灌木叢里行走要比赤脚的印第安人困难得多。不穿鞋子的印第安人可以在这种泥濘的地面上奔跑自如，穿皮靴的人却步履維艰。他走路时必須非常小心，以致在战斗时几乎成了廢物。

这場雨对將軍非常合适，他虽然沒有把这个有利因素估計在內，这場大雨却出乎意外地、大受欢迎地帮了忙。

使將軍成为比騎警少校更高明的陆軍元帅的地方，在于他知己知彼，能从敌人的角度来考虑和行动。在这些特定的情况之下，一个騎警或正規軍的軍官会采取什么行动，怎样反应，他都估計得巨細无遺、絲毫不爽。

作为别庄的貴客，騎警的軍官們自然要把保护别庄居民的安全当作最重要的責任；再則，作为騎士，他們非常乐于拯救别庄主的女眷，不讓她們落到印第安暴徒的残暴而骯髒的手里。

那便是为什么不能讓圣地亞哥的队伍繞到騎警的后方。此外，指揮官还有充分的战略上的理由，必須防止暴徒可能繞过别庄，直扑目前防御空虛的烏谷津。因此，圣地亞哥的队伍迫使少

校違反了他的計划和本意，放弃了安全的掩护，来到曠野上。

現在只需要把騎警引向主力。这就比較困难了。但是將軍出色地解决了这个战术問題，正象他解决了把敌人引到曠野上来的問題一样。

他計划把騎警引到草原上的开闊地，那片开闊地象公路一样，深深地插入灌木叢。

正当騎警想取得輝煌的战果，拚命追击圣地亞哥的显然吓慌的队伍时，費德尔的队伍却沿着灌木叢的边緣、挨近开闊地的出口，向左面移动。同时，將軍把弟兄們密密层层地布置在开闊地的两側，叫他們埋伏好，不給騎警們进入开闊地时发覺。

战斗的准备都布置好之后，將軍只等一件事了——把騎警引到开闊地来。他把这件事干得聰明利落，即使富有經驗的总司令也不会超过他。

6

將軍和他助手所发的枪声一响，騎警們也不等命令，不約而同地勒住了馬，这两枪发得那样突兀，来的方向又是他們怎么也沒料到会有暴徒的。

同时，他們看到將軍率領的六十多个人的队伍，向別庄狂奔。印第安人奔跑时，其中三个听从將軍的命令，朝騎警們开了霰彈枪。

"該死！"少校对在左边騎馬的副官說。"我們追錯啦！"

副官策馬跑来。

"我們該追的是那边的那些豬羅，"少校解釋說。"我們剛才当作兎子那样追赶的家伙，只是一些可怜的逃亡者。那些造反的狗东西大概想搶他們好不容易掙来的一些錢，他們急于逃命。

快来！号手，吹起号角。向右轉。全面进攻！”

号角响了，冲鋒的騎警掉轉方向，朝开闊地奔馳而去，突襲的暴徒們正是从那里闖出来的。他們之間相距两公里光景。

騎警刚掉轉方向，圣地亞哥的队伍便退进灌木叢，少校認为这种行动是出于恐惧，那些家伙只想避开这場迫在眉睫的战斗，以免挨流彈。如果圣地亞哥的队伍不这样做，而是朝原来的方向行进，少校准会派一个下士帶六个人去追他們。这就違反了將軍的策略，他不希望圣地亞哥的队伍牽入战斗，不然騎警的指揮官就知道圣地亞哥和他手下的人也属于起义軍，知道这个側面行动只是作战策略。

將軍看到所有的騎警都向他自己的突击队冲来，便允許有枪的人都向騎警打一发子彈。騎警当中有两匹馬倒下了。是給枪彈打中的，还是給荆榛叢絆倒的，就不能确定了。但是有两个騎警，他們的馬虽然沒倒下，人却中了彈，因为弟兄們看到他們受伤后搖晃的样子。

假如沒有这两枪命中的話——在將軍的計划里，这也占有重要地位——少校可能把他部下撤回窪地，到那里去等起义軍，或者换一种方式进攻，或者甚至立即撤回別庄，然后展开扇形队伍，发动攻势。

但是，將軍又一次正确地估計了一个軍官的智力，在这件事上，还可以說是正确地估計了他的特殊心理。不論他們統率的是戴着褐色、綠色或者黑色制帽的奴隶、擲彈兵或者乳臭未干的新兵，他們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他們竟給无产者用粪便或者石子抛擲得东奔西跑，他們的自尊心便会受到伤害。在这件事上，騎警指揮官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損伤，因为腌臢的印第安人胆敢向他們开枪。他們只配在官長經过时立正——毕恭毕敬

地站着，两手交叉在胸前，官長对他們說話时，他們还应該一躬到地；因为一个印第安奴隶要看官長的臉，簡直比看上帝的臉还更僭妄。

現在大雨如注，使得少校万分煩躁。当一位可敬的軍人想打仗的时候，太阳为什么不出来呀！这場雨下得眞該死！給淋得渾身稀湿，現在还得追逐这批腌臢的印第安人！发現美洲之后的一个世紀里，为什么不把印第安人都杀光呀！那么，天下多少可以太平一些，人們可以舒舒服服地泡在别庄里，摸摸女人的大腿，跟别庄主賭賭紙牌，一捞就是几百个比索。

“冲啊！攻打那些猪玀！他們胆敢向軍队开枪，給他們一点教訓。随便哪一个，只要是帶着刀枪之类的东西，統統杀死，一个不留！这是命令。听到了嗎？”

7

騎警們东倒西歪、鹵鹵莽莽地向开闊地馳来。他們毫无例外地都給大雨弄得垂头丧气，只有不得不挨雨淋的、并且知道这种雨一下就是几个鐘点的人才会如此垂头丧气。他們弯着腰，伏在馬背上，仿佛希望这样就可以少淋一点雨似的。他們不能穿橡皮雨披，因为打仗的时候碍手碍脚。

印第安人的突击队繼續向别庄挺进。將軍在曠野上走了相当距离，估計退回来时大致可以和騎警同时到达开闊地的入口，这时他便扎住陣脚，下令向騎警开火。两三个騎警好象中了彈，但还騎在馬上，向开闊地馳去。

号角发出了信号，騎警們想耀武揚威地冲鋒了。但是，由于地面和下雨的关系，沒冲得多远。少校喝令停住，先向突击队展开几分鐘的掩护射击。

弟兄們另另落落地回了几枪，然后严格地遵守着將軍的命令，裝作惊慌的模样，乱哄哄地奔向灌木叢中那片公路一般的开闊地。

少校以为現在时机已到，可以歼灭暴徒了。他把那支潰散的队伍追进了开闊地。这片地上蔓生着勁直的短草。因此地面沒有曠野上那么泥濘，騎警們能够跑得快些。弟兄們象被圍獵的兎子那样奔逃，騎警們在后面穷追猛赶，当作乐事，当大雨逐漸停止，云堆开始散开时，他們更是快活。

“且慢开枪，”少校吩咐說，“等我的命令。”他轉向副官說。“你看到嗎，副官，开闊地上的人更多。讓我們把他們赶攏来，再用两挺机关枪一起扫射。媽的，那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可爱的机枪怎么报仇。机枪多么厉害，讓你开开眼界也有好处。那也是打仗的艺术。”

退却的突击队，这会儿跟早先奉命撤到灌木叢里去的别的中队汇合了。狂奔乱窜的队伍，加上这些中队，人数現在有了两百来个。他們好象乱成一团，难怪騎警要兴高采烈地追逐这些逃奔的家伙。这比兜圍牲口还更有趣。因为在逃奔的印第安人也騎着不少从紅木树林里搶来的騾馬毛驢。这些受惊的牲口，不断地挨到人們催它們快跑的鞭打，使得潰逃的队伍更其混乱，以致在那些訓練有素、耀武揚威的騎警們看来，任什么也不能使这群狼狽不堪的乱兵恢复秩序了。

少校以为胜算在握，始終沒有注意到——他手下的人仿佛也沒有注意到——这片难以形容的混乱景象，只不过用来遮掩將軍策略的一个微妙的計划而已。

逃奔的人群堵住了整个开闊地。他們向两边扩張，把两翼都挤到了开闊地左右的灌木叢边上。激动的印第安人是那么混

乱，他們想逃得快些，但中間走不通，便把两翼向灌木叢挤去。

印第安人象吓慌的螞蟻，連跌帶爬地紛紛逃跑，形势显得对騎警們非常有利。騎警們仍旧沒有发覚，給他們通到灌木叢边上的印第安人，越来越深入地跑进了乱树棵子和灌木叢里，在那里站停，等着騎警們再追上来。等追击退兵的騎警一过去，留在灌木叢里的弟兄們就偷偷地再向別庄跑去。他們朝那个方向跑了几百碼之后，便轉过身，赶到开闊地的边上。这样，他們来到了騎警的后方。

假如少校应付的对手是有經驗的士兵，或者有知識的軍官所率領的經过鍛煉的革命者，他一定会多加一分小心。也許他根本不会进入开闊地，只是等着暴徒們，因为他們迟早要到曠野上来的。但是这些腌臢的印第安人据說自己不会动腦筋，需要有独裁者和暴君来越俎代庖才行。这些膿包旣然不会自己动腦筋，当然不会玩什么計謀。因此，追上去，冲啊！

8

只有前面两个中队的人了解將軍的意图：因为他們听到了他向队長們解釋他的計划。后面的各个中队对計划是一无所知的。他們只看到人家逃跑，自己也給卷了进去，一齐奔逃。他們原想稳住，但是在帶头几个力量較大的中队的压力之下，他們毫无办法，身不由己地給汹涌的人潮帶走了。他們时不时地嚷道：“我們不是胆小鬼！我們不逃！去打那些士兵！我們需要他們的步枪！”

美中不足，使这个計划不能奏全功的是：逃跑的人撞上了为大队殿后的、两个精銳的后备中队。这两个中队里有安得路、上校和几个头腦比較清楚的弟兄。

將軍、教授和了解情况的中队長們都沒有时間，也沒有机会把作战計划通知后面的队伍。因此，最前面的几批逃跑的弟兄剛撞上那两个殿后的中队，那两个中队便乱嚷起来：“你們这些不害臊的狗入的，看見警察和丘八就逃跑嗎？我們是起义軍！土地与自由！打倒暴君的狗腿子！打倒他們，消灭他們！他們有手枪和步枪！該死的膿包！攻打他們呀！”

象激怒的閹牛一般，弟兄們从逃跑的人群中闖了出来，不出几分鐘，他們所在的地方便成了前綫，离开騎警不到五十碼。

9

战斗开始了，早了十来分鐘。

迂回的两翼还来不及沿着开闊地的两边全部展开。溜进灌木叢的几十个弟兄还沒有重新集合，力量不足以截断騎警的退路，从而把他們四面包圍起来。只要后备队伍迟一刻鐘到达，騎警就一个也逃不掉了。

現在眞的給圍剿的、慌惶失措的是騎警了。

最后两个中队的弟兄們根本不把枪彈放在眼里。他們握着弯刀，嘶喊着，呼号着，向騎警扑去。卽使那些有手枪或散彈枪的弟兄也不願意使用这些武器，浪費时間。用枪太花时間，太麻煩了。此外，随便哪一个傻小子都会放手枪。那算不了好汉！用弯刀就好得多、够味得多！弟兄們激昂兴奋、抱着拚个你死我活的決心，不但扔掉背包，有枪的人把枪都扔掉了。在他們面临的眞正的战斗中，那种玩意儿反而碍事。

騎警們策馬冲鋒时，已經把步枪竪在右腿上，准备射击。他們只消抬起枪托，就可以开火。他們也試图开火，但是子彈大多嘘嘘地掠过树梢。因为印第安人汹涌而来，尖厉的呼哨着，馬匹

給吓得不听騎手的指揮了。来得太突兀、太意外。馬匹竪立起来，蹴踢，轉圈子，狂野地想往回跑。十来个騎手从馬背上摔了下来。落下的騎警定一定神，开始放枪。沒有一个能把枪膛里的子彈放完。因为三四个敌人早就扑到他們的喉嚨、胸口和背上。三秒鐘之后，他們都給㓨得稀爛。

如果地面眞的很結实，逃脫的騎警也許可以多一些。如今騎警剛想勒回馬头、踢它退却时，立刻就有五个印第安人拖住馬尾巴，三个拉住繮繩，另外三个把騎手从馬鞍上拖下来。

騎警企图卸下机关枪，架起来，可是机枪手剛把皮帶解开，就給撕成碎片了。

少校和副官都吆喝命令。可是誰也不去理他們。号手倒在泥地里，头也給砍掉了。馬匹在他身上踐踏。

“各自逃命吧，”少校喊道，替自己找了一个逃跑的借口和理由。他的副官这会儿已經在离地几千哩的天上飞翔，捧着一只竪琴彈奏呢。

少校逃了五十步不到，自以为沒人看見了，这时候，灌木叢边上突然冒出五个印第安人——他們是早先撤退时躲在那里面的。两秒鐘之內，他用那把精致的鑲金的手枪打了一响，可是沒有中的，五秒鐘之后，他最亲密的朋友也辨認不出他的尸体了。

四个騎警总算逃脫。他們应該謝謝他們的坐騎，因为那些坐騎吃了惊吓，不顧地面的泥濘和坑窪，沒命地逃跑。

两翼包抄的队伍到达开闊地时迟了半分鐘。否則最駿健的馬匹也救不了它的主人。

事实上，四个騎警的逃脫对弟兄們并沒有損失。因为他們为了更有把握地逃命，把步枪和彈葯都扔掉了。

这四个騎警策馬狂奔的时候，碰到了两个同道，他們是在进

攻开闊地之前，由于坐騎受伤而給摔下来的。这两个人正徒步向別庄走去。幸好有几匹沒主的馬也朝那个方向奔去。它們的騎手在交战时給打死了。四个騎警在这些馬中攔住了两匹，讓那两个一瘸一拐的人上了馬，然后六个人一起回到別庄的圍牆里，原先耀武揚威地开发出去的騎警，如今只剩下这么六个大敗亏輸、面子扫尽的家伙。

落馬的騎警連武器都沒留下。馬匹跌倒、把他們摔下来的时候，他們的步枪还挂在鞍头上。馬匹过了一会儿以后又站起来，尽管受了伤，还是跟在大队后面，一直跑到开闊地上，最后它們由于失血过多而倒斃了，弟兄們就取下馬鞍和步枪。

清点战利品的时候，起义軍发現他們繳获了六支嶄新的步枪、八把手枪和三架望远鏡。此外，他們現在有了两挺新的机关枪和全部彈葯。不錯，除了极少数以外，步枪彈膛都是空的，不过被击斃的騎警每个人的彈帶和口袋里都裝着四十至六十发的备用子彈。

战利品当中还有騎警的挂表、戒指、小刀和別的物件。这些东西都归給打垮和杀掉原主的弟兄，当所有权不能确定时，弟兄們也不爭执。搜到的現錢都交給教授，充作軍費。大概有三百二十个比索，其中二百五十多个比索是少校的，四十个是副官的。普通士兵的口袋里大多連一个比索都不到，有几个連十个生太伏都沒有，因为他們最后一次搜查被檢举的市民家里，已經是六星期以前的事了。

随着殿后部队来的、被称为上校的魯西奥·奥狄兹，对于机枪有些經驗，因为他以前当兵时受过这种訓練。他看到这两挺漂亮的、擦得雪亮的机关枪时，心里說不出的高兴，胸口一起一伏。他象对待情人似的抱住它們、吻它們。“啊，我准会惹得你們快

快活活，甜蜜的姑娘。我要弄得你們鮮蹦活跳！”他一边拍拍它們、撫摩它們，一边說道。“你們会扫光这些狗奴才，連老天爷都会哈哈大笑。弟兄們，这正是我們缺少的东西。”他轉向那些簇拥上来观看这两挺了不起的机枪的弟兄說，以前他們誰都沒听說过这种东西，更不会知道它們的功能了。

“將軍，”他嚷道，“你打算派誰做指揮官，来管这两支小小的注射器呀？那擦亮的黃銅象是燦爛的金子。嗨，我的將軍，总得有人指揮它們才成呀。你說这个高明的建議怎么样？”

將軍走过来，笑了笑。“就是你吧，上校。由你指揮机枪。我不能样样都照顧到。就派你做。”

“多謝，我的將軍。我馬上組織一个机枪队，开始訓練弟兄們。媽媽的，这下子我們可占上风了。我用这两挺机枪就能对付元首的两团人。希望他派两团人来。最好是一师。越多越痛快。要是有两門野炮，我們也可以湊和湊和。將軍，我們大大地搞它一下，使那个坐在鷹图宝座上的血腥劊子手不得不派两师人来打我們，你看怎么样？也許他們要帶六門野炮来吧？他只消派出来，我們馬上照單全收。然后我們就可以进軍杜魯姆，去見見总督了。”

他看到安得路站在附近，便逗趣地喊道：“喂，安得路，你看怎么样？你的文化够不够当一个总督？我們需要一个从自己人中間出身的总督。”

安得路笑了。他向上校、將軍、教授和塞尔梭依次眨眨眼睛，笑着說：“我們到了河边再談桥。到杜魯姆去的路还長呢。从这里到杜魯姆的总督公署，中間有三个步兵营、四个騎兵团、此外恐怕还有二十来个騎警連。”

將軍沉着臉，皺皺眉，然后把那个机枪队的队長从头到脚打

量了一下。"你听到了沒有，上校?"他問道。"从这里到杜魯姆之間有二十个騎警連呢。"他嘲弄地笑笑。

上校四下里看看弟兄們的臉色。他們却无动于衷。他們才不去为几星期以后的命运煩心呢。团和营可能擋在半路上，可能沒有。碰上他們的时候就攻打。現在旣然还沒有碰上，不管要征服的是八团也好，八百团也好，在弟兄們說来毫无区别。

10

这場战斗展开得虽然迅速，結果虽然对印第安人有利，却也帶来了一些損失。假如將軍的計划彻底成功的話，騎警們也許来不及放十发子彈，就給击潰了。

尽管遭到襲击的部队放射的子彈大多飞到空中，除了打掉一些树梢之外，沒有造成很大的損害，但是那些士兵毕竟是受过訓練的，他們在給扑倒之前，找了机会把枪里的子彈向蜂拥而来的印第安人全部射光。不过，在后卫部队进攻的当儿，即使騎警架起了机关枪，可以放射的話，騎警的失敗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占据灌木叢两边的印第安人的力量相当大，并且在灌木叢里，最好的机关枪也无能为力。話又說回来，如果机关枪眞給用上，起义軍方面的損失可能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說不定有半数要伤亡。

弟兄們把尸体收集攏来，发現死亡的有十九个。受伤的有三十多个，大多数是中了子彈，一小部分是給馬刀砍伤，或者給受惊的馬匹踢伤的。不到夜晚，受伤的人死了八个，这一来死亡的人数有二十七个。

埋葬时沒有什么仪式。等尸体都入了土，几个弟兄喃喃地念了一两段記忆所及的禱辞，死的也就給忘了，完全忘了。

小小的土堆上竖起了粗糙的十字架，敎授对站在周圍的人說："我們是起义軍，可不是嗎，弟兄們？"

"土地与自由！"他們喊出这个口号作为回答。

"不錯，同志們，大家都应該有自由的土地。沒有总管和主人的土地。正因为我們是起义軍，我們現在沒有时間来哀悼陣亡的弟兄們。等我們革命胜利以后，我們再来紀念他們吧。那时候，我們要以尊敬、爱戴和感激的心情来紀念他們，因为他們是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的。現在我們沒有时間这么做。現在我們必須为活着的人着想，为胜利着想。牺牲的人沒法庆祝胜利。胜利的人才能庆祝。只有活着的人才能享受我們革命胜利的成果。現在埋在这里的弟兄們是我們忠实的同志，为了使我們能征服，不得不牺牲了。在反抗独裁者、爭取土地和自由的斗爭中，他們不是最先牺牲的，也不是最后牺牲的。有一件事我可以向你們大家声明，弟兄們，并且我在这里向你們声明的話有一天会实現的。今天我們大家站在陣亡的弟兄們的坟边，等到革命最后胜利的时候，我們中間活着的人恐怕連二十个都不到。那沒有什么大不了，弟兄們。我們不是世界上最先的人，也不是最后的。我們之后还有几百代、几千代，繼我們之后而来的人將不会遭到暴君、統治者和独裁者的压迫，他們將感激我們，尊敬我們，因为我們是为了他們的自由幸福而牺牲的。为后代所尊敬是有意义的。可是这些血肉横飞、陈尸地上的雇佣兵，他們为了維护独裁者的权力，讓他欺騙人民，自己送了命，这些雇佣兵馬上就会給人遺忘的，比地上的断枝残柯还給人遺忘得快。后代的人不会把他們当作战士，眞正的軍人，只会把他們当作劊子手的爪牙、濫使酷刑的凶手、穿制服的奴才，他們只知道唯唯諾諾，听从独裁者、貴族和高級人員的指使。暴君、独裁者和压迫者在人类

的历史上只占有短暂的时間，即使那段时間充滿了恐怖和畏惧。人类的历史是全部属于我們的，属于爭取自由、正义和民主的战士們。我們推动历史，这些奴才阻碍历史的发展；他們是和平进步事业的敌人。同志們，我們就这样向牺牲的弟兄們告别。为了我們的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弟兄們，讓我們向他們脫帽致敬。讓我們每人抓一把土，添在我們的弟兄們如今長眠的坟墓上。然后我們一起喊：土地与自由！无产阶級革命万岁！打倒独裁者和暴君！土地与自由！”

弟兄們跟着教授，喊了这些口号，靜默了一会儿，教授又举起手，换了平靜的声音說：“永别了，弟兄們。好好安息吧。永别了，弟兄們。为了劳苦大众的革命而牺牲是光荣的。安息吧。”

他戴上帽子，走到將軍面前。他换了截然不同的口气說：“現在我們走吧——上别庄去！”

將軍为了讓大家看得清楚些，跳上一匹馬，朝人群喊道：“上别庄去，弟兄們！快！”

当人群中最后一个人背好背包，跟着前面的弟兄們出发时，騎警的殘缺不全的尸体上已經給紅螞蟻爬滿了。

灌木叢上、云堆刚开始聚集的地方，可以看到一群回旋的兀鷹越飞越近，最后在刚打过仗的开闊地上空形成了一个小圈子。

將軍率領着队伍，走在老前头，他已經下了馬，跟教授和塞尔梭一起。

將軍的脖子上挂着少校的望远鏡。他站住，举起望远鏡向别庄看去，对准焦点之后再看看，然后讓它尽皮帶的長度吊着。

教授也有了一架望远鏡，第三架給了上校，他現在仍旧率領后卫部队，由安得路协助軍需和后勤的事务。

“有了这样好的望远鏡眞够勁，”教授說，同时亲热地拍拍那

架象將軍一样挂在胸前的望远鏡。

“話固然不錯，”將軍淡淡地、絲毫不感兴趣地說。“我想这样一个鉄皮玩意儿可以算是好东西。但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当你只有用了这种东西才能看見那些猪玀的时候，你跟他們隔得太远了，可能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当你跟他們隔得很近，可以給他們一个热烈欢迎的时候，也就不需要望远鏡了。等到你已經迫近他們，可以用弯刀捅他們肚子的时候，这捞什子蕩在胸口，只有碍事。我拿这种廢物有什么用？对那些雇佣兵也許合适，对起义者就不然了。”

他把望远鏡从脖子上取下来，递給塞尔梭。“喂，拿去吧。你是上校，可以好好使用。”

“得啦，”塞尔梭回答說。“我拿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我才不需要望远鏡呢。我自己的眼睛就看得清清楚楚。五百步以外，树枝上的小鳥我都看得見，我还可以告訴你是哪一种鳥。”

將軍笑了。“你瞧，教授，这东西送人都沒有人要。”

“好吧。給我吧。我这架的玻璃都是气泡和斑点。你那架給我正合适。我需要一架好望远鏡。我的眼睛不象你們那样尖。拿来吧。”

“太好啦，”將軍說。

教授取下他自己的望远鏡，接过將軍給他的一架，挂在脖子上，然后对行进的弟兄們喊道：“喂，誰想要一架望远鏡呀？”

沒有人答应。

教授站住了一会儿，朝四面看看。他看到小彼得罗迈着坚定的大步笔直走来。这孩子跟大人一样，也背着背包。当然，背包的重量是适合他的体力的。

跟他一并排的是他年青的姑姑，慕德斯达，也背着背包。她

是左旦尔族人，十七岁左右，模样叫人看了喜欢。

“嗨——孩子！”教授叫他过来。“送你一样东西——两根釘在一起的小管子。你从里面望出去，可以看見月亮上的人在河里划船呢。”

孩子轉向他的姑姑。“是眞的嗎，姑姑，用这两根黑黑的小綫軸就可以看見月亮上划船的人？”

“那我可說不上来，孩子，”慕德斯达笑着回答他說。“教授給你，你就拿着好啦。教授是非常聰明的有学問的人。他說你用这两根小管子可以看到月亮上的人，那一定不会錯的。”

教授把望远鏡挂在孩子的脖子上。

孩子覺得象是老师給了他一枚奬章。他眉开眼笑地招呼队伍里一个大些的孩子，把自己的新玩具給他看。

那个大一些的孩子翻来复去地把望远鏡看了看，鄙夷地說：“你用那东西連断腿的兎子都打不到。我要步枪。下一次打仗我准要替自己搞一支来。你看我怎么去搞。我用这把小刀就弄得到一支步枪。这次行軍，我早上晚上都向圣母禱告，但願我們很快就碰到騎警或者正規軍。你拿到的东西只不过是給象你这样的小孩子玩的，給我这样的大人就不合适了。我是起义者，我要去弄一支步枪。”

这孩子只有十岁，可是他背的背包足足有六十磅重。

彼得罗却不讓教授送給他的禮物遭人看輕。他偷偷地用肘子碰碰慕德斯达的胳臂。“今晚上有月亮嗎，慕德斯达姑姑？”

“沒有，宝貝孩子。我想不会有。要到下个星期才有。你要等到那时候才看得見月亮里的人划船。”

“姑姑，”他靜了一会儿之后又說，“也許我还可以看到那些死了以后待在星上的人吧？”

“也許，今晚我們仔細看看有沒有星星。我們找一顆最大的，灯籠点得最多的星，也許我們可以看到那些为我們做云朵、把花和鳥染得那么美的人。”

第　四　章

1

短促的战斗結束之后，雨逐漸停止了。这場雨下得沒有弟兄們預期的那么長久，但是非常凑巧，正赶上他們需要的时候。当他們在埋葬陣亡的同志时，雨已經完全停了。

大片大片的烏云在他們上空駛过，分散开去。部队穿过草原，向那个大别庄行进时，太阳又煥发地挂在蔚藍的天空了。

别庄象一座堡壘似的，四周有一堵高牆。别庄以北，圍牆之外一百五十公尺光景的地方，是債务奴隶們的村落。

部队从东面向别庄推进。將軍、教授、塞尔梭、安得路以及其余十来个弟兄找到了馬，現在騎在馬上。这些馬匹是从騎警那儿俘获来的。部队原有的馬、騾子和毛驢，极大部分都給馱載磨破了背脊，而且在通过林莽沼泽和崎嶇山地时，也餓得精瘦、疲憊不堪。有許多牲口垮在半路上，不得不卸掉它們的馱載，否則根本不能行进。还有許多牲口从狹窄的山路上失足摔了下去，另一些則陷进了沼泽或者渡河时溺死，因为它們已經精疲力尽，游不过滚滚的激流了。

部队中最前面的、能够看清别庄的弟兄們，尤其是騎在馬上的人，发現别庄里靜得出奇。連人影都看不到。

“别庄主帶着他的全家老小逃跑了，”將軍說。“从我們手里

溜掉的那些該死的雇佣兵，一定把消息告訴了他，說那帮英雄好汉当中留得活命的有几个，說今天的宴会上，他們原想象猴子那样来卖弄他們光鮮的制服，現在可沒有人参加了。不过我認为这样也好，讓別庄主和他的狐群狗党明白，我們不是鬧着玩的，我們知道怎样打仗，不把自己的生死挂在心上。”

“說得对，將軍，”教授說。“这些膿包杂种迟早应知道的。不論我們成功或者吃大亏，他們最后总得明白，失敗的是他們自己。即使我們不成功，他們也不再有奴隶供他們鞭打驅使了。”

一个弟兄俘获了騎警的号角，給派作部队的号手，現在策馬跟在將軍身边，他說：“別庄里沒有人，对我們反而有好处。我們可以在那里过夜，明天还可以休息一天。”

“我們在那里休息两天，”將軍回答說。

“可是正規軍要来的呀，”另一个人說。

“希望如此，”將軍毫不为奇地說。“軍队总是要派来打我們的，不論在这个別庄对付他們，在到达霍維尔或巴侖·加南之前的烏谷津、亞赫魯馬尔，或者在任何什么地方对付他們，对于我們是完全一样的。我們早一点碰到他們，就可以多弄到一些武器，快一点拿到武器。只要独裁者还霸住他的宝座，希望能用机关枪来扼杀革命，他們总是要派軍队来的。至于在什么地方却不重要了。

“嗨，見鬼！”他突然打断了自己的話。“怪事，那些女人、山羊和毛驢乱糟糟的在干什么？那边出了什么事？”他踩着馬鐙，站了起来，接着对所有的騎馬的弟兄們喊道：“冲上去！把那些債务奴隶攔住！”

一大群別庄里的債务奴隶，男女老少，有五十来个人，从他們的可怜的泥屋里冲出来，惊惶失措地想朝西方灌木叢最濃密

的地方逃去。狗在吠叫，有几个債务奴隶拚命赶着山羊、綿羊和驴子。当他們发現牲口碍事时，便丢下牲口，自顧自向帶头逃跑的那些人赶去。

2

騎馬的弟兄們用不了十分鐘便把那群人圍住，攔住了他們逃到灌木叢的去路。

債务奴隶中間騰起一片絕望的、害怕的哭喊声。男女小孩都跪下来，举起手，哀求弟兄們饒他們的命，因为他們只不过是穷苦的——非常穷苦的——印第安債务奴隶，他們从沒有害过誰，也沒有把紅木树林革命的事洩漏給主人。

“站起来！大家都站起来！”將軍嚷道。“用不着向哪一个人下跪。把这一点記在心里。現在沒有什么貴人賤人了。”

这句保証的話虽然簡捷了当，那些男男女女却不明白，不过他們服从命令，还是站起来了。男人們馴服地握着帽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盯着地上，要等到胜利者中間有人高兴指名叫一个債务奴隶，他才好象得到了允許，敢抬起眼睛来看他的主人。

女人們把头完全蒙住，只从粗劣破爛的头巾折縫里偷偷地用一只眼睛窺望，但也不敢向馬蹄以上的地方看。有几个女人在头巾里抽抽噎噎，孩子們則号啕大哭，往大人背后直躲。几个襁褓中的嬰儿从睡眠中惊醒过来，在他們母亲的背上給縛得那么紧，覺得气也透不过，便哭叫着想伸出头来。还有几个嬰儿咿咿呀呀的快活得很，拿起小拳头往他們母亲的头頸上擂打。有一个母亲，为了避免在这些騎馬的人面前失禮，試着用自己的头把嬰儿按进背后的襁褓里，仿佛希望这样就可以否定那嬰儿的存在似的。狗又自伙儿吠叫起来，几条胆子特别大的还想去

咬馬腿。債务奴隶們一看到他們的狗竟敢这样放肆，拉起腿把它們踢得飞出了好几碼。

从别庄里逃出来的、吓坏了的債务奴隶們，似乎沒有注意到騎在馬上的印第安人比他們更襤褸、骯髒、渾身虱子。他們似乎也沒有发覺，那些以战胜者的身份来到这里的人，是跟他們一样的印第安人，跟他們是同一阶級，并且跟他們一样把一切地主看作暴君。

但是这些人騎着高头大馬，帶着武器。不管是誰，只要騎着这种駿馬，配备着手枪步枪，跟騎警开过火并且战胜了騎警，那准是新的主人，也許比原先的主人更殘酷、更无情、更不講理。目前在这个别庄里发生的事，和以后在共和国各地发生的事完全一样：經年累月习惯了地主、暴君、統治者和独裁者压迫的債务奴隶們，事实上并沒有因为革命而获得解放，即使在那些封建土地給債务奴隶們分掉，只留下一些公地的区域也是这样。他們仍旧是奴隶，唯一的区别只是他們的主人换了，騎馬的革命領袖們現在闊气了，政客們現在利用那些持有小块土地、表面上获得解放的債务奴隶来大发其財，扩展他們的政治势力，并且借了現在已經独立的債务奴隶的帮助（由于杀害虐待，他們經常处于畏惧和恐怖之中），那些政客就可以无惡不作，活动議員或省長的职位，活动的目的无非是想把黃金裝得滿箱滿篋而已。

有步枪手枪的人就可以統治沒有枪的人。这些印第安人帶着手枪，因此便給当作新的主人。至于他們的襤褸的衣衫只是出于偶然。过一天，他們也会打扮得整整齐齐，象地主一样。

債务奴隶們既然有了这种想法，看到起义者来近时，当然要吓得魂不附体，沒命奔逃了。他們了解自己的国家，他們的美丽的、既可怜又可恨的国家。他們是在这个国家里出生成長的。手

枪并不是装飾品。人們佩着手枪是为了一有机会就放射；没有机会的时候就制造机会，就象在战爭中一样。現在騎警和起义者打了一仗。胜利的是起义者；但是他們中間有一部分战死了。必須为战死的人报仇；报仇的对象一定是不能保卫自己的人。人家才不会問他們跟这場战爭有沒有关系。独裁政体和别种政体的区别，主要就在于它不关心别人，專对孤苦无告的人横施报复。这些債务奴隶是属于別庄的，而騎警偏偏在別庄里埋伏过，受到过款待，还得到別庄主一切可能的支持。別庄主帶着他的家属和仆役逃了。仇报不到他們头上。但是債务奴隶来不及逃，因为他們发現主人逃跑时已經太晚了，他們留在这里，胜利者可以从他們身上取得报复和滿足，正象从罪有应得的人身上取得报复和滿足一样。俘虜总是罪有应得的；因为既然成了俘虜，辯护的权利就有了限制。

經过了三十多年的独裁統治，債务奴隶們知道他們总是吃亏的，总是要遭到責罰、鞭打和吊刑。起义者在战斗中死去了。至于活着的无产者，即使沒有替革命出过一点力，总得为革命付出代价——以他們的得来不易的、埋藏着的少数积蓄、以他們的皮肉和生命来作为代价。

3

“你們为什么逃跑呀，喂？”教授問道。他翻身下馬，向站得最近的几个男人走去。他拍拍他們的肩膀和背心，表示他是把他們当作朋友看待的。

債务奴隶們現在抬起眼睛，竭力装出一种样子，好象他們对这种友好的表示信以为真，而且是領情的，但也只是出于礼貌，只为了避免触怒胜利者，而不是出于友好——因为他們怎么也

不能祛除猜疑的心理。有几个女人走上前去，吻了教授的手。其余的男人和大多数女人向另外的陆續下馬的弟兄們跑去，向他們深深地鞠躬，吻他們的手。

教授又問道："你們为什么逃跑呀？我們又不害穷苦的印第安債务奴隶。"

男人們想扮出一付笑臉。結果却不大成功。

"哎，你們說呀。"教授伸手摟住一个人的肩膀。"地主对你們說，我們是强盗。那个下流的杂种，他是不是这样說的？"

那些人害怕地摇摇头。别庄主逃跑时，对在院子里干活的債务奴隶們說的正是那句話。可是即使严刑拷打这些債务奴隶，也不能逼他們承認；因为假如他們重复了地主說过的話，起义者也許会把这当作是他們自己的想法。以前，别庄主和警察审問的时候，老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承認了他听到的什么話，立即就給扣上帽子，說那話是他自己說的。独裁者教訓人們不看、不听、不知、不想，只許开口高呼万岁！

"朋友們，你們用不着逃避我們呀，"安得路說。"我們是你們的朋友。"

"請允許我回話，長官，"一个人回答道，"我們不是逃走。我們很知道你們是朋友。我們只是要到那边的灌木叢去。"

"那你們干嗎要帶着鍋罐猪羊呀？"上校問道。

"今晚我們打算举行一个很小很小的聚会。只是一个小小的聚会，紀念一个圣徒，一个小圣徒，印第安人供奉的圣徒，我們不願意給主人知道我們还在供奉印第安人的圣徒，虽然只是难得的事。"

安得路看到塞尔棱站了起来，便向他那边走去。"他們并不蠢，"他哈哈大笑着說。"在我們的别庄上，我可从来沒有想到这

么好的借口。他們如果要紀念他們自己的古老的圣徒，当然不能在別庄附近举行，因为主人会发現他們，大駡他們是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所以他們要到灌木叢里去。并且，他們当然只能等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举行，等主人帶着一家老小到城里去，或是到另一个別庄去做客的时候。”

“你的主人到哪里去啦？”教授問一个人說。

“啊，主人嗎，对不起。我不清楚。他沒有告訴我們。我想他大概帶着家眷去吃喜酒了。上星期他說过来着。”

“在哪里吃喜酒呀？”

“我不是頂清楚，不过好象是在东巴拉。”

到那里大概有六天的路程。

4

这时候，先头部队已經来近，將軍高声命令全体开进別庄的大院子里去。那里的房屋很大，足够所有的弟兄住宿，將近六星期来，他們第一次睡在屋子里，可以不受雷雨风暴的襲击和老虎毒蛇的侵害。

“还有你們，”教授对債务奴隶們說，“你們大家跟我們一起到院子里去。”

一听到这話，債务奴隶們的妻子放声哭叫，跪在地下請求饒命。她們滿以为她們給叫进院子里，只为了讓她們亲眼看到她們的丈夫遭受杀害。男人們却沒有害怕的样子。他們听从了命令，开步走进院子。哭叫又有什么用？他們象唯命是从的士兵們一样大踏步走着，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注定要給杀害的話，随你怎么哭叫或者低三下四地求饒，也救不了你的命。唯一的办法不是服从，而是反抗，把他們的武器夺过来，打倒这些发号施

令的人，可是他們不会这样做，只因为他們是順从的士兵，他們的头腦和反抗能力，早在受軍事訓練的最初几个星期中消失殆尽了。此外，他們还保持着他們的尊严感；为了他們的尊严感，他們必須逆来順受。只有无法无天的造反的人才会睨視着国旗，聳聳肩膀說："不管它紅白黑綠，各到各处的花見識的多了。"債务奴隶們当然不了解軍人的尊严感；但是一接到命令，他們就象綿羊似的乖乖地开步走。

5

沒多久，院子里已經生起了篝火。弟兄們象螞蟻一般，在所有的房間里跑来跑去。給发現的、被認为有用的东西——毯子、馬鞍、布匹、鞋子、衣服、大小箱子——全給征用了。一架打字机掠过空中，在院子里摔得粉碎。接着而来的是三架縫級机。木头做的东西全給劈了开来。桌子、椅子、床架、柜子都遭了殃。一架鋼琴也給拆散扔进了火里，对弟兄們說来，燒篝火的木料比鋼琴更重要。接着是門板。多少年来，弟兄們在可怜的茅舍里过慣了沒有桌椅、沒有門板的生活。他們从不知道，一架鋼琴除了只是有着鋼絲的木箱子之外，还有什么用处。他們为什么要尊重那些根本不准备給他們享用的东西呢？这些东西是他們的主人的，碰也不能碰；不許碰的道理幷不是这些东西有用处，而是因为它們属于那些学会和給教会享用这些东西的人。

"那張画上的家伙是誰呀？那个胸部佩着勛章和十字獎章的人？"有一个弟兄指着挂在牆上的一幅大画象問道。

"那就是該杀的元首，独裁者，国家的高貴的領袖，"上校嚷道，幷且朝画象的臉部吐了一大口痰。

痰流到画象胸部燦爛的勛章那儿。它还沒流到那条寬闊的

制服皮帶，把皮帶扣子上漂亮的金鷹染污，一个弟兄就跳了上去，把画象从牆上扯下来，踩在脚底下，說道："我原該对准他的鼻子拉一泡屎。可是我沒有那么村野，竟在这間精致的屋子里干出这种事来，因为我們还要在这里好好地睡上一晚呢。我有更妙的办法，把它挂在屁股上。"他把画从框子里扯出来，把画布的上端塞在腰帶里，讓它象圍裙似的包着他的屁股。

各个房間里都有許多图片和油画，描繪得很精致的画象，地主、他妻子、他父亲和天知道誰的肖象。还有歌剧和希腊悲剧的場景。一幅画也不留，都給扔进火里。房間里不久都显出一付悽慘的样子；但房間越是空曠，弟兄們越是覺得自在。誰也沒有在他們自己或者他們父母所住的屋子里見識过家具之类的东西，甚至安得路和塞尔梭也沒有見过，唯一的例外只是教授。如果他們看見过画片，那一定是一些泛黄褪色的复制品，香烟公司和釀酒厂贈送的过了时的广告月份牌，再不然也許見过一張完全不符合生理現象的圣徒画象。

房間的角落里和磚地上到处攤着弟兄們的席子、大包小裹。整个别庄只有两間屋子有地板。那准是地主夫妇的臥室或者是給客人住宿的好房間。部队里的妇女和儿童就給安置在那两間里。

6

大院子里鬧鬧嚷嚷，愉快热烈。死去的朋友和同志現在已經給撂在腦后了。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活着的和必須活下去的人不能老是为死者操心。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吧。

弟兄們恣意享用着飲用的好水。大家分了二十个地方洗澡、洗衣服。院子里有十来堆篝火熊熊地燒着。嗶啪作响，越燒

越旺。弟兄們記忆所及，好象从来沒有过这么美妙的篝火。以前他們燒的总是潮湿发青的树枝，冒出来的烟子刺人眼睛。但是这些油画、漂亮的家具和大鏡子的鍍金鏡框干得象老骨头一样，燒的时候虽然有些油漆的味道，可是燒得又欢騰又爽快，沒有那种阴郁的迷人眼睛的濃烟。

大家鬧騰开了，叫呀跳的，有的唱歌，有的唿哨，有的吹口琴、彈吉他，还有的在开玩笑、惡作剧。仿佛聚集在这里的不是如今做了战士和起义者的成人，而是一群欢度假日的生气蓬勃的少年男女。

債务奴隶和他們的老婆小孩站在院子当中，象胆小的牲口似的，忐忑不安地挤在一起。他們挨近一个石台，以前每晚在这上面生一堆大火，几乎要燒到半夜，讓院子和別庄里許多寬敞的屋子减去一点阴沉和幽暗。在那个边远的地区，即使最大最富裕的別庄也沒有电灯。一盞汽油灯已經算是空前的奢侈品了，附近的別庄主和他們的家眷，为了要看看汽油灯，情願赶两三天辛苦的路程。乡紳們一般只点自己庄里制造的蜡烛。即使最簡陋的煤油灯也不容易在別庄里看到，誰有一盞，就算是非常时髦了。債务奴隶們的茅屋里，除了地上或矮泥灶里煮东西的火光之外，根本沒有什么灯。不生火的时候，就用松枝来照明。債务奴隶們只有在守灵或紀念圣徒时才点蜡烛。多少年来的情形，到今天依然如此。主人也好，奴隶也好，一切都沒有改变。

現在要燃起石台上的那堆柴火还太早。到太阳下山还有三个鐘头呢。

給叫到这里来的債务奴隶們，有好一陣子听他們自便。誰也不敢逃跑，虽然他們很熟悉这里的地形，要逃跑是很容易的；因为两扇大門口的哨兵馬虎得很，那也是革命和起义部队里的

哨兵的通病。

这会儿，教授走到債务奴隶們跟前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將軍、塞尔棱、安得路、圣地亞哥和二十来个别的弟兄。这二十来个弟兄对革命比較有兴趣，不象大多数弟兄那样，只要讓他們战斗就滿足了，此外沒有別的責任，也不需要多动腦筋，或者在教授談个不休的主义上煞費心思。他們跟騎警、正規軍交鋒时隨时准备粉身碎骨、献出生命；除此以外，他們希望不要受到打扰，只想在革命胜利后分得他們应有的一份果实。他們对于起义只限于这些簡單的概念："推翻独裁政权！""打倒暴君和压迫者！"因为，只有独裁政权存在，就不可能有土地与自由。那一点是大家都了解的。至于比較有知識的人所討論的东西——人权、利潤、資本主义、民主、甚至社会主义和合作化——会使他們不耐煩、莫名其妙。无产阶級的几次起义和革命失敗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因为工人們給主义啦、問題啦搞糊涂了，其实那些事情等革命者享受了五年巩固的胜利之后，自有时間来討論的。

教授跳上了石台。他大声叫那些債务奴隶走近来。他开始說話时，院子里的弟兄們也慢慢地走近来听，人越来越多。赶上他們明白教授只对别庄的債务奴隶們說話，他們也就沒有挤到前面来。

"别害怕，尽管挤攏来，小兄弟們，"他对債务奴隶們說。他是笑着說的，因此大家稍微放心了一些，挤近来了。

"这里的别庄有多大？"他問道。

"大概有一千个卡巴勒里亞①，"一个人答道。

"你簡直在胡說八道，"旁边一个人打断了他。"至少有三倍

① Caballeria：南美洲的面积單位。

那么大。”

“当然啦，”后面有人大胆地喊道，“当然啦。有十倍那么大。”

接着，一个年紀比較大的債务奴隶，开始沉思地描說別庄的疆界。教授和將軍，由于石台居高临下，很容易估計別庄的范圍，尤其因为牧場本宅建筑在一个小山上，几乎是这片广大的封建領地的中心。

“面积总有两万到五万公頃，”教授对將軍說。

“不錯。”

“你們这里有几戶人家？”教授又問道。

“九十戶左右，”教授望着的那个人回答。

“不止九十。有一百戶以上呢，”另一个人插嘴說。

“你們两个都是飯桶，十足的飯桶，”第三个嚷道。“你們怎么会算出九十戶来的？就拿管事、木匠和制繩匠都算在里面，也沒有九十戶呀。他們又不是象我們一样的債务奴隶。他們都跟地主一起走了。你还忘了，地主把五戶人家送給了他的女婿，又卖了四戶給唐·克劳第奥，換了唐·克劳第奥两匹最好的馬。”

“唐·克劳第奥是誰呀？”教授問道。

“唐·克劳第奥是欢愉別庄的主人，那个別庄离这儿大概六十哩。”

“总括起来，你們这里有九十戶人家替地主干活，是嗎？”教授說。

“大概是吧。还有好几戶人家住得远些，看守牲口。他們自成一个小村，另有总管。我們难得到那里去，有多少人口，可不清楚了。河边还有一批看守的人。”

“好吧。姑且算它是九十戶。”教授知道，在多少公頃、几戶

人家的問題上糾纏下去，怎么也轉不到他要說的話題上。

他換了一种口气說："你們可知道我們是誰，到这里来干什么？你們的主人对你們撒了謊。我們不是强盜。我們是你們的朋友。从今以后，再沒有債务奴隶了。你們如今是自由独立的农民了。懂了嗎？我們到这里来，确实是要杀你們的主人，假如他不肯把你們一直耕作的土地分給你們。耕作的产物应該归給耕作土地、但是沒有得到公平合理的报酬的人。你們明白了嗎？"

农民們一时轉不过脑筋，还不很了解这个新法令的意义。但是他們一致說："是，我的長官！"

"我不是你們的長官。我是你們的朋友和同志。我們大家都是同志。今后再也沒有老板、主人、管事、总管了。現在你們就是这个别庄的主人。明天早晨第一件事，你們，都到田里去，把土地按戶分配，每家二十公頃。你好象是这里的領头。"教授轉向一个年紀比較老的債务奴隶說。

"不，我的長官，对不起，我的長官，我意思是說我的朋友，我意思是說，我不是这里的領头。領头是勃劳里奥。他年紀最大，几乎是这里所有人家的老長輩。"

"好吧，勃劳里奥，到这里来。"

从相貌来判断，勃劳里奥并不是債务奴隶中年紀最大的。但是所有的債务奴隶都說他年紀最大，并且把他当作領头，一定有他們的道理。原因也許要追溯到五百年前。教授可不去为这件事煩心了。

勃劳里奥走近来。債务奴隶們都圍了攏来，一字不漏地听教授說話。很显然，他們已經不存恐惧了。女人們对她們丈夫和起义軍討論的事情兴趣不大，便和起义軍的女眷攀談聊天。

孩子們早已跑了开去，跟起义軍里的孩子們交起朋友来了。他們急于巩固相互之間的友誼，帶着起义軍里的孩子們跑遍了院子里隐蔽的角落，把那种对于任何种族的孩子都会引起惊悚之感的秘密洩露給他們。

有几个深不可測的洞穴，据孩子們說，是一条隧道的通气洞，这条隧道从别庄里的一个地窖一直通到烏谷津一座大教堂的地穴。隧道里有許多跟孩子腦袋那么大的螃蟹，别庄里的孩子說，那根本不是眞的螃蟹，而是早已过世的奴隶們的老伴，其中有几只还是那个死去的别庄主的老奶奶，給印第安人的巫师变成了螃蟹，每逢圣約翰节夜里，有三个鐘头又变成女人。在上一次圣約翰节晚上，有四个小孩看到那些女人从那个古老的石台里爬出来，眼看她們跑到河边去，在河边干些什么，他們可不清楚了，因为他們吓得要命，不敢跟去。

这一来，孩子之間的友誼得到了巩固，起义軍里的妇女跟債务奴隶們的妻子叹息孩子的淘气，又抱怨做婆婆的总是多管閒事，好处沒有，反而造成許多麻煩和不滿。

同时，石台前面的債务奴隶也开始跟站在附近的紅木树林里来的弟兄們攀談起来，互相敬烟，請他們晚上到茅舍里去坐坐，他們在那里藏有一些酒，藏得很好，免得給老年人发現了多話。

因此，沒等教授在分配别庄的問題上到达当晚的高潮，債务奴隶們的恐惧和猜疑已經完全消除了。說实話，債务奴隶們一致認为起义軍都非常友好正派；而紅木树林里来的弟兄們也发現，債务奴隶們絕不是他們原先想象的那么蠢。他們也会說話，并且言之成理，而多年来人們一直以为他們只是白痴，由于是白痴，他們才成了債务奴隶，比山羊还要笨。

现在輪到勃劳里奥講話了。他沒有爬到石台上去，仍旧站在原地，挨近教授的脚边。教授站得高高的，要看到他的臉，还得仰着脖子向上望。"你把别庄給了我們，朋友，眞是了不起的事。"

"是的；这是你們自己的財产了，从現在起，直到永远。你們耕作，生产出来的一切都归你們，"教授証实說。

"牲口在內嗎？"一个債务奴隶喊道。

"牲口在內，还有这里所有的房屋。"

勃劳里奥双手搔着他的夾杂着几綹灰白的濃密的黑头发。每当农民們非买小猪不可，但認为价錢太大，而市場上又找不到比較便宜的小猪时，就作出这种拿不定主意的姿势。

"那太好啦，朋友，現在别庄算是我們的了。可是主人回来时，我們該怎么办呢？"

"我們想办法，永远不讓他回来。"

"正規軍捉住了你們，怎么办呢？"

"他們捉不住我們的。别担心。"

"你們不打算在我們的别庄里待下去吧？"

"当然不。我們就要开拔，替别的債务奴隶們爭取土地。"

"那你們走了之后，誰来保护我們不受地主的欺侮呢？"

"你們得自己保护自己。現在你們成了主人，一切东西都是你們自己的了。"

"假如地主帶着騎警回来，我們又怎么办？"

"照我們对付騎警的办法。象杀癩狗一样的杀掉他們。"

"好，好极啦，同志，"勃劳里奥說。他沉思地走开，消失在債务奴隶中間了。

"土地与自由！"教授在石台上喊道。

"土地与自由！"弟兄們响应道。这一次有几个債务奴隶也

喊了口号。

"革命万岁！"將軍喊道。

"印第安人革命万岁！債务奴隶革命万岁！"院子里响起了回音。

7

第二天一清早，草原上还弥漫着濃霧、太阳剛睡眼惺忪地慢慢地爬起来时，部队已經离开了别庄。

八点鐘光景，將軍在一个小山頂下令稍息，回过头去看看部队行进的情况。前面一百碼的地方，有一条河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对岸有两条独木舟陷在沙里。那是别庄里的船。河水又深又急，上游的雨水增加了它的汹涌之势。得派几个弟兄游过湍急翻騰的河水，把那两条船弄过来。那就是别庄主和他的家眷逃跑时用的独木舟。

將軍正在观察情况的时候，突然对教授說："后面热鬧得很呢。"

教授拿起了望远鏡。"一点不錯，將軍。他們确实热鬧。整个粪堆都燒着了。剩下来的房屋不多了。老天啊，那才算得上眞正的篝火。現在禮拜堂也燒起来了。独裁政体要完蛋了；全国要成为一片廢墟了。独裁政体当道的时候，志士們轟轟烈烈的殉难死节，完蛋的时候，到处烈焰大火，断垣殘壁。好一个天道不爽的循环。"

將軍已經不在听了。他正望着那条寬闊的河面。"好一个天道不爽的循环。可是天曉得，我們怎么把部队渡过去呢？我要知道的是这个問題。至少够我們辛苦两天，甚至三天。但是我們非渡过去不可！"

第五章

1

起义軍正向亞赫魯馬尔推进。

將領們辯論了很久，究竟应該先到哪一个重鎮，亞赫魯馬尔呢，还是烏谷津。两个小鎮都是警察局的所在地，都是所屬区的中心。此外，两个地方都駐有一連騎警，又是正規軍卫戍的重要据点。

这一次，將軍又根据对方軍官們的推測作出了决定，他提出不向烏谷津，而向亞赫魯馬尔进軍。他料事如神地說，駐扎在烏谷津的騎警和正規軍，一定認为起义軍要进犯烏谷津，从而取道条尔特貝克、奧許楚克和維茲頓，直扑霍維尔。那个区的別庄主大多在烏谷津集合了，都配备着武器，帶着武裝的管事、子侄、以及効忠于他們的雇員們。

按情理說，弟兄們只有挑烏谷津这条路綫；因为由此可以到达大多数弟兄出身的和当初給招募来的地区。他們最熟悉这条路綫，而且在这条路綫上，他們可以左右逢源，能够碰到同种的朋友和亲戚，获得各式各样的援助，亲友們不是供給他們情报，便是給他們提供掩护，指点最妥当的途徑，讓他們从后方襲击正規軍队。

起义軍曾經攔住了好几个从烏谷津回到自己所屬別庄里去的債务奴隶，他們的情报影响了参謀会議。这些赶集回来的人，証实了將軍对于正規軍打算怎么对付起义軍的推斷。根据被俘的債务奴隶的情报，烏谷津确实集中了大批国家警察和正規軍，

还有为数可观的别庄主，人数之多使得債务奴隶們認为那里一定是在庆祝什么节日。有几个債务奴隶，安心下来之后，說是那边的人都知道起义軍正向烏谷津进发，打算圍住那个鎮，杀得鸡犬不留。

起义軍的長官們得到这个情报时，各中队的队長都迫不及待。他們想立即采取行动，直扑烏谷津。那边有大量武器，太吸引人了。普通的战利品尙在其次，即使有人考虑到战利品的話。

要抑制这种好勇斗狠的情緒，將軍感到很为难。弟兄們很可能会指責他过分保守，甚至指責他懦怯。

但是他跟教授、上校、塞尔梭、圣地亞哥、安得路和彼得罗一样，很清楚地看到，要在这种情况之下把那个鎮市攻下来，他們的部队非得牺牲半数不可。

將軍說道："別傻了。騎警和别庄主不至于那么蠢，竟会在烏谷津等着我們。在那里，我們有了适应环境的有利条件，加上我們的短刀和弯刀，我們会占优势的。他們不是不知道。他們准在老远的地方等着——离鎮至少三四哩。我甚至可以把他們埋伏的地点告訴你們，准在离鎮相当远的一条湍急的河流那里。我們不能繞过那条河。只有渡过去。过河就是一个山谷，周圍長着密密层层的灌木叢。那就是他們埋伏着等我們的地方。也就是我們要將計就計，取胜他們的地方。"

路上来了几个到烏谷津赶集去的債务奴隶。將軍叫几个弟兄过来，如此这般的說了一番話，那几个弟兄很快就和那些赶路的奴隶搭訕起来。这些弟兄口沒遮攔（即使有迟疑，費德尔就从旁指点）、指手划脚地告訴那些債务奴隶，在三天之內，部队一定开到烏谷津，放一把大火，把庄院的圍牆都燒成平地，等他們解

决了烏谷津之后，还要把里面的人統統杀光，因为弟兄們跟那里的鎮長和警察局長有一笔旧帳，要好好地清算一下。

債务奴隶們一到烏谷津，馬上把他們听来的話到处傳播；并且害怕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当天晚上就急煎煎地离开了烏谷津，这一来，所有的居民、别庄主和士兵当然相信起义軍确实是向那个鎮行进了。

“假如我們进攻烏谷津，”將軍繼續解釋說，“毫无疑問，亞赫魯馬尔的駐軍一定包抄我們的后方，也許他們已經得到我們向烏谷津进軍的消息，奉命从后方来攻击我們了。撇开那一点不談，騎警和正規軍会在烏谷津和霍維尔之間的路上襲击我們。他們有压倒优势的兵力。他們会在草原上或者什么别的地方埋伏下来，給我們一个措手不及。”

“你的話一点不錯，將軍，”上校插嘴說。

“烏谷津的人既然以为我們向那里进軍，我們偏偏就往亞赫魯馬尔去，攻打那边騎警和正規軍的防地。那么样，我們可能再弄到五十支到一百支的步枪，甚至还有一挺机关枪，以及一个月也用不完的彈葯。同时我們沒有后顧之忧。现在再談談改变战略的目的。我們攻下亞赫魯馬尔以后，不直接到烏谷津，相反的，我們將取道条尔特貝克的圣密格尔和圣希罗尼莫。在那条路上，我們不会碰上許多騎警。到了条尔特貝克，你們总还記得从前到紅木树林去时的情形，我們就高出烏谷津一千八百多呎了。在那边，我們仿佛守在岩石的堡壘里，并且居高临下，可以象老鷹攫食那样地打烏谷津了。我們占了高山、叢林和关隘的优势——讓他們来碰碰看！他們小荷包上的鈕子都活不成。到时候，我們再占据通西巴斯亞的路。那时我們发动攻势，他們只有一条路好走——就是我們来的路，退到林莽里去。那就有好戏

可看了，我們甕中捉鱉，愛怎么擺布他們，就怎么擺布。我們非这样做不可，沒有别的办法。贊成的举手；反对的，我請他吃耳括子，如果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办法，并且确实是好的話，我也可以接受。不过再要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恐怕不簡單吧。”

于是，他們便朝亞赫魯馬尔开拔了，而烏谷津的騎警、正規軍和武裝森严的別庄主逐漸集中，准备庆祝唾手可得的胜利。

事实上，別庄主从到的一天开始，就在庆祝这个胜利了。鎮公所上旌旗招展，預先宣布了胜利的佳日。

酒吧間里兴高采烈，尽情作乐。

“我們馬上可以教訓教訓这些造反的印第安瘟猪了，叫他們看看清楚，誰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誰支配济魯姆地区。”

“我們再为那干一杯！”

“說得气概。敬你一杯，老兄！”

“我們当然要再来一杯，唐·克里門鉄諾。”

“当然啦，唐·西撒。”

“元首万岁！”

“光荣人民的偉大領袖万岁！”

“敬你，老兄！”

“祖国万岁！”

2

那一天的行軍眞是艰苦万狀。部队所走的道路只是一条崎嶇困頓的騾徑。一路峰巒起伏，山石嶙峋。时不时要碰到一片片沼泽和泥濘的地帶，人畜不能說是行进，而是跋涉，一条腿剛从泥濘里拔出来，另一条腿又陷进爛污泥漿里去了。

中午时分，渡过一条河之后，路徑开闊起来。又到草原地帶了。

昨天，他們到过另一个叫做圣·勃力希达的别庄。据留下来的債务奴隶說，主人一家也到什么地方去吃喜酒了。无論哪一个别庄主，或者别庄主的妻女，抵死也不肯承認，乡紳是由于怕造反的印第安人而离开别庄的。别庄主如果讓人知道——甚至讓他的馬或愛犬知道——他和他一家人因为造反的印第安人要攻到别庄了，才去参加一个結婚或訂婚典礼，那在他的鄰居、朋友、尤其是債务奴隶的眼里，他就丢尽面子。他們总是借口那对新人还有些問題要解决，遲遲沒有决定，所以通知得比較倉促；假如这种借口还騙不了人，那么随时可以借口說，附近一个别庄主、或者他的妻子儿女，或者他的母亲要过与他們同名的圣徒紀念日，請所有的别庄主合第光临庆祝。

在圣·勃力希达别庄上，剩下来的也只有債务奴隶。正如在起义軍到过的其他别庄上的情形一样，教授把别庄的土地分給了債务奴隶們，并且宣布欠别庄主的債务一律取消，完全无効。

起义軍开拔了两小时之后，这个别庄的房屋也付之一炬。究竟是最后一个中队放火取乐的呢，还是債务奴隶們第一次作出了独立自主的行动，就弄不清楚了。也沒有人来关心这种事。不管是誰干的，燒掉一个别庄，就等于在他們的后方拔除了一个据点。

3

部队从灌木叢和山地里出来，再度踏上草原的时候，帶头的弟兄們看到前面十公里光景的地方便是圣达·塞西里亞大别庄了。别庄的土地約莫有五万公頃。大多数是牧牛的草地，养牛

的目的在于牛皮而不在于牛肉。别庄其他的重要經济来源是生产食糖、酒精、白蘭地和龙舌蘭纖維。还有为数不少的土地种植了玉米和豆子，低窪的地方种着甘蔗和波蘿蜜。不消說，别庄也养了許多猪、馬和騾子。假如别庄有了和火車站連接的、适于車輛行走的道路，它每年的生产物可能換取二十五万比索。可是，跟当地其他的别庄一样，它和附近鎮市的交通只依靠一些可怜的騾徑，一年当中有三四个月簡直不能来往。毫无疑問，圣达·塞西里亞要算是济魯姆地区最富庶、最漂亮的别庄之一。

它的建筑也象是一座大城堡，院子四周圍着結实的高牆，重要的房屋都盖在圍牆里面。大多数的别庄認为有了一座礼拜堂已經算是了不起了，圣达·塞西里亞却有一座眞正的教堂可以自豪，教堂的鐘楼从四哩路外都望得到。这个区域的路徑多半通过圣达·塞西里亞，圣达·塞西里亞也給当作一个重要的商队歇脚地，騾队可以在这里过夜，补充前途的粮食。这給别庄帶来了相当可观的額外收益。

往少里算，这个别庄有一百三十戶債务奴隶，住在离别庄圍牆不远的一个相当大的村子里。

“今天我們可以从容不迫地到达圣达·塞西里亞，”上校观测了太阳的位置后說道。

“当然，”將軍同意說。“但是弟兄們累得要命，我們开到别庄时，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不願意那样。我們不了解那边有什么情況，很可能落入陷阱。不論怎么样，我們最好还是在这里过夜，明天一清早天还沒亮的时候出发，那么接近别庄的时候，还有一整天的功夫。你們有什么意見，伙伴們？”

“好吧。我們在这里待下来。我們今天到圣达·塞西里亞也好，明天后天到达也好，对革命沒有多大的影响，”安得路說。

“何况这場革命也不会在四个星期內結束；事实上，假如它只持續四个年头的話，我們已經很高兴了。”

“我也这么想来着。”教授点点头表示同意。“三十多年的独裁政权豢养出一批动輒就拥护独裁政权和自己肚皮的二流子。牽涉到維护自己肚皮的时候，事情就麻煩多了，不單是一个老朽无能的独裁者想霸住宝座不放的問題了。”

“換一句話說，”將軍打断了他的政治議論，“我們在这里过夜。”他吩咐号手吹起停止的信号。号手尽他的能力做了，虽然不能叫人完全滿意，但是疲倦的士兵們听到这个信号，比听到任何别的信号都更明白。

他們发现这一帶的地面有許多地方是不宜扎营的，因为下过大雨，积水成潭，幷且由于地面已經吸足了水份，一时不容易排干。

“那倒合我的心意，”將軍說。“我原不打算叫全軍駐扎在一个地点。那样做太危險了。”

他把起义軍分成三路。他命令第一路，也就是最精銳的一路，就地扎营，因为这里的地势比較高，提供了比較有利的战略地位。他吩咐第二路向西南方开到两公里以外，去找一个干燥的地方。第三路則給派到西北方三公里光景的地方。

对中路的部队来說，别庄座落在西面。

这个計划相当好。它把别庄里可能駐有騎警的因素也考慮到了。將軍决定，两路的部队应該在拂曉之前出发，一路可以从南方，另一路可以从北方攻打别庄，他帶領中路在别庄的东方过夜。他还指示这两路人馬說，他們在黎明之前剛出发的时候，就应該派二十个最精銳的步兵和几个騎兵走在前面，以至两翼的先鋒可以在别庄西面汇合，把别庄完全包圍起来。这股从两翼挑

选出来的、由四十几个人組成的西路人馬，力量自然很薄弱，等騎警一发現大勢已去，企图向西方突圍时，他們絕对阻擋不了。將軍也知道，別庄西面的地点是最危險的，然而也最受弟兄們欢迎，他們爭先恐后地要求分配到这个危險的任务。因为，如果騎警和正規軍潰逃时，那里就可以俘获最多的武器。將軍故意网开一面，給敌軍留下那条逃脫的路綫。布置足够的兵力，把別庄四面八方圍住是会犯錯誤的，因为形勢要求这种布置在当天完成，而弟兄們太疲倦了，假定騎警企图反包圍的話，他們的体力不足以維持長时間的战斗。此外，如果將軍打算平均使用力量，从各方面包圍別庄的話，他就会犯另一个錯誤，因为这一来各路兵力都太薄弱了。有火器配备的弟兄們連五分之一都不到，何况大家都沒有軍事經驗，如果敌人同时在几个地方突圍，他們便无法阻擋，再則，力量一分散，在有反攻和突圍可能的地方，就不能調遣雄厚的兵力来应付任何事变。

假定騎警企图往西方突圍脫逃，那个危險地段的部队就难有生还的希望。但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弟兄們，誰也沒有考慮到自己的生死。他們考慮的只是怎么俘获步枪和全部彈葯，或許还可以弄到好馬和漂亮的馬鞍。將軍本人沒有武器，俘获一支步枪就是他所能允諾的最高的奬励了。誰也不指望更高的奬励，在革命还未結束之前，起义軍中間誰也沒有存这种希望。

4

圣达·塞西里亞到底有沒有軍队或騎警防守，起义軍方面是不知道的。弟兄們始終沒有遇到別庄里的債务奴隶。一則由于他們离別庄还有一段路，不可能碰見到灌木叢里去干活的債务奴隶；二則由于他們行軍的路徑是赶集的債务奴隶們从来不

走的。

那天早晨，將軍心血来潮，覚得情况不大对头，因为几天来，騎警的巡邏队始終沒有出現，尽管也許有半营人馬已經奉令出动来攻打起义軍了。他暗忖道，虽然他可能很巧妙地把正規軍誘入陷阱，或者用鉗形攻勢把他們圍住，这些騎警和正規軍毕竟不是太愚蠢的；这一点他估計得很正确。可以肯定地說，对方也作出了相同或者相似的計划。沒有一个指揮官能够作出一个不为对方所想到的計划；問題在于誰先制訂出某个特殊的計划，首先运用，并且极其巧妙地施展出来，不讓他的对手过早地猜到。十之八九，烏谷津的当局推断起义軍先攻打他們，已經派出一支騎警或正規軍往南移动，以便从側翼或者后方襲击起义軍，从而切断他們到亞赫魯馬尔的道路，假定他們决定朝那个方向推进的話。只有在圣达·塞西里亞这个据点，这支軍队才能隐蔽起来，取得有利的战略地位，不被迫近的起义軍发覚。

北路的那支队伍对將軍的計划有决定性的作用，將軍便交給他最有經驗的將領——上校——去指揮。上校帶去了一挺机关枪；另一挺留給中路的队伍。

三路兵力的集合点是圣达·塞西里亞，不管那地方有沒有駐軍。

中路部队在一連串小山后面扎营，从圣达·塞西里亞那面是看不到的。

將軍指定了南路部队的路綫，在那条路綫上，一部分有灌木叢，一部分有小山掩护。將軍还指定他們在長着叢藪的小山后面扎营过夜，可以不被別庄发現，就地等待拂曉进攻的命令。

將軍特別指出，白天不准燒篝火，因为烟柱会洩露他們的营

地。夜間生火也得找山后隐蔽的地方，或者临时掘火溝。火苗不能太旺，以免天空映出反光。

由上校率領的北路部队担任了最艰巨的任务。它不能穿过灌木叢到宿营地去。沿路也沒有可以掩护的小山。它只能开过空曠的草原。因此，它到目的地为止的全部路綫都暴露給別庄了。

北路部队出发了。

教授用望远鏡看着他們行进，看看他們会不会遭到攻击。但是一路平靜无事。它終于到达了將軍指定宿营的地点。可是沒有停止。教授提出一个解釋，認为草原地形太低，大概过于潮湿，不宜于扎营。那支部队繼續行进，越走越远，万一这时候碰到埋伏的話，中路部队就无法接应了。最后它越过了別庄，現在一定到了別庄的西面，这一来，別庄的西面、南面和东西都給圍住，只留下北面到烏谷津的路还是开放的。

“好家伙！”教授把观察結果报告將軍时，將軍說道。“上校想出了一个絕好的計划。他当然沒照我認为最好的办法去做。他应該离我們近一些。不过他現在干得太好了。如果正規軍从烏谷津开到圣达·塞西里亞，就落到我們手里了。”

“上校老远的繞到別庄后面去，可能是看見了烏谷津那面有軍队来，他机伶得很，不願意退回这里，以免暴露我們部队的位置，讓敌軍切断；現在他們以为只消对付他們西側的一支部队了。”安得路提出了他对这个問題的看法。

將軍和教授承認这个解釋也許是正确的。总之，他們无法改变上校正在做的、或者已經做好的事了，大家都言之成理地說，上校知道該怎么做，如果他不根据指示来执行作战計划，一定有他的十分充足的理由。

5

事实上，上校改变他那支部队的行动，是有充分理由的。当他发觉决定那个計划的情况已經改变时，如果不迅速改变計划，他就太愚蠢、太不負責任了。他修正了預定計划，并不影响进攻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在拂曉之前把別庄完全包圍，从各方面同时发动攻势。

教授猜測得很正确，北路部队走到了潮湿的地方，上校說："假如我們在这里扎营，从今天下午一直待到明天早上，那在明天中午之前，我們都动彈不得了。"

因此，尽管弟兄們疲憊不堪，还是繼續前去找一个干燥的地点。队伍行进时，有一个弟兄发現正規軍的一个巡邏队从烏谷津向圣达·塞西里亞走去。

弟兄們想攻击巡邏队，可是上校不准。他說，假如这几个正規軍在圣达·塞西里亞过夜，明天早晨待在圣达·塞西里亞的人都逃不出弟兄們的手掌，如今还沒有遵照將軍的命令，把別庄包圍起来，过早地暴露自己是不聪明的。

他立即下令，叫大家躺下来，隐蔽在長得高高的草里，不讓那些吊儿郎当地騎着馬过来的巡邏队发現。上校和騎着馬的弟兄們却不下馬，仍旧懶洋洋地朝原来的方向走去，仿佛根本沒有发覺巡邏队似的。巡邏队显然已經看到了这些騎馬的人，但是相距太远，还看不清楚，并且由于他們款段而行，絲毫沒有匆忙的样子，巡邏队也許会以为他們只是別庄里的牧童，出来找寻迷失的牛只的。沒多久，巡邏队走得看不見了，队伍便繼續行进。

再走了半小时之后，上校看見前面有一道寬溝，密密层层的長着許多乔木和灌木，跟草原上其余地方稀稀朗朗的树木大不

相同。

“那边的窪地里有一条小河，”上校对他旁边的两个队長說。“我們在那边宿营。有好水可喝，晚上即使出了事，也有叢藪可以掩护。”

6

巡邏队却不是上校想象的那样漫不經心。他們在印第安人发现他們之前，就看到了上校率領的那支人馬。但是巡邏队故意裝作沒有发現什么可疑的情况。

巡邏队到了别庄，立即报告，他們发現了那些臭猪的宿营地点。

將軍虽然沒有事实証明，但根据本能猜测，圣达·塞西里亞是駐有重兵的；实际情形也是如此，那里結集了五十来个騎警、七十个正規軍人、二十来个别庄主，还有别庄主的儿子、女婿、总管和管事們——凑成了一支二百人以上的武装力量。

别庄里的駐軍，已經从出外打獵和到灌木叢里去干活的債务奴隶那里获得了起义軍来近的消息。但是他們不能肯定地、或者确切地知道，起义軍究竟是往烏谷津呢，还是往亞赫魯馬尔，因为債务奴隶們老远看到了起义軍，就惊惶地逃回别庄报告，等不及观察队伍行进的确切方向。吓坏了的債务奴隶們才顧不到这种事情呢。

軍队并不急于派偵察兵出去，因为他們知道印第安人反正要攻打圣达·塞西里亞的；要用毁灭性的火力从一个安全的地点来欢迎起义軍，再沒有比别庄更好的地方了。

别庄的駐軍一共有两挺机关枪、一百十支步枪、六十支各种各样的獵枪（其中包括二十来支大口徑的連发獵枪），还有一百

二十把左右的手枪。在这种武装优势之前，起义軍想挺进到离别庄圍牆三百步的地方而不损失四分之三的兵力，是不可想象的。假如他們再迫近一百步，那他們准是一个也活不了。在这种情況之下，駐軍乐得讓起义軍向別庄开来，不必到空曠的地方去迎击他們。

7

甚至將軍的最亲近的同志們，也想不到將軍竟是这么了不起的指揮官。要叫他們完全明白他的領导方式怎么杰出，是相当困难的。他自己虽然还不知道，可是他生来就有大將的天賦和才干。

这一次，他犧牲了北路的部队来換取胜利。从表面上看来，那种犧牲可能显得过于殘忍，但是不作那个犧牲的話，他的軍队就可能在圣达·塞西里亞全部复灭。他派上校率領北路部队，因为他知道只有上校才能把损失减至最低限度。

將軍沒有能够获得精确的情报。可是他从赶集回来的債务奴隶那里得悉，烏谷津的当局完全知道起义軍的行进。圣达·塞西里亞一片出奇的沉靜，使他断定那个別庄里正在酝酿着某些决定性的事件。即使他估計錯誤，即使圣达·塞西里亞或它的附近沒有軍队埋伏，那么起义軍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在那种情況之下，起义軍就占領別庄，把它分配給債务奴隶們，自己补充一些粮食，繼續行軍。有一件事，將軍是肯定的：在三天之內必然会发生一場决定性的战役，因为正規軍和騎警不敢讓起义軍攻占一座鎮市。而在三天之內，起义軍將要到达最近的两个重要鎮市之一。攻占了一个有警察局的鎮市，將在全国造成人心惶惶的印象，必然引起全国的革命。騷动的火焰已經在各地冒

烟，发出火花来了。因此，將軍肯定一場殊死的战役已經迫在眉睫。如果他能运用策略，逼得那些奉命来攻打他的正規軍和騎警在对他計划最有利的时間和地点开仗，那他就可以占不少便宜。

他非常巧妙地隐瞞了起义軍的实力。只有参加参謀会議的头腦比較清楚的弟兄知道一个大致的数目。其余的人根本不关心这件事，对于軍队的实力只有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

看到起义軍的，至少有三十个債务奴隶和流浪的印第安农民，他們也許把观察所得隨时隨地作了报告。但是碰到或者看見起义軍的人，从来沒有一次发現过两个中队以上的部队同时在一起。看到一支部队的人难得发現第二支部队，甚至根本沒有发現第二次的机会。即使他发現了第二支部队，他也不能肯定，这次发現的和先前发現的是不是同一支部队。

近来，將軍老是把行軍的队伍分成三四批，这样做不單是由于地形困难；也由于要隐瞞实际的兵力。

每逢有关起义軍的消息傳到别庄、烏谷津或者亞赫魯馬尔的时候，总把他們的人数說成是一百或者一百二十个。即使全軍在同一个地点扎营时，一个偶然經过营地的債务奴隶也不可能确定实际的人数；因为債务奴隶和流浪的印第安农民幷不是在营地里穿进穿出的。他們总是在营地的外圍偷偷地溜过，只要人家不来找他們麻煩、讓他們太太平平地走路，他們已經很高兴了。此外，要債务奴隶和印第安人正确地計算大批的人和牲口是有困难的。数目一超过八十，他們的估計就非常不精确，馬上就会扯到几千几万。

北路部队所采取的路綫不可能不給别庄方面发觉，而且一直在监視之下，直到营地。將軍預料，从烏谷津到圣达·塞西里

亞之間，会有巡邏队的野营，他們一定看到了北路軍。

北路有两个中队，大約有一百六十个人。

將軍原可以只派一个中队。但是那就犯了战略上的錯誤。他必須使巡邏队和別庄的駐軍造成一个錯覺，以为北路部队代表起义軍的全部力量。派六七十个人去的話，就不能造成这种印象了。在那种情况之下，騎警会讓那支小部队开过去，甚至讓他們安安稳稳地扎营。他們会等起义軍的主力来到的时候才发动攻势，把起义軍全部消灭。

正因为这样，將軍把四分之一的兵力冒冒險，留下四分之三的兵力，等他認为时机成熟的时候，便用主力向騎警和正規軍发动进攻。当敌人自以为是全区所向无敌的胜利者，沒有别的事可做了，只消等独裁者派一个代表来頒发勛章、把所有的長官都提升一两級的时候，这个时机就成熟了。

起义軍和起义軍的領袖們，事先知道失敗会遭到什么后果，总是有利无弊的。他們越是不指望人家开恩，他們的損失便越小；並且他們旣然沒有什么可以損失，打起仗来就比独裁者的穿着制服的狗腿子高明多了。那些家伙已經有了适合于他們齷齪魂灵的职务和小地位。他們也不求上进。他們的理想已經实現了。打一次胜仗对他們又有什么好处呢？除了他們已經具有的东西之外，沒有别的好处了。

虽然如此，那一仗还是打得扎扎实实的。在駐軍用套索牽了二十个俘虜，得意揚揚地經过敞开的大門回到別庄之前，他們这方面死了三个正規軍人、四个騎警和三个別庄主，伤了九个人。北路部队的起义軍死了一百来个，尸体横陈，損失很重。

8

上校帶着一小群死里逃生的人，来到中路部队的营地，向將軍报告时，已經夜深了。

他和他帶回来的弟兄們都是遍体血污。一个人丢了一只手；另一个断了一条胳臂。这些弟兄們身上的枪伤刀伤都有四处以上。六个人是受伤的弟兄們背来的。可是路上死了五个，因为伤势过重，不是失血过多就是肺功能停止了。

大家都沒有留下襯衫。他們茶白色的棉布褲也撕得破破爛爛。他們身上所有的布片都用来包扎自己的和同伴們的伤口了。

好心的弟兄們赶忙弄了咖啡和豆子給这些活命的人提提神，替他們洗滌、包扎伤口。

"那眞是一次够瞧的小宴会，"上校蹲在地上喘着气說。"我本来長得精瘦，这次流了这許多血，我覺得不出十分鐘我就要完蛋了。我再也沒有想到居然还能硬撑到这里。当时，我們坐在营地里，很快活，很舒服。大家都累得象是和老虎打过架的獵狗。媽的，我知道情况不妙，因为我看到巡邏队，可是我这头蠢驢还以为巡邏队沒有看到我們呢。"

"作为一个士兵，尤其是作为一个上校，你千万不能'以为'什么，而是要假定对方至少跟你一样聪明，有时候也許比你聪明。"將軍笑着插进了这句話。

"由于我犯了一些疑，又由于我了解你的性格，將軍，我知道你派我帶了部队到那一个特殊的地点去总有道理，因此我份外小心。我放了四处哨。但是他們还来不及报告，那帮該死的家伙已經扑了上来。可惜你沒有亲眼看到！你們大伙儿都可以从

中長一些見識。他們至少有二百五十个人。都騎着鮮蹦活跳的駿馬。地上架着两挺机关枪。我不明白，他們动作竟会这样敏捷。他們馳馬冲过来的时候，一定已經把机关枪捧在怀里了。糟糕的是他們还在下午天色大亮的时候就向我們冲击。我們居然有三十个人活着回到这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我們居然还杀了他們十来个人，嘿——也怕是圣彼得显灵干的吧。东西南北，都无路可逃。一眨眼之間，他們象一堵牆似的把我們团团圍住，并且繞了三匝。接着，他們便大举进攻了。馬刀啦、步枪啦、有时还用馬蹄踐踏。还有那些枪彈！哎呀，瓜达魯貝的圣母啊，枪彈在我們中間横飞，仿佛我們攪翻了一窩黃蜂似的。那当儿，他們嚷了起来：‘現在我們終于抓住你們啦，你們这些該死的臭猪玀。你們要鬧革命！你們喊土地与自由！我們就給你們革命，給你們土地与自由！婊子养的狗东西，待会儿你們就知道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了。你們这批王八，你們要給五馬分尸，縛在馬尾巴上活活拖死，你們这批骯髒下賤的狗入的。’接着就天翻地复——左右上下，四面八方，克里克拉、劈里啪拉的响成一片，弟兄們各到各处的倒下去，有的腦袋給劈开到鼻子那儿，有的整个胳膊連肩膀一起給砍了下来，有的給馬刀捌了又捌，外加每人肚子里一下子就挨了三四十发的达姆彈。我說，老弟啊，你們不是亲眼看到的話，随怎么也不会相信的。我們应付着打了几梭子机关枪，用弯刀砍了二三十下，被打死的敌人还在那里，准沒错儿。你剛跟弟兄們一起坐着、以为太平无事的时候，突然有二百五十个人騎着馬向你猛扑过来，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把那挺机关枪怎么啦，上校？”这会儿將軍問道。

“你还問呢，老哥。我保全腦袋已經万幸了。”

“即使丢了你那顆腦袋并沒有什么了不起，你給人家打得落花流水，你那顆腦袋也太不中用了。”

“你尽管說吧。我倒要看看，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能不能帶出三十个人来。”

“你帶回来多少步枪手枪？”

“两支步枪和一把手枪——我自己的手枪，就是这一把；可是子彈全打光了。”

“好吧，弟兄們，往后的几天，我們至少有許多事可做，”將軍說罢，滿意地咧嘴笑笑。“机关枪、步枪、手枪都得弄回来，否則我們的交情也就完了。”

“机关枪和步枪嗎？”上校也笑了。也許就因为張嘴一笑，他头顱上流下两条稠粘的血，順着臉頰一直淌进嘴巴。他把血吐了出来，喝了一大口热咖啡，解解血腥味，接着說：“你还在想那挺机关枪和步枪嗎，讓它們去吧。反正你也不能派它們用場了。但是我看到了两挺漂亮非凡的、嶄新的机关枪，一百多支閃亮的連发步枪和彈葯，还看到了，哎，哎，一百来把藍鋼色的左輪手枪和自动手枪。啊！那才是道地的手枪！正因为我看那些玩意儿看呆了，自己的子彈放慢了一些，头上才挨了这么两刀。我要向你賭咒，假如你不想点办法，把那些玩意儿弄来的話，我們剩下来的三十个人就自己去把它們弄来。我非把那些机关枪、步枪弄来，不然我这条命也就一文不值了。”

“别这么兴奋，上校，”塞尔梭現在說。“我們迟早会把它們弄来的。我們已經損失了一百二十个弟兄，总得有个代价。我們現在不是在紅木树林，可以讓他們开我們的玩笑，而我們始終不能还手。現在我們有寃报寃，有仇报仇，不再領教他們了。”

“天上的圣徒啊！”麦蒂亞斯嚷道。“我一想到他們那里有那

許多好东西在等着我們，我的口水就象膩滑的清而湯那样淌下来了。我們非拿下那个鉄器鋪子不可，那我們就可以把半数的軍队武裝起来，一劳永逸地扫清这个国家。生命太有劲了。只要活到那么一天，讓我們在所有的暴君的屁股底下放一把火，燒得他們在一百年內都休想安逸。”

“閉嘴，”費德尔向他嚷道。“我們先得研究作战計划呢。”

“我有意見，自然可以发表，”麦蒂亞斯替自己辯护說。

“当然，很对，”將軍說。“这里誰都有发言权。但是上校还是有先发言的理由。”他轉向魯西奧說：“你帶了这一伙血淋淋的人从哪一条路上回来的？我是說回到这里来？不会是直道儿吧？”

“你当我是这样蠢嗎？假如我洩露了我們軍队所在的地点，那才妙呢。那些王八蛋甚至不知道我們还有三十个人活着。他們自以为把我們都消灭了；剩下来的活人都成了俘虜，給轟到別庄院子里，讓那些穿制服的奴才乐一晚。”

“可怜的俘虜啊！”安得路深深地叹一口气說。

“是啊，那些可怜的俘虜現在情願缺胳膊断腿的死在战場上，”將軍說。“他們一定把俘虜們折磨得上天无門，入地无路。天哪，沒給俘擄的人眞应該謝謝他們的守护圣徒。而且我們現在爱莫能助。我們必須准备停当才能动手，只好讓那些猪玀暢所欲为了。尽管叫人难受，現在我們却不能去想。好吧，上校，你是怎么回来的？”

“我們中間幸而沒有給剁成肉醬的人并不是乱成一堆的。当然不是这样。早在我們出发到那里去的时候，我就吩咐大家說，假如我們受到攻击、非撤退不可的話，誰也不准采取直接的路綫回到大本营，以免暴露它的地位。事实上誰也沒有这样做。即

使在万分危急的当儿也沒有。赶上我們发覺我們已經打够了，再也无能为力了，那些卷入混战、沒法脫身的人便扑到地上，跟战死的人混在一起。他們身上本来已經血污模糊，比死人还难看十倍。其余的人朝西爬进濃密的灌木叢里，和这个营地的方向正好相反。那一帶草原的青草長得很高。到了跟搏斗場所有相当距离的地方，那些丘八就看不清我們躲在哪里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比最机灵的蛇还爬得低，爬得稳秘。并且，他們忙着用套索捕捉那些他們想活捉的人，也顧不得别的了。我們終于象蛆虫那样爬了出来。开头的时候，設法逃跑的人当然不止三十个。他們所能捉到的俘虜，只是那些还活着的、想爬开而不及我們敏捷的人。这当儿，天色黑了。感謝上帝，天色总算有黑的时候。到了夜晚，那些王八蛋兴高采烈、鬧鬧嚷嚷地帶着俘虜們走了。我們馬上兜了一个大圈子，两次渡过那面的河，再从北方繞过来——終于回到了这里。”

“是啊，終于回来了，”將軍說。“但是不能待在这里。立即进入灌木叢。”他馬上命令拔营后撤，一直深入灌木叢至少两公里的地方，掩护在小山后面，不至于給别庄那面的守望者发現。他派了一个通訊員到南路部队那里去，吩咐他們也退入灌木叢，但是要保持偏南的方向，以便控制南翼。

9

重新集合在别庄的打胜仗的人，滿以为把林莽里出来的起义軍全消灭了。他們彼此說，可能有十个、十五个人漏网，但是这些人不起什么作用，不消几天就会給巡邏队拿住枪斃掉。无論如何，至少在这个地主象古代帝王那样統治着的国家和地区里，革命已經給鎮压下去；并且从印第安叛徒遭到大屠杀这点看

来，革命毫无疑問是永远完蛋了。此后的几十年里，別的人，尤其是債务奴隶們，再也不会起罢工或造反的念头了。为了肯定情况确实如此，他們鴻运高照，居然活捉了好几个印第安臭猪玀，足以在召集攏来的債务奴隶們面前現身說法，讓他們看看造反的和胆敢冒犯主人的会落到什么下場。

独裁者和地主們，又安安稳稳地坐在他們的老位置上了。

"办事情要辣手，先生們，"統率正規軍的上校說。正規軍和騎警合在一起虽然只有一百二十个人，上面还是派了一个对鎮压暴动有經驗的上校来指揮。这个地区的別庄主和他們的总管以及別的仆从都归上校指揮，这位長官也沒有理由抱怨他所統率的兵力了。

"要辣手，先生們。对付暴动、罢工、反叛和类似的瘋狂行为，只有这个方法最有効，"上校繼續向別庄主发表他的意見。"我向你們保証，先生們，只要有我在这里，由我发号施令，这个国家就不会发生任何冒犯我們的独裁者的事情。假如共和国的西部北部和甘蔗种植地区有騷动的迹象，那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們把南部牢牢地抓在手里，遇有必要，我們就能从这里推进。我們不是外人，諸位先生，我不妨告訴你們，目前那些地区的情形并不太好。那只是我們之間談談的。虽然如此，我們要扭轉这种情况，把这些匪帮消灭掉；那时候，我們要給他們看看，誰是这个国家的眞正的主人。我們所維护的是优良古老的傳統、法律、秩序、治安和体統。請了，先生們，讓我們举杯敬祝我們亲爱的元首——独裁者，我們光荣共和国的无可替代的領袖和統治者吧！独裁者万岁！"

別庄主、正規軍和騎警的長官都圍着庄宅阳台上一張粗糙的長桌坐着。阳台有柱子頂着，跟房屋一般長，面临別庄的大院

子。其实这个阳台只好算是柱廊，跟美洲热帶所有的建筑一样，白天是当作起坐室的，吃飯、躺在吊床上消閑、女人們做針綫和其他家务，都在这里。

临时搭在这里的長木桌鋪上了鮮艳的廉价棉布。桌子上摆满了一盤盤紫黑色的豆子、烤火鶏、烤子鶏、新鮮的凉拌菜、一堆堆的玉葱、听装沙丁魚和阿拉斯加薩門魚、还有几大籃堆得高高的菠蘿蜜、香蕉、芒果、甜瓜、番荔枝和当地出产的各种热帶水果。在鋪成桌子的長木板上，孤單單地放着五瓶西班牙苦艾酒和葡萄酒。酒可不多。别庄主为了只有寥寥几瓶酒而表示歉意。誰也沒有見怪，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样偏远的地区要藏大量的酒是不容易的。当然啦，别庄主非常明白，好酒，尤其是大量的好酒，拿来招待这些不邀自来、而又非周旋不可的長官完全是浪費。他們根本不懂得怎么欣賞好酒。此外，别庄主也不是傻瓜，他把大部分的真正的好酒留下来自己享受，准备在招待他的地主朋友和他們家眷的时髦的盛宴上飲用。他們是識貨的。他們举行宴会时招待周到，他也不能怠慢人家呀。

話虽这么說，桌子的一端还是放了一只五公升的小型酒桶，里面盛的是陈年上好的考梅特柯酒，在座的人沒有一个不喜欢这种酒；因为圣达·塞西里亞主人的考梅特柯酒是名聞全国的。这种酒就在别庄里酿造，儲藏了五年之后才取出来喝。

騎警、正規軍的士兵和得胜的别庄主們的总管、管事在院子里和阳台底下大吃大喝。主人宰了两口猪和一头小牛来供应这些多得出乎意外的战士們。这批狠巴巴的老饕食量惊人；别庄主的太太，唐娜·吉勒瑪，想起来就发愁，要是軍队在这里待一个星期的話，她可怎么办呢？她担心的倒不是肉类和玉米不够，而是鹽、糖、咖啡儲藏不足，还有杯盤、餐巾、刀叉和匙子的失踪。

士兵和总管当然都用手进食的，不过他們总得用匙子呀。不光是院子里，就連軍官們的飯桌上，每吃一頓飯之后，各种用具（包括碟子和咖啡杯）总是越来越少。这些东西不仅仅是給偷掉。客人会把杯子朝他馬弁的头上扔去，叫他侍候得快些。有的人要赶跑那些鉆到脚底下来找骨头的狗，便朝它摔刀叉匙子。另一些人認为自己会耍把戏，非要在餐桌上一显身手不可，孜孜不倦地把杯盤碟子堆起来，直到整个宝塔垮下来，打得粉碎才肯罢休。还有一些人会用刀叉和匙子变戏法，变的时候非把那些东西弄弯或弄断，变戏法的人才可以把它藏在嘴里或耳朵后面。这些表演固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可是刀叉也就此报廢了。除此种种，有三分之一的用具是照平常的方式不見的。唐娜·吉勒瑪看見咖啡匙和刀子在人家的口袋里眨眼睛，而这些口袋多半在軍官的制服上。

騎警和正規軍——也就是說，他們的指揮官——通过軍需帳目，向政府領取駐扎在別庄期間的給养費用。政府当然照付。但是供养这些大兵的別庄主花了錢，却分文也拿不回来。当然拿不回来。因为他生活在独裁政权的庇护之下。他甚至不敢向官長們提起这个問題。首先，作为一个紳士，关心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未免有失身份；其次，指揮官一定会說："亲爱的，我的朋友，我們打垮了叛党，你应該感激不尽呢。假如我們沒有及时赶来，現在你的別庄的圍牆恐怕都沒有，并且你自己的命也未必保得住。"別庄主知道一定有这番話，他的自尊心也不允許他自討沒趣。

院子里挤滿了人。不單是蹲在地上狼吞虎咽的大兵；还有債务奴隶和他們的妻子儿女，有的在旁侍候，有的蕩来蕩去，瞧那些大兵开怀大嚼，尽管这里的一切都是債务奴隶生产出来的，

可是象这样的飯食，他們一輩子都休想吃到。

士兵、总管和管事也在喝他們的考梅特柯。别庄主給他們在院子里放了一只容量五十公升的大石缸。里面的酒当然不及桌子上小型酒桶里的好。那是最好的考梅特柯的酒脚，象水一样稀薄，年代不久，味道火辣。

由于美味的食物和大量的考梅特柯，不多时大家便鬧騰开了。債务奴隶的妻女和印第安女佣給抓住跳舞，不管她們願不願意。唐娜·吉勒瑪一叠声地叫女人們避开士兵，免得出毛病，可是沒有用。这里已經是大兵們的天下，他們毫不顧忌，粗魯地当面嗤笑别庄主的太太。

不到两小时，給院子里的大篝火燒得烟霧繚繞的空中，已經飞过五十来顆手枪子彈。几个債务奴隶給打伤了，赶忙爬回茅舍里去。两个士兵和一个总管成了第二天早晨葬礼的候补人員，五六个士兵和管事退到馬具室里，由好心的伙伴們包扎。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和平与亲善。

俘虏們給关在一个圍牛馬的栅欄里。誰也沒有費神去給他們松綁。他們还是給縛成一团，跟先前在胜利者的馬背后拖进来的时候一模一样。他們象包裹似的，躺在栅欄里滿是馬尿牛粪的爛泥地上。

四个士兵坐在圍欄的横木上，把步枪擱在膝头，看守着俘虜們。他們的伙伴在院子里取乐，他們却在这里看守，覚得好不煩惱。过了一会儿，換崗的人来了，讓他們也去吃喝。新的看守比上一班更不痛快，因为他們不得不离开酒席，到这里来看守这些骯髒的印第安猪玀。

别庄里的債务奴隶畏畏縮縮地跑来，給俘虜們一些水和几把煮熟的豆子。他們一直提心吊胆，唯恐看守的士兵因为他們

給俘虜們行个好，就把步枪掃进他們的肚子里。但是，士兵們正在鬧脾气，只要債务奴隶不去解开印第安人的綁索，他們也不理会。

一个正規軍的副官覺得內急，便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靠近栅欄的一个暗角落里。他走近栅欄，挑了有几个俘虜靠在栅欄上的地方。

“不許动，猪玀，”印第安人正想爬走，避开这股热尿时，副官喝道。印第安人不动了，待在原来的地方。

“骯髒的猪玀，一个正規軍的長官屈尊来看你們，你們应該覺得光荣才是。懂了嗎？回答！”

“好吧，長官，”印第安人无奈地說，一动也不动。

副官回到了酒席上。他看到別庄主的妻女暫时不在近旁，不至于听到的时候，便把剛才的惡作剧講了出来。

大家听了哄然大笑，軍官和別庄主为了找更好的消遣和更多的談話題材，都先后到圍欄那里，叫印第安人靠近栅欄。

在以后的几小时里，他們中間有誰要小便，就去“給猪玀澆水。”

士兵、总管和管事們，一有人发現了这个撒尿的好地方，就摹仿了他們長官的惡作剧，直到最后騎警的一个上尉下令禁止，倒不是对那些受辱的印第安人起了惻隐之心，而是覺得那些人不应該使用長官和紳士們选定的地方来解决小便問題，因为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不分等級的危險。

10

第二天早晨，長官和紳士們用手指蘸着水擦了眼睛，使女們替每人端来了一杯滚烫的、跟赤砂糖一起煮的黑咖啡之后，少校

便下令开始审判被俘的叛党。

軍事法庭是由少校一个人組成的。他一身兼为檢察官、法官和最高法院。其余的軍官和别庄主在周圍或坐或立，作为額外的法官。然而他們的活动只限于提供特别有効的懲罰方式，要留下一个在一百年之內都忘不了的印象。

造反只是軍官、别庄主、实业家們对独裁者不滿时的特权。老实說，全国每一个人，甚至小学生，都知道独裁者只有听从了这些人的話，才保得住元首的地位，因为他們操縱了經济大权，可以发号施令。

每一件案子都照軍事方式，办理得非常干脆。俘虜們走上前来，或者說得正确一些，是給拳打脚踢推出来的；每个人报了自己的姓名，便叉着手，站着不动。

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审判工作的少校訊問每一个俘虜，是不是在紅木树林当过采伐工人。大家都承認了。誰也沒有跪下来請求开恩或饒恕。即使面临着几小时之內便要加到他們身上的痛苦，他們仍旧表現得比他們的劊子手更偉大、更高尙；后来当独裁政权开始瓦解的时候，这些劊子手的表現和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下的狗腿子和馬屁鬼一般无二，那也是独裁政权崩潰时免不了的情况。

上校对于軍事裁判和俘虜們的处理一点不感兴趣。他踏踏实实地睡了一大覚，起身后为了好好地吃一頓，便單独进了早餐，果然沒有失望。接着，他在阳台最远角落的一張小桌子旁坐下，沉思地抽着一支烟味濃烈的雪茄，同时向書記口授战况汇报，准备寄給駐在霍維尔的作战局局長。

問了俘虜們的姓名之后（其实也沒有人費神把它記录下来），軍事裁判便算大功告成，少校当天最吃重的任务也就滿意

地結束了。

这会儿，少校、其他的軍官和別庄主們，由于参加这次审判，很是辛苦，都觉得飢火中燒。他們眉开眼笑地看到，印第安使女們已經把热气騰騰的乳猪和烤得黃澄澄的小牛肉和牛排堆在長桌上，觉得有必要赶快結束，以免辜負別庄主太太的美意，她为了好好款待他們，已經費了不少心思。这些可口的菜肴千万不能讓它凉下来，因此必須尽牙床所能咀嚼的速度，赶快把盤子里的东西解决掉。

“潘尼亞瓜上士！”少校嚷道。

“有，長官！”上士跳到阳台欄杆前面，立正回答，少校嘴上叼着一支香烟，正坐在欄杆上。

“把俘虜帶到別庄的圍牆外面，全数处决。你們可以先吃了早飯再去。”

“是，長官。”

少校滿以为已經对他的衣食父母——独裁者——尽了作为軍人和卫士的責任，便从欄杆上跨下来，走到洗臉架那儿洗了手，招呼了別的軍官，向餐桌走去。十来个別庄主已經就席了，只等这里地位最高的上校坐定，才能开始这頓推迟了的飯食。

“天哪，”少校跟着上校坐下后，一边用牙签剔指甲，一边說道，“我得承認这頓飯太好啦，眞叫一个老行伍欢心。好吧，动手吧，先生們，鼓起勇气，攻上去呀！”

11

紳士們在桌子上的战役剛进行了一半，潘尼亞瓜上士跑来向少校报告：“准备好了，長官。”

“好极啦！你知道該怎么对付俘虜，是嗎，上士？”

"是，長官。"

"好，去干吧。"

"等一会儿，少校！"圣达·塞西里亚的别庄主插嘴說，作为主人，他坐在上校和少校中間、桌子当中的座位上："我有个建議，少校，我們把我别庄上的債务奴隶都召集攏来，讓他們看看这些叛党受到什么处罰。債务奴隶看到之后，对我們别庄主都有好处。我們希望，这一来可以永远杜絕他們說什么暴虐和冤屈的閑言閑語了。"

"好，好极啦！"桌子上其余的别庄主齐声嚷道。"你的主意眞不坏，唐·台尔費諾。可惜来不及把我們的債务奴隶也叫到这里来观光。这种大好的教育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

院子里本来就有几个債务奴隶，有的是等着侍候，有的站着看热鬧。逢到别庄里大宴宾客的日子，要做的活儿很少，因为总管和管事們不願錯过酒席上的任何东西。只有一些最紧要的工作才非做不可。

别庄主还是派总管到債务奴隶的村落里去，把所有的男女老少都叫来，看叛党的处决。

12

中欧洲俯拾皆是的这种一錢不值、荒淫无恥、道德敗坏、穿着制服的軟骨动物，抓到了这許多襤褸腌臢、渾身虱子、吃惊受吓、完全沒有自卫能力的俘虜，可以肆无忌憚地自由处理，眞是說不出的高兴。只有給奴才們簇拥着的时候才覚得安全自在的独裁者們，以卑鄙小人的阿諛和支持为滿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跟有一絲一毫正义感的自由人在一起的話，他們在宝座上恐怕連一个星期也坐不稳。往昔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但

是在現代，拥戴来自最卑鄙、最可恥的侍从和警卫室的寄生虫，这些不成器的、乳臭未干的人渣，沒有个性，也沒有人格，只有在准許戴上軍帽的时候才覚得有一点生气。这些軍帽使廢物变成了半个活人，但是这半个活人的軍帽一去掉，便立刻显出原形：一个狂妄畸形的、别具心肝的廢物。

潘尼亞瓜上士奉少校之命去懲罰和处决叛党，他跟别的士官和警察一样，原沒有滿足淫虐狂的意图，不一定要整天整夜地拷打那些沒有自卫能力的俘虜，或者强迫他們相互毆打。这样做在他們都覚得太可笑、太无聊，連他們自己都要怀疑是不是合乎情理了。

平常抓住了叛党，就在附近的树上吊死了事。这样非常利落，十分鐘之內就可以吊死十个人。

潘尼亞瓜上士召集了一小队人，吩咐他們把俘虜帶到离别庄三百碼以外的地方，先割掉俘虜們的耳朵，然后依次吊死。

他們剛走到树木那里，一个还在吃飯的别庄主派他的总管跑来傳話，叫上士暫緩执行，因为别庄主都想到場。

上士派了一个班長去請示少校，是否可以暫緩。少校同意了，并且吩咐把絞刑推迟到紳士們吃完飯，赶到刑場以后再执行。

半小时之后，别庄主們、少校和几个悶得发慌的軍官，悠悠閑閑地来了。

“这样的盛会不是每天都能有的，”圣达·胡里亞别庄的主人，唐·克里索斯多莫說。

“一点不錯，”新葛蘭特别庄的主人，唐·阿本第奥点头同意。“但是問題沒有那么簡單。最主要的是，我們应該主持公道，一切依法行事。債务奴隶只不过是骯髒的猪羅，他还在乎給

絞死嗎？”

这句話引起了紳士們一陣开胃醒脾的大笑。

“奴隶們都到齐了嗎？”唐·台尔費諾問道。

“到齐了，主人，”他的总管回答說。

“我們为什么都站着呢？”青河別庄的主人，唐·浮士蒂諾說。他叫一个总管去备好馬，牽到这里来，讓大家騎着，不必用他們瘦削弯曲的腿站着。

“喂，少校！”天賜庄的唐·艾留特里奥走到少校前面說。“我想，誰来处理这些叛党，在你都是一样的吧。”

“当然，”少校回說。“对我沒有什么問題。我只消报告上去，被俘的叛党都处死了，枪斃、絞死都成。我才不管呢。我是軍人。我的部下也是軍人。既然是軍人，我們就羞于拷打或者折磨沒有自卫能力的俘虜。我們不用絞刑，便用枪决。至于警察怎么做，我們軍人是不能負責的。”

少校聳聳肩膀，轉过身去。

“听我說，少校，”荼花庄的唐·蒂尔索插嘴說。“明后天，你們就要开拔了。我們又給孤另另地留在这里，无援无助。我很清楚，我們的債务奴隶已經不象以前那样了。他們都蠢然欲动。他們一有机会就要我們的命。我們將会象綿羊那样地給杀戮。一夜之間把我們都杀光。如果我們現在不狠狠地給他們一个敎訓，讓他們看看我們是怎么对付叛党的，叫他們两三年內都忘不了，那我們就休想太平。”

“好极啦，紳士們！你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要安安靜靜地喝些酒，躺在吊床上，消磨一个愉快燦爛的下午。潘尼亞瓜上士！”

“是，長官！”

"你和你手下的人都回别庄去。把俘虜交給紳士們处理。"

"遵命，長官！"

警察队的指揮官向他的部下喝道："你們留在这里警戒。"他发了这个命令之后，便跟着少校和别的軍官們回别庄去了。

13

唐·台尔費諾召来了几个債务奴隶。"跑到庫房里去拿些鏟子和十字鍬来。"

鏟子拿来了，别庄主吩咐被俘的印第安人每人掘一个四呎半左右深的洞。

坑洞掘好之后，印第安人站在边沿上。

"讓你們受用吧！骯髒的王八蛋！"别庄主嚷道。"本来一枪就解决了。但是沒有那么便宜！現在跳到坑里去！每人跳到自己的坑里！"

印第安人跌跌撞撞地跳了下去。不出别庄主所料，坑洞的長度不够讓他們躺着。他們半站半躺，头伸在坑洞外面。

别庄主叫来了几个管事。"把那些猪玀的耳朵割掉。"

"喂，你呀，你的臭耳朵到哪里去啦？"别庄主走到一个印第安人的坑洞那里問道。

"庄主，早在紅木树林里就給割掉啦。"

"哦，我知道啦，因为想造反。"

"对不起，庄主，不是因为造反。我的小儿子在河里淹死了。我很伤心，便到河下流去。"

"那么是开小差的。反正一样。"他把头一摆，招呼旁边的一个管事。"这个狗东西沒有耳朵可割了。把他的鼻子削掉吧。喂，你别这样縮头縮腦；假如你的臉頰一起削掉，就更好了。那

你进了地獄，那里的魔鬼就会認出你是誰啦。"

在場观看的債务奴隶們一句話也不說。他們不动声色，一点也不暴露心里的想法。他們看上去跟往常一样低声下气，俯首貼耳。别庄主現在認为不必对他們有所顧慮了。

接着，債务奴隶們奉命把坑塡起来。

坑洞給塡好了，印第安人只有一顆鮮血淋漓的腦袋露在地面上，这时候，一个别庄主对这些头喊道："你們要土地与自由嗎？現在我們就給你們土地与自由。多得叫你們吃不消。骯髒的猪玀。"

他戳戳一个管事的肋骨，对他說："把土往他們嘴里塞，塞到从屁股里冒出来。"

他自己鏟了一鏟泥土，朝近旁一个头潑去，然后走上前，用靴子把泥土往嘴里踢。"这就是你的土地，你的自由。現在你滿足了嗎？呃？还有你，我們要把你也塞足土地与自由。弄些水来，何塞，"他招呼另一个管事。"替他們都弄些水来！灌到他們嘴里去，讓他們把泥土吞下去，吞炸为止。自由。你們終于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自由，外加地獄里的自由。"

他把总管和管事都找了来，吩咐他們照他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腦袋。

在别庄主們的督促之下，管事們把坑洞周圍的松土往这些个腦袋的嘴里踢，再用拳头塞，当印第安人的嘴巴、鼻子和流血的耳朵孔里塞足了泥土，再也加不进，甚至澆水也不能往七竅里多塞一点的时候，他們便用靴子踐踏露在地面上的头，把它們往松軟的泥地里越踩越深，最后这些血泥模糊的腦袋变得面目全非，成了由一蓬黑头发和髑髏組成的一团糟。

这样"分配"土地开头的时候，印第安人嘔吐、打噴嚏、咳嗽、

呻吟、气也透不过来。但是誰也沒有叫苦。誰也沒有說出一句可以給当作求饒乞怜的話。他們眼睛还能看的时候，絲毫沒有畏惧或者責备的神情。只有憎恨、純粹的憎恨，在他們黑色或深褐色的眼睛的最后一瞥里睒睒有光。正是这种无比的憎恨，使他們忘却了一切痛苦，使他們麻木，仿佛他們的头顱是石头做的。那是被压迫者的不可磨灭的憎恨，尽管受踐踏、受折磨，他只有一种感情——对压迫者的憎恨。那是无产阶級的憎恨，他們从来沒有得到过公道，只得到吆喝和咒駡。他們的憎恨比撒旦对上帝的憎恨更厉害、更无情，这种憎恨使他們勇往直前，决不动摇，甚至不屑央求人家最后发个善心，飞起一脚，送了他們的命，那准会使暴君們得意忘形，以为已經使叛党屈服了。

有四个印第安人觉得如果臉上再挨一脚的話，他們將永远沒有机会說話了，于是他們尽了塞滿泥土的喉嚨的力量，高声喊道："土地与自由！奴隶革命万岁！"他們的声音絕对算不上清晰雄壯。但是所有的奄奄一息的印第安俘虏都听到了这些喑啞哽塞的声音，虽然辨不清个别的字眼，可是都本能地了解到它們确切的意义；对他們来說，这些含糊的、窒息的声息就等于是一闋頌歌，即使在他們的救主降临的时候，天使們为他們唱的頌歌也不能与之相比。那并不是預告救主降临的頌歌。那是宣布新的人类到来的頌歌，是贊揚英雄的頌歌，那些英雄在独裁和專制政权下蓬勃兴起，不是来支持專制政权，而是来宣告它的崩潰。

14

別庄主們不但听到了垂死的印第安人最后的、也是仅有的呼喊，他們还听懂了这些話的意思。

他們頓时怒不可遏，方寸大乱。現在他們不再讓管事来結

果这些叛党了；听了这些呼喊，他們象发瘋似的跳到俘虜們的头上，乱踩乱踏。

“馬在哪里，你們这些邋遢的懶鬼？”有几个别庄主嚷道，掄起拳头打他們的管事。馬匹还沒有圈攏来；它們在草地上吃草，先得去找，再牽来。

“馬！把馬牽来！我們要用馬蹄把这些猪玀的該死的腦壳踢到地獄里去！”

听到那四五个俘虜呼喊的人不仅是别庄主，还有在場的債务奴隶。奴隶們虽然說印第安話比西班牙話容易，他們还是馬上听懂了这些叛党喊了些什么。他們有生以来第一次正确地理解了这些革命口号的眞实意义。

别庄主們为了要威吓債务奴隶，把他們叫来旁观，却犯了他們所能犯的最大錯誤。債务奴隶們第一次激动地体会到，他們也是人类的一分子，彼此血肉相連，休戚与共，不單因为他們是債务奴隶，还因为他們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因为他們的敌人就是一貫以慈母严父的面貌出現的主人。他們有生以来第一次領悟到，这些自命为父母的人，一碰到他們的权势和与之俱来的威力有了动搖，就突然拉下面孔，成了獰猙的晚父。

这会儿，給叫来旁观的債务奴隶們，体会到在他們那个被压迫、被虐待的阶級里也能出現英雄好汉；而他們的英雄好汉无論在勇气、正直、性格、憎恨和自豪各方面来說，都絲毫不遜于那些一向把这种品質当作自己統治阶級專利遺产的家伙，他們一有机会就大吹大擂，說是債务奴隶和无产阶級之所以成为債务奴隶和无产阶級，就因为他們沒有自豪感，沒有勇气。

現在，債务奴隶們听到了俘虜的哽在喉头的胜利的呼喊，便覺得心头涌起了自豪之感。他們看到，这些叛党即使受到了慘

絕人寰的痛苦，还能当着独裁者的奴才們的面表示他們的憎恨，而这些叛党又和他們同种族，同阶級，不属于他們主人的阶級；这时候，他們迄今渾渾噩噩的个性突然升华，領悟到他們自己也有人类的前途。他們从沒見过哪一个别庄主能象这些叛党一样，死得这样偉大，这样光荣。

别庄主吩咐債务奴隶們来看行刑的时候，原希望好好地吓唬他們一下。然而别庄主做梦也沒想到，他們的計划出了毛病，得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債务奴隶們心里充滿着对叛党的深切的崇敬，回到了他們的茅舍里，把他們看到的、体会到的告訴妻子儿女。他們叙說时帶着肃然起敬的心情，仿佛剛才在灌木叢里看到了上帝本人叮嘱他們修盖一座教堂似的。

男男女女跪在权充祭台的小柜子上那張烟熏油污的小圣母象前，虔誠地替死去的叛党祈禱，仿佛把他們当作自己的父亲一般。禱告完毕，男人們又离开了他們可怜的茅舍，跟总管到干活的地方去，然而他們已經不是昨天那样的債务奴隶了。

第六章

1

將軍把主力和西路部队撤进灌木叢有五公里光景之后，便着手組織一次有决定性的反攻。灌木叢不仅掩蔽了他的两路人馬，还掩蔽了他的部署。現在他控制了寬闊的工事，不論从哪一翼都有足够的空間来攻击敌方，只要对他合适。为了尽可能避免遭受襲击，他照着印第安人健全的本能，巧妙地布置了前哨和

先头巡邏队，一碰上債务奴隶、灌木叢里的工人、或者出来打獵的别庄主，就能立刻把他們捉住，不讓圣达·塞西里亞得到消息而打乱他的計划。他的計划的重点就是要使对方相信，在他送給敌人的那場血战中，紅木树林来的起义軍全給消灭了，只剩下十来个負伤逃命的弟兄，心惊胆寒、沒巴沒望地在灌木叢和草原里流浪。他担心的只是正規軍、騎警、别庄主和他們的总管、管事可能在战斗后的第二天离开圣达·塞西里亞。

按照独裁政权下平时处罰反叛的印第安农民的办法，把俘虜們在圣达·塞西里亞活埋的那天清晨，將軍找了两个熟悉附近一帶的弟兄来，他們是在那区域的一个别庄里生長的，后来才給他們的主人卖到了紅木树林。

“巴勃洛和馬里奥，你們两个懂不懂这一帶的債务奴隶的方言？”

“懂的，將軍。这里說的是采尔达尔話。”

“好。你們帶着大网袋，在那边草地上去割一大堆青草。越多越好。然后把草塞进网袋里，結結实实的塞成大球的样子。你們两个直接到圣达·塞西里亞。找債务奴隶住的村子。尽量裝做呆笨的模样，对債务奴隶們說，你們想到巴侖·加南，再从那里到咖啡种植場去做契約工人，你們想在巴侖·加南把青草卖个好价錢，换些烟草在路上抽。”

“那太簡單了，我們准能办到。我曾經在圣·希罗尼莫的咖啡場里干过活，”巴勃洛回答說。

“在那里待个半天，裝做要歇歇脚的样子。現在給你們每人三十个生太伏，可以从債务奴隶那里买些东西——路上充飢的薄餅、豆子、紅椒和一些烟叶。然后在房屋附近逛逛，注意你們所能看到的一切。你們懂的西班牙話，足够讓你們知道他們談

的嘆的是什么。可能的話，計算一下那边有多少人，打听打听他們准备待一两天呢，或是立即又要走的。留心門在哪里，晚上是不是下門，还是虚掩着的；步枪和机关枪藏在哪里；軍官們睡哪一間屋子，是不是酒喝得很多。这一切你們都办得到嗎？”

“沒問題，將軍。我們会吃飯当然也有头腦。”

“你們离开村子的时候，可以裝着无心地說，你們在到那里去的路上，碰到几个疲乏不堪、邋里邋遢的印第安人，帶着步枪、头上身上都受了伤，非常惊惶地躲到灌木叢里去了。你們要把这当作无关紧要的事，說完之后就向巴侖·加南出发。当然，你們到別庄的时候，不能讓人怀疑你們是从这里去的；走的时候，先朝巴侖·加南的方向走上两三哩，然后掉头回来。重要的是：不能讓別庄里的人，甚至那里的債务奴隶，怀疑你們是从这里去，而且要回到这里来。好吧——都明白了嗎？”

“都明白了，將軍。別替我們担心。你想知道的事情我們准能打听出来，將軍。”

“那么去吧。如果有士兵或者別庄主問你們，就說你們看到两个帶步枪的人跑到了灌木叢里，他們吓得魂不附身，連一句話也沒有对你們說。最好要避免同騎警他們談話。只要留心观察，跟債务奴隶們談話。”

2

这两个偵察員回来了，向將軍作了报告。弟兄們从他們嘴里知道了被俘的伙伴的遭遇。这个消息非但沒有使他們想到他們可能遭到同样的、甚至更坏的事情，从而惊惶失措、士气低落，反而引起他們无比的憤怒和憎恨；假如將軍、上校、教授、安得路、塞尔校和另外几个比較冷靜懂事的弟兄不說服那些暴跳如

雷的弟兄，劝他們照那个細心准备的計划行事，他們很可能不考虑一切后果，立即开拔，在大白天就去攻打圣达·塞西里亞。

慕德斯达正蹲在塞尔梭身边，替她的小侄子彼得罗梳头，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小彼得罗的两只耳朵都給割掉了，象他的爸爸一样。他爸爸想逃跑，可是沒有成功，便受到了这个駭人的懲罰，为了加重爸爸的懲罰，一輩子讓人家知道他是逃奴的儿子，便当着他爸爸的面，同样地殘害了这个小孩。假如因为企图逃跑，把他打得半死的話（逃跑的人也有挨鞭笞的），他也許几天不能干活，宝貴的劳动力受到損失，会使紅木树林的主人不高兴。割耳朵并不妨碍他立即恢复工作，生产量也不至于由于責罰而下降。

慕德斯达原先以为她的哥哥是在北路部队遭到襲击时陣亡的，因之死得很爽快，現在听到凌迟处死的俘虜中有一个沒有耳朵的就是她的亲哥哥，她立刻变了面色，火辣辣的泪水涌到了眼睛里。她并沒有抑止这些眼泪。她只是抿紧嘴唇，然后又飞快地、仿佛不由自主地張开来，使勁地叹了一口气。她摟紧小彼得罗，吻吻他。“你的爸爸是爭取土地与自由的英雄之一，”她說着又吻了彼得罗。

“我的爸爸还回来嗎，姑姑？”

“不，小乖乖，今后他跟所有的印第安英雄一起，住在星星上了，那上面都是偉大的人，人們再也忘不了他們的功劳。”

“那我就可以用我的望远鏡看他了，是嗎？”

“是的。我想你准能看到的，”她伤心地笑笑說。

这时候，两个偵察已經报告完毕。她不再去理会了。

她周圍的人听到这消息，心情都很沉重，靜悄悄的一言不发，她向低着头、瞅着地上的塞尔梭看了很久。

她輕輕地碰碰塞尔梭，悄声說："你掌管第二挺机关枪，是不是，塞尔梭？"

"你明知道是的，慕德斯达。上校这次运气不好，把他的机枪弄丢了，現在我成了全軍唯一的机枪手。我不用告訴你，我掌管这么一挺漂亮威风的机枪，覚得多么光荣。"

"当然用不着，塞尔梭。你有理由覚得光荣。"

她静默了一会儿，用大脚趾在地上划花样。

突然間，她开口說話了："你喜欢我，是嗎，塞尔梭？"

"什——么？"他吃惊地、拖長了声音回答說。"我当然是喜欢你的。为什么不呢？你長得很美，还会煮飯。老实說，我非常喜欢你，的确非常喜欢你。我想不用告訴你了吧。随便哪一个懂事的年青姑娘自己都該明白。"

"你假如要我也喜欢你，非常非常喜欢你，那你应該为我做些事，塞尔梭。"

"随便什么事，慕德斯达，随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你只消动动嘴，我就替你去做。不过有一个例外。我得預先声明。假如你想要我的机关枪，我却不能給你。至少在我們革命胜利之前，不能給你。胜利之后，我可以替你把机关枪改成一架縫級机。"

"不是的，塞尔梭，我不是要你的机关枪。我要你替我做的事，只是教我怎么打机枪，可以在两百步以外把一只芒果从枝上打下来。"

"为什么要打芒果呢，姑娘？"

"那么我就可以把所有反对我們的人，不跟我們一起喊土地与自由的人，在我們弟兄，包括我哥哥的头上踩踏的人的狠心狗肺打得粉碎。小彼得罗的耳朵要取得賠偿。高价賠偿。他爸爸

的遭馬蹄踩踏的头也要取得賠償。要很高很高的代价，塞尔稜。”

“說得对，慕德斯达。我願意教你打机枪，甚至比上校教我的还好。其实上校懂得什么机关枪？他只是乱打一通，不管打不打中目标，因为他喜欢噠噠噠的声音。我不喜欢劈劈拍拍的声音，只喜欢打中目标，假如我能不发出劈劈拍拍的声音而打中目标，我就高兴百倍了。”

“你什么时候教我打机枪呢，塞尔稜？”慕德斯达迫不及待地問道。

“不必等到明天，慕德斯达，現在馬上就教。”

“当然沒有声音，不是实彈发射，”一个声音插了进来。原来是將軍，他听到了最后的几句話。

塞尔稜响亮地笑了。“实彈放射要最后才学。装配、塡子彈、瞄准，这才是难学的东西，机枪突然卡住时，怎么找故障，怎么消除故障，那就更难了。慕德斯达，你在放一枪之前，要学的东西着实多呢。那不是一天、两天、甚至十天里面就能学会的。將軍，你用不着担心我們会实彈放射，暴露我們的地位。”

將軍蹲下来，在篝火里点着一支卷得歪歪扭扭的紙烟，对慕德斯达說：“你想做一个机枪手嗎，姑娘？”

“是的，將軍，我想做，并且一定要做到。”

“好，”將軍回說。“我喜欢象你这样的姑娘。可惜你已經选上一个丈夫了。”他瞟了塞尔稜一眼，塞尔稜臉漲得通紅，深深地低着头，只露出一堆乱蓬蓬的又粗又黑的头发。

“有你这样的一个妻子我就很滿意了，姑娘。不过我已經有了一个活潑可爱、年青結实的寡妇，她需要我的爱怜。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妻子的。当然啦，她不象你这样迷恋机关枪，姑娘。

她宁願替我燒些好吃的东西，替我捉头发里的虱子。有时候，对軍人說来，这样的一个妻子比也想打仗的妻子好一些。你以为这么样，塞尔梭？”

“我不是將軍，所以担心的事情比你少，”塞尔梭回答說，这时他抬起头来，朝將軍一笑。“我只需要看管我的机关枪和帮我管机枪的弟兄們，能有一个看管机枪的妻子也不坏呀。”

“嗯，那件事你們自己尽可以决定，只要你們能得到幸福，同时又能更狠狠地打击那些穿制服的奴才，怎么好就怎么办，”將軍說道，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剛点燃的紙烟，站了起来。

慕德斯达也站起来，將軍走到她身边，拍拍她的肩膀，捏住她的下巴，抬高一点說：“听着，姑娘！等到你能打中一百步以外的芒果，我就委任你当整个革命軍里的第一个女中尉。从現在起，你已經是个女兵了。土地与自由！”

慕德斯达仰起头，照將軍的样子敬了礼，回道：“听你吩咐，將軍。土地与自由！”

3

“你們的网袋里裝的是什么？”將軍指着两个回来的偵察員的网袋問道。

网袋还是鼓鼓的塞着草原上的草。

“天哪，里面乱动乱挤的究竟是什么呀？你們裝着猪、小牛、山羊呢，还是什么？”

“战利品，將軍，”巴勃洛回答說。

巴勃洛和馬里奧解开网袋，把上面和旁边的青草拉出来，每一个袋子里露出了一个腦袋。

“我在路上抓到了一个龍髒的管事，就把他帶来了，”巴勃洛

一面把他的俘虏拖出来，一面説道，那个俘虏給繩子捆得紧紧的，嘴里塞滿了青草，一点声音也发不出。

“我找到了一个总管。”馬里奥戳戳他的俘虏的肋骨，叫他从网袋里滚出来。

“他們两个都有一把閃亮的、可爱的手枪，”巴勃洛解釋說，“假如我們不把那些漂亮的东西弄来，我們死也不甘心的。反正一不做，二不休，我們認为不妨把这两个家伙帶来，讓你亲自訊問，將軍。他們知道的事比可怜的債务奴隶們多，奴隶們不敢开口，唯恐別庄主們把他們齐腰埋在地里，在他們身上跑馬。他們連薄餅也不肯卖給我們，怕給別庄主看到，責备他們跟不相識的、可能跟叛党有关系的乡下人打交道。”

4

这时候，两个偵察員提到的債务奴隶們的确陷入了无可形容的恐惧。至于他們的恐惧是不是超过那两个抖抖縮縮地站在將軍面前的奴才，那就不得而知了。

結結实实的給捆成一团、四面塞滿了草、嘴里也塞滿了草，給印第安人抗在背上，在正午毒辣的太阳底下运来，即使出于友好的态度，这种滋味也不是好受的。他們給印第安叛党捆得不能动彈，抬到了这里，而这些叛党的伙伴們在几小时以前剛給殘酷地处死，一想到这一点，即使最勇敢的軍人也要胆战心惊，魂飞魄散。

如今站在將軍面前的两个家伙，比任何言語都更清楚地說明了，独裁政权把人类的个性戕賊到如何难以想象的程度。就在今天早晨，他們还覺得有恃无恐，不甘人后地凌虐那些沒有自卫能力的俘虏，眼前却显得可怜巴巴的样子，叫任一个有头腦的

人看了都会覺得，独裁政权已經到了穷途末路，用一块湿布就能扑灭它。

两个俘虜跪下来求饒，沒等人問，就把他們所知道的有关軍官和别庄主的計划意图都講了出来。

“今天早晨你們帮着活埋我們的同志，毒打他們，侮辱他們，”將軍說。

“圣母在上，長官，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我們碰都沒有碰。”

將軍叫了上校和另外几个弟兄过来。他們把两个俘虜帶走了。半个鐘点之后，他們又回来。

“他們知道的就是那些嗎？”將軍問道。“唔，那也够了。现在我們可以准备开发了。”

上校問道：“我們把那两个人怎么办？枪斃嗎？”

“何必糟蹋我們的彈药！”將軍說。“老弟，你应該学学怎么节約。你的机枪在哪里？”

“你早知道啦，將軍。”

“你是一个上校，又是指揮員，你却把你的机枪弄丢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老哥？不錯，我是把机枪弄丢了。可是今天我要把它搞回来。明天还要另外搞一挺。除了我們的那一挺之外，在圣达·塞西里亞那里还有两挺嶄新的呢。”

“讓别人也做些事吧。你别把所有的事都包下来。叫几个弟兄把这两个猪玀用石头砸死。何必在他們身上糟蹋子彈？或者用他們的臭血沾污一把好好的弯刀？卽使石头也太講究啦。”

一个弟兄跑来了。“他們来啦！他們来啦！”他还隔一段距离的时候便嚷道。

“誰来啦，你这个蠢驢？”將軍問道。

“正規軍！”

“我才不信，”將軍說着便跳到一棵树那儿，爬了上去。

“五个人，”他过了一会儿之后在树上往下叫道。“是别庄主，出来抓我們所說的那些吓得躲到灌木叢里的弟兄。上校，帶十二个人去，把那些婊子养的抓来。他們已經进入灌木叢了。别开枪，用套索套。我要抓活口。如果他們朝这个方向来才能开枪。不过你不开枪也抓得到他們。假如他們竟然发現了我們这里的部队，又退回别庄的話，那我对你說，上校，我們虽然是好朋友，我还是要砍你的头——說得清楚些，我亲自砍你的头。不开玩笑。”

“我用两个指头就能抓住他們，其中一个指头还是扭伤了的。”

“上校，抓不到那些猪玀，我就要你的腦袋。現在你听清楚了。”將軍笑了。“我虽然在笑，可是不在开玩笑。我派你当上校，自有我的理由。正因为我派你当了上校，我对你的要求，比对普通弟兄的要求高二十倍。”

“哎，你不必后悔，將軍。今晚我就能把机枪搞回来。我自个儿去。只消帶一把弯刀和一个帮我抗机枪的弟兄。我甚至連手枪都不帶去。”

“你今晚要按照我的命令去做，不是你的命令。这里我是將軍，你得服从將軍的命令。”

上校走开，去挑选帶去的人。

“你去嗎？”他問塞尔梭，这时塞尔梭正好走过来。

“你問这話簡直是侮辱我。我当然要去。我能套牛、套半馴的馬，当然也能兜捕区区五六个狗入的混蛋。”

两小时之后，五个别庄主都給捆住手脚躺在宿营地上。跟他們一起給俘获的还有三个总管。前哨剛才沒有发現这三个

人，因为他們和别庄主分了路，先到灌木叢里去搜捕那些据說是逃到那里的弟兄們了。

5

审訊的时候，周圍簇拥着几十个印第安人。每逢哪一个别庄主想撒謊，而旁边的熟悉当地情况的弟兄听到了这种謊話，他馬上就会嚷道："胡說八道！撒謊鬼！"

于是，站在最近的弟兄便給那个别庄主一記耳光。别庄主挨了腌臜的印第安人的耳光，覺得顏面扫地，尽管人家用弯刀和拳头来鼓励他，他也还拒絕說話，再不然就說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总管們却心甘情願得多，他們把知道的一切都和盤托出。别庄主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內，終于看到那些承他們看得起、加以信任的是何等样人。不用問話，总管們就供出了主人把錢財珍宝埋在什么地方，或者藏在屋子里的哪一个角落。

最后，將軍給訊問和謊話搞得不耐煩了。他叫来了五六个弟兄，对他們說："今天早晨，这些紳士和他們的帮凶把我們的伙伴折磨死了。我們怎么处理他們呢？你們决定吧。"

"照样办。"大家异口同声地嚷道。

"不。不能照样办，"將軍反对說。"把他們吊在那面的树上。統統吊在一株树上。讓他們爛掉，或者給兀鷹啄光。我說吊死，并不是指人家在紅木树林里吊我們的办法。我們要吊得利落，就用搭在馬鞍上的他們自己的套索。"

有一个弟兄喊道："誰得他們的手枪和步枪？"

"俘获他們的弟兄。"

"如果他們有自动手枪和馬枪呢？"

"归給把那些猪玀吊得最快的人。"

别庄主一言不发。他們在胸前划了十字，喃喃地念着福哉瑪利亞。

三个管事却不在那种事情上浪費时間。他們跪了下来，抱住將軍脚上的从騎警那里繳获的皮綁腿，哭叫着說："开恩吧，饒饒我們，我的將軍，我的長官。可怜可怜我們，可怜我們的妻子儿女。不可怜我們，至少可怜我們的儿女吧。"

將軍把脚从他們的怀抱中抽出来，兜臉踢着这些苦苦哀求的卑鄙东西，踢得他們滚作一团。"你們这些狗入的混蛋中間，有誰可怜过我們的弟兄？說說看，有誰？說呀，說呀。有誰？誰发过慈悲心的就不吊死——枪斃算了。今儿早晨，你們神气活現，仗着那些該死的劊子手和执刑者的勢力，就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現在你們却在这里搖尾乞怜。"

"我們一向听从主人的吩咐做事，"其中一个在地上支起身体，哭哭啼啼的說。

"对呀。就为了这个道理，你們三个人不光是吊死，而是先剝了皮才吊死。"

他向别庄主那面走了几步，他們直僵僵的站着，看將軍走近，又在自己的胸前划十字。"你們这些紳士，我本来也应該先剝了你們的皮，再把你們吊死。流氓，心地齷齪、魂灵卑鄙的流氓，尽管你們因为不得不在甲牟拉和巴甲洪人前面丟臉，裝出神气活現的样子，你們还是流氓。我替你們想出了更好的办法，讓你們到地獄去的路上受用。那比剝三层皮还更难受。你們那些骯髒的狗腿子倒不在乎。他們害怕的只是剝皮。等我告訴你們，今天、明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我們要怎么对付你們的妻女、侄女、孙女和母亲，你們就会担心了。我們这些骯髒邋遢、給人踩在脚下

的甲牟拉人——不錯，我們这些臭猪癩狗——我們要玩玩你們的女眷。倒不是取乐，而是为了公道。为了公道能在这国家里抬头，那就是为什么我当了將軍，这个人当了上校，那个人当了少校，尽管他不識字，也不会写。可是有一件事我們都能做。把你們这批人統統消灭，把国宫里的独裁者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終于讓我們也可以开口，想說什么便說什么，不是学八哥的样，把人家每天喋喋不休地对我們說的話背出来。好吧，紳士們，再見吧，祝你們到地獄去的路上平安。来，弟兄們。把他們帶走，”他朝那些指定执行送終仪式的人喊道。

“將軍万岁！土地与自由！”一百多个弟兄嚷道，將軍說話的时候，他們漸漸聚集攏来，听他說些什么。“土地与自由！推翻独裁統治！打倒元首！打倒地主管事！革命万岁！印第安人自由万岁！”

6

当天下午，又有四个別庄主給前哨帶到了宿营地。这些地主在圣达·塞西里亞庆祝了鎮压叛党的胜利，从軍官那里得到了保証，說是当地已經肃清了殘余的叛党，他們便帶着总管管事，騎馬回到自己的別庄去。

別庄主来到营地，发現叛党有这样强大的一支部队，他們大吃一惊，張惶失措，足足有一刻鐘工夫，連自己的处境都忘了。他們理会到圣达·塞西里亞駐軍將遭到什么命运，他們情願在地獄里多沉淪十年，換取一个警告圣达·塞西里亞这支軍队已經来近的机会。

其中两个紳士，唐·費南多和唐·安賽尔莫，居然还有諷刺取笑的心情和友爱，在[illegible]

說："沒有牧师的祝福，就这样丢臉地吊在树枝上，旣不痛快，又不合基督教的規矩，但是我們的好邻居目前在圣达·塞西里亞兴高彩烈、大吃大喝，他們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呃，唐·安賽尔莫？"

唐·安賽尔莫在絞索圈里扭了一下脖子，回道："跟平常一样，唐·費南多，这次又給你一語道破了。我也宁願这样安安靜靜、毫不鋪張地离开这个想起来就伤心的世界，不願牽涉在圣达·塞西里亞將要遇到的混乱和苦难里面，那边的人先要經历一番混乱和苦难，才能象我們这样安安靜靜地——"

可是唐·安賽尔莫沒能結束他的哲学議論。世界上永远不会知道他临終前要发表的妙論是什么。"安安靜靜"这几个字变成了窒息的咯咯声，因为这时候两个印第安人正好把他吊到了空中。在这种断然不能通融的举动之前，人类的全部妙論都无法施展。甚至包括最偉大的哲学家在內。

第 七 章

1

离太阳下山还有三个鐘头。

將軍吩咐大家准备停当，命令一下来，二十分鐘之內就要出发。

参謀人員蹲在一起，但是誰也不談进攻的計划。弟兄們随便聊着日常瑣事。將軍也蹲在地上，用一根小树枝把草根从地里挖出来。他挖出了两三株之后，馬上在离原先不远的地方掘一个洞，把那些小草栽进去。一望而知，他这种举动是沉思的表

現。

突然間，他忙了起来，他匆匆忙忙地把泥土耙在最后一株草根上，一跃而起，几乎是跑步似的在蹲着的参謀人員周圍繞了一圈，接二連三地嚷道："我情願丢掉半条左臂，只要讓我知道是晚上呢，还是黎明。我情願丢掉半条左臂……"

"怎么搞的，將軍！"麦蒂亞斯喊道。"你的左臂还是好好的，应当高高兴兴，别怨天怨地啦。你这样沒完沒結的为你的左臂呻吟，連老太婆都听不下去了。好吧，你覺得它碍事的話，到这里来，我一刀就可以砍断，就象我們砍掉那个給响尾蛇咬了的弟兄的大腿一样。"

"喂，將軍。現在又出了什么岔子？說吧。左臂是宝貴的。麦蒂亞斯說得对，我們的胳臂都有用处，你的胳臂不見得比不上我們的。"塞尔梭用平靜安慰的口气說。

"好吧，我已經考虑好两个計划，假如不給左臂，那我願意付出我左脚的小脚趾，来知道我应該采取哪一个。"他站着，搔搔濃密的头发。

"倘使两个計划都好，你采取哪一个都沒有关系，"安得路說。

"問題幷不是那么簡單。两个計划各有好处，也各有缺点。"

"那就采取缺点最少的一个，"安得路建議說。

"困难就在于怎么知道，或者不如說猜测，哪一个缺点比較少。"

將軍在上校身旁站了一会儿，上校拉拉他的破爛的襯衫。"換換花样，安安靜靜地在这里坐一会儿吧，别象春天的小鸡似的乱蹦乱跳。你那样跳跳蹦蹦也动不出腦筋呀。"

"我也坐着試过，但是同样困难。"他虽然这么說，还是蹲了

下去，从襯衫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今早晨，当我爬在树上，看别庄主們搜索負伤在逃的弟兄們时，就想到了这个計划，我覚得在树上坐一会儿，居高临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来看这个世界，有时候倒能想出很好的主意。在蝎蟻看来，我們是什么呢？我們只是云层或者活动的山岭。一个計划是今晚攻打圣达·塞西里亞；另一个計划是拂曉之前攻打。我們非打下这个别庄不可。但是，如果我們就这样开过去，我們会象青草似的給他們的机关枪扫倒。我們必須給他們一个措手不及，不讓他們有时間架好枪，甚至不讓他們拿起步枪。"

"不錯。为什么不在拂曉之前攻击呢？"塞尔梭問道。

"那边起早的人很多。别庄主們騎馬回家，赶長路，要利用早晨凉爽的时間。他們可能醒着，我們还沒有走近就給他們发覚了。正規軍和騎警也可能在早晨两点鐘开拔。我从我們俘虏的飯桶嘴里問不出这些話。媽的，我們沒弄到这些部队的步枪之前，怎么也不能放他們逃走。我們需要那些瘟猪的枪枝和所有的子彈。上校还要收复他的机关枪——他称之为爱瑪的那挺机关枪——否則他一輩子都不开心。假如我們能在这里圣达·塞西里亞抓到这些猪玀，就不必跑破脚底去追他們了。"

"那么大家就去干呀！"塞尔梭建議道。

"干？你說說固然容易，但是牺牲的人太多，我却要負責。現在你們大家都仔細听着。假如我們早晨两三点鐘发动攻势，他們可能都起身了，别庄主騎馬回家，部队开回烏谷津或者巴侖·加南的駐地。我們还沒有翻过圍牆，他們已經在院子里准备周全，打算热烈地欢迎我們了。但是好处在于我們攻击时，天色快亮，有足够的光綫讓我們看清所杀的是誰。在另一方面說来，半夜里进攻要好多了。那时候，他們都喝得醉醺醺的，剛躺

下去呼嚕呼嚕睡得正香。然而天色太黑，他們中間可能有半数逃脫，再从外面来攻打我們。”

“哎，你这个傻瓜將軍。我們干什么不帶了灯籠去，正象沒有月亮的夜晚，我們挂在大車上的那种灯籠？”麦蒂亞斯笑着說。

“麦蒂亞斯說得对，”安得路发表意見說。“我們干什么不用灯籠？当然不用大車上的灯籠。我們可以用我們自己的那种灯籠，还省石蜡油呢。”

“我虽然身为將軍，实在还不明白你的意思，怎么个講法，”將軍詢問似地瞅着安得路。

“那也不完全是我的主意；我們一路行軍，經过不少別庄，不管債务奴隶們要不要，我們把整个别庄給了他們，我这个办法就是从他們那里学来的。我想的办法非常簡單。我們包圍了別庄之后，我們的人有的爬上牆头，有的已經翻过去了，我們馬上就把石蜡油給圣达·塞西里亞的別庄主送去。你还不明白的話，我不妨再說得清楚些，我的意思是，把所有的棕櫚屋頂和木头搭的外屋点起火来，两分鐘之內，整个地方就会在晚风中熊熊燃燒。那我們就有足够的亮光了。当然，我們必須迅雷不及掩耳地冲进別庄，弟兄們必須同时把住所有的門口，一个也不給逃脫。”

“我当了元帅的話，总有一天要提拔你当少將，安得路。你虽然从来沒有当过軍人，头腦倒怪聪明的。現在問題在于沒有那些可恶的狗就好了，我們一走近，开始爬牆的时候，它們就会乱叫起来。”

“狗的事情交給我去办，將軍，”蹲在附近的艾密里奥說。“我有好办法，輕而易举就能把狗引到离別庄和村落一两哩路以外的地方去。別庄里的人如果听到狗在叫，并且朝灌木叢的方面跑去，誰也不会起疑，因为他們准以为有野猪或者老虎溜进了畜

欄，不过我得馬上动手去打獵了。我可以負責叫狗安静下来，將軍。我需要帶三个弟兄一起去。”

“好，”將軍同意說。“假如狗把我的計划搞糟了，你还活着，我也活着的話，我就找你講話。”

“如果我不能把狗引走，將軍，你可以枪斃我。当然啦，总有几条太懶太老的狗，晚上不敢出去。这几条可以讓它們叫个暢。反而比一条不叫更好，这样可以給里面的猪玀更大的安全感，因为一整夜之間，总有可以引它們叫的东西，即使它們只看到一只跑过的耗子或者一只叫春的猫。”

2

圣达·塞西里亞駐軍的指揮官已經发下命令，定于第二天早晨八点鐘开拔。别庄主确定了第二天就可以摆脱这些豪客，准备举行送行筵席，反正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因此，筵席上的乳猪、火鷄、小牛一点也不吝嗇；还有大量黃澄澄的、陈年上好白蘭地，这是供应軍官和别庄主的，給士兵喝的酒顏色比較淡些，性子却更烈。

在这种偏远地区的别庄里，这样盛大的晚餐决不能拖得太晚——主要是因为缺乏良好的照明設备，即使酒菜丰盛，吃得时間太久也不是愉快的事。因为气候炎热的关系，蜡烛都弯軟下来，沒有罩子的灯籠冒的烟子叫人受不了，稍稍一点风就刮起一陣陣又厚又黑的煤烟，吹到客人身上，弄髒了他們的白襯衫。石蜡油灯要熄一百次，必須点它一百另一次，由于燃料低劣，还有爆炸的危險。院子里大石台上的篝火固然很亮，但也把煤烟吹到宾客們身上。

每逢八九点鐘、天黑之前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蚊蚋和討厌的

昆虫开始活跃起来。它們自然扑向照亮的桌子和人面。一年当中的这个时候，昆虫特别多，特别凶。撇开咬人难受不談，它們还成群結队的掉进人們的湯和調味品里，在所有的酒杯或者水杯里大游特游。因此，拿資格最老的酒客来說，長夜之飲不是乐趣而是受罪。

在偏远的别庄里，这种筵席所以不能持續到深夜，还有一个理由。早晨九点鐘，热帶的炎热就开始逼着人畜草木土地。因之人們不得不一早起身，一方面是尽量利用日光，一方面是在早晨凉爽的时候做一些非做不可的各种各样的工作。除了債务奴隶和工人之外，大家能够忍受和加以利用的工作时間只到上午十一点鐘为止，如果还有未了的事，就在四点鐘以后的两个鐘头里繼續。因此，所有的人，包括士兵在內，一到晚上八点鐘已經累得要命，都会伏在桌子上睡着的。由于这种种原因，筵席总是在下午五点开始，八点結束，怎么也不能超过九点，那时候不是呵欠連連，就是鼾声大作了。

作为司令，自然必須知道这种习慣，以便考虑他的作战計划。將軍已經得悉别庄將要举行盛大宴会，不但从他派去的两个偵察那里听說，在訊問被俘的总管和别庄主时也証实了这一点。别庄主說話虽然非常謹愼，在宴会的問題上却認为无关紧要，也就实話实說了。

3

將軍下令，在当夜十一点左右发动攻勢。他要爭取时間把他的部队悄悄地移到别庄附近。白天他只开到灌木叢的边緣。天一黑，繼續行軍。

所有的輜重、步枪、馬匹、騾子、毛驴、狗都留在灌木叢里，由

女人們和几个伤員照看，他們在上一次战役負伤太重，不能参加即將来到的战役。

只准有手枪的人帶火器。虽然如此，有許多人还是把手枪留了下来。有手枪也好，沒手枪也好，大家都帶着弯刀，沒有弯刀的弟兄帶匕首，有的插在羊毛腰帶里，有的插在褲子的裂縫里。

將軍叫弟兄們站成一圈。“到目前为止，还沒有弄到手枪或步枪的弟兄可以有优先权。首先必須把机关枪找到，立刻搬出門外，或者藏在屋子角落里。”他派了十二个弟兄，責成他們搜寻机关枪，把它們搬走守住，不讓对方利用或者找到。“你，塞尔梭，作为一挺机枪的指揮員，要和麦蒂亞斯共同負責，不讓机枪給用来对付我們，一搬出院子之后就要好生看管。你，上校，去收复你的爱瑪，弄到之后就交給費德尔看管，你自己再投入战斗。”

这之后，將軍又指派了二十个弟兄，負責繳获和看管所有架着或挂着的步枪。他組織了攻四堵牆的四支主力部队，另外又組織了两支部队看住两扇門，这两支部队并不要攻門，只是把守住，不讓一个人逃脫。

最后，他挑出了几个比較机伶的弟兄，由他們負責战場照明。

他那两个偵察員是了不起的观察家，他們給了他一張房屋的平面图，註明正規軍、騎警、别庄主和他們的狗腿子分布的情况和地点。偵察員还报告說，大門前面有三个士兵和一个班長站崗，但是这班人的作用多半是裝样，而不是保障安全。說他們裝样的理由是，指揮官走进走出的时候，崗哨要立正敬礼，从而使他得到别庄里女眷的更多的青睞。崗哨晚上是睡覚的，他們也吃到这次送行大宴的丰盛的酒食。即使沒有大吃大喝，他們

也会睡着的，因为他們疲倦了，又沒有誰来查崗；再說，叛党已經全部肃清了。

將軍却不犯險碰运气。他派遣了三个弟兄在主力之前出发，責成他們不讓門口的四个崗哨再有站崗的机会。

“現在談談进攻的时間，也就是信号問題，”將軍說。“这次不鳴枪，不吹哨子，也不下命令。所有的命令我就在此时此地发布。在事情沒有結束之前，誰也不准开口。讓他們看到我們的刀架在他們面前时去嚷嚷吧。弟兄們，你們要象晚上爬进畜欄的老虎那样。声音越少越好。整个行动不能超过十五分鐘。那就是我們成功与否的关鍵。一等到屋頂燃起第一把火，院子給照亮的时候，你們必須爬上牆，立刻翻过去。每一組去对付我指定归那一組負責的卫兵。每一間屋子有一組負責，院子有四組負責。留四个小組在四堵牆外，防止他們逃脫。不讓一个人逃出别庄！照明組到这里来！”

“有，將軍。”那一組人走上前来說。

“走吧。你們的行动要比老山狗更靜、更謹愼。到别庄之后，馬上找几堆干玉米稈，撒在有棕櫚頂和木板牆的棚舍和房屋的地方。别忘了帶足引火的东西和火柴。等到我們全体集合好，我就派艾拉第奥来，他会通知你們什么时候开始照明。注意不能发动得太早，否則我們的計划就吹了。你們接到了信号，开始干起来的时候，要保証燒得旺，在我們沒有完全控制那帮人之前，不能讓火熄灭。假如誤了事，弟兄們，你們就該晦气。那时候，你們就眞正了解我了。整个計划的成敗，你們的关系最大。懂了嗎？”

“别不放心我們，將軍。我們会把那个地方燒得火光冲天，連地獄里都看得到。”照明組的弟兄們笑着回答，他們把营地里

所有的火柴都搜集攏来，每人帶三根火柴，并且为了稳当起見，每人还帶了一只灌满了石蜡油的灯籠。配备停当后，他們出发了。跟他們一起出发的，还有几个弟兄，他們的任务是去拜訪門口的崗哨，向他們問好。

天色还沒有大黑，弟兄們小心地爬过草地，不給别庄里的望远鏡发現。其实别庄里的送行大宴正在劲头上，根本不会有誰自寻煩惱拿着望远鏡，对着草原，想看看有沒有离群的羚羊。尽管如此，將軍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到了。

在这半个鐘点里，教授一直站在將軍身旁，听他作了这一番部署，現在开口說：

“照我一貫的看法，再加上我們現在看到和听到的，我們推你当將軍是完全正确的。我們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將軍了。”

“啊，算了吧，”將軍咧着嘴說，“我并沒有你想象的那样重要，教授。說不定明天或后天，我可能給枪斃、給吊死，或者齐腰活埋在地里，我头上給人跑馬，再不然身上涂了糖漿，綁在灌木叢里讓螞蟻咬嚙。那有什么关系呢？革命会繼續进行，必須进行。旧的將軍死了，新的將軍涌現出来——比我好得多的新的將軍。革命持續得越久，革命者通过斗爭的考驗所得到的实踐越多，沒几个月以后，你們这里所有的人都可能做得比我今天所做的好，因为你們得到的实踐和經驗，比我到目前为止的实踐和經驗多得多。”

“說得真对，將軍，”安得路接口說，“可惜你不能把它写下来，否則所有的革命者不能亲耳听到这番話，至少可以讀到。”

將軍哈哈大笑了。“叫我写？把我自己說的話写下来？我得告訴你，安得路，我还当上士的时候，写一封信給我的媽媽，就要头痛一星期。我只能塡滿一面信紙。写到另一面时，困难就

来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經无話可說了，即使有的話，我也写不来。从我当上士到现在的时間不算短。今天我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也許什么都不会写了。我覺得对于一个將軍說来，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够了。你們怎么看法，弟兄們？”

“我倒要知道，一个將軍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还需要写些什么？”塞尔梭說，詢問地看看周圍的弟兄。“拿我来說吧。我連自己的名字也写不来；我用足气力只能写一个歪歪扭扭的‘塞’字，然而我当了上校，更重要的是，我負責指揮一挺机关枪。你会不会写字，对机关枪沒有影响。机枪关心的只是油加得好不好，掌握得是否恰当，它才能打中目标。”

敎授朝將軍笑笑。“我很想知道，將軍，你写給你媽媽的信上，第一面說些什么？”

“非常簡單明了。我写的是：‘我亲爱的、高貴的、可敬的媽媽’，然后加一个句点。”

“那第一面上还有什么呢？”

“不可能有什么了，因为那一面已經写滿，沒有地位写別的东西了。”

“那么第二面呢？那上面写什么？”敎授追問道，一直笑嘻嘻的。

“同样簡單明了，”將軍說，仿佛在談最稀松平常的事。“我还能些写什么呢？无非是：‘我很好，吻你手和脚的感恩的儿子，胡安·曼德斯上。’这一来，两面都写滿了。我把信放进信封，买一張邮票，舔湿了粘上去，然后把信塞进邮筒。”

“你媽媽回信怎么說？”

“沒怎么說。她不会写字。可是她看得懂我的信。你写的信給受信人看懂之外，还希望什么呢？我們別再在这件事上动

腦筋吧。我們有别的事要做，此外，我想我的媽媽已經过世了。她死了倒不受罪。她的一生只是沒完沒結的工作、无休无止的苦难、滿腔的慈愛、一直为我們的食物发愁；我生平只看見她笑过一次。”將軍皺皺眉头，扮了一个滑稽的鬼臉。坐在周圍的弟兄們抬头看到了他，正要哄然大笑时，他跳起来嚷道：“我的照明司在哪里？”

“他們出发已經有半小时了，將軍，”一个弟兄回答。

“崗哨的勾魂使者呢？”

“也早走了。”

“那么赶快准备出发。来！动作要快！振作一下，混蛋！你們这批偷懒的混小子，坐在这里象老太婆那样嚼舌头，不去操練操練，把枪枝加加油，把刀磨磨快。还算是軍人呢！腿也站不直的、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你們就是这种人，怎么配闊革命。行动起来，比平时要快些。行軍的一切都准备好。太阳一落到那些山頂后面，我們就出发。有誰乱了部位，不在我指定的小組，我就打爛他的腦瓜。即使我忙得不可开交，我还是非常留心的。我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果我发現有誰扼住了不归他扼的喉嚨，或者蹲在归别人躲藏的角落里，那时候他可别怨我。”

他解下手枪套，把手枪扔給近旁的一个女人，說道：“我可不需要手枪。嗨，伙計！”他向一个弟兄喊道。“把你的弯刀給我，你自己再去找一把。昨天一仗，你已經伤痕累累，今天你不如拿一把銹刀留在这里看守营地吧。”

他試試那个弟兄給他的弯刀的鋒口，說道：“不太快，是嗎？这样更好。那些該死的猪玀給鋸开时，至少可以有些感覚，讓他們多受几秒鐘的苦，尝尝拖命的滋味。”

4

且說圣达·塞西里亞的盛宴几乎与此同时，也就是日落前的一小时，开始了。正如在所有庆祝胜利的宴会上一样，勇敢的战士們趾高气揚，以为敌人不但已經打敗，而且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他們便舒舒服服地松懈下来，兴高采烈，大鬧大嚷。

晚上在大門口充当仪仗队的班長和三个士兵为什么不能参加庆祝胜利的宴会呢？在昨天的遭遇战中，他們也打得很勇敢，叛党終于給消灭了，他們覺得劳苦功高，也应該象其余的人一样亲身参与庆祝。他們絕沒有違犯軍律，也沒有临陣脫逃，当战事进行得非常激烈，叛党把枪彈都放出来的时候，他們并沒有企图躲避。何况，这时候軍官不会到門口来，硬要叫一个正規軍的班長帶着他手下的人守在門口，岂不是胡鬧，害他們只能远远地看着别的士兵、騎警、管事和下士們在端送食物的印第安姑娘的胸口摸一把、捏一下，有时候还拍拍她們的大腿，試探一下晚上是不是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不給抓破臉皮。

軍官們坐在椅子上（尽管制作得粗糙，毕竟总是椅子），用刀叉吃飯，和士兵与下士們大不相同，假如因为班長擅离职守，起身把他叫来，当着大家的面痛駡一頓，未免对他們的女主人太不敬重了。这件事不妨等到明天再說，駡得不过瘾，还可以給班長几下重重的耳刮子，在士兵們的肩膀上狠狠地抽几馬鞭。上校不仅是一个軍官，还是彬彬有礼的紳士呢。他可千万不能忘記这一点，尤其是席上还有别庄主的太太、她三个成年的女儿、两个成年的侄女，以及邻庄的女眷。

再說，院子里有三挺机关枪，大門守不守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明天就要开拔的緣故，那三挺机枪已經包扎好，絕不准

备放射的；然而机枪总是机枪，即使全部拆卸下来，捆得結結实实的放在角落里，还是起了可怕的威胁作用。至于士兵們各自的步枪在哪里，宴会开始一个半鐘头以后，誰都搞不清楚了。假如一个人能够偶尔輕松一下，享受享受人生的乐趣，那么动刀动枪的玩意儿就沒有吸引力了。拿制服来說吧，白天还能出出风头，晚上紐扣黯然失色，鮮艳的紅綠辮帶和金綫銀綫跟普通的也沒有差別。

席上談話的題目轉到了在逃的叛党。有一两个人猜測沒有被俘的叛党可能有多少。有两个别庄主認为是三个，这是最低的估計。最高的估計是一个中尉提出的，他認为逃脫的叛党有十一个之多，不过他相信那十一个人都受了重伤，跑不远，并且他們不可能有得救的希望，一定躲在灌木叢里，悲慘地死去，他們担了那么大的惊吓，再不敢出来了。他們一定还躲在灌木叢里。

“眞奇怪，”騎警的一个上尉說，“帶着总管出去抓那些猪玀的別庄主們，怎么还沒有回来。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别担心，上尉，”圣达·塞西里亞的別庄主安慰他說。“我的邻居們不打算回来了。他們回家反正要走灌木叢边的那条路。他們既然还有一整天的工夫，准是想把那些印第安人搜捕出来，就地在灌木叢里吊死。他們可能已經办完了那件事，騎馬回自己的別庄去了。他們会在圣达·罗西达別庄过夜。現在一定到了那里，也許还在后悔，沒在这里多待一天，享受了这場酒席再走呢。他們办完了事，从霍維尔回来，离家有三个多星期，急于回去。沒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上尉。”

飯菜終于吃光了，現在开始冲洗的工作，以免豆子梗在喉嚨里，青椒粘在牙床和舌头上，辣得淌眼泪。

留声机生了锈，不过还能咔嗒咔嗒的轉动，从二十来張在雨季里开始发霉的唱片上放出吱吱嘎嘎的跳舞音乐。别庄里还有两架美国手风琴，几只吉他，两只也发了霉的手风琴。五六个士兵能彈奏这些乐器。即使他們奏不出清晰的旋律，也足以叫人們自以为是在跳舞，其实他們只是配合这些所謂音乐乱蹦乱跳，前后扭动，借此挨紧太太小姐們的大腿，后来鬧得不象話了，簡直不是跳舞，而是公开的无耻的猥褻行为，士兵要这样搞还可以原諒，紳士这样搞未免荒唐，不管他們是軍官呢，还是别庄主。

在坚硬的碎石地上跳了半小时的舞，沉甸甸的手枪挂在胯上磕磕碰碰，肉和骨头有分家的趋向，漂亮的制服褲子也有撕裂的危险；軍官和别庄主們覺得不如把手枪和皮帶解下来，挂在阳台的欄杆上。

太太們当然不喜欢跟佩着武器的紳士們跳舞；說真的，那些找快活的人婆娑起舞的时候，讓手枪在太太們的大腿上磕出了青痕，因而无情地毁灭了跳舞引起的甜蜜幻想，使幻想成为殘酷的现实，連他們自己也覺得太不礼貌了。

上校为了維持尊严，把要求舒服的願望抗拒得最久，迟迟不肯解除武裝。可是，赶上一位和他跳舞的小姐突然說，“对不起，上校，你的手枪硬帮帮的抵着我的肋骨，我情願坐着不跳了，”这时候，上校又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只能尽一个紳士的責任了。

因此，不到八点鐘，所有的手枪都挂在阳台欄杆或者柱子的鉄釘上了，再不然太平无事地搭在院子里的馬鞍上，或者塞在客人睡覺的帆布床底下。

5

認眞的革命者不应該碰运气或者依靠有利的机会，更不应該指望敌人逐漸諒解或者有所覚悟。讓正規的軍人去指望敌方的愚蠢，自以为幸运之神老是袒护勇敢的战士吧。革命者怎么也不能依靠幻想，怎么也不能相信除了他們主观願望外沒有任何根据的消息。

弟兄們討論攻击計划时，加比諾說过："也許他們都喝醉了，象死狗那样睡着呢。"

將軍听了之后說："'也許！''也許'对我們有什么帮助？别依賴任何东西。这是我对大家的劝告。我們要假定誰也沒有睡覚，誰也沒有喝醉，每个人都握着步枪或手枪，警戒着等我們，假定我們的計划已經洩漏給他們了。别碰运气。永远不能碰运气。始終要假定别人比你們能干，知道得比你們多，实力比你們强；要假定别人比你們想象的更警惕，已經知道了或者猜到了你們所有的計划。我們这边想得到的事，人家也輕而易举地想得到。我們唯一的眞正有利条件只是，他們不知道我們有四百个人隐蔽在这个灌木叢里。甚至这一点也可能給他們知道。如果我要碰运气，指望他們喝醉的話，我們根本不需要什么計划，也不必分成小組了。正因为我不打算碰运气，只有一个因素能使我們的攻击失敗，那就是假定圣达·塞西里亞附近有一支我們沒有发覚的部队，在我們到达圍牆外面时，从后面襲击我們。不过，我們的照明队的作用就在于此。如果别庄不起火，一定出了岔子；如果别庄燒了起来，我們就攻进去，不管我們背后有什么人，有什么东西。"

6

將軍由塞尔梭陪同着，走近了别庄，他的部队隐藏在平原的草叢里，离开别庄不到一哩路。别庄已經給全部包圍起来，四支部队和他們所要攻击的圍牆之間距离几乎相等。包圍圈的唯一缺口是奴隶的村落。在这里形成角度的两支部队准备在攻击时把别庄和村落切断；有一小队人給派去看守村落，免得債务奴隶們吓慌时企图向别庄逃跑。

被派去引狗的弟兄們自然沒有能够把别庄和村落里的狗都弄走。狗吠声还是此起彼伏。但是这些狗太接近弟兄們时，立刻給杀了，或者給石头砸破了腦壳，只能发出可怜的鳴咽声。它們很快就明白情况严重，还是溜回别庄为妙，那里可以找到許多新鮮的肉骨头，足以使它們忘掉外面的草原上有一只凶猛的、最好别去招惹的老虎。

寬闊的院子里有一个角落最暗，篝火的亮光一点也照不到，將軍便在这里爬上牆头。当他发現里面的人不在喝酒，便在跳舞，鬧得昏头轉向，沒有一个佩着手枪时，他立即打算向他的照明队員們（他剛到他們的崗位上去看过）发出点火的命令，发动进攻。

塞尔梭也爬上了牆头，观察战場。他們跳到地上的时候，將軍說："我們立刻冲进去倒也不坏。不过我覺趁人家跳舞作乐的时候襲击，未免不漂亮。"

"可以这么說，"塞尔梭悄声說。"可是等一会儿再去打扰他們，也許更不漂亮、更不禮貌了。别以为今晚上他們这样大吃大喝、跳舞摸大腿之后，会安靜下来做禱告吧。"

"說得对。你說的話加强了我的信念，时机不成熟之前不能

发出信号；我們不能变更計划；还是照我安排的，在灯火熄灭之后一小时发动。这样可以快些解決，我們甚至可能不損失一兵一卒。”

將軍再去看看照明队員，他們平臥在地上，連雪茄也不敢抽，离他們要点燃的屋頂和草堆有五十公尺左右。

“等我学山狗嗥叫四声的时候，你們就点火，”他吩咐每一小队說。接着，將軍和塞尔梭两人回到了他們自己的部队。

7

除了偶尔有一两声狗叫之外，沒有任何声息来泄露部队的迫近，狗叫了几声之后，馬上夾着尾巴逃到別庄的房屋或者村落的茅舍里去了。草原上的蟬子、蟋蟀、蚱蜢唧鳴着，声音虽小，可是数目成千盈万，甚至掩过了弟兄們压低的咳嗽和噴嚏声，他們非常巧妙地隐蔽在草原里，甚至一个强力的探照灯（如果別庄里有探照灯的話）也不会发現他們。事实上，一个別庄主可以在俯伏的弟兄們身上策馬往返走过，除了坐騎惊跳一下之外，并不会注意到他的路程上有什么异乎寻常；馬認出是人之后，也就安安靜靜地繼續走去。即使有那种情形，他也以为馬嗅到了野兽，牲口能够感覚到，騎者却不能。再进一步說，即使他确实看到了两三个几乎是裸体的人，他也不会大惊小怪，因为他一定把他們当作別庄里的喝醉的債务奴隶，他們无非踉踉蹌蹌地跑到这里，再也走不动了，就跌倒在这里躺着。

然而在黎明之前，沒有一个別庄主騎馬回家，晚間也沒有一个士兵跑到安全的圍牆之外，別庄里的奴隶們一等到解除劳役，立刻赶回茅舍里去睡覚；因为明天早晨四点鐘，別庄里就要打鐘，把他們从吊床上叫起来，开始另一天的工作。

8

將軍望見院子中央石台上的大篝火有一个多鐘头沒有添木柴了，别庄的屋子里只是偶尔有一支搖曳的烛光，他便象棲息在树枝上的孔雀突然遭到山猫襲击时那样，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四路部队象四条蛇似的，开始匍匐前进。

他們虽然沒有发出声息，别庄里剩下的狗又叫了起来，債务奴隶的五六条狗覺得有責任应和一下。

只听得睡在院子里的士兵們因为好梦受扰，咒罵了几声，紧接着，几条狗覺得脚底給棍子扫了一下，哀叫着跑了。

在小鎮、印第安人的村落和偏远的别庄里，白天的狗叫是不为人所注意的。晚上更不必談了。狗叫的原因很多，在牧場里走远的牛回来迟了，两口猪在吵架，一头驢子想从廐舍的水泥牆上扯下一根玉米軸，月亮投下了奇怪的影子，尤其是因为另一条狗莫名奇妙地叫了起来，或者遙远的别庄或印第安人居留地那边掠过草原傳来了野狗的叫声。并且这些狗多半为叫而叫，以便排遣夜晚的时光，讓自己相信自己还活着。

当然啦，假如别庄和奴隶村落里的狗都在的話，它們合在一起的喧鬧一定会异常而引人注意，别庄里的人也許理会到这种叫声警告着眞正严重的危險。可是狗的数目减少了一半以上，剩下来的又多半給石头和弯刀的打击吓破了胆，爬开去不跟大伙儿一起叫了，因此它們的吠叫并沒有使别庄里的人怀疑附近酝釀着不寻常的事。

这会儿，帶头的縱列离圍牆和大門只有五十来步了。他們已經踏上村落和别庄之間的小路，切断了奴隶和别庄里的人的交通。

弟兄們沒等命令，便握紧弯刀或短刀，抬起了上半身，准备一跳就是五步。

一条山狗如怨如訴地拖長了声音，叫了四次。

别庄两翼发出閃爍的火光，那面是谷仓和总管、管事們的屋子，屋頂都是干燥的棕櫚树叶。

紧接着，一抹黃中透紅的火苗嗞嗞地冒出来，象受惊的蜥蜴似的，沿着突出的屋頂飞跑。再过几秒鐘，另一个角落也劈劈拍拍地熊熊燃燒起来。

說也奇怪，院子里，別庄房屋里，一点沒有动静，这种情形至少延續了十五秒鐘之久。只有那些原在吠叫的獵狗恐惧地狂嘷着。

弟兄們这时已經翻过牆头。好象被攆的猫一样，他們一小队一小队的向正宅的各个屋子里窜去，那些屋子都在底层，由于天热的关系，門都半掩着，既沒有鎖，也沒有上閂。將軍事先假定所有的門都是鎖着的，他便指定几小队爬上屋頂，掀掉瓦片，从天花板扔进屋子里去，因为弟兄們手脚麻俐，这样比破門而入要快得多，而且出其不意，效果更大。軍官和别庄主也許会握着手枪，躲在門背后。現在，攻击从屋頂和門口同时并进了。

指定对付各个屋子的弟兄还沒有到門口，睡在院子里的人——士兵、騎警、总管和管事——就已經送了命。屋頂队还蹲在房子上、撬瓦片的时候，对付院子的弟兄們已經把他們的喉嚨割断了。

掀起瓦片扔下打碎的声音是最先听到的确切的声音。在这以前发生的一切，包括睡在院子里的一百二十来个人的被杀，只产生了一些压抑的哼哼声、馬上窒息的断气声、想叫嚷而沒有叫出来的咯咯声、弯刀刀口划着院子里的沙地或石板的嚓嚓声、身

手敏捷地猛扑到人身上的沉濁的拍击声，以及偶尔有一块木材倒在石板上的沉重的撞击声。

大概过了十五秒鐘之后，院子里才响起了人声。声音来自总管一家人所住的房屋。“火！火！”那个声音連叫了两次，便戛然停止。

别庄的大房屋里，有几处响起了悶在屋子里的刺耳的手枪声。不論放了一枪、两枪、三枪，从那些枪声来判断，显然一把手枪最多只放了两次，之后的枪声便是另一間屋子或者另一个角落里发出来的了。

奇怪得很，房屋里仍旧沒有叫喊喧嚷。阻止那些正規軍和騎警長官以及同样好斗的別庄主，不讓他們叫嚷的，当然不是勇气。惊奇使他們的嗓子不听使喚了。并且他們还来不及叫喊示警，他們的喉嚨已經开了大大的口子，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

叫喊的只有三个女人，老远都能听到，这些叫喊馬上变成了断气时的咯咯声。

在燒得劈拍作响的棕櫚屋頂的火光中，只見教授高高的蹲在正宅的屋簷上。

他第一个开口，他的声音那样响亮，整个院子里和圍牆外面都听得見，甚至債务奴隶的村落里或許也听到了。

他揮着拳头，站了起来，用足气力嚷道：“独裁政权是在恐怖和殘暴中产生的！它以恐怖、殘暴和鞭子維持了它的权力！它將在恐怖、殘暴和千千万万人的杀戮中遭到毀灭！虛假的黃金时代將淹沒在鮮血的河流中！无产阶級革命万岁！土地与自由！”

弟兄們仿佛猛地惊醒过来，在空中揮舞着短刀和弯刀，喊出了回答：“革命万岁！打倒統治者！土地与自由！打倒地主和管

事！我們的革命万岁！印第安人革命万岁！”

在革命的过程中，象圣达·塞西里亚别庄所遭到的攻击在全国不止重演了一次十次，而是几千次，最后，足以紀念黄金时代的东西蕩然无存，昔日的繁华成了一片廢墟，数以百計的工厂里，机器破坏生銹，人口几乎减少了三百万。独裁統治的黄金时代曾經創造了聞所未聞的增产。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忘掉了人的因素，它还忘了虽然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产品，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人的头腦和灵魂。

9

破曉时，胜利者开始搜索別庄，来到遇害的同志們头破骨碎的葬身之处。

“我們該把我們可怜的伙伴們掩埋好，”安得路說，“把他們葬在奴隶的墓地里吧。”

“那对他們簡直是侮辱，”將軍接口說。

“將軍說得对，”教授說道。“把他們留在这里才是对他們最高的尊敬。他們在这里流血。他們在这里当着那些穿制服的畜牲的面喊出了最后的革命口号。他們应該留在这里。我們只要在他們头上堆起土坟，在他們長眠的地点筑一道石头的圍牆。等到最后审判日，上帝到这里来召喚他們的时候，他將在統治者活埋他們的地方找到他們。目前那些正被兀鷹啄食的紳士們的控訴將在上帝的心目中有所估价，在这場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斗爭中，誰是誰非的問題也就明白了。”

“我們永远是对的！”塞尔梭嚷道。“我們永远是对的，因为我們是起义者。起义者永远是对的。不論印第安人也好，混血儿也好，誰都沒有权利来堵住別人的嘴，我們長了嘴不象猪羊一

样，光为了吃，还为了說話，說我們要說的話，不管那些皇亲国戚和他們的科学家爱不爱听。”

“塞尔棱，”塞尔棱講完时，安得路悄悄地对他說，“那番話是慕德斯达昨天敎你的。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她干嗎不該敎我呢？她跟你一般聪明，一般有学問。她識很多字，还能写。不过慕德斯达敎我的这件事，你不必大吹大擂。我管一挺机关枪，不能讓人家知道我还是跟以前一样笨。何况我可以对你說，我搞那个玩意儿要比鉛笔灵活得多。”

“而且用处也大得多，塞尔棱。因为我不相信以后的事情都会象昨天晚上那样利落簡單。”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这时候將軍走了过来說道，他吩咐安得路把全部可用的武器、彈葯和粮食造一份清單。

“敎授把正規軍上校和騎警少校們接到的命令、电报和报告都看过了，”將軍接着說。“很可能有一团人已經在巴侖·加南和亞赫魯馬尔的路上，去加强北区的防守力量。他們是朝我們这里开来的。我們可不避开。我們迎上去！”

10

起义軍在这个丰饒的、一度富丽堂皇的别庄里待了一个星期。

开拔的那一天，敎授把别庄的土地分給了債务奴隶們，正如他們的祖輩一样，三百多年来，他們用血汗和泪水灌溉了这片土地。

队伍朝亞赫魯馬尔行进，离别庄还不到五哩路时，在攻击中倖免破坏的建筑物都燒起来了。債务奴隶們照旧待在他們的茅舍里。他們不想过老爷的生活。

第八章

1

亞赫魯馬尔这个小鎮目前只有二十个士兵，因为平日为数有六十之多的駐軍大部給調去支援圣达·塞西里亞的、現在正給兀鷹充飢的分遣队了。

可是鎮上以一支警察武裝力量引为自豪，这支武裝力量包括一个警長和六个警察，都光着脚板，配备着弯刀和前膛枪。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鎮長（他有一把枪）、稅务官、法官、邮政局長和鎮公所書記，他們都佩着手枪，作为尊严的象征，引起别人的敬重。要是他們腰胯上沒有这把手枪，他們就跟普通的老百姓一模一样，人家也就不知道他們是这里发号施令的人了。再說，大多数的店鋪老板和独立的手艺工人也有手枪，虽然銹得厉害，彈葯也不齐全，那些手枪至少給人以杀人武器的印象。这些家伙除了佩手枪一点与众不同，足以威胁同胞們之外，其余的地方跟仓庫里的小工头或者电影里的大蒜鼻、牙刷胡髭的小丑沒有区别。

將軍原可以采取跟圣达·塞西里亞完全相同的方式，把亞赫魯馬尔一举攻克。然而，他故意試用了另一种攻击方式。

他派了三十个弟兄，帶着弯刀，裝做普通赶集的农民那样，到亞赫魯馬尔的市場上去。印第安人不論到什么地方去都帶着弯刀，不帶反而会引起人家的注意。

由一个中尉率領的正規軍的士兵，都駐扎在鎮公所的一間充当警卫室的屋子里，那間屋子跟平房里所有的屋子一样，有一

扇朝柱廊的門，并且跟鎮公所的其余的屋子一样，后面沒有第二道門，也沒有窗子。

象平常一样，鎮公所的柱廊上蹲着許多印第安人，一部分是在蔭影里歇歇，一部分是到这座房屋里的行政机关或别的机关办理公事。晚上，有些行商和流浪的印第安人便睡在鎮公所的柱廊里。

一个士兵掮着枪，在警卫室的門口来回踱着，因为士兵总得做些事情給納稅人看看，他們的錢花得并不冤枉。班長脫去上衣，卷起袖管，坐在警卫室里一張堆滿了表格和公文的小桌子旁边，心不在焉地咬着鉛笔。中尉不在家。也許他正在广場上的一家酒館里买醉，也許在找晚上的睡伴。警卫室里还有两个士兵躺在席子上打鼾。班長旣然不能老是咬鉛笔，便替自己的工作加了一項，以免显得毫无活动。等到睡覺的士兵中哪一个鼾声太响的时候，他就站起身，踢那个兵的屁股，使得他翻过身去，不打鼾为止。然后班長回到桌子旁边，重新咬鉛笔。

其余的士兵蹲在柱廊上，他們的上衣和襯衫完全沒扣上。有几个在玩紙牌。一个在剔牙齿，另一个在看一本寓言，看得煞費腦筋，不住地搔头，接着又出神地咬着指甲。

四周一片靜寂，連蒼蝇的营营声都听得到。时不时，别的房子里傳来了小孩的啼哭声，加深了舒适的家庭乐趣的气氛。鎮上的老百姓劳作之后正在休息，有的躺在吊床上晃蕩，有的睡在硬板床上轉側。不时有一个姑娘或者妇女匆匆忙忙地到鋪子里买一些家里需用的东西。鋪子里的女掌柜一半睡迷迷、一半沒好气地拖着脚步从原来的角落里出来，在抽屜里搜寻另錢，找給那个只买了三个生太伏鹽巴的顧客。这时候酷热炙人，每一个正派的老百姓都認为在这时候干活、做买卖、或者在街上行走簡

直是逆天行事，違情悖理的。

弟兄們的行动又快又稳，他們闖进警卫室的时候，班長只来得及抬起眼睛，惊詫了一刹那，覺得印第安人竟敢这样魯莽，不先向外面的崗哨报告就奔进了警卫室。但是崗哨以及蹲在柱廊里的士兵，同时都給拉拉扯扯地拖进了警卫室，假如有人从广場上看到这个景象，一定以为士兵們抓住了这些印第安人，把他們拖进去給班長問話。其实士兵們都已死了。班長还沒有明白这件事，就跟死去的人一起登天了。躺在地板上睡覺的两个士兵突然停止了打鼾。他們喉嚨里发出一些声响，正象浴缸里的水流完时的咯咯声。

弟兄們立刻剝掉士兵的制服，自己穿上；警卫室門口换了一个哨兵，掮着枪，鎮靜地踱来踱去。这时候，中尉踉踉蹌蹌地来了，他打算听取班長的汇报，想知道当他跟几个慷慨的老百姓在酒店里泡了几个鐘头，品評各种陈酒的时候，有沒有出什么事情。

他微微晃着屁股，走到哨兵面前說："你这輩子再也学不会怎么掮枪了。"他拉起手賞了哨兵一个耳刮子，大着舌头說："我要和班長談談你。你把步枪当扫帚柄这样抗着，他自会教訓你，叫你操練得肩膀腫到下巴为止。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軍人該怎么抗枪。我眞倒了霉，跑到这个骯髒邋遢的地方来帶这些骯髒邋遢的防軍，，在这种髒地方走一步要滑两交，还得跟你們这种自以为是軍人的印第安猪玀打交道。"

他走到警卫室敞开的門口喊道："嗨，班長，到这里来看看哨兵，把他耳朵里的污垢摟出来，讓他將来值班时干淨一些。"他向前跨了半步，伸出胳臂往門柱上一靠。接着，他仿佛要不松手而到屋子里去似的，在門柱旁边轉了一下便不見了。只听到象

是一袋重东西摔到地上，然后在石板地上拖过去的声音。这样一拖，他的皮鞋后跟在石板地上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

2

几分鐘之后，弟兄們从四面八方拥进了亞赫魯馬尔。那个小鎮响起了一片恐惧的叫喊，吊床和板床上的人，任他睡得多沉，都給惊醒了。

五六条街道和广場上引起一片混乱。女人叫、孩子哭、男人咒罵、狗在吠叫着凑热鬧。鎮公所里傳出了枪声。鎮公所的官長和职員为了佩帶手枪的荣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們临死前还想說服几个叛党跟他們一同归天，可是連这一点安慰都得不到。因为弟兄們的动作太快、太麻利，使得稀里糊涂的对方措手不及。

政府机关里搜出来的一切——登記簿、公文、表报、書籍、文件、章程等等——都給扔成了一堆堆的，放火燒了。設在鎮公所院子里的监獄早已打开了，象全国各个监獄一样，里面监禁的都是几乎餓死的印第安奴隶和农民。囚徒們对于任何帶有法律气息的东西都沒有緣分，他們現在只有一种冲动：終于要犯一犯他們因之坐了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牢的罪行。他們的罪行大多是对当局，或者对别庄主不敬，而这种不敬总給說成是叛变、造反、怠工。弟兄們不熟悉鎮里的情况，可是解放了的囚犯却清清楚楚地知道該到哪里去找那些和他們有帳可算的人——官吏和告发者。他們目前在鎮里所干的事，是將軍和随便哪一个弟兄做梦也沒想到要干的。他們的憤怒和报仇的欲望是不可抑制的。他們闖进哪一份人家，那份人家的男女老小就沒有命。虽然他們除了毯子、弯刀和霰彈枪之外不搶别的物品，也不搜錢，

可是他們要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破坏、砸碎、砍光之后才肯离开。离开之前，他們点起在屋子里找到的蜡烛，把它放在砸爛的家具堆下，放在木板牆、門板边和橱柜里。

沒多久，这个作为本区最重要的市集中心的小鎮，有十来个地方着了火。誰也不去理会救火。起义軍成了鎮上的主人。可是他們不打算留在这里做主人。他們面前还有更偉大的任务，为什么要替一个从来不关心他們的小鎮的福利費心呢？只要碰到一个有鎮公所和监獄的市鎮，他們就把它当作独裁者的一个据点，在这里找不到人类，只找到有权指使他們、而他們不得不盲目服从的近似人类的禽兽。甚至学校也只为混血儿的子女开門。印第安人，无产阶級，都住在鎮边上的歪歪斜斜的泥棚里，即使他們的子女被吸收入学，那些子女也成了老师鞭笞出气的对象；因为碰上老师忘其所以，竟然在混血儿的子女身上动手动脚的时候，他們就佩着手枪来找老师談話。无产阶級的子女在学校里挨打，他們却不敢反对：因此挨打的不仅是子女，他們自己落到警察手里的时候，也得挨打。

广場上的每一份人家都开着鋪子；这个地点的居民跟本区的印第安人交易买卖，依此为生，形成了一个市場。連鎮上的小手工匠人除了做木工、营造工、鉄工之外也开一个鋪子，而这个鋪子为他們提供了为数不多、然而可靠的收入——一般說来，还超过他們的正式收入。其实大多数的鋪子都小得可怜，恐怕連十个比索的貨物都放不下。

当弟兄們闖到鎮上，老百姓明白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們立刻上起排門。說得正确一些，他們打算上排門。人們大多連排門也来不及上，宁願逃跑或者躲起来。

上了排門的店鋪，給脚一踢，或者給枪托一搗，就打开了。

这种鋪子既然小得連十个比索的貨物都裝不下，当然不能指望老板会安一扇厚实的、箍鉄条的門和結实的鎖，因为那种配备至少要他两三千个比索。店鋪的安全和里面貨物的价値成正比例。到鎮上来的陌生人总会引起怀疑，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視。小偷只有在举行盛大的瞻礼节日时，才来光顧。在平常的情况下，难得发生偷窃，为了一些为数可怜的商品而花許多防护的費用是沒有道理的。

所有的店鋪都逃空了。但是弟兄們只揀他們行軍需要的东西。他們拿得少，倒不是不想要；事实上他們知道要拿的話都得背在背上。除了生活必需的东西之外，誰也不多帶。不論人家管他們叫做小偷、强盜、土匪和破坏文化艺术的野蛮人，他們全不在乎。在这方面来說，他們是不講面子的。他們的目的是爭取革命胜利，推翻独裁政权。达到目的之后，尽有时間来考虑别的享受。

尽管他們只拿了必需的东西，資产阶級最后还是言之成理地說："亞赫魯馬尔受到彻底的洗劫，沒剩下一顆鹽，石头全部翻了身，床上的毯子也搶光了。"起义者希望获得胜利的話，必須活下去，他們既然找不到实业領袖或者銀行經理借錢給他們革命，他們当然要用各种方法讓革命自給自足。世界要进步，革命是免不了的。沒有水流經过或者风暴激发的湖泊，很快就会腐臭，終于变成沼泽。

3

將軍命令发出开拔的信号。那时候离太阳落山还有三小时。

"我們不妨在这个地方过夜，"上校提議說。

"当然可以，"將軍回答說。"但是我們不这样做。我肚子里，

也許是骨头里吧，又产生了一个感覺：有一营甚至一师人馬正开来打我們。你們今天都看到了，攻下一个鎮是多么容易。我們在沒有眞正必要的时候还待在这里，等于是在陷阱里束手待斃。我主張到草原或者灌木叢里去；那面有更大的空間。此外沒有什么可談了。我說我們开拔，有腿的人都走。准备！”他的喊声在广場上空回蕩着。

弟兄們离开亞赫魯馬尔有一小时之后，鎮上慢慢地恢复了生气。居民們从家里前院后院躲避的地方爬了出来。有許多人躲在大教堂的祭台背后和祭台底下。为了某种原因，弟兄們誰也沒有进教堂去看看里面是怎么样的。倒不是难为情或者迷信；只是因为他們誰也不相信可以在教堂里面找到对他們行軍有絲毫帮助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武器，而武器总不見得藏在法衣室里。鎮上可能有的武器全給繳获了。他們搜索居民的武器，連一支生銹的手枪或霰彈枪都不漏掉。他們一接近一个帶手枪的人，那个人便赶快把枪扔下。每一个居民都認为，只要身上无枪便可以保全性命。

弟兄們虽然跟那些罪有应得的居民們有許多老賬要算，清算下来的結果，鎮上的損失并不比平时天花流行更为严重。当然啦，正如报紙以后所报道的，鎮公所的全部士兵和大部分官員都为独裁者牺牲了。

良家妇女回到自己的家里，拿起剩下的鍋罐和大米、玉蜀黍和腊肉，着手預备晚飯。

女人們这样忙着的时候，男人們都站在广場聊天，各自吹嘘他們怎么勇敢地对付了叛党，怎么又一次拿出顏色給骯髒的印第安人看看，混血儿怎么高明。

比較精明的居民們却不在这种于事无补的吹嘘上浪費时

間。他們急于分配那些剛剛告缺的市政职位，要搶先一步，免得其余的人把自己的事迹吹完之后，开始討論补缺或者举行紧急选举的事情。最后，站在广場上陈述自己的丰功偉績的那群人中間，有一个說道："哎呀，乡邻們，現在我們得考虑考虑补缺的新官們啦；我認为，伙伴們，我为人一向正直，目前国家正碰到困难的时候，要我担負起阿赫魯馬尔鎭長的責任，倒是义不容辞的。"

"我們等一会儿可以討論，唐·奥勒里奥，"唐·海苏·馬里亞回答說。"我相信你不至于否認我具有那种适当的正义感，叫我充当首席法官一定胜任愉快。"

"当然，当然，唐·諸卓，"唐·奥勒里奥連忙答腔，并且立刻觉察到，他毕竟有一个象唐·海苏·馬里亞这样起作用的居民支持他。

"先生們！"唐·巴勃洛帶了五六个人来到这群聊天的人跟前說。"請容許我介紹介紹我們的新公务員和新的行政領导。我自己經过本地最有声望的居民的敦請，終于答应負起鎭公所長的重任。先生們，我們相信，根据当前的情况，你們是不会反对的；我們把希望寄托在你們的爱国心和你們这些善良公民的善意支持上。"

"当然，当然，唐·巴勃洛，"唐·奥勒里奥无可奈何地說。"我們，我和我的朋友唐·海苏·馬里亞，絕不表示反对。我想我也許——"

"我們也考虑过你的問題，唐·奥勒里奥，"唐·巴勃洛急忙插嘴說，"也考虑过唐·海苏·馬里亞。可是我們想到，你收購烟叶，唐·海苏做毛猪生意，目前已經忙不过来，我們不能指望你們丢开好生意不管，来替人民和国家服务。"

“那家伙把我的小生意和鎮長的油水相比，眞是可恨，”唐·奧勒里奧忿忿地想道。他心里这样想，嘴里却說道：“我确实相信，唐·巴勃洛，我們鎮上由你做鎮長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多謝，唐·奧勒里奧。承你夸奬，非常感激，”唐·巴勃洛回答說。他走上前，拥抱了唐·奧勒里奧。“我希望我能多有一些象你这样正直的朋友，唐·奧勒里奧。今晚到我家来坐坐，和唐·諸卓一起来。我还藏了几瓶陈年的好酒，沒給那些瘟猪搜去。”

“你認为那些小偷强盜还会到这里来嗎？”新鎮長唐·艾密里奧問道。

“别担心，亲爱的鎮長。只要我在这里当所長，叛党就不敢回来。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証。我已經派了两个人到巴侖·加南，两个人到霍維尔去，向軍事当局报告那些瘋狗的行軍路綫。这几天里面就可以把他們全部肃清。这次可恨的叛变还沒有冒头就会鎮压下去。我們对那些流氓一向太寬容了。我一貫主張，心怀不滿的奴隶和口出怨言的农民，只要他們張开臭嘴，說这里沒有公道，就用不着关牢，不如直捷了当的把他們吊死。”

第九章

1

起义軍部队在亞赫魯馬尔和巴侖·加南之間的草原上扎了营。有若干理由促使將軍不馬上向巴侖·加南进攻。

巴侖·加南旣不是亞赫魯馬尔那样的小市集中心，也不是烏谷津那样的小鎮。它的人口有一万以上，是全国六大重要城鎮

之一，因为在全国范圍說来，人口在五千以上的城鎮只有六个。

那里还有一支实力雄厚的防軍。

象攻击亞赫魯馬尔那样，直截了当地去攻击这个地方是行不通的；即使这样尝試一下，結果也会使起义軍全部复灭。弟兄們都明白这个情形。

將軍苦心积虑地研究种种策略，想尽量避免在城里有駐軍的时候攻击，然而要把敌軍完全打垮、消灭。假如他打算向首都进軍，他不敢把巴侖·加南的駐防軍队留在自己的后方，尤其因为他將在首都遭遇的軍队，无論在数量和配备上来說，都比巴侖·加南的强得多。

2

“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帮你嗎？”慕德斯达走到塞尔梭跟前說。塞尔梭正忙着給他那挺机关枪上油、揩拭，极其細心地檢查有沒有松动的螺絲，有沒有砂礫。

“你当然可以帮我忙，姑娘，”塞尔梭回說。“到那边的篝火堆去熬一点猪油，讓我好好地上上油。哎呀！我們在亞赫魯馬尔的时候，我应該在鋪子里弄一罐橄欖油。你可知道，慕德斯达，假如你手头沒有合用的枪油，橄欖油，西班牙橄欖油，擦机枪是最好的了？”

慕德斯达拿出一包旧衣服，放在地上。“这样美妙的武器用这东西擦最好，”她笑着說。

“这些衣服是哪里弄来的，慕德斯达？看上去跟綢子一样。”

“是綢子哪，塞尔梭。还是你在紅木树林的时候，在鋪子里买来送給我的。現在我們在打仗，我要綢衣服有什么用？用这綢子来擦你的机关枪可好多了。”她一面說，一面已經开始擦机

枪的黄銅另件了，沒多久就擦得金光閃亮，連影子都照得出来。

“你先替我去弄猪油。弄来之后，你尽可以擦，”塞尔梭說。

“我去弄，”跟慕德斯达一起来的小彼得罗說。

“好吧，小家伙，”塞尔梭高兴地咧着嘴說。“你可以做得象慕德斯达一样好。等会儿我給你看，照規矩机枪应該怎么上油。一打仗，我們就沒有时間上油揩拭了，碰到紧要关头卡住的話，对方就扑过来，那我只好和我的漂亮的机枪再見了。如果你打算做一个正式的机枪手，你得記住：重要的是永远赶在敌人前面，早一天准备好，永远比那些雇佣軍早两个鐘点来到战場上。”

“我一定記住，指揮官，”彼得罗敬了一个礼，回答說。接着，他跑开去找一个装熬猪油的罐子。

慕德斯达若有所思地搓揉着那些綢片，使綢子比原来更軟。她凝神注意着塞尔梭的每一个动作，看他擰开螺絲，用一条木片剔除凹槽、彈道和罅縫里的尘灰，再擰好螺絲，把准星移来移去，瞄着准星，左右轉着枪筒，最后又窺視枪筒里擦亮的来复綫，显得非常高兴。

慕德斯达看他这样搞了一会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怯生生地低声說：“塞尔梭，你知道世界上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是什么？”他仍旧在校准星，头也沒抬起来，問道。

“我希望你教我怎么打那样的枪，怎么朝那些雇佣兵和割耳朵的人开火。”

塞尔梭站起来，瞅着她。“我相信，慕德斯达，如果你好好地学习我教你的东西，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有用的机枪手。你可知道，姑娘，我几晚来不能好好睡覺。我一直在想，假如我給打死了又怎么办。我要知道，誰来接管我的机关枪呢？其余的人都有他們的事情和責任。我得承認，我的两个付手，安

勃罗西奥和艾洛第奥，都是不中用的。不是說他們要逃跑，不論誰来打他們，他們都不会逃跑。但是，万一机件出了毛病，机枪卡住的时候，他們就毫无办法，只会拿起弯刀，他們使弯刀固然使得极好，然而这挺机枪却在我們最需要，比我們呼吸的空气更需要的时候，退出了战斗。我向他們解釋了不知多少遍。这两个家伙就是不接受。他們甚至不会瞄准。他們乱打一通，以为子彈自己会飞出去找目标，把騎警扫倒。將軍遇到的困难和我一样。我們都急得要命，因为大家都不懂得怎么使用繳获的自动手枪。可是你能学，慕德斯达，我知道你一定能学。你很聪明。假如我們作战时遇有需要，而我中了彈的时候，我可以把机枪托付給你。为什么不呢？你可以成为跟我一样好的战士。我要把我懂得的都教給你。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起义軍里最好的机枪手之一。”

慕德斯达瞅着他，輕輕地說：“你眞好，塞尔梭。我想我得吻你，因为你心地这样好，人这样好。一点不假，塞尔梭。我早就想对你說啦。現在我有机会对你說了，因为你讓我跟你一起干，一起使用你那挺漂亮的机关枪。”

慕德斯达剛开始重新擦枪，并且擦得比先前更起劲的时候，上校搖搖摆摆地来了。“天哪，我原以为我有几个机枪手，可以对付敌人。我怎么会这样糊涂？”

塞尔梭和慕德斯达都惊愕地抬起头。

“别害怕，两个小傻瓜，”上校笑了。“你們并沒有做錯事。一个好軍人总把他的枪保管得很好，擦得雪亮，簡直可以当鏡子用。不过是在軍营里，在不打仗的时候，你們要注意。目前我們在打仗。我劝你們把污泥涂在擦亮的黃銅上面，讓它粘着。发觉敌人接近的时候，立刻把有許多叶子的树枝縛在机关枪上。当

然，你不能把污泥弄到枪筒或者彈膛里去，把子彈卡住。可是照它現在閃閃发亮的样子，天哪！一百哩外都望得到，連望远鏡都用不着。在上面涂些漆，或者涂了油之后撒些灰。作战的时候就应該这样。当那些瘟猪进攻时，就象水龙似的朝他們扫射，而不讓他們发現子彈来自什么地方。現在你可懂了，塞尔梭？”

“你說得对，上校。我沒想到。”

“你怎么会想到呢？从来沒有人告訴过你。从現在起你总知道了。这是好心的劝告。”

“这一来你可为你的綢衣服惋惜？”上校走开后，塞尔梭問道。

“一点也不，”慕德斯达說。“我总覚得它碍事。我有这么一件衣服反而覚得不好意思。正象是那种有錢的混血儿女人的衣服。我要綢衣服有什么用？說到头，我們是起义軍呀。”

“你拿热猪油，拿到哪里去啦？”塞尔梭看到小彼得罗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一个小罐子，飞跑过来，便高声嚷道。

“来啦，塞尔梭。先得把猪宰掉，”小彼得罗尽量拉开嗓子喊道。这一喊，分了他的心。他在石子地上絆了一交，摔倒了，罐子砸得粉碎，猪油流了一地。

“彼得罗和他的油膏都倒在地上啦，”塞尔梭哈哈大笑說，同时向孩子身边走去。“赶快到篝火那边去，再弄些油来。”

“已經沒有啦，”孩子說着哭了起来。

“怎么会沒有的？”塞尔梭問道。“一条猪的油总不止这样一小罐呀。”

“不錯，”孩子抽噎着說，“可是我一說你要油做什么，弟兄們都拿着步枪和手枪，也要来上油，一轉眼都搶光了。”

塞尔梭弯下腰，在慕德斯达的帮助之下，开始把罐子碎片上

面的、沒有碰到泥地的油刮起来，刮在一片陶器上。

3

是夜晚了。將軍走到外圍一个作为前哨集合点的篝火那里。有两个弟兄躺在火堆旁堆，正在乱唱乱鬧。

“站起来！”將軍命令道。

“你凭什么来支使我們？”一个說，另一个笨手笨脚地想爬起来。

“你站起来干嗎？躺下来！”第一个說。

跟在將軍身边的几个弟兄跳上前，狠狠地、毫不容情地揪住那两个哨兵，把他們拖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將軍問第一个哨兵。

“見你的鬼！”这算是回答。

“这个答复倒不坏，”將軍斥責說。“你待会儿就要去見鬼了。”

“你呢？”將軍問第二个哨兵說。

“达維拉。安海洛·达維拉。”

“你們剛才喝的白蘭地是哪里来的？”

“从那边一个小牧場里弄来的。从一个跟我們一样穷苦的奴隶那里弄来的，”安海洛·达維拉回答說。

“我派你們和另外四个人站崗，是因为你們有步枪。”

“那是我們自己的枪，”第一个哨兵嚷道。“我們自己繳来，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現在弄到哪里去了？我指的是步枪，”將軍不动声色地問道。

“將軍，”安海洛老实地說，“將軍，你不見得認为牧場里的奴

隶肯白白送我們白蘭地吧。他跟我們一样穷。”

“不至于跟你們一样穷，”將軍告訴他說。接着，他对抓住这两个人的弟兄們說：“放掉他們。他們是傻瓜蛋。”

弟兄們退后去，这两个人东倒西歪，差一点沒摔到地上。將軍开了两枪。“把他們扔到火堆里去，”他对弟兄們說。“用脚把他們推进火堆，把火撥在他們身上。”

这之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比索，吩咐四个弟兄到牧場去，交給那个債务奴隶，贖回步枪。

他再到另一个前哨守卫着的崗位上去。这次是他一个人去的。留在火堆旁边执行將軍命令的弟兄們听到四声枪响。

“那边的几个，”將軍回来时說，“我們留給山狗和兀鷹充飢吧。再說，”他瞅着弟兄們找补了一句，“誰以为我們在这一帶行軍是为了取乐，那他就錯了。現在大家都該明白了。我們要就鬧革命，要就閑蕩着。我們如果一致同意这是革命，那就应該把它当作革命，不能当作假日远足。对还是不对？”

“对，將軍，”教授回答說。“你說的对，干的也对。沒有想到和了解这一层的人，对革命沒有什么貢献，对革命也別存什么指望。我們不需要这种人，宁願不要这种人。嘴里喊喊口号并不能贏得革命。我們要的不是空口說白話的人，而是懂得为什么要革命的革命者。”

將軍另外派了几个弟兄去放哨。

4

第二天傍晚，有四个債务奴隶来到营地。一个哨兵把他們領到教授面前，讓教授听取他們要說的話。

“你們来干什么？”他問道。他問話的口气和态度很随便，好

象这样的事每天有十来次似的。

事实上，債务奴隶和别的印第安人根本不会到营地里来，除非是到别地方去时，偶然瞎撞上来的。即使有那种情形，这种人一看到哨兵，馬上避开营地。受了四百年的冤屈之后，印第安人变得非常多疑，嘴里唯唯諾諾，心里却不相信任何事情，不相信任何人，尤其不相信那些自称是朋友，或者願意和他們做朋友的人。

因此，敎授細心地打量这几个来訪者(当然不讓他們覚察到)，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

其中一个債务奴隶說："别庄里紛紛談論你們这些紅木树林里来的人，說你們胜利之后要解放所有的人，給大家土地、自由、独立。如果眞有那种事，我們想找你們的头儿談談，請他到我們的别庄里，把我們也解放出来；因为我們受的奴役太深了！"

这个人說話的样子，使敎授覚得有点不对头。他注意到說話的人竭力要說錯几个西班牙字，裝作債务奴隶不知不覚、不由自主地說錯的样子，因为債务奴隶們說慣了自己的印第安方言，不习慣于西班牙話。使敎授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們受的奴役太深了"，这句話未免太奇怪、太引人注意了。象所有的印第安人一样，債务奴隶們从来不用这种話来說明他們不幸的社会地位和悲慘的經济情况。从青年时期开始，只要他們还有一分力气，他們始終是习慣于干活的。他們从沒有得到过現款报酬，他們从来不会說被奴役或者被剝削之类的話，至多說，他們太穷了，还不起債，因此不能离开别庄，到另一个沒主的地方去安頓下来，独立謀生。

"我們的头儿正好不在这里，弟兄們，"敎授若无其事地回答說。"他正在草原上操練队伍，就在你們剛才听到枪声的地方。

我們还有机关枪呢。"

找上来的四个債务奴隶的代言人显出了惊詫的神色。当他发覺敎授正細細打量他的时候，他的表情立刻变为呆憨、順从、卑微了。这个变化証实了敎授的想法：这些来人一定有詐。不过，他还是想不透这些人要来干什么。

这时候，上校来了，他剛訓練了一部分人，准备另外召集一批。他看看那四个人，卷了一根紙烟，沒有开腔。

"你們是从哪一个别庄来的？"敎授問道。

"拉斯·瑪格里达斯。"

"你們的主人是誰？"

"我們的主人？"

"不錯，我問你們的主人。"

"呃，我們的主人，是呀，我們的主人是唐·費南多，我們的主人就是他。"

"他姓什么？"

"索沙。唐·費南多·索沙。"

"你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領我們到你們那个别庄去，讓我們把别庄的土地分配給債务奴隶們，是嗎？"

"不錯，長官。我們就为了这件事来的。我們要找你們头儿談的也是这件事。"

"好吧，在火堆旁边坐坐，"敎授咧开嘴笑着說，他那种笑容一半象是一个主妇正好碰到洗衣服的日子，家里只有一些殘菜殘羹，而来了一个分明想留下吃飯的不速之客时那种尴尬的笑；一半象是撒旦站在地獄門口，看到最后到达的一批人中間有五六个美以美敎会的牧师和十来个干癟尼姑时的獰笑。"是呀；請在火堆旁边坐一下吧。你們走了長路一定很餓了。弟兄們会給

你們一些豆子、薄餅和咖啡。好歹尽尽我們的心。”

5

教授走到安得路在教一批人讀書写字的地方。

“安得路，”他悄悄地說，“你到参謀干部的火堆那边去一下。我認为我們营地里有了奸細。”

“你說奸細是什么意思呀，教授？”

“你知道拉斯·瑪格里达斯别庄在哪里嗎？”

“大致知道。我以前赶牛車的时候，常常給拉斯·瑪格里达斯的唐·索沙諾送过貨。”

“唔。唐·索沙諾是拉斯·瑪格里达斯的主人嗎？我原以为他叫做唐·費南多·索沙呢。”

“他明明叫做唐·索沙諾，怎么会变成唐·費南多呢？”

“那正是我搞不清楚的地方。你不知道拉斯·瑪格里达斯别庄的情况？”

“我沒到过那里。我們运到拉斯·瑪格里达斯的貨只到巴侖·加南为止，因为通拉斯·瑪格里达斯的路又窄又坏，牛車不能走。别庄自己派了人到巴侖·加南来，把貨物馱在騾背上运去。从巴侖·加南到那里大概有二十来哩路程。”

“拉斯·瑪格里达斯的債务奴隶說什么方言？”

“說多霍拉巴尔和西班牙話。他們彼此之間和在自己家里只說多霍拉巴尔話。”

“你能不能肯定，住在拉斯·瑪格里达斯的債务奴隶，即使他們說西班牙話、懂得西班牙話，是不是也都懂得多霍拉巴尔話？”

“沒有例外。甚至唐·索沙諾也懂得許多多霍拉巴尔話，总

管和管事說得跟債务奴隶一样好。他們都是在那里土生土長的。总管是唐·索沙諾跟一个多霍拉巴尔姑娘的私生子。那姑娘跟他——我指的是唐·索沙諾——还生了好几个孩子。虽然他跟巴侖·加南的唐娜·葆林娜正式結婚了二十多年，跟她生了九、十个孩子，他每隔一天总是到他的老情人那里去混一个下午。他替她盖了一幢可爱的小房子，送了她一些地，每逢圣誕节还送她二十几口小猪。不过他从来不給她現錢。”

“好啦。我要知道的不是那套。”

“你知道拉斯·瑪格里达斯的人沒有一个不懂得多霍拉巴尔話。”

“我要打听的就是这一点。这里来了四个怪人。我拿不准是誰派他們来的，不知道是总督、别庄主、騎警，或是正規軍派来的。跟我一起来看看，用多霍拉巴尔話和他們談談。”

“多霍拉巴尔話我懂得不多。我是采尔达尔人。不过我可以凑和几句，探听他們是不是拉斯·瑪格里达斯来的債务奴隶。”

教授和安得路若无其事地走到那四个人的火堆那里，他們正忙着吃，十来个弟兄蹲在周圍，有的跟他們攀談，有的在抽烟，和自己人聊天。

起义軍里有三四十个多霍拉巴尔族的印第安人，其中几个甚至可能是拉斯·瑪格里达斯的主人卖到紅木树林去的，或是从那别庄逃出来的。可是把他們找出来却不容易，并且他們不見得会了解教授的意图。总之，由安得路来試探这四个人是再恰当也沒有了。

安得路不在意地走到他們的火堆那里，卷了一支雪茄。他向火堆弯下身子，抽出一根燃着的树枝。沒望着那四个人，他用

多霍拉巴尔方言高声說："你們是从你們的别庄里逃出来的，是嗎？"

那四个人不动声色，只顧吃东西，偶尔和周圍的用西班牙話跟他們交談的弟兄說一两句。

安得路挺直身子，抽了一口雪茄，掉过头来，对着那四个人中間跟他挨得最近的那个說話。他用的还是多霍拉巴尔文："到巴侖·加南来运貨时总要喝醉的老騾伕还在你們那里嗎？"

那伙人的代表現在才明白有人跟他說話，非回答不可。他弄得好不尴尬，愁眉蹙額，裝出思索的样子。接着，他偷偷地瞟了教授一眼，想看看教授是不是在听。教授站得很远，在和一个弟兄說話，但是并沒有放过他的一言一动。

四个客人的代表終于回答了。他勉强堆着笑臉說："我們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朋友，确实这样。"他說的是西班牙話，并且学着一般印第安人的腔調，把母音压在喉嚨里。

"是呀。我相信，"安得路說，这次改用流利的西班牙文了。"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才問你們。你們一定走了不少路。"

安得路又弯下腰去点雪茄。其实雪茄已經燃着了，不过他在那个人身上注意到一点东西，他想看看清楚。他使劲地吸着雪茄，然后悠悠閑閑地走到教授那里。

"他們說多霍拉巴尔話嗎？"教授問道。

"你倒說說看。你生平可看到有鑲金牙齿的苦奴隶？"

"从沒有。难道他有金牙齿嗎？"

"我看到了。除了金牙之外，他們一点也不懂多霍拉巴尔話。"

教授派了三个弟兄监視这四个人，并且吩咐他們不能讓那

四个人起疑；他們要起来时也不必阻擋，只是看守者絕不能讓他們走出看守者的視綫之外，更不能讓他們离开营地。

6

天黑了。营地里的火堆都燒了起来。

將軍疲憊地、慢慢地走到参謀干部的火堆旁边。整整一天，在上校、麦蒂亞斯、塞尔梭、費德尔和别的有学問的指揮員的协助之下，他訓練弟兄們演习和射击，象新兵一样跟他們一起奔跑；伏下、起立、伏下、起立，最后他自己几乎都爬不起来了。接着，他又訓練弟兄們怎样散开队形进击，怎样躺下掩护；教他們伏在地上或者匍匐时怎样避免沙土弄到枪筒和彈腔里去；教他們怎样蹲着或者臥倒射击，教他們怎样在松軟的地上迅速挖單人壕掩蔽，减小目标。他当上士时学到的和教过的一切，凡是还記得的，現在都教給弟兄們。他現在所要訓練的人，和以前他那一营招募的新兵比較起来要差二十倍。假如弟兄們对下次战役沒有同心同德和高度热情的表現，他对自己一番苦心所产生的微小的結果可能会失望的。

因此，这时候他疲憊不堪地走近火堆也不足为奇了。

"那就是他們的头儿，他們的將軍，"四个客人中間的一个悄悄地对他身边的人說，他們从弟兄們紛紛招呼和詢問中看出来，这个踉蹌走来的疲乏、憔悴、骯髒、粗野的人就是起义領袖。

"給他一个耳刮子，他就会跌到地上，"坐在他旁边的人悄声說。"我們用几根棍子就可以把这批骯髒的东西赶跑了。眞不明白，老头子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打算派三营人来呢。我用一連兵力就能打垮这些猪羅。"

"媽的，"另一个人輕輕地說，他嘴也沒有張开，只从牙齿縫

里迸出話来。“干嗎不閉上你的臭嘴？瞧那个家伙已經往这里看了，他在注意我們呢。”他指的是教授，教授不住地瞟着这四个人，捉摸着他們是何等样人，来干什么。

接着，上校轉向参謀干部的一伙弟兄們說：“我們到塞尔梭的姑娘在燒飯的火堆那面去。他們那边有一口猪。这里的食物太少啦。”

“这口猪是哪里来的？”教授問走在他身边的塞尔梭。

“誰說是猪来着？不是猪，是羚羊。我跟慕德斯达在灌木叢里練机关枪，讓她打十发子彈，学学瞄准。有一头羚羊正好在我們前面跑过，慕德斯达只打了两发子彈就把羚羊打倒了。两枪都打中目标。”

“明天我便升她做排長，”將軍帶着困乏的笑声說。“你，上校，也可以向这姑娘学习学习。今天下午，我亲眼看到你向一株树打了二十发，粗大的树干上只中了一顆子彈。”

“你也得把距离考虑在內呀，”上校回說。“那头羚羊来得近，伸手都可以抓到它的尾巴。”

“你是这样想的嗎，上校，”塞尔梭笑着說。“伸出手就抓得到？我倒想看看你怎样抓。用手去抓！至少在两百步之外呢！”

“难道你量过那两百步路嗎？”上校反問道。

“我才用不着量。我总知道两百步路有多远。”

7

他們蹲在慕德斯达的火堆旁边，吃着烤羚羊肉，除了薄餅和灌木叢边上摘来的嫩綠叶子之外，沒有别的佐料了，过了一会儿之后，教授說：“我們本来也可以在我們自己的火堆旁边吃。可是我們要談話，就得把那四个人支开。我宁願讓他們坐在那里，

不給他們发覺我們已經知道他們是什么样的債务奴隶了。”

將軍幷不答話。他一面吃东西，一面尽量不讓自己瞌睡，这时候，許多弟兄穿梭似地来到他跟前，悄悄地向他汇报，听取他同样悄声的指示。

他的指揮員們不去过問他的部署以及他怎么策划。他不时問問上校、教授、安得路、或者麦蒂亞斯，幷且仿佛把他得到的答复結合到吩咐弟兄們的命令里。

随后，他請麦蒂亞斯替他卷了一支雪茄，燃起来。他一言不发地抽了几口之后，他的困倦似乎減退了一些。看来他吃东西的时候，处在半睡眠的狀态，休息了一会儿，精神恢复过来了。他跟大多数的參謀一样，不象往常那般蹲在火边；而是坐在周圍的鋸倒下来的树榦上，这些树榦以后准备用来燒火，給营地帶来更舒服、更愉快的气氛，讓弟兄們都高高兴兴。

參謀干部的火堆現在燒起了大量木材，这是通知把別的大火堆也燃起的信号，讓大家以歌唱、音乐、舞蹈和欢乐来結束这一天。

又有一个弟兄过来悄悄地向將軍报告。將軍站起来，招呼大家跟着他走。

8

他們走到參謀干部的火堆那里，也在树榦上坐定。

“你們这四条蛆虫还在这里，”他对客人們說，他們在大火堆旁边显得很快活，至少想裝得很快活的样子。

“是呀，長官，我們还在这里，”那个鑲金牙齿的人說。“不过如果你允許的話，我們現在想走了。我們还要赶長路呢。”

“你們跑一趟得了多少錢，伙計？”將軍淡淡地說。

听了这話,四个人脸色都白了一点。那个代表馬上打起精神,說道:“沒有誰給我們錢,長官。我們是几个穷苦的債务奴隶,只想知道你們什么时候到我們的別庄,把我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他說“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这句話时,教授咧嘴笑笑望望將軍的臉色,看他有什么反应。

“你們是拉斯·瑪格里达斯的穷苦奴隶,是嗎?”將軍問道,口气比剛先更冷淡了。

“是呀,長官,听你吩咐!”

“你,”將軍喝道,他的声音突然完全变了,臉上的倦容也一扫而光,“你是耶蘭欽駐防軍六十七营第三連的魯本·拜来勒斯中尉。你的三个朋友我現在还不知道,可是明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那四个人想潤潤嘴唇,显然不成,因为尽管他們乱动下巴,口水却突然干了。

教授突出眼睛,楞楞地盯着將軍。其余的弟兄們吃惊的程度也不低于那四个人;只是他們的口水不象那四个人那样干涸而已。

中尉过了三四分鐘才說得出話。

“一定是誤会了,長官。我們是拉斯·瑪格里达斯的穷苦的奴隶,千眞万确,絕对不假。”

“你敢对圣母起誓不?”

“敢,長官,我对圣母起誓。”

“沒有誰請你們来呀。”

“我明白,可是我們要知道眞相。”

“什么眞相?”

“就是你們要为我們債务奴隶爭取土地和自由。”

“对,我們对債务奴隶是这样的。可是对于正規軍和騎警的

長官，以及所有穿制服的混蛋爬虫，我們却打算給些别的。你也許还想看看我們的軍火庫吧？”

“不，長官。我們打算回去了，回到自己家里去了。”

“我們大家，全体弟兄們，多年来一直想回到我們的茅舍和家庭去，可是沒有如願。所以你們也得委屈一下，等一个鐘头。”

將軍招呼五个弟兄过来，低声吩咐了几句話。蹲在火边的人只听到弟兄們离去时將軍喊的最后一句：“找一条結实的麻袋，再到这里来。”

四个客人站起身，打算走了。

这时，弟兄們帶着一条空麻袋奔回来了。

“你們回到拉斯·瑪格里达斯的老家之前，先跟弟兄們去参观参观我們的軍火庫，”將軍对那四个人說。在講拉斯·瑪格里达斯这几个字时，他譏刺地笑笑。

四个客人走了十来步，正要消失在黑暗中时，將軍喊道：“慢着。中尉，你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你的三个伙伴要看到的东西已經够多的了。”

这之后，他和火边别的人都不去理会中尉，中尉心惊肉跳地呆望着黑夜里弟兄們把他三个伙伴帶走的方向。那面有一个大篝火，但是他彷彿并沒有看到他要看的东西。

不到十分鐘，弟兄們回来了，三个客人却不見。他們把那条麻袋扔在前面的地上。袋口用一条条的树皮扎住，袋子外面又髒又湿，好象在爛泥地里拖过似的。

將軍向两个弟兄做个手势。他們一个虎跳就跳到中尉面前。等他們再跳开时，中尉脸上和头两边都淌滿了鮮血。他除了企图自卫之外，沒有发出声音。他的鼻子給貼骨削掉，两只耳朵也都削了一半。

“弟兄們原該把你的嘴唇也削掉，因为你竟敢借圣母的名字来說无恥的謊話。但是我还用得着你的嘴，魯本·拜来勒斯中尉。你得替我帶个口信給你的長官，唐·彼得罗尼奥·勃林加斯。將来我再碰到你，問你有沒有把我說的話都报告你的师長时，为了便于認識起見，我不得不把你的鼻子削低一些。以后人家会管你叫做塌鼻子了。这个名字也不坏，是嗎？”

中尉一言不发。他用袖管擦去流到嘴里和脖子上的血。他連痛都不喊一声。但是將軍知道，或者可以猜想到，这会儿中尉根本顧不到痛，一心只想象着，总有一天，他要把將軍俘获，象現在这样蹲在他面前。虽然他是不是能够俘获將軍还是一个問題，光是想想也够他痛快的。

“当然，我很可以把你吊死，中尉，”將軍往下說，“不过我有重要的口信帶給唐·彼得罗尼奥。你是我所能派的最适当的信差了。你的馬正在春天牧場。明天早晨八九点鐘，你就可以回到你的营部去了。因此我把这条麻袋給你帶去。麻袋里面是我給你們長官預备的早飯，因为他居然想到我，派三个長官和一个上士来这儿問候我，我向他表示一点謝意。难道第四个人也是中尉嗎？那一来你們三个人就沒有跟班了。”

將軍从火堆上拿下一罐咖啡，倒滿了他的小杯子，他两手捧着杯子，好象取暖似的。他把杯子在手里轉了几次，等它凉一些的时候，一飲而尽。

越来越多的弟兄們向參謀干部的火堆走攏来。他們挤得緊緊的，想一字不漏地听將軍捎給正規軍师長的口信。

“唐·彼得罗尼奥就在高岩后面布置了陣地，有两个步兵营、一个騎兵团和一个机枪班，他埋伏在那里，等我投进他布置在長峽谷那里的陷阱。告訴他，我可不賞光，我再也不会落进这

样一个拙劣的圈套。"

中尉吃惊地盯着將軍，仿佛看到他背后出现一个鬼怪似的。

"他想把我騙到拉斯·瑪格里达斯，以便从側翼攻击我。那样对我也不利。我准备在这里等他，你已經看到我們的陣地了。那个老色鬼总不至于怕我們这种骯髒的臭猪吧？如果你們的司令官只敢躲在潮湿的峽谷里攻打我們，那他真是个狗入的可怜的孬种！如果他是个道地的軍人，他那些勛章是立了汗馬功劳得来的，就讓那个狗入的到这里来，舐我們的屁股吧。别忘記把我对他的看法告訴他。"

这番臭罵惹得中尉心头火起，什么也顧不得了。他霍的跳到將軍面前。

將軍同时也一跃而起。弟兄們誰也沒有干預。也許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得太突兀，也許是他們認为这是預定計划的一部分。

中尉揮出拳头。但是，还沒打到將軍的臉，將軍已經使出全力打中了中尉的下巴。中尉踉蹌倒退，差不多就在他原先蹲着的地方跌倒了。

"可惜你沒有把手枪帶来。你現在一定这样想，是嗎？"將軍問道。"挨我拳头的軍官，你倒不是第一个。所以我当了弟兄們的將軍，弟兄們也不是挨了巴掌不敢还手的胆小鬼。我对你的司令官的看法，你已經知道了。如果四天之內，你的司令官不到我們这些骯髒的印第安猪羅这里来領死，我們就失陪了。我打算在巴侖·加南兜个大圈子，直扑西莫霍尔。那也是个很好、很富裕的小鎮，我們可以乐一下。之后，我要到烏宁吉巴尔、耶蘭欽、左勃达哈尔、亞加揚、尼伊奇，最后到索克頓。接着，我們要攻打杜勒姆，去拜訪拜訪总督，只要他沒有借吃喜酒的名义溜掉。我們也許会改变計划。我对你說这番話，只是要你知道，我

沒有必要到布下陷阱的高岩去。你把这些話都告訴你的司令官。只要你漏掉一个字，我們再抓到你的时候，你剩下来的耳朵也不保險。别忘記把我的話照样說給你的司令官听。”

將軍喝光了咖啡，把杯子里的渣子倒出来。

“誰給我一支粗雪茄？”他向周圍扫了一眼，問道。“我派两个弟兄陪你到你們寄馬的牧場，免得你迷路。”

中尉站起来。“我的伙伴在哪里？”他問道。

“他們还在参观我們的軍火庫呢。他們先从上而下的看我們的宝貝，再从下而上的研究。也許他們一輩子要待在这里了。我們沒有請他們来。明天吃早飯的时候，你可以对你的司令官說：或者由他帶一营人来領他們回去，或者讓我們大兜圈子。你临走之前，别忘記为你吃的豆子、薄餅和咖啡道謝。你在这里受了优厚的招待。是嗎？”

中尉不回答，一个轉身就跟着陪他上路的两个弟兄走了。

9

那三个人剛消失在黑夜里，火堆旁边的弟兄都鬧开了。“哎，將軍，你怎么会全知道的呀？难道正規軍眞的在山后等着我們嗎？你怎么知道那四个人是誰？”

“那很簡單，”將軍点起雪茄，再倒了一杯热咖啡，回答說。“比你們想的簡單得多。我沒有神出鬼沒的本領。只是凑巧罢了。今天确实有几个債务奴隶到营地里来。三个。不是从拉斯·瑪格里达斯，而是从另一个別庄来的。他們是眞正的奴隶，不是奸細。我一看就知道他們是眞的債务奴隶。所以你們才看不見他們。他們怎么也不会到营地里来，不会登堂入室的。他們躲在灌木叢里，离我們的前哨还很远呢。他們在灌木叢里躲

了三四个鐘点，最后才看准我是他們要找的人。我正在灌木叢里操練。弟兄們跑上前，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輕輕地喊道：‘喂，大哥，我們要找你說話。’我讓弟兄們繼續跑，我自己跟那几个債务奴隶到了灌木叢里。他們来警告我，軍队已經开到，打下埋伏，專等我們落进圈套，讓正規軍快活快活。他們也知道那四个軍官乔裝的事。”

上校高声笑了起来。“当然啦，有人通风报信，誰都能計謀策划。”

“可是他們不会来找你呀，”將軍咧开嘴笑着說，朝他瞟了一眼。

“他們为什么不願意来找我呢？”

“你不象我这样能获得人家的信任。使我最激动的倒不是他們給我捎来的宝貴的消息。不是的；使我高兴的是，我們革命以来，債务奴隶第一次自动地来找我們，給了我們意外的、因而更其值得欢迎的帮助。这事实肯定地說明革命已經逐漸造成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些吓破了胆的債务奴隶。只要成千上万的債务奴隶来找我們．只要他們开始自发地在他們的别庄里起义，即使斗爭再延長两三年，革命的胜利总有了保証。”

“你这番話說得眞好，我一个字也改不了，將軍，”教授打了一个大呵欠，說道。他站起来，找出席子毯子，爬到灌木叢后面睡觉去了。

“打仗的事情我懂得还不多，”大伙都不想开口时，麦蒂亞斯終于說道，“可是我覚得，將軍，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錯誤。”

“你指的是什么錯誤？”將軍問道，他几乎瞌睡着了，只是还蹲在火边，还在抽雪茄烟。他問話的口气显得他并不指望答复，这句問話只是不由自主的脱口而出的。

“你不必把我們的計划告訴那个中尉呀。”

“那算是錯誤嗎？我犯了錯誤嗎？我們大家都有錯誤，埋伏在高岩后面的那些該死的猪玀的錯誤更多，那我难得犯一两次錯誤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总得告訴他一些事情，那他就不会发觉我們眞的打算了。假如我知道了他們的計划，而我絕口不談，他就不会担什么心事，就直截了当地开来攻打我們了。現在他却拿不定主意，該怎么办。那个老混蛋怎么办呢？他只好东派一个营，西派一个营，因为他拿不准我們究竟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至于那些冒了风险跑来报信的可怜的奴隶，如果人家問他們今天到哪里去过，而他們的回答不圓滑的話，也許要給齐脖子活埋，給馬踩死。我希望他們有些头腦，知道該怎么說。他們可以說是出来找一头走失的母牛。哎呀，弟兄們，我眞累。”

一会儿之后，弟兄們听到他已經在打鼾了。費德尔站起来，拿了一条毯子替他盖好，再在他头底下墊一只馬鞍。將軍舒服地伸直了腿。他的几只光脚趾露了出来，因为他的靴子原来是一个上尉的，他穿起来太小了，不得不把它割破，再挖几个洞，讓他的脚趾有周轉的余地。

弟兄們急忙把火扒开一些，因为將軍把他那双結着干泥的靴子伸到火里，皮子开始冒烟了。

第 十 章

1

唐·彼得罗尼奥·勃林加斯正坐着吃早飯，他的軍阶是师長，現在率領政府派来圍剿叛党的軍队。这頓早飯很适合师長

的身份，虽然吃早飯的地方只是师長設作司令部的一个小牧場的正宅。这些司令部在牧場里設得愈久，那个不幸的牧場主人的脸就愈長，愈憔悴。当然啦，师長不能和土匪头子相比。他是正規軍的貨眞价实的师長。每吃一頓飯，他就付半个比索。旅客、商人經过那条路，如果要在牧場里过一夜，都得付半个比索。那些荒僻的小路上沒有客店；到了傍晚时分，旅客如果知道在三小时之內不能到达下一个牧場，他便在路旁的任何牧場里过夜，因为再过一个鐘点，天色就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了。

旅客对于牧場主的老婆所供应的一切都表示滿意，如果有什么特別优厚的地方，哪怕是一張搖搖晃晃的床鋪，他就感激不尽了。但是，牧場主要招待一位师長当然沒有那么簡單。摆在师長面前的每一頓飯菜少說也值四个比索。牧場主不敢提出高于一般代价的要求，唯恐得罪师長，引起他的反感，从而惹翻了所有操縱他命运的小独裁者。如果只有师長一个人，这种情况还可以容忍，牧場主至少可以自已寬慰：公民为了祖国总得出些牺牲。但是將軍屁股后面拖了一大串軍官、士兵和勤务兵，他們同心协力，都想把牧場主吃得傾家蕩产，大家每吃一頓飯只付半个比索，大家吃的排場，照那个可怜的牧場主的想法，跟师長、少校、中尉們沒有什么两样。

师長和其余的軍官都不耐煩了，因为那些該死的叛党仿佛不乐意开进为了屠杀他們而选定的峽谷。因此，將軍和他手下的軍官派人到他們原先駐守的鎮里，找了女人每天上牧場来。牧場主和他的家眷挤在柱廊的角落里过夜，讓那些硬派在他們头上的客人享用最好的房間和所有一切最好的东西。作为师長尾巴一部分的二三十个仆从付不起半个比索；只付十五个生太伏。但是人人都得吃飽。这一切尽管恼人，却还不是牧場主最大的

煩恼，人家一天至少跟他說十几次，有軍队住在他家里，讓他发一笔大財，說他眞是好运气。鴉、猪、牛、整袋整袋的玉米粉都不見了，牧場上的姑娘臉上生了娠妊黃斑，跑来告訴女主人，說是她們肯定自己出了毛病。

因此，人們很容易理解，牧場主为什么每天要禱告十四次：“哦，亲爱的天父呀，求您赶快叫叛党进軍吧，讓他們送命，以便結束这場可怕的事，我也可以收回自己的牧場，尽管它已經給糟蹋得不象样了。”

师長可不急于攻打叛党。他在外面多待一天，就多拿一天的战时薪餉。把叛党打垮之后，他就得回駐地，战时薪餉和每頓半个比索的丰富的飯食都得取消了。

2

早晨十点鐘，牧場主一面說“預备好了，將軍”，一面端过一把粗木椅子，师長便輕松愉快、大模大样地坐下，因为一切都准备好了，使女也端了盤子从厨房里来了。师長把刀在叉上磨几下，咂咂他的肥嘴唇說：“啊，唐·罗森多，今天早飯預备了什么可口的东西？我盼望吃到一些特别好菜。媽的，我待在乡下，老是餓得发慌，簡直可以成天成夜的吃。”

牧場主痛苦地倒抽一口冷气說：“鴉羹，將軍，紅椒蕃茄炒飯，牧場蛋，烤子鴉，乳猪，燒烤牛肉加酒漿，最后是蕃瓜泥和咖啡。”

“就只这么些嗎，唐·罗森多？”师長滿臉失望地問道。“今天沒有乡下式的塡火鴉嗎？”

“非常抱歉，师長，”那个飽受委屈的人聳聳肩膀回答。“我剩下来的一些火鴉羽毛还沒有長全，不能宰。先前的三打長足

的肥火鸡——唔，师長，你知道它們到哪里去啦。”

“哎，亲爱的唐·罗森多，在貴場这样的好地方，这些火鴉簡直用不着照料，繁殖起来吓得坏人。你只消多下一些蛋就成啦。”

“誰，我嗎？”

“难道你要我替你効劳嗎，唐·罗森多？你即使出于一片好心，也不能要我替你干这种事呀！”师長說了这句笑話得意极了，哈哈笑个不停，直到其余的軍官进来吃飯时才打住。

“諸位，”他招呼他們說，还想大笑。“諸位！哎！你們怎么也想不到，罗森多竟然請我替他下蛋。你們怎么想呀？”他一手握刀、一手握叉，捏着拳头搥桌子，替他的俗不可耐的狂笑加些音乐伴奏。

“他要你替他下怎么样的蛋呀，师長？”塞古上尉裝作不懂的样子問道。他的样子好象不懂，他的問話里却有骨头。他想讓他的上司多快活快活。

上尉給了师長一个重新大笑的机会，师長簡直感激得可以吻他。

“你們都听到了嗎，諸位？塞古上尉問我什么話？你們听到了嗎，諸位？”他一陣陣笑个不停，連話也講不清了。“塞古上尉問我該下什么样的蛋。”

上尉不动声色，絲毫不表示自己懂得这个笑話的意义。师長看到上尉站着，滿臉莫名其妙的样子，笑得更加起勁。他用叉指着上尉，看看周圍乐开了的軍官們，讓他們顺着他叉子的方向望去。“塞古上尉問我該下什么样的蛋。諸位，諸位，我該下什么样的蛋呀？”

上尉現在換了表情。他抓住椅子的扶手，拖到跟前来，准备坐下吃飯。同时，他四下扫了一眼，显得又吃惊又詫异，彷彿他

怎么也搞不清楚大家笑什么。他慢慢地坐下，悻悻然說道："眞見鬼，諸位，我問該下什么蛋又有什么可笑：一个师長能孵的蛋种可多呢。"他的悻悻然的不高兴的口吻，而不是他的回答本身，使他那不懂得一个无聊笑話的莫名其妙的神情更为突出，害得师長笑得把鴉羹都嗍錯了。他恢复过来之后，用匙子指着上尉，气也透不过来地吼着說："塞古上尉，你不該做軍官，应該去做殯葬生意，大家都兴高采烈、哈哈大笑的时候，你却扮出一付哭丧臉。"

"对不起，先生，我原是做殯葬生意的，"上尉呆头呆腦地說。

"呃？"师長喝道。"你？做殯葬生意的？什么地方？从沒听說过呀。"

"先生，这还不容易明白嗎？"他不动声色地淡淡地說："我們这里都是做殯葬生意的。你以为我們佩着手枪，外面的士兵帶着步枪和机关枪是干什么的？"

"换一句話，上尉，你是說我是一个下蛋的做殯葬生意的？"师長又笑了。其余的軍官也都奉陪，少数几个是出于礼貌，不得不笑，大多数的却跟他們的师長一样，認为好久沒有听到这样俏皮、这样聪明的会話了。

笑声减退一些的时候，上尉找了一个机会来回答。"那些話不是我說的，师長；是你自己說的。我必須請你原諒。"

"老弟，"师長說，"我生平碰到的人要算你最沒有风趣、最不懂幽默、最沒有意思了。你这个人一点也沒有幽默感。你眞扫兴。不过并不碍事，我們还是可以分出适当的注意和鉴别美味的能力来品品这只漂亮的乳猪，哎，它簡直跟把它端上来放在我們面前的姑娘們一样漂亮。喂，科西奥中尉，把我喜欢的考梅特柯酒瓶推推过来；我得喝一口酒精，替这只乳猪的脆皮行个洗礼，

杀掉微生虫和細菌！說到这层，塞古上尉，你对微生虫有什么見解？”

“全在于你指的是哪一种微生虫，师長。”上尉又起一块肉，轉了好几次，端詳了好久，才送給嘴里。当他吞了下去，师長早已不在思索他問的話时，上尉才說：“你指的是哪一种微生虫，先生？这在于問題是誰提出来的。也許我們这些坐在这里吃猪肉的人都只是微生虫，也許猪把我們当作是它們的微生虫。我們不妨問問猪，它們眼睛里看出来的世界是怎样的。每一个寄生虫都覺得自己是宇宙間最重要的东西，同时还認为它寄以为生的生物只为了替它提供营养才存在的。”

师長全付精神正放在一大块烤肉上，沒能体会这样冗長的議論。他只听进了第一句話。他嘴里的东西还沒有咽光，又哈哈大笑起来。“先是我替唐·罗森多下蛋。你問我下的是什么蛋。之后你把我說成了下蛋的做殯葬生意的人。現在又說成微生虫了。你是这样对待司令官的嗎，上尉？待会儿，我要正式責成奧卓亞中尉研究一下，这件微生物的案子要不要开軍事法庭。不过，塞古上尉，我們再干一杯考梅特柯酒，把这十分鐘之內吞下去的几百万微生虫整一下。我根据多年經驗，知道我的微生虫善于鉴別一杯不値錢的、有毒的蹩脚白蘭地和我們面前的这样好的考梅特柯酒。在这件事上，我的微生虫从来不会出錯。哈，燒烤来啦，值得喝采欢迎。喂，唐·罗森多，酒漿还可以濃些；青椒也少了些。不够辣。把那小盆嫩豌豆递过来。多謝！”

3

师長抬头一看。

敞开的門口站着一个人形，开头他簡直認不出来。

軍官們吃飯的屋子里沒有窗戶。所有的光綫都是从門口进来的，因此門老是开着。

师長臉对門口坐着。耀眼的亮光射到他的眼睛。他很容易看到有人站在門口，但是不能立刻辨清那个人的臉。他只看到那个人用一块普通的紅帕子包住臉，仿佛害牙痛似的。那个人背后現在又出現了一个印第安人，背了一条泥污的麻袋，噗的一声放在柱廊上。

“喂，干什么呀？”师長問道。

“报告师長，魯本·拜来勒斯中尉，偵察巡夜回来，”

“进来，拜来勒斯中尉进来。我們剛吃早飯。喂？唐·罗森多。替拜来勒斯中尉端把椅子。”

中尉走进了屋子。

“哎，你的臉怎么搞的？鼻子打掉了嗎？老天爷！”师長显然覺得滑稽，笑了。“沒有了鼻子，亲嘴倒方便些，中尉。你的鼻子本来太長。”他說了这話又呵呵笑个不休。“你們有什么意見，諸位？我們是不是一致認为，我們的朋友拜来勒斯的鼻子太長了，不便照軍人的老法子亲嘴？”

軍官們沒有大笑，但是为了禮貌起見，不得不裝出一付尴尬的笑臉。

司令官的嘲笑使中尉勃然大怒，可是他沉住了气，沒有发作。

其时，一个印第安小孩端来一把椅子，中尉落了座。一个使女在他面前放好刀叉，給了他一个盤子。

中尉和他的伙伴們先前寄存馬匹的小牧場，派了两个小伙子陪他回来，帮他帶那三匹沒有人騎的馬和送給师長当早点的那袋东西。

那两个印第安小伙子之一——带麻袋的那个——抖抖索索地待在柱廊上等候招呼。另一个在院子里卸下馬鞍，把馬交給士兵們。

“喂，中尉，”师長对新来的人說，“現在这个时候，天气又不冷，你何必象老奶奶那样用手帕包着脸？还是鬧牙痛？說呀，老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回来的路上，中尉已經用溪水洗掉了血迹和干掉的污垢。他的鼻根子已經停止流血了。在小牧場上，他又用白蘭地洗了洗鼻根子，伤口虽然怕人，現在却干了。

中尉迟疑了几秒鐘；接着，他在下巴底下摸索着，要解开那条染紅了的手帕的結子。他覚得师長的話又損人、又愚蠢，于是打算飞快地一扯，把帕子拉下来，作为答复。可是帕子紧紧地粘在耳朵上，中尉一扯就痛不可支。

“劳駕，伙伴們，”他說，“把酒瓶递过来好不好？”

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軍官說：“你确实需要喝一点，老弟。你的脸色不好。”他替中尉斟了滿滿一杯酒。

中尉咯咯的喝了四大口，把那杯酒喝光了。他拿起酒瓶，往自己头上一澆。

“喂，喂，你干什么！”师長嚷道。“我想你早就受过洗禮了。而今还在浪費这些宝貴的考梅特柯酒。在这个荒僻的地方，要找这种玩意儿可不容易，你这样做未免太奢华啦——啊，天哪，那是什么？”

中尉覚得酒把他耳朵上的帕子浸透了，可以扯掉的时候，便鼓起勇气，狠狠的一下子把帕子扯了下来。鮮血立刻又順着他的脖子直淌。他把头伸到师長面前，嚷着說：“你总該明白我为什么把脸包起来了吧，將軍。你喜欢嗎？”

“也是枪彈打掉的嗎？”

“不是枪彈打的。全是刀削的。那些蛮子，那些畜生干的好事。”

“拜来勒斯中尉，你不見得要說是我派你去偵察的吧？当然不会。是你自己建議的。我不过讓你去罢了。你帶去的两个中尉和一个下士呢？”

“那些蛮子把他們留下啦。”

“留下做人質嗎？”

“我不知道，师長。关于那件事，他們什么也沒对我說。他們放我回来，是要我帶个信，那个自称为將軍的臭猪要我帶給你。”

“那个囚囊是怎么样的？是甲牟拉人嗎？”

“不，师長。不是甲牟拉人。他是本地的印第安人。他怎么会当上他們的將軍，我就弄不明白了。他象一条跛狗似的一瘸一拐，站都站不直。恐怕他連枪杆子都抓不动。誰也不尊重他。大家都把他当作同等級的人。跟那帮人一样用手指抓东西吃。跟那批猪玀一样睡在席子上。我們三个鐘点之內就能叫那群畜生完蛋。全是膿包。”

“那对我們并不是新聞，中尉。我希望听些别的。”师長又略略地笑起来。“你确实破了相啦，中尉。你的那对小耳朵原先眞漂亮。依我看来，那个象跛狗那般一瘸一拐的可怜相的將軍未免对你太不敬重了。你建議乔裝成債务奴隶，去偵察他們的陣营、人数、配备和計划，可是他或許沒有你想象的那么蠢。他識破了你的伪裝。下次你再想乔裝打扮的时候，你得把整个腦袋蒙起来；光在臉上戴一个面具恐怕不中用。天下哪有这种傻瓜，竟会讓一伙强盗割掉他的耳朵的？”

中尉本来不指望人家怜悯，不論是他的長官也好，同事也好。假如有人想表示怜悯，他也会拒絕的，并且会断然說，旣然当了軍人，总得有所牺牲。叫他冒火的是，誰也沒有把他当作英雄，当作一个勇敢的軍官，冒險深入敌营，为了在自己的軍队里贏得名声而蒙受了痛苦和屈辱。不錯，师長并沒有派他去偵察。他是自告奋勇的，目的与其說是去执行一件重要的任务，不如說是將来可以在伙伴中間夸口吹牛。师長不很重視有关叛党的情报，也可以說根本不重視。他从軍事观点看来，根本不把起义軍当作一件事，并且作为一位赫赫的师長，竟給派来对付一帮討厌的債务奴隶，从各方面看来都和他的地位身份不相称。依他的想法，派个上校帶半营兵力就解决問題了。但是陆軍部里有人決定，派他帶多少多少部队来攻打叛党，他只得服从命令。假如三个青年軍官在这个骯髒的地方等叛党等得不耐煩了，想找冒險刺激，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他之所以同意，只是出于他們的請求。至于他們的冒險出了岔子，跟他可沒有关系。因此他現在为什么不能拿中尉开开玩笑，挖苦挖苦他的相貌，正象挖苦一个求愛失敗的青年軍官呢？

拜来勒斯中尉可不是这么想的。他旣然得不到应得的尊重，也想开开玩笑，并且針对师長，师長正兴高采烈、吵吵鬧鬧地吃着那頓丰富的早飯，只关心着要加多少鹽、胡椒、辣醬、蕃茄醬，而不理会他部下的痛苦和委屈。

“那个所謂將軍的人叫我帶个口信給你，师長，”中尉喝完肉湯之后馬上說。

“这个口信一定非常好笑，諸位，并且一定非常无聊。骯髒的奴隶居然帶信給我！好吧，中尉，說出来。”师長哈哈大笑，乐得又嗆又咳。

"口信不很恭敬，师長。"

"我并不要求恭敬，拜来勒斯中尉。我希望至少好笑才成。"师長咧着嘴望望周圍的軍官們。"諸位，我們有点消遣啦。"

"当然，师長。可是别怪我。我只是把他对我說的話背一遍。你的媽媽是个老婊子。"

"什么話？你这是什么意思，拜来勒斯中尉？"

"你不是要听那些臭印第安人的將軍帶給你的口信嗎？"

"那又当别論。好吧。講下去。"

"他希望我告訴你，他要把你和你的軍队全剁成肉醬，他喜欢亲自把你拖出来，割掉你的鼻子、耳朵和某一部分。他不賞你的光，把他的部下送到高岩附近的峽谷里讓你杀个痛快，而是要繞过你兜个大圈子，在你的后方燒掉所有的大别庄和市鎮，把所有的居民在树上吊死，讓他們挂在那里，希望陆軍部由于你偷懶，腰包裝得太滿了，不去打他而給你降职处分。如果你有一丁点儿勇气，显显大丈夫和軍人的气概，你就得开到他等着的地方去打他。不过你只是个昏庸无能的老色鬼，只顧到自己的口腹和薪餉，不敢出去打那些下賤的叛党。你比他手下的最髒最蠢的弟兄还下賤一百倍、荒淫一百倍。他手下的弟兄倒有胆量来对付你，你的大軍和所有披着軍服，帶着手枪、步枪、机关枪耀武揚威的人，他們只要用几根爛棍子就能把你打垮，他們甚至不必用破弯刀就能把你們大家摔在糞堆里給癩狗和老猪吃。你們除了奸淫邪狎之外沒有别的本事，你們所以当兵，只因为不穿軍裝的話，你們誰都不能老老实实地干活，連面包皮和发霉的薄餅都掙不到。而你，师長，是全世界最蠢、最懶、最貪心的大混蛋；你腦袋里只有一只大尿泡；你的脚杆子給人一碰就会象蛀空的树枝那样拍的折断，因为你渾身是病。再說，你不是貨眞价实的將

軍，今天所以有这个地位，是因为你的老婆和你所有的女儿跟那些能提拔你的人睡觉。假如你的母亲不帶着她的女儿到处卖淫，你恐怕連一个上士都当不了，只能去赶趕騾子。对不起，师長，是你自己要听这个口信的。作为下属，我只得服从你的命令，先生，我始終是极端尊敬你，听候你吩咐的。現在我得把那个下流將軍送給你当早飯的东西交給你。”

將軍和其余的軍官（包括坐在桌子边的和随后进来四处站着的）都沒有打断中尉的話。他們讓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仿佛当他是一个不能替自己的話負責的瘋子。現在他說完了，大家才理会到，中尉的这番話不是为自己說的，事实上他只把叛党將軍的話重复了一遍。这一大串的形容詞中提出一个就能叫中尉受到軍法制裁，整个一番話无疑会叫他在圣地亞哥的陆軍监獄里至少吃二百五十年的官司。撇开这一切不談，他所用的語言絕不是一个軍官所說出的，即使他想說都不成。因此种种，师長和別的軍官都一言不发，沒有打断他。

中尉說出第一句有分量的話时，师長和軍官們都不吃飯了。师長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軍官們，尤其是年紀比較輕的，臉色都变得雪白，并且一直白着。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以为师長会拔出枪来，斃了中尉。但是为了某种理由，中尉既沒有受到打扰，也沒有誰企图枪杀他，或者打他耳光。中尉一口气把話說完。他的忿恨使他横了心，一大篇話中沒有插一句道歉的話。他留到結尾时才道歉。他騎了一夜馬，丟尽了臉，受尽屈辱，由于失血和創痛而变得麻木不仁，几乎虛脫，在这种心情之中，即使师長枪斃了他，他也无所謂。他甚至会把枪斃当作恩典呢。

4

中尉住口之后，屋子里静默了几秒鐘，对所有在場的人說来，这几秒鐘象是几分鐘。誰也不知道該說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来緩和紧張的空气。

然而，拜来勒斯中尉突然打破了静默，他高声喊道："伙計，把擱在鞍头上的那个麻袋拿来。"

那个小伙子蹲在柱廊上，等人家給些吃的。他一到之后，立即把馬鞍上的麻袋解下来，搬到柱廊上，放在自己身边。現在他提起麻袋，拿到軍官們所在的大屋子里去。

"喏，师長，"拜来勒斯中尉說，"这就是那个癩狗强盜头子送給你的礼物。"

"礼物？那个猪玀送給我的？"师長受了那一陣狗血噴头的臭駡之后还沒有定下心来。"把这礼物扔到糞堆里去吧。一个无法无天的印第安流氓送得出什么好东西？八成是一个下了毒的偷来的火腿。把麻袋扔到糞堆里去，伙計。"

牧場里来的小伙子又提起麻袋。他已經跨出門口，走在柱廊上的时候，师長好奇心大发，很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同时，他認为麻袋里的东西也許能提供一些有关叛党头子的計划的綫索。"拜来勒斯中尉，你可知道麻袋里面裝些什么？"

"不知道，师長。我得老实說，我垂头丧气騎馬回来，心緒紛乱，根本沒有想到要看看里面的东西。此外，先生，我也覺得不应該打开一条扎好的袋子，因为里面的东西是送給你的，属于你的。"

"很对，拜来勒斯中尉。謝謝你。"

他招呼了一个低級軍官："叫那个小伙子把麻袋再拿来。"

小伙子回来了，把麻袋放在屋子間結实的粘土地上。所有的人都盯着那个袋子，仿佛要猜猜里面是什么。可能眞的是下了毒的火腿，椰子，或者南瓜。也許——大家同时想到——也許里面是炸彈，一倒出麻袋就爆炸。

一个上尉把这个想法說了出来："先生，我們应該多加小心。看来很象炸彈。"

"别这样糊涂，上尉。如果眞是炸彈，拿麻袋的那个小伙子根本到不了这里。"

軍官們笑了，上尉扮了一个鬼臉。

"来吧。解开袋子，小伙子，"师長吩咐小伙子說。

那个年青人在麻袋旁边蹲下来，用牙齿咬住打得很牢的結子，想解开来。奥卓亞中尉覺得这样太費时間。他从桌子上抓起一把刀，一下子就把树皮条子割断了。

"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出来，伙計，"师長說道，他从椅子里站起身，想隔着桌子看得清楚些。

小伙子抓住袋子的底角，往上一提，拜来勒斯中尉的三个伙伴的头顱便滚了出来。

"他們这样辣手，非狠狠地报复他們不可，那些蛮子，那些野蛮的凶手！"师長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之后嚷道。"我那圣洁的母亲，我的亲生母亲——他那張臭嘴竟敢提到她，还要侮辱！我要活剝他的皮，一天天的慢慢的剝，把他放在驴子后面拖。那些畜牲，那些野兽。我一向是怎么說的，怎么主張的，諸位？我要重复，一直重复，直到政府听了我的話：歼灭所有的印第安人，把他們当作国家里最毒的生物那样毫不容情地消灭光。我們一天沒有把任何帶有印第安气息的东西从地面上淸除出去，这个美丽的国家就一天得不到和平与安靜。竟然侮辱我亲爱的母亲，这

个骯髒、下賤、破爛的臭土人！我們的同志拜来勒斯中尉，蒙受了生命危險，还有三个同志，給殘酷地杀死了。那个癩狗对我說了些什么？我不能到他等我的地方去打垮他？他在等我？他，一个下賤的造反的猪玀在等我？这样一条蛆虫，这样一个狗东西竟說我在躲避他，不敢从我的洞里出来剝他的皮。諸位，我只要帶一營人就能把那个粪堆鏟平。幷且，諸位，如果三天之內我不能把那帮瘟猪完全消灭，你們都可以朝我臉上啐口水。至于那个印第安癩狗，我都不給他象別人那样的用乱棒打死的优待。我要亲自把他帶回来，把他給梅毒爛空的骨头紧紧地捆起来，用一条跛腿的老騾子慢慢地拖。維亞那上校，我离开期間，留下来的部队归你指揮。”

第十一章

1

师長匆匆忙忙地結束了丰盛的早餐。他决定征伐营要在下午四点鐘准备出发。

他一面发号施令，一面每隔三分鐘却要停頓两次，嘮嘮叨叨地說：“侮辱我圣洁的母亲，那个混蛋，那个畜牲，那个狗东西，侮辱我圣洁的母亲。”

等他的命令都已傳达下去，部队准备开拔时，維亞那上校認为有必要叫师長冷靜一下。“請原諒，师長，恕我冒昧，我想建議至少派两个步兵营和一个机枪班。我們还不清楚叛党究竟有多少实力呀。”

“亲爱的上校，”师長回答道，“請你別招人笑話。本来我只

打算派半个营去攻打那帮乱党。那已經綽綽有余了。可是我的上司几乎派出了整整一个旅——鬼知道为什么；也許可以讓他多捞进五千个比索或者什么的——作为部下，我只得服从，帶一旅人出来。假如我眞的帶一旅人去打一群下賤的印第安烏合之众，那我要丢一輩的臉，不敢正眼看任何够格的軍官了。好吧。为了服从上級命令，我就把那旅人帶了出来，作为防守巴侖·加南之用。那幷不說明，我要帶一旅人馬才能把那批狗杂种的腦袋統統割下来。”

“你是我的司令官，师長，我当然服从你。但是我还想建議，你至少帶半个騎兵团去。”

“好吧，只为了安安你的心，‘小胆’上校——好吧；我帶些騎兵去，七十名。給安普第亞上尉一些必要的指示。他是个头等的醉鬼。可以讓他稍稍鼓舞一下。”

“遵命，师長。”

上校敬禮之后离开了。

师長把拜来勒斯中尉找了来。“你覚得怎么样，中尉？可以作战嗎？”

“很累，师長。但是我請求随軍出发，参加征討。”

“一定，中尉。你跟那些蛮子有笔私帳要算。我不願意讓你吃亏。你对我非常有用。你知道了那边的地形，还大致了解他們的陣势。你帶領第一連，中尉。”

“謝謝你，师長。”

“我們在路上安营过夜。你可以好好地睡一覚。依你看来，明天下午三四点鐘，我們到得了他們那里嗎？”

“毫无疑問，师長。我認为那时候进攻最恰当，因为他們誰也不会料到的。他們下午出去打獵，不去打獵或者不在操練的

人都在睡觉。据我探听到的，他們預料不到我們会在那边攻击，而是以为在山岩附近我們埋伏的地方。假如我們这方面发动进攻，他們相信一定是在淸早，或者剛在天黑之后，照他們推測，我們一定以为他們都累了，不是蹲在火边，便是跳舞、睡覺、吃东西、跟女人一起躺着。那是我从他們的談話里探听出来的，师長。”

“沒有問題，我們一定把他們打垮。他們竟敢用臭嘴爛舌来侮辱我圣洁的母亲，那些印第安畜牲！把我圣洁的母亲拖到粪堆里——！”

2

下午三点鐘，师長覺得补充营养的时候又到了。他一面吃，一面抱怨司令官職务的繁重，害得他那天早晨不能安安靜靜地吃早飯，不能象往常那样尽兴。这頓飯食沒有师長的风趣話来点綴。气氛比較严肃。倒不是因为师長和同桌吃飯的軍官們借这时候来討論作战計划，从而妨碍了他們的胃口。不是的；师長在咀嚼吞咽的同时，每隔一会儿要嘮叨一番，說明他即將加之于叛党的严重的打击，他說：“我要把那些瘟猪狠狠地整一整，他們竟敢紅口白舌的侮辱我圣洁的母亲；先把他們包圍住，再把他們打垮，齐脖子埋在地里，叫整連整連的人在他們头上开过，最后是騎兵用馬踩。你劝我帶一些騎兵，維亞那上校，倒是非常恰当。不然我沒法把那些猪玀的头踩进地里去啦。”接着，他想起了另一件事：“事实上我必須承認，諸位，我去攻打那些下賤的狗东西眞覺得慚愧。一个上士就对付得了。对不对，諸位？”

“完全正确，师長。”

四点剛过，征伐軍出发了。七点沒到，他們抵达了一个牧場，师長吩咐扎营过夜，以便明天精神煥发，繼續行軍。夜里繼

續行軍不很妥当，因为叛党可能繞个圈子，避开軍队。

拜来勒斯中尉却說，他不相信叛党会直扑巴侖·加南，因为他們知道这一來就会投进正規軍的罗网，并且他們跟正規軍一样，不願意自寻麻煩，夜間作战。

师長譏刺地抿着嘴笑笑，向他帶来的少数几个軍官表示全盤事情是多么无聊。他把那几个軍官帶来，主要是讓他們有一点消遣，事实上也只有消遣，因为对一个堂堂的軍人說来，杀掉一批叛党并不能赢得荣誉或者勛章。他抿着嘴說："作战嗎？听来听去都是作战，拜来勒斯中尉。作战！跟那些破破爛爛的土匪哪里談得上作战。跟造反的、搗乱的、罢工的人根本不能談作战。对他們只有痛打，吊死，或者为了节省繩索和劊子手的麻煩，索性把他們活埋。作战！我听到軍官嘴里說出这两个字来簡直要噁心。現在晚飯就要开上来了，食物骯髒得很，讓我們先喝一杯吧。寒伧的牧場。除了豆子、薄餅和青椒之外，就沒有旁的食物。連咖啡这东西都不知道；从树上摘些叶子煮煮就算是茶。这种地方居然叫作牧場。一个堂堂的师長給派到这个天厌人弃的荒野上来打下賤的印第安人，受到蚊蚋的騷扰，屁股底下連軟墊子都沒有一个，早晨起来渾身骨头痠痛，那边宝座上的老头子才不关心呢。天哪，我們快点結束这場討伐，回到駐防地去，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安靜和自己的象样的床鋪。你們同意嗎，諸位？"

"完全正确，师長，"安普第亞上尉代表那些忠心耿耿地点着头的青年軍官回答說。

3

部队駐扎在牧場的院子里。軍官們住在牧場主的屋子里。牧場主的房子是一座可怜相的泥灰建筑，一共只有两間屋子，已

經开始傾斜了。厨房設在院子里，是一座用細木椿和棕櫚叶蓋的茅舍。

院子本身圍着一堵乱石堆成的垣牆。

牆外五十步左右是在牧場上做奴隶的三戶印第安人家的破爛的棕櫚茅舍。部队的馬匹放在草地上，前脚上了拷，讓它們自己去找草料。部队給牧場主的費用是，每匹馬五个生太伏的草料費，每个人二十个生太伏。这个数目跟章程完全相符，跟牧場主需要签署的收据也完全相符。至于他实际上領到多少現款，就要看軍需官缺欠多少公款了。牧場主了解他祖国的情况，也了解一切小独裁者的脾性，大独裁者不得不迁就他們，以免自己不利。因此，牧場主也不去操心，他的貧乏的牧場需要供养多少人馬了。为了这个数目操心，甚至把它写在小記事本上，只会使他头痛不会給他一个比索的进益。誰也不会去看部队签发的付款凭單。那种凭單拿来之后，总是往一枚旧釘子上一插，直到釘子銹爛，紙張风化掉或者給虫蛀光为止。只有六岁的孩子才会拿了凭單到駐防地的軍需官那里去兌現。六岁以上的人都知道这張凭單会帶来无穷的爭执，直到牧場主暴跳如雷，当着軍需官的面把它撕碎，扔在他脚前。假如沒有陋規的話，独裁制度算是什么呢？

4

圍繞院子的石牆有一道門，那是用六根結实的棍子叉在两根埋在地里的柱子之間，牧童傍晚把牛帶回家时，就把棍子抽掉，讓牛在院子里过夜，以免老虎侵害。

現在，这道門前派了一个崗哨，他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来回踱着，看到有人走近，便双手握枪，喝一声“誰？”被問話的人如

果回答"朋友！"就可以通行无阻。反之，如果回答"敌人！"立即就会遭到枪杀。

在别的地点再派崗哨是不必要的。对付造反的人根本用不着布崗。如果那样做，就等于承認他們是軍人。造反的、搗乱的、罢工的和危害国家的人都是罪犯，如果軍官用通常的軍事措施来对付他們，反而抬高了他們的身份，軍事措施只用来对付外敌，因为唯有外敌才能喚醒和刺激萎靡的軍备工业。那才会博得軍事荣誉。

再說，派許多人去巡邏放哨，使他們晚上不能休息，疲倦不堪，妨碍他們第二天艰苦的行軍，这样做法未免无聊。步兵睡在院子里，騎兵睡在院子外面，靠近奴隶茅舍的地方。大家都在露天里和衣而睡，武器堆在近旁。

日落时，师長派出三支偵察队分道巡邏，他們回来都报告說，連一头跛脚的騾子都沒有发現，別說是人了。凑巧經过牧場的印第安农民都給喝住問話，他們也說沒有看到叛党，只听說草原上老远的地方有一帮强盗，大肆枪劫，把牛都偷掉了。

"毫无疑問，諸位，这些瘟猪仍旧逗留在拜来勒斯中尉去看他們的地方。可惜他們不来近些，不然至少替我們省去一半路程，免得我們長途跋涉。明天我們足足要走七、八个鐘点的路才能痛打那帮人呢。"师長打了个呵欠，灌了一大杯酒，再把杯子倒滿，把瓶子递給別人。

又添了两瓶酒。

师長和三个軍官在玩骨牌。牧場主把骨牌拿出来之后，师長就对他另眼相看，把他当作一个有文化的人；因为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的人不了解玩骨牌需要动多少腦筋，不会推断外面剩多少点子，在哪一个对手的手里。只有精通韜略、头腦敏銳的人

才配玩这种牌戏。傻瓜才去下棋。棋类算得上什么？下棋的人用不着猜测，用不着推断；棋子都清清楚楚地攤在面前；对手有些什么，做些什么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是小孩和白痴的玩意儿！至于骨牌呢？师長把它看作人类所发明的最有意思的游戏，当然有他的道理。

有一个軍官宁願不玩骨牌，去湊一局四缺一的紙牌戏，师長便邀了牧場主来玩骨牌。

“对不起，唐·法恭多，我先前对你有些誤会啦，”牧場主在师長对面坐下时，师長友好地笑着說。“我只把你当作一般的愚蠢的小地主，他們除了牛之外不轉別的念头，这种人在我們国家里多的是。我很高兴在你身上发現一个例外，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請！祝你健康，唐·法恭多。好吧，讓我們看看我有什么牌。”师長使勁地抽出一張牌，往桌子上一拍，拿一張五点来对五点，气魄之大好象世界上再也沒有人能拿五点来对另一張五点似的。他完成了这件了不起的事情之后，合着双手，拚命搓着，貪婪地盯着桌子上的牌，看看下手出什么。下手一出牌，他发現两头都是六，等人家去配对的时候，他覺得应該干一杯，以示庆祝。

十一点鐘，他覺得終于該休息了，才讓別的軍官有睡覺的机会。

午夜时分，会打鼾的人都鼾声大作，震撼了牧場所在的地面。說眞的，門口的哨兵再也不能抗拒这許多鼾声的誘惑了。他舒舒服服地靠在一根柱子上，讓他那杆上了刺刀的步枪滑到两腿中間。他一面昏昏沉沉地搭拉着头，一面想道：即使上尉帶了换哨的哨兵来，发現我睡着了，大不了給我两記耳光，罰我多值两小时的班。多挨儿記，少挨儿記，总不見得会加我薪餉，升我

做上士；何况我值班不打瞌睡的次数多得数不清，也沒有升到过上尉，大家都在打鼾，我却要醒着，站在这里做傻瓜有什么意思呢。迦平娜的腿有多么肥，多么可爱。至少再得六天，我們才能回去，那时候我又可以摟着她跳舞啦。唐·台奥杜拉举行舞会时总有好乐队，招待客人的考梅特柯酒也眞好。媽的，我的眼睛里好象全是砂子，痛得睜不开。是啊，唐·台奥杜拉那里的音乐眞是沒有二話。太好了。还有迦平娜的滿鼓鼓的肥腿。明天，又得象瘋子那样走一整天。天哪！但願天下当兵的生活总有結束的一天，随自已高兴，要睡就太太平平地睡，别挨了軍官的耳光而不能在他的歪臉上还敬三下。天曉得，我困得跟猪一样。

他想到这里便挪动一下，讓自己更舒服些，为了暖和起見，向柱子貼得紧些，头縮到肩膀中間。

第十二章

1

无論軍官也好，士兵也好，誰都說不上来自己究竟睡了十五分鐘呢，还是睡了四个鐘头。誰也記不清楚，究竟是早晨一点鐘呢，还是四点鐘。总之，天气很冷，风很大，了解这地方的人根据这一点断定不是一点鐘，而是將近四点。奇怪的是，沒有一个人，甚至沒有一个軍官想到只消看看表，就可以知道究竟是几点鐘了。大家都不敢划一根火柴，或者扭亮电筒。因为大家都覚得仿佛火光一閃就会暴露自己，那一来也許会送命。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别的事情上面，在这时候要知道是几点鐘仿佛有些可笑。因为黑夜不可能在二十秒鐘之內变为大白天，管它半

夜一点鐘也好，早晨四点鐘也好，那根本是无足輕重的事。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睡在牧場里的人都醒了。大家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間醒的，大家都給一个实际沒有听到、但是自以为听到的声音吵醒的。

大家都覚察到的第一个确切的声音，是狗突然叫起来，并且越叫越响。狗跟平常一样，是通夜叫个不停的。它們为了那許許多多拴住前脚在附近跑跑的騾馬而叫；为了睡在院子里的大批士兵而叫；并且互相对叫——一方面是牧場和奴隶們的狗，另一方面是給收留下来跟着部队的狗。

因此，誰也不去理会狗叫。只在喧鬧越来越响，汇成一片确切的、有力的、狂野的大合唱时，牧場里的人才覚得出了一些不平常的事。

但是，軍官和士兵都在原地不动，只是迷迷糊糊地坐起来，看到許多馬闖进了院子，惊慌地乱跑。那些昏昏沉沉的观察者同时还看到一些人影来回奔跑，显然是在把馬匹圍攏，赶到院子外面去。这些人影走近睡覚的人，在他們身上絆跌，倒在他們身上，随口駡了一声又跑去赶馬了。

在院子里乱跑、吵醒了睡覚的人的馬匹，把它們前脚的枷栲都弄丟了。它們因此才能跑到院子里来。它們所以要逃，也許是因为草地上有一只飢餓的老虎或獅子，也許是因为院子里堆着一袋袋准备明天早晨喂牲口的玉米，把它們給吸引来了。

到处可以听見惊醒的人的咒駡声，他們的伙伴到院子圍牆外面去解溲，因为天色漆黑，看不清楚，便踩在他們身上。

奇怪的喧鬧、士兵們的咒駡、馬匹惊慌的踐踏声，来也突兀，去也突兀，不出五分鐘就戛然停止了。狗也改变了吠叫的調子，現在只发着夜間寻常的哀鳴。有少数几个人已經懵懵懂懂地站

了起来，可是沒有离开原地，又倒下去，繼續睡覚，庆幸自己的睡意沒有完全赶跑，在号手吹出起身号之前还有几个鐘头可以舒服舒服。

十分鐘之內，整个营地又鼾声大作，比先前更响，更愜意。

2

号角响彻牧場的时候，大家伸懶腰，打呵欠(打呵欠时口張得那么大，好象要把自己吞下去似的)，接着在自己头、背、胸口和腿上大搔特搔，仿佛身上的皮肤太多了。士兵也好，軍官也好，彼此說的第一句話都是："天哪！晚上我是做梦呢，还是眞的鬧了一陣鬼？"他的伙伴馬上回說："如果你也听到了的話，那我不是在做梦了。草原上一定出来了五十只獅子，把馬匹都追到这里来，在我的肚子上乱踩。"

师長对坐在隔床上一边打呵欠一边搔痒的上尉說："騎兵队的上士不好好看管馬匹，我要教訓教訓他。哎，該死，我的枪到哪里去啦？我不至于醉得那么厉害，連手枪皮帶放在哪里都記不得了。我記得淸淸楚楚，为了拿起来方便起見，我把它挂在床头上的。"

师長东找西寻，床底下、泥灰牆的木釘子都找遍了，又在肚子上細細摸一遍，然后显出詫异的神色說："哎，昨夜我究竟把枪挂在哪里了？告訴我，上尉，我难道眞喝得那么醉，自己做什么事都不知道了嗎？"

"哪里的話，师長。我覚得你昨天象做弥撒时的猴子那样淸醒。"

"猴子做弥撒时是不是淸醒还待考証，"师長回答道，这时他站了起来，低头看看，好象希望他的手枪会蕩在两腿之間似的。

“不管猴子做不做弥撒，我的手枪总是不見了——这一点是肯定的。”

“也許你的馬弁拿去擦了，”一个中尉說。

“那么，他好象把我們的枪都收去擦了，”另一个軍官說，他就在这儿分鐘內擎着一支火光搖閃的蜡烛，翻开席子，在靴子里和衣服堆下寻找。

屋子外面广大的院子上，大家剛醒过来，象通常一样鬧得乱哄哄的。天色仍旧漆黑，不过院子里有几个地方已經生起了小火堆，多少照亮了一些。

“喂，克劳第奥！”乱哄哄的人群中有人大声喊道。“你看到我的枪沒有？鬼知道它到哪里去了。”

“别問我啦，你这个傻瓜蛋；这半个鐘头里，我沒做别的，光在找我自己的枪。我連刺刀也找不到。”

一个上士怒冲冲地向人群喝道：“你們哪一个混蛋把架好的枪枝弄散了？那些鬼东西連影子都不見。”

混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院子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傳来同样的冒火的吆喝：“哪个狗入的把我的步枪拿走了？”一个角落里說：“你們这批死鬼，我的步枪在哪里？”另一个角落里說：“哪个杂种把我的枪藏掉，我查出来之后，要把他牙齿打到肚子里去。見你們大家的鬼，我的枪到哪里去啦？昨晚它象一个倔女人一样躺在我身边，現在不見了。”

号手吹出了早晨整队的信号。黎明的天空現出一抹魚肚色。檢查結果，发現一共不見了一百三十支来复枪、八支軍官用的手枪、两挺机关枪、四箱机枪子彈、一百五十条裝足的子彈帶、若干刺刀、匕首和小弯刀，还有三十来袋玉米。騎兵开始整队

时，騎者在馬背上搖搖晃晃，馬匹受惊，便乱蹦乱竄。原来馬肚帶都給割开了四分之三，馬一跑或者一耍脾气就会蹦断。

“你們算是哪种半生不熟的軍人？”师長咆哮說。“軍队里几时发生过这种事情？听凭人家把武器从身底下搶走？我要罰你們都操練三个月，直到你們渾身的毛孔都冒血。把机枪搞丢的人多罰十天。我要教訓教訓你們，你們的配备有什么价値，混蛋！把步枪弄丢的人都削一根木棍子，我們就用木棍子去攻打那些偷了你們武器的印第安猪玀。不然的話，我罰誓要把你們都就地枪决。吃早飯去，解散！”

3

“至于你們各位，”师長等軍官們坐下吃早飯时說道，“我看到你們的手枪也沒有了。你們有什么借口可說？”

軍官們很清楚，丢了手枪的不仅是他們自己，就連他們的司令官的手枪也不知去向，但是开头只好一言不发。他們心照不宣地眨眨眼睛，朝师長笑笑。师長却扳起臉，一本正經，表示不准再随随便便了。

一个中尉似乎很快地領悟了那付凛然不可侵犯的臉色，他看看师長的右胯，就朝他的同事們挤挤眼睛，叫他們跟着他的視綫望去。

师長的右胯佩了一把四五口徑的陆軍左輪枪。他們都記得，师長一向佩的并不是陆軍左輪枪，而是普通的自动手枪。尽管如此，大家都以为自己搞錯了，以为师長这次征討叛党，特地換了一把手枪，只是大家沒有注意到罢了。

师長如果要把任何在夜里丢了枪的人严厉地訓斥一頓，当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他找寻了一会儿，找不到自己的自动手枪，

同时想起晚上的混乱，心里頓时明白了几分，知道可能出什么毛病。他不再寻找了，連忙走出去，到牧場主和他家眷所住的第二間屋子門口。昨天傍晚，他注意到牧場主有一把重甸甸的、几乎是全新的四五口徑的左輪枪。师長立刻拿出一笔現錢，足够讓牧場主买两把新的左輪和几盒子彈，向牧場主买下了那把枪，不过要牧場主保証，絕不泄露这件交易的經过。

“我再請問諸位，你們有什么借口可說？”师長重新問道，他帶着一肚子的憤慨，痛恨叛党竟跟他开了这么一个玩笑。然而，把憤慨煽成怒火的倒不是武器失窃的事实，而是这些下賤的印第安人竟敢暗算他和他手下的正規軍，毫不敬重国家的尊严；他們竟敢糟蹋那面升在院子里的旗帜，把它割成碎条，象往常一样，在上面涂了新鮮的粪便。

师長手下級别最高的軍官站起来，敬了禮，說道：“請容許，师長，我想替同事們和我自己声明，我們沒有什么可以分辨的。”

师長严厉地、气势汹汹地瞪着最年輕的軍官說：“你，曼納罗中尉，昨夜营里是你值班，对不对？”

“对的，师長。是我值班。”

“这件事我們以后再追究，曼納罗中尉。”

“是，师長。”

师長点点头。

这会儿，使女們端来一盆盆番瓜片，当作早餐的水果。

第一个拿到的是师長，他茫然对着盆子，仿佛沒注意到似的。他又点点头。接着，他机械地伸手去拿匙子和叉，把那多汁的水果切了一块，塞进嘴里，嘴張得特别大，似乎要塞进一块比原来大三倍的东西。

当他慢慢地把番瓜在牙床和拱起来的舌头之間压爛，以便

充分体味它的鮮美时，他又点点头。水果吃完了，鴉蛋端来还得等几分鐘，他依次朝軍官扫了一眼說："根据自古以来的軍人的习慣和教导——軍人規則里虽然沒有把它編进去——現在我有責任光荣地离开人世，对准自己的腦袋放一枪。"

軍官們立即高声反对，那也的确是他們对上司应尽的責任。"我們并不在作战哪，师長。""那不过是愚蠢的旧傳統。""我們是現代的軍人，师長。""那是发了霉的迷信。"

曼納罗中尉表現得格外突出，他夸夸其談地着重說："师長，一切都应該由我負責。离开人世的应該是我。我犯了过錯。請你容許，讓我体面地自杀。"

好一个男子汉！好一个軍官！他在那一营的历史里將被描繪成一个宁死不屈的軍官而永垂不朽。这支光荣軍队的長官就是用这种材料做成的。只要軍官們保持着这种精神，这个国家就絕不可能有衰敗的危險。工人和工人一路的无賴老是抱怨吃不飽，企图顚复政府，沒有他們，国家还是能够获得世上所有文明人民的应有的尊敬；但是沒有曼納罗中尉之类的軍官，国家就朝不保夕了。

在場的軍官們立即表示佩服，他們三呼"万岁，曼納罗！"除了师長之外，大家还都站了起来。

师長粗率地打断了这种过分的欢呼喝采："曼納罗中尉，我不准許这种孩子气的胡鬧。明白了嗎？此外，作为你的長官，我禁止你用武器自戕。本营处于作战狀态。作战时自杀等于临陣脫逃。你明白了我的話嗎，曼納罗中尉？"

"是，师長。"中尉原先也站了起来，这时向师長敬了一个礼。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解决得非常体面，从軍事观点来看，又无可非議地非常圓滿。按照邏輯推理，这个解决方法是无懈可

击的。师長不能发布他自己不願意执行的命令。他发布的命令适用于所有听他指揮的人。他本人也在內。作战时期，自杀是可恥的、不光荣的逃避。統率一支部队的將領尤其不应該有逃避行为。枪枝易得，將領难求。那一点也应該加以考慮。因此，不必在这个問題上糾纏不清了，还是照常痛痛快快地吃完早飯，不必拿自杀的念头来妨碍消化。

4

等早餐的排場全部結束，連牙签都用光时，再賴在飯桌旁边也說不过去了。

师長叫了几个士兵，把軍官們坐的几条硬板凳搬到柱廊里，然后召集了全体軍官和上士，举行軍事会議。

"莫龙納斯上士，我們还剩多少步枪？"他問那个負責清点剩余枪械和彈葯的上士。

照师長的想法，剩下的枪械彈葯足以保証按照原定計划繼續进軍。印第安人掌握的武器即使三倍于正規軍，使用武器的知識却那么貧乏，以致全体軍官一致認为一个武装軍人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对付二十个武裝的叛党。据他和他所有的軍官所知，这些印第安人握枪时不是把枪托抵住自己的肩膀，而是把枪托对准敌人。叛党中間即使有人懂得把枪口对准敌人，他們也只把枪托夾在两膝中間，或者抵着肚子，再不然就平放在地上，蹲在它旁边射击，指望子彈会飞到他們要求的目标。那些无知的印第安人更习惯于使用石头或弓箭；他們以为現代化的武器会自动地射向特定的目标。那是再清楚不过的，每一个軍官和上士从无数次鎮压罢工工人、起义者和造反的印第安农民的战斗中都有亲身体驗。現在情况也沒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因为那

个自称为叛党將軍的家伙的一举一动都象愚昧的猴子。一个可靠的目睹者拜来勒斯中尉的报告就可以証实这种見解。

叛党的人数也不清楚。根据所有的报告，并且把陣亡和被俘处死的人数估計在內，他們現在至多不过一百个人或一百二十个人，其中还有許多一定負了重伤，有許多根本不会使用武器，不会替正規軍人造成危險。

还有一层，这次进攻之后，士兵們可以收复被窃的武器；并且除了自已的枪枝以外，他們还可以繳获叛党們先前偷到的、或者用别种方法弄来的枪枝，那么一来，这一营就恢复了声誉，凱旋而归。

师長在这次軍事会議上提出的一切，得到了毫无犹豫的拥护，因为从軍事观点来看，这是正确的，从面子观点来看，也只有这么办。"面子第一，諸位！"师長每逢沒有别的話可說、沒有别的命令或者沒有办法推动討論的时候，便重复着这句話。

莫龙納斯上士跟别的上士一起列席这次会議，由于軍龄長，經驗丰富，他是师長手下非常得寵的人。事实上，师長已經把这个上士当作軍官，早就向陆軍部保举莫龙納斯上士充当中尉，升为軍官之列。保举一定能获得同意的。

莫龙納斯上士处处比低級軍官們敢說敢为，低級軍官剛从軍学里出来，总給認为乳臭未干，少不更事。

現在发言的便是莫龙納斯上士："我可以說話嗎，师長？"

"尽管說，莫龙納斯上士。我們在这里开会就是討論当前形势，提供建議。其实这件事也沒有什么可以詳細討論。我們应該挺进，把那些下賤狂妄的流浪汉彻底打垮。我們所以开会商討，只因为我們軍械不足，彈药也不充实。好吧，你要說什么，上士？"

“依我想来，师長，整个事情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如果我能这样說，师長。”

“什么話？你是什么意思，莫龙納斯上士？”师長突然声色俱厉地說。他怕莫龙納斯上士放肆，打算批評上司的杰出的建議，或者更糟的是已經在他的計划中找出了破綻。他同时也明白，上士受过很好的訓練，尤其是軍人的訓練，絕不至于那样不檢点，在上司的計划里找岔子。

在这方面說来，年青的中尉們就太不識相，常常冒犯。有时候，他們甚至提出五六个決不是在士官学校里学来的高明的主張，因为士官学校里的課程仍旧以凱撒、汉尼拔和亞历山大①的战役为基础，拿破崙用兵的方法还被認为是現代化的。不；他們的超新穎的見解是从一本論現代法国战略的書本上看来的，他們一知半解，根本沒有融会貫通，逢到上司研究作战計划，叫年青軍官們出些主意显丑的时候，就想照搬出来出出风头。

当上士几乎象是小学生似地，相当天眞地发問时，师長眉色飞舞了，上士問道：“师長，你認为那些叛党为什么不在夜里把我們的人都杀光？他們悄沒声儿、蹑手蹑脚地爬来偷我們的武器，很可以順便把我們都杀了呀。正因为他們沒有那样做，师長，我才覺得有些不大对头。”

师長笑了。他那紅潤的肥嘴上帶着一絲家長式的笑意，向軍官們扫了一眼。接着，他朝上士点点头，寬容而照顧地說：“莫龙納斯上士，你的問題和观察值得表揚。这說明你是个优秀的軍人，能够独立思考，能够琢磨象昨夜发生的那种不平常的事

---

① 凱撒（紀元前100—44）：罗馬大將；汉尼拔（紀元前247—183）：迦太基大將；亞历山大（紀元前356—323）：馬其頓国王。

件。不过这个問題容易解答，莫龙納斯中尉。”

軍官們本来覚得叛党們的这种行为虽然奇怪，可是不值一提，現在都帶着期待的神色等他們的上司解釋。这时候，他們才理会到上士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师長却忽略了这一点。师長的解釋例証了独裁統治下所有做官的、身居要职的人在思想能力上都退化了。有头腦的人在这种政权下担任任何职务，連六个月都待不住。

“很簡單，諸位。要解釋那些猪玀的行为再簡單也沒有了。他們很明白，危害任何公务人員的生命就得問死罪。公务人員不仅是元首一个人，所有的官員、士兵和警察部队都包括在內。图謀危害公安人員的生命，即使沒有实际行动，只限于空口威胁，也要受到枪决或絞杀处分。諸位，这些无耻的流氓害怕的就是这个。他們很清楚，非战爭时期偷盗武器的处分跟别的偷盗行为一样，只是坐几个月牢而已。因此，我們的人連一根头发都沒有损失。这些狗入的都胆小如鼠；他們的一举一动都只是流痞的伎俩。在大白天，太阳照得老高的时候，他們就躲进他們的臭洞里去。由于这个原因，也只有这个原因，他們才不向我們开过来，开到我們願意等他們的地方来領他們应得的痛打和絞杀，假如繩索足够的話。他們的勇气只能对付沒有自卫能力的人，象这位拜来勒斯中尉和我們三个不幸的同志。这些吃蝨子的家伙沒有胆子跟正派的軍人明枪交战。你总明白了，莫龙納斯上士？”

“是，师長，多謝你，我現在明白啦。”上士說話的态度非常謙虛，尽了部属对高級將領的本分。但是他的声調却不由自主地泄露出，他还是跟先前一样不得要領，而且他有不同的見解。作为一个守本分、有經驗的軍人，并且知道他要升为軍官，非得永

远認为上級是正确的，永远对上級圓滑，少管不落到自己头上的事，于是等長官发表了意見之后，他拘拘謹謹，留在心里的疑团一字不提。

第十三章

1

將軍的軍事訓練只限于实际知識，軍队里的一个普通士兵一年到头要挨上无数的拳打脚踢和呼来叱去才勉强获得这些知識。比較高深的战略的秘奥是他所不得知的，因为他在軍队里的級別至多只能升到上士，作为一个上士，他的責任唯有在規定的时間把他的一排人从床上拖起来，在規定的地方整队排好。

师長却不然，他出身于一个半西班牙、半法国的古老而高貴的門第，受过軍事学校的良好訓練，学到了从巴比侖人到威灵吞①的所有軍事領袖的言行、訓导和策略。通过这种訓練，他逐漸从普通人类——平民——中分离出来，爬上了好几級，接近神道了。他进軍校的第一天，就开始从一个普通的凡人变成上帝在人間的最高代表之一，并且根据由来已久的規矩，稳步趋向神化。

这些規矩中的第一件是，他得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新的說話方式，音調也必須改变，一开口就讓普通人知道，他是祖国荣誉的化身，給上帝挑选出来在軍队的輝煌光荣的历史上添加新的功績。

---

① 威灵吞(1769—1852)：英国大將，在滑鉄盧一役击敗拿破崙。

为了完成这样一件崇高的任务，自然需要努力、牺牲、耐心和艰苦的工作。

进軍校的头几个星期，那些指望將来成为將領的学員，必須在半夜到老学員的屋子里去站队，身上只穿着睡衣，手里擎着一支点燃的蜡烛，給老学員們看看，他們把軍靴擦得是否合乎規矩，在那一門学問上有沒有进步。

午飯时，一盤香味扑鼻的上好的烤腰肉端了进来，大家跃跃欲动、饞涎欲滴的时候，一个高班級的学員会吩咐他們解釋“砂”的定义。

在一个沒有成熟的师長說来，砂之为物不是普通老百姓想象的那样。在独裁統治下，未来的軍事領袖心目中的事物并不那么簡單。

在一个忠心报国、勤勉好学、雄心勃勃的倒霉的新学員說来，砂是大可研究的东西。即使在青年时期，他也必須認識軍校学員所謂的砂，是一种由不同数量的微細的地質結構所組成的物質，有的是顆粒，有的是結晶，在某种情况之下也以各种各样、已知未知的几何图形出現。以它的显而易見的性質来判断，砂的形成是由于地壳表面岩石組織受了侵蝕或不断的大气变化；平时以一片片松散的狀态見于各地；如果鋪在操場上，适当地弄平，就可以成为一片有特殊而必需用途的地面，以供一群乳臭未干、配备不全、其貌不揚、腦筋欠佳的学員操練。这些学員老是迟到，集合时另另落落，操練时不是違反規則，便是走錯方向；他們一边操練，一边还得进一步学习运动反射的工夫，最終目的是讓他們明白，一个倒霉学員的脚不是用来挖自己的鼻子或者高班級学員的鼻子（高班級学員随时随地、永生永世要給当作他的上級），而是用来站直脚杆，縮进肚皮、挺出胸部，不能象怀孕的

母牛那样。立正时双手要跟褲管外面的两条縫并行(不是里面的两条縫，否則有困难)，并且按照傳統和习惯的形式，小手指的最后一节必須若即若离地碰到做軍褲的料子，掌心向外拱起，以致从前面看来，掌心里面好象藏着一只半大不小的普通老鼠(科学术語是齧齿类)，伸直的食指必須輕輕接触上文表过的料子，可是又不能直接地碰到。这时候还得注意一点：两个肘子必須运用微妙的直觉微微弯曲，但是又不能显得做作，肘子和皮帶之間的距离要恰到好处，讓一个发育正常的軍官不必特别用什么体力腦力就能伸直手掌輕輕地插进肘子和皮帶之間的空隙，总之，用准确和正規的軍事术語說来，这就是砂。

除了星期日之外，他們每天要把这番話背上一遍，面前放着一盤可口的食物而不能碰，这就是高班級的学員跟新生們开的一个小玩笑。最后，那些年青的、未来的將領們总算能够一口气、一字不錯地把这番話背出来，速度也提高了，在食堂侍者把那盤美味的食物收掉，騰出地方把下一道点心端来之前就能說完。

日漸月移，师長自己也成了高班級的学員，便把以前身受的一切原封不动地加在新来者的头上，因为这些未来將領的智力不足以在这方面发明新鮮的玩意儿，也不足以体会他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多么无聊。

国家跟世仇的敌人并沒有发生战事，因为世仇的敌人知道怎么采取和平的貿易方式，而不采取战爭的方式，从这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事实上，世仇的敌人根本不存在。这只是时常挂在嘴上說說罢了，主要是防止納稅人对于龐大的国防預算的必要性产生怀疑。全部重武器、机关枪、手枪、刺刀、軍事配备都得向世仇的敌人去买，因为国内的軍火工业还沒有充分发展，不能

生产这些应有的武器和配备。

当上尉、少校、上校的时候，他鎮压罢工的紡織工人、倔强的矿工和造反的印第安农民，偶尔有机会試驗汉尼拔、亞历山大、阿提拉①和拿破崙的战略是否有效，是否精采。事实証明，在这一切战役中，汉尼拔和拿破崙成功地使用过的战略战术原则仍旧完全有效，那又何必多动腦筋去研究新的理論呢？

2

师長觉得，如果他把对付同等將領（他所謂的將門之子）的策略拿来对付叛党头子，未免貶低自己的身分了。对付叛党时，他不是以师長身分，而是以一个帶領部下追捕逃犯的警察头目的身分出馬的。

他早就計划好了，把叛党包圍住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勒令他們的头子无条件投降，在半小时之內交出所有的武器。那之后，他就把头子們都吊死。在其余的造反的猪玀中間，他逢五挑一，也把他們吊死。剩下来的叛党，不論男女老幼，統統卖給咖啡种植場、紅木树林和别庄，补充这次征討的軍費。

无論哪一个軍官，只要爱惜自己的面子，决不会把他学来的軍事措施用来对付造反的人，那种措施只能用来对付有組織的軍队。师長如果認眞地把叛党头子当作一个軍事敌手，以軍人的身分去对付他，这种念头即使想一刻鐘之久，也是荒唐不堪的。叛党不是交战的对象。叛党只消打兎子那样的打，攻打的方式也应該象圍獵一般。

將軍却相反，他沒有什么荣誉观念，也不知道拿破崙的格

---

① 阿提拉(406?—453)：匈奴單于，橫行欧洲，有"天鞭"之称。

言，更沒有想到圍獵之类的事。他对师長的态度是够認眞的。他对一切都很認眞：依他想，这一切都是师長学过的，在長久的軍人生涯中积累經驗而发現的。最主要的是：他对正規軍的士兵很認眞，因为他知道他們的枪法比他手下的弟兄們又好又准，他們受过比較好的訓練，有比較好的組織，执行命令时比較快，比較熟練。

因此，正由于他对胜利沒有絕对的把握，对于迫在眉睫的战斗还拿不稳，他把可能使他取胜的各項准备工作都考慮到了，一点也沒有忽略。

3

师長的部队离叛党营地有八公里左右时，师長下令停止前进，扎营过夜。

他改变了原意，决定不立即进攻，而是等到明天早晨，以便把圍獵搞得更彻底。天色就要黑了，被獵捕的对象可能有很多占了便宜，逃到灌木叢和山里去。把攻击推延到明天早晨，他的部队好好休息一晚，他有一整天的时間摆在面前，他的神枪手們也不会放这些叛党兎子逃脫一个。

一个漂亮的帳篷替他搭了起来，他跟炊事員商量了好久，研究晚飯吃些什么，明天早飯又想吃些什么，其余的事情他都交給低級軍官們去办。把这些年青小伙子帶来就是为了替他解除这些瑣瑣碎碎的工作。他有仗要打：那才是师長的任务。正因为那不是一場有組織的、正式的战斗，只是獵捕下賤的叛党，他覺得应該給年青軍官們一个机会，讓他們显显本事，把他們在軍校里学到的东西試驗一下。

軍官們領会了任务的重要性，并且充分了解，尽管他們打的

是同胞，他們仍旧是为祖国服务，于是都高高兴兴地干活去了。

他們派出了三个偵察兵去偵察叛党的陣地。这之后，又把已經在埋鍋煮飯的士兵們召集起来，整队檢查枪枝。表面上这是为了作战准备。事实上是給师長看看，他手下的軍官們毕竟在做一些重要的事。看样子的确很重要。不論大小軍官，每逢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么的时候，总是把他部下召集起来檢閱。既然总有可以檢閱的东西，也不必想什么新花样了。即使偶尔有个把聪明人做了軍官，也許能够想出确实新穎的办法时，他也十分小心，不施展出来，甚至不在别的軍官面前提起。为了不招人笑話，或者不引起人家注意（那对他們的前程是不利的），他們想尽办法不超过同事們低下的智力水平。否則就不聪明、不漂亮了。拿整个軍界的情况来說，任何地方的任何空隙都可以圓滿地用檢閱和上操来填补。在任何别的行业里，都不能用这种簡單的办法把錯誤、缺陷、疏忽、尤其是无知輕而易举地掩盖过去。不仅一个好的士兵，甚至一个軍官，以至一个师長的有用与否，各到各处都是以他的不能独立思考、不能开动腦筋的程度来衡量和判断的。在独裁政权下，糊涂成了美德；在民主政体下，糊涂只是懶惰。

4

三个偵察兵回来报告时，軍官們正坐着吃晚飯。师長嘴里塞得滿滿的，一边揮着刀，一边說道："去吧！明天等我把歼灭那些猪玀的步驟都布置好之后，你再向我报告吧。"

不过这次他学了乖。他把值日官找了来，吩咐他不要放松布哨；因为这些流氓和囚囊可能再想偷五十支步枪，在目前的形势下，这一下是吃不消的。

將軍也派出了偵察兵。他却非常注意地听取他們的报告——全神貫注地听取，把晚飯都拋在腦后了。

塞尔棱說道："你認为怎么样，將軍？他們旣然来得这么近，我們好不好把他們其余的步枪都弄来？"

"好当然好，"將軍点点头。"他們的师長一定也在防备。正因为他有了防备，我們就不那么做。这是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把士兵們的步枪都弄光之后，他們不能攻打我們了。我們却需要正正式式的打一仗。一則鼓舞弟兄們，一則有所实习。"

說了这話之后，他把所有的中队長都找了来，把他拟好的計划跟他們研究，然后作了指示。

5

师長打定主意，第二天晚上摸黑也要赶回大营去。他自始至終一直相信他能得胜而归的，問題不在胜利不胜利，这次征討充其量不过是圍獵罢了。狩獵的时候，只說獵物有多少，不說胜利不胜利的。

师長打算当晚回到大本营，那边至少有正式的屋頂，还有床鋪，不象这張狹窄可怜的帆布床，两旁的木档老是在他一身肥肉上磕出印子，因此，他一早就撤了营，黎明时，他的部队已經到了印第安人的营地面前。

他帶着副官和号手，占了一个小山头，士兵則在叢藪和草地里匍匐前进，熟練地把敌营团团圍住，連一只猫都休想逃脫。

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布置好了。"現在，你該看出这些够嗆的猪玀有多蠢，中尉，"他对副官說。"他們旣不放哨，也不采取什么警戒措施。陆軍部要我拿这些烏合之群小題大做。眞叫人好笑。瞧，中尉，你可以亲眼看到那帮强盜只管貪吃。再过十分

鐘，我們就要他們好看了。从我們这里偷去的那挺机关枪也沒有配置人手。你如果高兴，用一条套索就可以把它套过来。”

师長的批評一点不錯。弟兄們圍着火堆，蹲在地上。他們全神貫注地在煮飯，傴下身子蹲在那里，头都不抬。这里那里，偶尔有人从这一堆人走到那一堆人身边去，拿些什么或者看别人做些什么。营地里死气沉沉，仿佛大家的眼睛都睜不开似的。

“依你看，那边究竟有多少人，中尉？”师長問道。

“也許有一百个，师長，也許有一百二到一百三。很难講。”

“可不可能將近二百呢？”

“很可能，师長。地上有坑窪、青草、灌木叢，还有土崗子，不能一覽无遺。有好几十个一定还在睡觉；我看到許多人还裹着毯子和破衣服，躺在地上呢。”

“我也看見的，中尉。我要把那帮人完全圍在一起，省得再来一次征討的麻煩。在穷乡僻壤沒完沒結的奔波，在邋遢的牧場上吃些不能入口的东西，对我这付可怜的老骨头是不合适的。我不必瞞你。我可以退休。然而，我需要薪餉。花費太大啦。再說，退休之后，我成了老几？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老百姓罢了，跟那些到巴侖·加南去赶集的小販沒有什么不同。”

师長看看挂表。接着，他举起望远鏡，把地形研究了一番。“曼納罗中尉第一次发来了信号。他已經进入陣地，准备好了。洪可上士的鏡子也发出了信号。他也占好了陣地。五分鐘之內开始圍獵！”

师長点了一支紙烟，往地上一蹲。他的馬留在后方山脚底下，免得給朝这方向飞来的流彈打中。小山是够高的，师長即使蹲着，也能看到全面。

“那些流氓有多笨哪，”他咧着嘴对副官說。“你看，他們根

本沒有想到在这里布置一挺机关枪，甚至沒有布置一个观察哨。要是那些土匪想到了这座小山，对我們就很不利，会引起不必要的伤亡。”

他望見小山左右几百公尺外，他的部队也进入了陣地。他原先吩咐他們迂回前进，因为这一帶的地势高，他們的行动很容易給叛党发覺。当他接到信号，知道这些队伍也准备就緒，整个包圍圈已經收攏的时候，他拔出手枪，朝天放了三响。这三枪是命令部队发动总攻击的信号。同时，他叫号手吹起进攻号。

枪声和号手的喇叭一响，一挺机关枪立刻向敌营扫射了。

攻击开始了，正規軍的极好的部置显然沒有任何錯誤。

6

現在却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师長在他多年輝煌的軍人生涯中从未見过的事情。这事不仅引起了师長的惊愕，在軍官和士兵中間也引起了混乱的朕兆。开头，这种混乱只在攻势稍稍迟疑中表現出来。

师長把望远鏡举在眼前，跟其余的軍官一样，总以为机枪一打响，印第安人的营地会象挨了雷打一般騷动起来。但是一般說来，敌营依然靜悄悄的。只有少数几个印第安人仿佛互相靠攏，还有几个显然中了彈，倒了下去，紋风不动了。間或有一两个印第安人弯着腰，东奔西跑，似乎在喚醒那些大概睡着了的人。除了这几个掠过的人形而外，毫无别的动靜。

机枪繼續卡嗒卡嗒向敌营扫射，为总攻击做好削弱敌方抵抗力的准备，同时，士兵們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低下身子，从四面八方慢慢地逼近敌营，一步步的收紧了包圍圈。

师長吩咐号手吹起騎兵进攻的号子。騎兵待在后方半公

里，下了馬，隐蔽在叢藪里，靜候师長的信号，准备列成一个大弧形横扫过来，不讓一个叛党漏网。

騎兵們上了馬，排成一个外圍包抄圈，不疾不徐地冲来。在这个圈子合攏之前，步兵已經接近了敌营外沿。

师長原以为机枪一打响，敌营一定引起混乱。既然現在沒有这种情形，他推断一定是印第安人的計謀，目的不是把正規軍誘入陷阱，而是想寻找缺口突圍。

如今，步兵更接近了，敌营一定看得清清楚楚，逐漸包圍攏来的騎兵一定也給叛党发覺了。但是敌营里仍旧靜得出奇，师長心里不禁有些发毛。他站起来，用望远鏡仔細打量敌营。跟先前一个样，他望見这里那里不时有人中彈倒下，因为这时候机枪仍旧打个不停，根据早先的命令，要等到步兵冲进敌营时才能停火。

副官也举起望远鏡。他突然脫口喊道："师長！你看到沒有？还是我的眼睛出了毛病？"

"什么？"师長問道，沒放下望远鏡。

"有四个人跑到营地中間的机关枪那里，随即不見了。現在机关枪也不見了，好象鉆进地里似的。"

师長把望远鏡轉向五分鐘前他还看到那挺被窃的机关枪的地点。他得承認那挺机枪已經不在那里了。

他用望远鏡搜索着战場，看到他的部队离敌营的內周都不到五十公尺。

步兵背后的騎兵的包圍圈也縮小了。騎兵們坐在馬上，步枪擱在右膝，繮繩紧紧地抓在左手里，等待潰敗的叛党在下几秒鐘內逃竄。步兵听到一声号角和軍官們的哨子，停了一忽儿。紧接着，他們挺直身体，双手紧紧地握着上了短刺刀的步枪，准备

立即冲鋒。他們这样等了十秒鐘左右。四面又响起了一声号角和許多哨子声，士兵們便冲上去。

他們剛拔腿冲鋒，营地中間有一挺机枪开火了。机枪沉着而小心地扫射着整个圈子。那挺机枪剛才还沒精打采、孤另另的架在营地中央，現在只看到它那打轉的枪口里冒出一小股一小股淡烟。

进攻的队伍停頓了两秒鐘之后繼續前进，不过沒有剛才那种在操場上檢閱似的神气了。不时有人踉蹌跌倒，显然中了彈，也可能是想临陣脫逃，故意摔倒的。十秒鐘以后，最笨的士兵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們的远足已經結束，他們的无忧无慮的軍人生活面临着一抔黃土的悲慘結局。最勇敢的士兵碰到这种事情也不快活，何况他不会听到加在他头上的身后的荣誉，也享受不到荣誉的果实。

士兵們即使另有打算，这时候也沒法改变，唯有硬着头皮，繼續开上去攻敌营。因为現在他們来个向后轉的話，他們所受的火力会更其猛烈，結局还是一样。此外，就算他們倖免受伤，也逃不了多远，因为后面的騎兵綫不会放他們通过，反而把他們再驅向敌营。

进攻的队形不那么美观整齐了，而是乱成一片，只求早一点冲到营地，避掉机枪火力，因为这时机枪越来越叫人恼火，把一切命令和事先安排好的計划都打乱了。

号手保持着相当距离，以示尊敬地站在师長后面。师長想起了他，俄頃之間，打算叫他向騎兵发出信号，不是根据預定計划追逐逃跑的叛党，而是向步兵跟上去，更快地攻下敌营。师長同时又想起，这样一个命令可能引起紊乱；因为他事先对騎兵司令安普第亞上尉作了最清楚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要牽涉

到战斗里去，絕对必須把騎兵用来防止敌人逃竄。

师長拚命地、心不在焉地抽着紙烟。他逐漸发覺事态的发生都不正常。他覺得他的計划不是已經出了岔子的話，也快要出岔子了。但是他还不清楚实际上到底出了什么事。

进攻的步兵已經接近敌营边沿。师長这时自以为了解了叛党的意图。他們显然是要把正規軍誘入营地，然后杀他們。因此他們才裝做沒事的样子坐在火堆边。他們这种印第安人一定覺得肉搏更有打胜的把握，因为肉搏时，他們可以使用短刀、弯刀，而不必使用他們所不熟練的步枪。在那种情况下，只有騎兵才能扭轉局面。他吩咐号手叫起騎兵进击的信号。騎兵行动了，冲上前去。

前几排步兵进入了敌营。

师長从望远鏡里看到他的部下英勇地用刺刀刺着印第安人，把他們摔开。奇怪的是，士兵們猛扑过去时，印第安人并不自卫，甚至不站起来逃跑。他們倒下去之后，再也不动了。接着师長发現进攻的人中間起了一片騷动混乱。他們把刺刀从受害者身上拔出来的时候，尸体跟着飞了起来，碎成片片。在破爛的衣服和歪歪扭扭的帽子底下，可以看到干草。

除了二十个或二十五个在营地东奔西跑，給营地添些生气，使这場偽裝显得毫无破綻的印第安人之外，沒有别的攻击对象，士兵們也不等待命令，自动停了下来，手足无措地站着。

眞的印第安人，有几个准是中了彈，受伤的、不能动的都給殘酷地刺杀。但是大多数都避到了那个机枪仍旧稳定地射个不停的坑窪里。

軍官和上士們吹起哨子，吩咐士兵繼續进攻，貫徹原来的命令：不惜任何代价，把那挺机枪打啞。但是机枪的火力那么沉

着、那么冷酷地扫着地面，士兵們越是上前，伤亡越是大。

哨子又响了。士兵們扑到地上，蛇行而前，希望以比較少的伤亡代价来夺取那挺机枪。

最后的一声哨子还沒有消逝，騎兵綫已經到达了营地的最外圍，与此同时，四面八方老远的射来一陣彈雨，傾注到营地上。其間还夾杂着另外几挺机关枪的銳厉的嗹嗹声，也是从进攻者的圈子外面老远的地方打来的。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狂野杂乱的尖叫、呼喊和扰嚷。一群群的印第安人从四面八方越过草原，蜂拥而来。目标是营地。

十分鐘之前，士兵們还以为他們把所有的叛党包圍在营地里，現在到了他們所攻克的营地中心。

但是被包圍的是他們自己。

7

师長轉过头来找号手。他打算吩咐号手吹起全面退却的信号，讓部队自己尽力突圍而出。从小山头居高临下的望去，他发現了几个缺口，士兵們可以从这些缺口逃脫而不遭受太大的損失。但是他不知道除了吹起总退却的信号外，該用什么方法通知軍官們。

他轉向右方，沒有看到号手，連副官也不見了，再轉向左方，只見两个穿得破破爛爛的印第安人站在那里，冒冒失失的冲着他直咧嘴。

师長飞快地伸手去拔手枪，枪套却是空的。一个印第安人举起手枪說：“你找的是不是这个，师長？”

师長臉色稍稍有些发白。可是他立刻鼓起勇气，伸手把手枪夺了过来。

"你不妨把它收回几分鐘，"拿手枪的那个印第安人笑着說。"里面沒有子彈，你拿了它也闖不了禍。"

师長急忙去摸他的子彈帶。子彈帶也不見了；早給割断拿走了。

他不禁冒起火来嚷道："你們这些下賤的猪玀在这里干什么？我想你們是叛党一伙的吧？"

"不錯，"其中一个呵呵大笑說。"我們情願是叛党一伙的。我只不过是將軍。这一位是"——他用大拇指指指他的伙伴——"他是我的上尉。"

师長用眼睛到处搜寻，之后高声嚷道："我的副官和号手到哪里去啦？"他在操場上碰到叫他冒火的事情时，慣于用那种过分响亮的声音說話。

"走啦——我們帮他們走的。"

"走啦？到哪里去的？"

"我們来不及問，"上尉回答說。那是圣地亞哥。

"去你們的，該死的髒猪玀。我們回巴侖·加南之前，我非把你們枪斃不可。"师長臉都脹得发紫了。

"当然啦，"將軍咧着嘴說，毫不理会师長的嚷嚷和冒火。"你回到巴侖·加南的时候，当然可以把我們統統枪斃。但是目前我們抓住了你的小辮子，你能不能回到巴侖·加南要看有沒有人帶你去。目前可沒有人等着送你回去。"

8

师長发覺自已落到印第安人的手里时，就知道沒有希望了。即使出現一个奇迹，他的部下竟然来到这里，把他救走，他們救走的也不是活人。独裁政权对于反对它的人是不发慈悲、不存

怜悯之心的。当叛党占上风的时候，曾經以任何方式和任何身份替独裁者效过劳的人，当然也不能从叛党那里指望慈悲和怜悯。

不过，假如他在这些下賤的奴隶面前流露出一絲一毫害怕的神情，即使他死了一千年，他也要羞愧的。事实上，他这种表面上的无畏无惧并不出自个人的勇气。他的勇气从来沒有經受过考驗。在統治者一边的人是不需要勇气的。

在这个完全絕望的环境中，使他产生某种程度勇气的是，他知道不論他表現得畏惧或勇敢，任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不論他搖尾乞怜、答应拿出全部財产来贖命也好，大声叱責胜利者、以辱駡来激怒他們也好，結局总是一样。即使他向叛党投降，把他的学識貢献出来（事实上他不会这样做，人家也不要他），他的最后結局也不会有所改变。他既然知道他的处境根本沒有希望改变了，他又何苦在抓住他的叛党面前丢臉呢。

他朝营地那面眺望了几秒鐘，不仅是他和他部下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說来，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在那里决定了。能够动的士兵都扔掉武器，以便逃得快些。但是不論逃到哪里，他們总是碰上印第安人的刀尖。

叛党的机关枪不再向潰退的步兵开火了，現在掉过来扫射混乱的騎兵，他們根本沒有好好的展开攻势。正規軍机枪班的士兵放弃了騾子，因为他們发觉那些馱着东西的牲口妨碍他們逃命。他們讓牲口自动跟着。有几个步兵抓住了这些东奔西竄的騾子，把馱載割掉，自己騎了上去，尽可能不放过任何逃命的机会。

“圣地亞哥，”將軍招呼他的上尉說，“把我們的客人，这位穿着漂亮制服的师長，帶到我們的新营地去。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回头我想跟他談談。現在我非下去一次不可。他們太浪費彈葯啦。目前沒有必要。我們还得节約。”

他說罢便跑下山，跳上他来拜訪师長之前留在山脚根的那匹馬，飞也似地冲过战場。

他在窪地里找到了上校和上校手下的人，这时候机枪由于枪筒太烫，开始卡子彈了。

“幸好这玩意儿自动停止了，”他在馬背上嚷道。“讓那几个人騎着騾子太太平平地逃命吧。他們可以替我捎个信到大本营去。可惜来这里的不是全旅人馬，否則我們到巴侖·加南去的路就通行无阻了。”

上校为了动作方便起見脫掉了襯衫，現在开始找寻。襯衫給他手下人的光脚板踩到放机枪的爛泥坑里了。“把你那件髒襯衫脫給我，”他朝一个經过坑边的弟兄嚷道。他也不等那个弟兄自己脫，刷的替他剝了下来，抓起一根树枝，把襯衫縛在上面，来回搖动着。

四下里的步枪声立即停止。还在追逐逃兵的弟兄們，在他們背后找补了几枪，看他們沒倒下，也就隨他們去了。

將軍策馬跑到他的号手那里，吩咐他吹号集合。

9

回到营地里来的有百把个弟兄，他們身上一絲不挂，只在光肩膀上搭着子彈帶。他們的短刀和弯刀都插在束住光腰干的皮帶里。

他們在营地里分头找寻自己的褲子、襯衫、帽子和凉鞋，昨晚上，他們依照將軍的指示，把稻草塞进这些衣服，做成假人。

他們收集了自己的破衣服，再从死伤的正規軍士兵身上补充了遺失的物件，开始清理战場。伤兵和俘虜都沒有活到下午。他們讓师長活到晚上，因为將軍要找他談話。

繳获的武器那么多，非但全体弟兄都配备了武裝，連妇女和少年人都弄到了手枪或步枪，結果还有剩下来的。

10

敎授主張把多余的武器埋在灌木叢里，下一次战役如果有什么損失，就可以拿来补充。

“埋在地里的武器是沒有价值的，”將軍駁斥这个主張說。“此外，可能給别庄主发現，也可能給騎警、正規軍或者任何反对我們的人发現，他們就拿这些武器来对付我們了。我要更好地利用这些武器。我們要到附近所有的別庄去，攻占乡鎮村落，可以召募一些身强力壮的、願意加入的人，那时候，这些武器发揮的作用比埋在这里大多啦。”

“对，”敎授說。“想得对。不过要考虑一个問題：这些召募来的人会不会开小差、出卖我們，把这些武器也帶了跑。”

“那倒不必担心，敎授。我們稍微有些进展，許許多多的青年人、壯年人自会要求参加的。他們会跑来要求跟我們一起前进。他們走上这条路之后，一定会嫌革命結束得太快，許多人一定会自动在別的地方鬧革命。將来用不着他們打仗，要过太平日子的时候，我們解散他們要比現在招募新兵困难多了。”

“到时候我們自会安排好，叫他們乐意回家，”安得路插嘴說。“他們跟我們一起行軍、一起战斗，直到我們給他們的土地，或者他們自己打来的土地肯定再也不会給別庄主夺回去的时候。那时候，他們会自动回家的。等到值得斗爭的对象已經不存在的时候，他們再向誰斗爭呢？因此我認为將軍的話是对的。現在我們需要大批战士，如果他們不自动地来，我們就去动員。至于以后我們怎么复員，等我們控制了全国之后尽可以商討。难

道你們以为我沒有理由立刻回家嗎？我对你們說，理由多的是。你們大多数人一定也宁願待在家里，而不在这爛泥地里奔走，杀丘八的。但是你們跟我一样清楚，如果我們目前在革命剛开始的时候回家，那么不出六个月，我們又退到原先的地步，甚至比原先更糟，再发动一次革命的話也許需要很長的时間。”

“这种話我們大家听得越多越有好处，安得路。”教授一面說話，一面呻吟。他肩膀上受了两处伤，費德尔正在用刀往伤口里掏，想把一顆子彈挖出来。另一顆子彈貫穿了肩膀。“对我們和所有的劳动人民都有好处，我重說一遍。别停止得太早，别听人家的鬼話，他們花言巧語地說什么同胞之間要和平共处啦，打仗对人民犯下罪啦，等等。这些都是沒有意义的廢話。只有在全国重新安定下来，正义伸張，大家都可以毫无顧虑地把心里話說出来，那时候同胞之間才能和平共处，才能消弭战爭。中途而廢的革命比不革命更糟。我說你对的道理就在于此，將軍。讓我們随时随地招募新兵吧。我們不招募，别人会招募去的。我說他們可能帶了武器开小差时，我的腦筋一时沒有轉过来。”

第十四章

1

起义軍的新营地設在一个亞热帶的松树林里。早在正規軍出乎意外地大敗輸亏的那次战役的前几天，那个地点就选定了。將軍一接到軍队来近、准备一劳永逸地歼灭叛党的情报，立刻把妇孺伤病轉移到这个营地。將軍想在这里建立一个不同于寻常野营的、長期性的居留地。他的計划是把这里作为根据地，随时

出击，攻打别庄，把土地分配給債务奴隶，碰到正規軍和警察部队就打，碰不到他們就用計策把他們誘到小村落和别庄里，一个个的吃掉，逐步削弱他們的力量。在比較長期性的营地里，他更容易把新兵訓練成有用的战士，建立一支軍队，向首都进軍，占領政府机構，从而在全国范圍內成立革命政权。

营地所在之处，一部分是森林，一部分是草原，还有一部分是几畝方圓的灌木叢和矮树林，最后一部分不花什么大力气就可以开垦成耕地，种植玉米、豆子和青椒。五六个星期里，就可以有第一次收成了。

这片地属于一个大别庄，两星期之前，和另外几个别庄同时給攻占了，分配給了債务奴隶。

凡是一支印第安軍队所需要的一切，这片地方都能供給，够他們住上几年，甚至几代。一条寬闊的清水河貫注了起义軍的新营地，即使在旱季都不会涸竭。

地形极有利于防守。三面都是山岩，只有四条崎嶇狹窄的小徑，易守难攻，派二十个弟兄就頂得住半旅人馬。第四面是一片平坦的沼泽地，在这个季节根本无法通行，到了旱季，只有少数几处略微高一点的地方可以通行，不过也要等好久沒有下雨，地面干燥之后。这些通道为数既少，又沒遮攔，因此象山徑一样，只派几个人就能固守，敌人不可能在这里突襲。退一步說，即使突襲成功，整个起义軍可以很巧妙地隱蔽在周圍的岩洞山穴、崖縫峰隙中間，到处密密麻麻地長着热帶荆棘，敌人想逼他們出来是极端困难的，尤其是起义軍熟悉地理，他們可以从灌木叢和岩石后面象据守一座堡壘似的以沉重的火力打击敌人。

弟兄們知道要在这里待一个長时期，便开始盖一些和紅木树林里相仿的茅屋棚舍，那也在情理之中。

只要六天，至多十天工夫，这个营地就跟任何别的印第安村落不相上下了。目前虽然还沒有这样的打算，但是起义軍是可能永远在这里待下去的。如果革命成功，独裁者給推翻了，独裁政权之后的民主政权很可能把起义軍創立的居留地給予法律保障。民主政府很乐于承認这些在革命中所得的权利，因为这样做，原先的起义軍不至于变成普通的强盜，否則他們迫不得已，可能鋌而走險的。教授、將軍、安得路、上校、塞尔梭和許多头腦比較清楚的弟兄，以及随軍的妇女，实际上也想到他們的起义可能产生这种結果；他們都考虑过几星期，有时候还加以討論。

2

新营地距离当天起义軍打了大胜仗的旧营地有十五公里左右。

把被俘的正規軍师長押回营地的弟兄們并不急于赶路。师長太胖、太不灵活了，要逃也逃不了。每隔十分鐘他就得唉声叹气的坐下来歇息。也許他故意夸大了他的不灵活和疲倦，希望后面可能派出一营援軍追上来，現在已經到了附近的地方，可以反敗为胜，救他脫險。話虽是这么說，师長也明明知道这种希望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亲自叮嘱过上校，除非奉到他本人的命令，上校不得擅自調动部队。

另一个希望是，他部下逃出性命的士兵或許有几个在附近，看到他們的师長給三个印第安人押回营去，可能想办法救他。他們走着走着，离战場越远，离新营越近，这个希望也成了泡影。事实上，他的部下自己給追得狼奔豕突，逃命都来不及，更不用想救他了。一路上（这条路是新近才从灌木叢里开辟出来的、泥濘难走的小徑），他看到一批批的起义軍，有的到大本营去，有的到

战場上去，大概到那里去站崗，或者搜寻剩余的武器彈葯。

师長給这些骯髒的印第安人当作俘虜押着走路，起初非常冒火，經过辛苦的跋涉，火气也逐漸消退了。他也明白，这样冒火下去，把气出在三个印第安弟兄头上是沒有好处的。他如果不肯走，他們准会揍他。假如这几个家伙在几个月之前碰到他这样有权有势的人，連下跪都来不及，如今全不把他放在眼里，單是这个事实就比打敗仗更清楚地向师長指出：国家的命运自从擺脫了西班牙皇室統治以来，已經面临了史无前例的翻天复地的局面。

他不时想跟那三个印第安人說几句話。他所以这样做，是存着一絲微薄的希望——微乎其微的希望——也許他能行賄，給他們物質报酬，把他兜个圈子，送到他自己的司令部去。但是第一次尝試就碰了壁。这些印第安人不是眞的不懂西班牙話，便是肚里明白，臉上裝做不懂他提出的問題。

他半路上坐下来，抽支紙烟的时候，印第安人也离开他身边一些坐下来，顧自己說笑，显然不去注意他。他站起来重新上路时，他們也站起来，跟在他后面。

碰到这一小群的人或許会以为师長是在散步，印第安人是派去陪他的跟班，以免他迷路。

师長虽然尽可能拖延时間，并且一直存着微薄的希望，希望出些事，把他救出苦难，但終于还是到了新营地。

押送他的人用不着上面吩咐，机伶地帶他走了弯路、轉弯抹角地到了营地，即使他能逃脫，也認不出到营地的路徑。印第安人对于外人是始終不放心的，他們这样做純粹出于天性。不論他們把什么人——譬如說，一个販子——帶到他們的居留地去，不論他們的居留地在灌木叢、林莽或山坳里，他們的做法始終如

一，理由很簡單，他們不願意外人，尤其是政府官員知道他們的住处。

3

师長到达的时候，整个营地都忙着做晚飯。今天的晚飯要补足弟兄們在过去三十六小时內錯过的伙食，因为男男女女都忙于作战准备，匀不出工夫来吃飯，更不用提做飯了。人們間或在百忙中呑几口冷餅，或者往嘴里塞一把发霉的豆子。

因此，营地里現在專注在做飯、洗衣服以及其他和安靜的家务生活有关的事情里，并且做得那么專心一志，几乎把这些事当成了一种爱好。

从这些人身上根本看不出他們当天早晨曾經血战一場，在这次战斗中，他們虽然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却也死了三十个，伤了五十个左右。

营地里的人旣然沒有在做可以認为是再度作战的准备，师長知道救兵是不会来的了。同时他还知道了他失敗的原因之一。起义軍的情报工作比他自己一师的情报工作要好十倍，正确可靠一百倍。他完全肯定，每一个别庄里的每一个債务奴隶，每一个表面上不会坏事的无知的印第安流浪汉，說不定連正規軍里每一个印第安种的士兵，都是起义軍里的情报人員。

师長給帶进去的时候，营地里的人根本不想仔仔細細地看看他。这个人的咒駡声会使一师正規軍发抖，这里的人却根本不去理他。假如这个身居要职、备受尊敬的軍官在起义軍的营地里要骯髒的印第安人給他应有的尊敬，卑躬屈膝地迎接他，那眞会叫营地里的人笑落大牙。

他給領到营地中間將領們的火堆那里。

他走近时，大为惊奇地看到拜来勒斯中尉也蹲在那里，跟这些邋遢的印第安人一起吃薄餅和豆子，喝咖啡。

在早晨的战役中，一个印第安人抓住了拜来勒斯中尉，正要割他的喉嚨，恰好安得路走过，認出了中尉。

"慢着，老弟！" 他喊住了那个弟兄。"别杀他。把他結結实实地綁起来，待会儿押到营地去。將軍或許再用得着他做信差呢。他的武器当然归你。"

因之，战場清理以后，中尉給当作俘虜帶到了这里。这場战斗中活的俘虜只有拜来勒斯中尉和正規軍的师長两人。

4

师長看到中尉泰然自若地(表面上非常泰然)蹲在火堆旁边，跟印第安人一起吃飯，仿佛是他們中間的一分子，起先不禁一怔，不明白中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乍一想，他認为昨夜武器的被窃、甚至今天早晨的惨敗也許都是中尉搞的鬼。他可能跟叛党串通，故意謊报叛党的实力、配备和行动。

这种疑虑只持續了几秒鐘。眼看中尉耳朵上扎着血迹斑斑的绷帶和結了血疤的鼻子根，这种念头一刻也不能容留。

再向中尉看一眼，师長又拿不定主意了。在中尉身上下这种毒手的可能不是印第安人，而是某一个牧場主或别庄主，因为中尉糟蹋了他的女儿。做了烏龟的丈夫和女儿受了污辱的父亲用这种办法来报仇，也不是希罕的事。

至于中尉帶来送給师長的三顆人头，也許眞是叛党斫下来的，中尉可能把自己所受的殘害也推在叛党头上，免得招認这是調戏女人的結果，也許他根本沒有到过叛党的营地，只是落在一

个受到奇耻大辱、誓必报仇的别庄主手里罢了。

5

“欢迎，师長，”那个威风扫地的俘虏給領到火堆旁边时，將軍說道。“瞧見有空的交椅就請坐吧，不必客气。”

“多謝，”师長出于习慣，机械地回答。但是他立刻粗暴地找补了几句：“你这样胡作非为，要受到严厉的处分，伙計。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你会給支解掉，再釘起来，灌上石油。”

“知道这个情况——尤其是今天知道——倒非常愉快，师長。当然啦，要想这样拿我取乐的人，首先要抓住我。而我認为要抓住我，师長，还得等不少时候。在这期間，我們自己也可以享受享受这种乐趣——老实說，对象就是你。你出的主意倒不象初听时那么坏。你認为怎么样，拜来勒斯中尉？”

“跟我沒关系，”中尉吃喝自若地說。

师長轉向中尉：“晚上好，拜来勒斯中尉。”

中尉沒站起来，只是略为动动，点头回答說：“晚上好，师長，多謝你！”說罢赶紧低下头，專心吃他的受到打扰的晚飯。

师長坐在弟兄們讓給他的又大又低的位置上，显然很不舒服。他的肥屁股一直挪来挪去。他只要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响声，好象他渾身包着吱吱嘎嘎发响的干皮革。初听起来簡直不能肯定这个声音出于他脚上的那双新皮靴呢，还是出于非常闊的腰帶和比較狹的肩帶，或是出于他穿在軍服里面，用来束紧他那大肚皮的皮編紧身衣。总而言之，弟兄們得到的印象是：这个人渾身上下，四肢、头腦、心腸都是剛从鞍具鋪里出来、还沒有加工的生皮做的。

經过辛苦的長路跋涉，他肚子餓透了，印第安人把他們自己

吃的东西給他吃时，他也不拒絕。他从骯髒的臭猪玀手里接受了热的薄餅、加了青椒的豆子、烤熟的干肉和滾燙的咖啡，即使在最荒誕的梦里，他也万万沒有想到会跟他們这样接近。他津津有味地吃着这些东西，虽然他知道这很可能是他生平最后的一頓飯。不过他处处留神，尽管他跟他們坐在一个火堆边，跟他們交換殘裂的碟子，偶尔还一半服輸、一半紆尊降貴地說："弟兄們，給我一点鹽好不好？可不可以再給我两三張薄餅？多謝！多謝！"尽管这样，他表面上还是裝出他这样做是給弟兄們莫大的面子。

蹲在大火堆周圍的弟兄們談笑自如，旁若无人。他們根本不去理睬师長和中尉。他們有說有笑，講些生动活潑的故事和笑話；也不管外客在座，竟談起下次和正規軍和騎警交战时，要把他們揍得比今天更凶，把所有的別庄主都吊死，把他們的妻女輪流轉讓，最后又談起他們多么想到巴侖·加南和別的有駐軍的大鎮，把它們攻占下来，只是为了想把那边軍官們的妻妾女儿好好地整一下。

师長和中尉很可能听不大懂弟兄們說的是什么，因为弟兄們說的不是文雅的西班牙話，而是平时所学的、說順了口的俚俗的西班牙話，根本沒有文法規則，还夾杂着三种不同的印第安方言。这且不談，两个軍官神色之間根本沒有在傾听他們說話的样子。

突然間，师長略微轉过头来，对中尉說："拜来勒斯中尉，我看到你居然活着，非常高兴。"师長帶有諷刺的口气果然在中尉身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他稍稍欠身說道："高兴的应該是我，师長。"

"你总不至于有这种想法，中尉，認为我命在旦夕的时候还会把自己出卖給这些下賤的杂种臭猪吧？"

中尉微微一笑，分明要师長知道，他貌似微笑，实質是揶揄。师長很知道。他不等中尉回答，又找补了一句："既然我看到你坐在这个火堆旁边，給这些家伙照顧得这样周到，还抽着雪茄，中尉，我怀疑你也是有理由的。"

中尉点点头，又笑了一下，狠狠地抽了一口雪茄，噴出烟来。"师長，这是我生平所抽的最后一支雪茄了。这支雪茄是这里的一个弟兄替我卷的，虽然特别長、特别粗，跟你剛才給我的香烟比起来，用意完全不同。对我說来，这个雪茄蒂头的最后一口烟就等于是我离开尘世的号角声。你往后抽的香烟一定比我抽的雪茄多。"

"你說的号角声是什么意思，中尉？"

6

將軍原来走开了一会儿，这时候又回到火堆旁边来。

"把我們打垮了的那个总司令馬上就会解釋号角声的意思，省得我向你解釋了，师長，"中尉說。

將軍虽然一定听到了这些話，可是一言不发。这时上校来到火堆旁边，他却看看中尉手里的雪茄說："中尉，你倒是个老枪。我現在忽然想起，你上次来拜訪我們的时候，我們的头儿苦口婆心地劝你再也不要在我們这里露臉。"

师長猛地把头一扭，先朝上校，再朝中尉蹲着的地方，仿佛突然从梦中惊醒似的。一看他臉色就知道，他确实大吃一惊。他的厚嘴唇搭拉下来，好一会儿合不攏嘴，他又先看看上校，再看看中尉。

中尉再抽了一口烟，沉思地瞅着雪茄，好象在看还可以抽多久，接着用小指头彈去烟灰，說道："不錯，我記得，弟兄。确实叫

过我别来你們这里。一点不錯。”

“我們旣然警告过那个人，叫他别再来拜訪，”上校往下說，“并且为了避免認錯那个人起見，我們的头儿覚得有必要給那人一个証明，而那个証明不幸需要他損失两只漂亮的耳朵和鼻子尖。”

“那样做法，”中尉鎮靜地回答說，“显然是希望我再来你們的营地时不要以債务奴隶，而是以牧猪奴的身份出現，为了辨明我的正身，你們把我的耳朵和鼻子留下了。”

“不錯。”上校从鉄皮桶里倒了一杯热咖啡，喝了一大口。“上次并沒有請你来，中尉，今天也沒有請你，并且比上次更不欢迎。不但如此，你还派了几百个人来这里，讓我們取得了他們的步枪、彈药和他們宝貴的性命。你原来的意思当然不是那样。假定我們吃了敗仗，你們得胜了，你們打算把我們怎么样？”

中尉看看师長之后說：“我們就把你們齐脖子埋在地里，叫我們的士兵在你們头上开过。是嗎，师長？”

“我从沒有发过这种命令，”师長帶着哽噎的声音說。

“不錯，师長。这次你沒有发过这样的命令。不过我們以往对付造反的、起义的人和不听話的債务奴隶时，总是那样干的。只有强盗才另行处理。只把他們枪斃了事。至于这些胡扯自由和公道的猪玀却不同，他們的腦袋要給踩得稀爛，不讓他們的腦袋里存什么念头。”

师長愁眉苦臉，一句話也不說，只是聳聳肩膀。

“这一次呢，当然啦，”中尉提高嗓子接下去說，要讓火堆周圍的人都听到，“这一次，师長，你給我們的命令却不同。你說俘虜要从寬处理。一个也不杀。尽可能俘擄活的，帶到巴侖·加南去，受正式的軍事法庭的审判，讓每个人有机会为自己辯护，

使审判官相信，他之所以参加叛党、反抗政府，是出于貧苦无奈，不是蓄意造反。”

师長点点头，象是要証实这些話。不过他不正眼看中尉。在这些美丽的謊言的影响之下，他仿佛比过去两小时以来年青了好几岁似的。

塞尔梭嚷道：“弟兄們，你們听到沒有？他們只想俘擄我們，只是做做俘虜的小事情，别的沒有了。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啊，士兵們多么仁慈和善啊。”

笑声哄然四起。教授对这群人喊道：“可惜我們不早些知道，否則我們一定捧着鮮花、在弯刀上扎着綠叶投向正規軍、騎警和別庄主們；我們也不会唱起义軍歌和进行曲，一定会唱：‘讚美我們全能的統治者，他治理我們多么賢明！’”

“喂，师長，你为什么不叫你的使者拜来勒斯中尉把这个好消息通知我們？只是别指望我們会受騙。我們才不会呢。但是对于那些只想搔搔头发而不去惊动蝨子的人，这番話倒是很中听的。我們自己也会編一套关于和平人道的漂亮話。我們不需要师長代劳。”

“拜来勒斯中尉，你話說得很好，”將軍这时也插嘴了。“但是漂亮話也帮不了你的忙。現在已經晚啦。你的雪茄已經抽了多少？还可以維持十分鐘。我們已經警告过你，不准你在我們这里露臉。对不对？”

“别这样沒規沒矩的对我說話，你这个无礼的狗入的。”

將軍把这个侮辱付諸一笑。“你不应該在規矩的問題上大惊小怪。人家对我們一貫是沒有規矩的。拿你来說，拜来勒斯中尉，再过一个鐘点，連蛆虫都要对你沒有規矩了，悲慘的是，你要冒火也冒不成啦。”

他掉过头，招呼一个弟兄过来。“巴勃洛，替我找三个沙尔伐海人来。”

那个弟兄跑去找人了。

7

將軍找的三个土人来到时，他又轉向拜来勒斯中尉說：“第二次我可不放你了，中尉。否則又可能叫我們損失三十个弟兄，或者更多些。我給了你一个机会，你自己把它糟蹋了。”

中尉气得臉色发紫。他張大嘴巴，把他知道的污辱的話都罵出来，以致他那結了疤的鼻子根又坼裂了。他腦袋和下巴都扎紧了绷帶，在任一个别的地方和别的場合中，他的样子一定会叫人发笑。绷帶弄得很髒，从绷帶里滲出来的、已經干了的血跟新粘上去的污穢混成一片。他往头上硬套了一頂軍帽，由于绷帶的关系，帽子显得太小。他臉沒有刮，又沾了泥污，有几个地方泥垢剝落下来，显出灰白色的斑点。誰也沒有注意到，他扎着绷帶、只剩一个鼻子根的模样，活象某些蹩脚馬戏团里的愁苦的小丑。

他吓人地呲着牙，打了一个哈哈。笑声未落，他就喝道：“你这只該死的猪玀，叛徒、逃兵、烏龟和癩狗养的杂种，你給了我一个机会，而我糟蹋了嗎？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不願意領你的情，你这个反叛的臭猪，我連活命的机会都不要，我随自己的高兴利用释放我的机会，不能随你的高兴，你这个印第安癩皮狗。”

“叛徒、逃兵？我？說得好，拜来勒斯中尉。大家都說，在軍队里服务是最光荣的事。我参加軍队的时候，对我也是个光荣。可是你們这些軍官中間，有誰給我和我的伙伴任何光荣？我当新兵的时候，給我的只是拳打脚踢，以后当了班長也是这样。不

仅是拳打脚踢，还往我臉上啐口水。还不止呢。你們軍官有誰不高兴或者喝得爛醉时，就叫我們在操場上跪着、扑着到处爬，或者叫我們拿一把牙刷去打扫厕所，嗾使老兵夜里攻击新兵，把他們打得半死不活，第二天早晨，挨打的人还得裝做从窗口或者屋頂上摔下来的，其实他們到窗口或屋頂上去干什么？我对你說，拜来勒斯中尉，在这种受尽毒打、折磨、辱罵的活地獄里，还有什么光荣；跟軍队里那些吓得屁滚尿流、一味服从、不敢反抗的人比起来，开小差的人要光荣十倍了。跟那些作威作福、張牙舞爪的軍官和上士們比起来，这种开小差的人要光荣千倍。你說我是叛徒？眞正的大叛徒是那些踐踏士兵們、把士兵們的光荣感打得一絲不剩的人，終于害得士兵們不知道他們服务的是什么軍队，他們应該效忠的是哪一个国家。一貫威胁人民、侮辱人民、剝夺人民的正当权利，使人民忍无可忍，情願发动內战，不再忍受屈辱，那些人才是叛徒。那些爭权夺利，貪得无饜，欺騙、出卖、杀害人民的人促成和引起了起义和革命，只有那些人才是眞正的叛徒。也許十年、五十年以后，人們会說，我們这些下賤骯髒的印第安猪玀、叛党、反賊、强盜、土匪——不管你們这么称呼我們——是这个国家的眞正的救主。你才不懂呢，拜来勒斯中尉。因此，我虽然警告过你，你还要再来。"

"你这种沒骨头的蝨子有什么权利来警告我？"中尉怒冲冲地嚷道，把雪茄烟蒂扔进火里。"你沒有权利警告我。老实对你說，我来来去去用不着你管。"

"我早就知道啦。因此我們在你身上做了記号，免得你穿着女人的裙子再到我們的营地里来做探子。你今天到这里来幷不是替你的师長或你的政府出力：你也知道。你这次来是想抓我，把我活活捉住，替你失去的耳朵和爛掉的鼻子拿我出气。"

“不錯，猪羅，”中尉嚷道，火气越来越大。“我正是要活捉你。在我抽掉那支雪茄，临死之前，我沒有别的痛苦，只恨沒有捉到你。我要在我的嘴还能說話之前告訴你，假如我捉到了你，我打算怎么办。我要把你按平在地上，用一根木椿子慢慢地、一寸一寸地从你肚子里打进去，把你牢牢釘在地上，因为你一向那么起劲地喊着土地和自由。我要用泥土把你塞得炸开来，那你就有了慢慢腐爛的自由了。”

“我早就有一个主意，中尉，几乎跟你的想法完全相同，”將軍略略笑着說。“正因为我有先見之明，我才沒有找普通的弟兄；特地找了三个沙尔伐海人来替我們安排今晚的娛乐。这些沙尔伐海人从前干过这种事，很熟悉这种小玩意儿。現在我們彼此沒有什么話可說了，中尉。”

“当然沒有，狗东西。”

將軍向沙尔伐海人說道：“你們懂不懂这位先生自己挑选的进地獄的办法？”

“当然，”三个弟兄同时回答。“將軍，我們听清楚了。土地与自由！敬礼，將軍！”

“土地与自由，弟兄們，”將軍回說。

三个人中間有一个走到中尉身边，用弯刀柄戳戳他的肋骨，对他說：“来吧，朋友。我到营地外面去給你唱一支催眠曲。”

中尉跳起来，好象不願意給这些人赶着走。他轉向师長，师長在他們談話的时候一直坐在树樁上，一言不发。

“你胯袋的酒瓶里有沒有好酒，师長？”中尉問道。

师長掏出一只精致的玻璃瓶子，很小巧，稍微有些弯曲，可以服服貼貼地放在口袋里。里面可以裝半品脫酒，現在还是滿的。

“喝一半吧，中尉，”师長把瓶子递过去时說道。“留一半給我。待会儿我也許要喝一点，正象你現在这样。”

中尉把一个手指按在瓶子上，以便量得正确些。然后他喝了一大口，放下瓶子，看看手指按着的地方，发現他份內还有一口可喝，便再喝了一小口。

“好吧，师長，我想我分得很平均。”他一面递还瓶子，一面歪着嘴笑笑。

师長沉思地扭好瓶盖。然后瞅着將軍的臉說：“老兄，你不見得眞的会对我的中尉这样残酷吧？”

“老实說，起初我沒有这种打算，师長。可是你我和这里所有的人都听到，假如我落到你那位中尉手里的話，他打算怎么治我。”

“那只是軍人的玩笑罢了，”师長寬慰他說。

“几星期以前，我們有許多弟兄在圣达·塞西里亞落到了别庄主手里，給齐脖子埋着，腦袋一直給踏进地里，那或許也是軍人的玩笑吧？好一个軍人的玩笑，师長。”

师長聳聳肩膀。“战爭时期可能发生残酷行为。我們不是在交战嗎？但是这样做未免慘无人道啦。我从沒有命令部下做过同样的、或者相似的事情，假如我在别庄里的話，我决不容許有这种胡作非为。”

“中尉，”將軍說，“你的师長对我們說的軍人的玩笑，你听了有什么意見？”

“有意見也不对你說，狗东西，”中尉把臉扭成一付怪相說。

“我現在有話对你講，中尉。你倒是个硬汉。你自己一定也这样想。我有个建議。你别以为我会怕你这样一个卑鄙下賤的探子。”

將軍从腰帶鞘子里抽出一把刀，同时对站在周圍的弟兄們說："找一把同样長的刀，給这个探子和山狗崽子。"

一个弟兄抽出刀，望望將軍，彷佛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听懂將軍的話。

"交給他，"將軍揚头示意。

中尉犹豫不决地拿了刀。

"你別以为我会攻击沒有自卫能力的人。我不是这样的，我們这里能拿点主意、有些权力的人都不是这样的。来吧，拿起刀子。我拿我的刀，我們中間誰打贏了，誰就可以照你打算对付我的办法来对付打輸的人。"

"你瘋了嗎，將軍？"一个弟兄嚷道。

"怎么会瘋，西比奧？我兴致很好。我們不能讓这些癩皮軍官以为我們不敢跟他們打平手仗。在軍营里，他們張牙舞爪，彷佛看我們时就要把我們一口吞下去，在我們走过时踢我們的肚子。沒有自卫能力的是我們这些当兵的，假如我們中間有誰給他們一个耳刮子(一天給他們二十个耳刮子都应該)，誰就会給枪斃掉。"

將軍轉向中尉，对他笑笑。"来啊，来啊，我的小綿羊——你，一个狗中尉，我，一个开小差的上士。你的刀子跟我的一样；如果我揍了你，这里也不会有人枪斃我。你高兴的話，我不用刀子也行。对付你这样一个膿包軍官，我根本用不着刀子。"他刷的把刀子往背后一扔。"你不妨运用你的刀。"將軍又咧着嘴笑笑。"你不妨用刀，我只用两个拳头，你贏了，沒有人攔你，你尽可以把我用套索牽着，回到那伙猪鼻子那里去。"

中尉朝四下里望望。

这会儿，周圍挤了一大群来看决斗的弟兄們。一时間，他很

想接受挑战。但是，將軍扔掉自己的刀子，却大方地讓他用刀，准备赤手空拳跟他打架，显然想用他那双骯髒粗糙的手象杀鸡似地扭断他的脖子，这时候，中尉覺得在那群嘲笑譏弄的弟兄們之前大丟面子，不得不拒絕应战。只有拒絕这种不公平的決斗，他才能保全剩下的面子，把它帶到另一个世界去。因为即使他打贏了，他也洗刷不清这个污点，为了保全性命，竟然跟一个下賤的、造反的印第安混血儿作一次勢力悬殊的肉搏。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要說他懦怯，辱沒軍官的身份。將軍爽朗地扔掉自己的刀，讓他保留他的刀，給了他无以复加的侮辱。他这下气可大啦，眞想打自己耳光，恨自己为什么不先扔掉刀子，却讓將軍占了先。不用刀子，光是拳头对拳头的話，他絕对打不过这个結实的、从劳作中磨練出来的无产者。不过他的同事們会贊揚他死得英勇。

因此，他毫无办法，只有拿他認为能够保持軍官气派的方式来回答一番。

他上前一步，怒冲冲地向將軍瞪了一会儿，咬刀切齿，仿佛要把將軍吞下去似的，然后举起胳臂，使勁把刀往地下一摔，直插在地里。接着，他从喉管里咳出一口濃痰，吐在对手的脚前，指着它尖声喊道："你这条印第安狗娘养的下賤的臭癩狗，把它舐掉！你别痴心梦想一个軍官会跟你这样一条粪蛆决斗吧！象你这种东西，我可以賞你六个巴掌，可是不会跟你打架，你这髒猪！"

中尉叫嚷的时候，臉气得发紫。鲜血从他的創疤上滴了下来。他原想在师長和周圍的印第安人面前摆摆英雄气概，可是这个想法完全落了空。他希望这一連串辱罵会使將軍按捺不住，把他打倒，从而快快地結束这場悲喜剧。

但是預期中的大怒幷沒有发作，周圍却发出一片嘲弄的哄笑。將軍沒有暴跳如雷，却只是哈哈大笑。他当士兵和上士的时候，这种辱駡从軍官那儿領敎得多了，一点也无动于衷。在目前，中尉的辱駡只能叫在場的人好笑；在站在周圍的、了解情况的人說来，那个无能为力的中尉的狂叫，只不过是一条走投无路的山狗的喘息、狂吠、咬牙切齿罢了，那条山狗已經落到陷阱里，动彈不得，又看到獵人站在它面前嘲笑。这些林莽中的工人們看慣了被捕野兽的喘息、叫噪和咬牙切齿，中尉的举动只能叫他們想起一条落入陷阱的山狗，覺得特別可笑而已。

中尉原想給人以英雄气概的印象，当然不知道他的辱駡和举动为什么会失敗得不可收拾，只招来一陣嘲笑，使他一时間覺得象滑稽戏演員一样。

他希望在去世之前耍一下威风，非但沒有成功，反而得到了他怎么也沒有料到的、甚至不能想象的效果，这时候，他被俘以来初次感到无限的悲哀和悽凉。他睜大眼睛，茫然看着他的長官，指望援助。他希望至少可以在师長身上获得一些諒解，希望师長了解当前的情况。如果师長走到他面前来，友好地拥抱他，他一定感激不淺。但是，师長碰到这种情况，跟中尉一样沒巴沒望，因为他正象中尉一样，也以为將軍和將軍手下的弟兄們会勃然大怒，想不到結果竟然如此，他的惊愕的程度或許超过那个指望从他身上得到精神支持的人。

8

这种情况虽然不到三十秒鐘，中尉却覺得漫長难挨。他越是看着印第安人嘲笑的臉色，他的悲哀越是随着时間加深。他覺得那么孤苦无告，假如他年輕十岁的話，他一定哭起来叫亲

娘了。片刻間，他忘掉自己在什么地方，竟然以閃电般的速度清晰而簡洁地回忆起一段經历，他認为那件事是他一生中最悲慘的了。

在他进軍校做士官生之前，他認識了一个当时只有十三岁的姑娘。他們彼此相爱，情深如海，决定等他升到中尉之后立即結婚。他們每星期通两次信，他休假时每个下午总在一起消磨。她成了他的仙女和圣徒。他們罰誓互相忠实，至死不渝。可是，他在軍校离毕业还有半年时，收到那姑娘的一封信，她在信里請求他原諒：因为她已經在六星期以前結婚了。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往自己腦袋开一枪，結果性命。但是他仅仅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当他前后一想，想到那姑娘对他的恩情，跟他山盟海誓不知有多少次，有一次甚至在教堂里跪在圣徒象面前，他覚得那么伤心，那么无助，一連哭了好几个鐘头。后来同学們取笑他哭腫的面孔，他只好对同学說，他害了士官生从来沒有害过的最厉害的牙痛。

这段經历出乎意外地涌現在他心头，使他忘了一切。他感到的悲哀和悽凉，跟他接到信时完全一样，他眞想哭。

只要他把这件事再想上十秒鐘，把周圍的世界撇在一旁，他可能眞的哭了出来。可是一声呼喝阻止了他。

“呵呵！”將軍使勁用拳头往屁股上一拍，喊道。“瞧他呀！我早知道对方是个沒种的膿包，居然还是穿制服的呢。起初他怕我有刀而他沒有；之后又怕我給了他一把刀，把我自己的刀扔掉了。現在他怕給人用木樁子釘在地上，正象他打算整我的那样。他連这都害怕，这条蛆虫。因此这个穿制服的小子才朝我啐口水，乱叫一通，想叫我冒火，赶快把他宰掉，免得給釘在地上。那就是你們的中尉！光荣的軍队里的一个軍官！我說他只是一个膿包，沒別的；剛才我居然还想跟这样一个膿包决斗，現在想起

来都慚愧。我們部队里一个蹺脚老太婆的一顆松动的牙齒都比这个膿包軍官强。天哪，叫我用我干淨的刀子捅进他那下賤的身体，我宁肯把狗肉当晚飯。”

弟兄們发出一陣嘲笑。

中尉听着这番話，越听越覺得毛骨悚然。他晃晃腦袋，仿佛害怕自己的腦子出了毛病。他自言自語地出声說：“天哪，你怎么能眼看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屈辱？”

接着，他張大嘴，想回答將軍那番挖苦的話，說將軍根本沒有把他的意思弄清楚；他所以在將軍脚前吐痰，并不是要激怒他，正好相反——他这样做是給將軍一个莫大的侮辱，是无畏和勇敢的表現。

但是他还未出口，就領会到，假如他作了声明，只有使自己显得更可笑。假如他說，他向將軍吐痰是英勇的表現，眞会叫人笑坏。

將軍說完之后，中尉臉色慘白、神气沮丧，好象光是这些言語已經要了他的命。他再看看师長。这次可不是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只是想看师長对这番侮辱的話有什么反应。

师長不在看他，照他的想法，师長故意把眼光掉在别处。他这下明白，連师長也听信了这番話，認为他不是勇敢，而是懦怯，以至想激怒將軍，以便求得沒有痛苦的、快速的結果。

这会儿，中尉終于忍不住哭起来了。他开始啜泣，掏出一块手帕，蒙住臉。

9

將軍掉过头去，向火堆走近了几步。他站在那里，叫了一个沙尔伐海人来，对他說：“把这条蛆虫直截了当的吊死算了，赶

快。”

中尉赶紧擦干眼泪，走到师長面前說：“师長，請你相信我，我向那个猪玀吆喝，只因为我想——”他不往下說了。他側过身子，自言自語：“有什么用呢？只要我自己明白就算啦，我死也安心。別人是不是也明白，我是不是能叫別人明白，再过五分鐘就无足輕重了。”

他挺起身体，走到他的上司前面，直盯着师長，用簡洁的軍人口吻說：“請原諒，师長，我要請長假了。請你允許。”

接着，他敬了一个礼：“报告，师長！再見了，师長！”

师長伸出手拉他过来，拥抱了他，又放开，照样敬了一个礼，說道：“再見了，弟兄！再見，拜来勒斯中尉。再过几小时我們又会見面的。再見！”

中尉嘴上浮起一絲微笑，他又敬了一个礼。

于是他飞快地轉过身，旣不迟疑，也不等人家吩咐，快步走在要帶他走的弟兄們前面，其中一个在他脖子上套了一条泥污的繩索。

沒多久，傳来了一个弟兄的吆喝：“不，中尉，不在那里。这里——再过来一点！这里，这里！你的脚碰到地啦！”

第十五章

1

师長蹲了下来。他縮成一团，仿佛对周圍的事物完全失去了兴趣。他机械地从沉甸甸的金烟盒里取出一支紙烟，在紅炭上点燃。

属于参謀会議的弟兄們陆續在火堆周圍蹲下来，其余的人也都回到自己的小組里去。

这时候，一个名叫阿巴比托的人跑来站着，先看看师長，再看看將軍，仿佛在打量一場拳賽中的两个拳师似的。

他終于說：“將軍，你明白，你可以穿那套制服。那你就非常漂亮了，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你是我們的將軍。我覚得你穿那套制服一定很合身。你們两个人高矮差不多。只不过你跟竹竿一般細，而我們这里这位了不起的軍官却象一口老母猪那样肥。”他突然打断了这种安詳幽默的嘲弄，声調一变，向师長喝道：“赶快起来，我的小家伙，把你身上的衣服統統脫下来，讓我們試試。”

师長鼓足勇气，掉头来看看說話的人。他游移不决地挪动着屁股，显然不知道該怎么办，究竟要不要服从这个穿得破破爛爛的印第安冒失鬼。他疑疑惑惑地抬眼看着將軍和教授，他只把他們两个人当作这里的領袖，至少不得不这样承認，因为此外也沒有別的办法。但是將軍、教授、塞尔梭和其余仿佛能在这里作些主的人却自顧自說話。好象誰也沒有听到阿巴比托說的什么。

师長沒有脫軍服的样子，显然在等將軍說些話，阿巴比托提起赤脚，在他的肋骨上重重地戳了一下，竟然把师長推倒了。“你有沒有听到我对你說的話？”阿巴比托嚷道。“把你的衣服脫下来，动作要快！”

师長这一下可冒火了，他爬起来嚷道：“你这个印第安猪玀，你居然命令一个师長？你这样冒失，我要剝你的皮。”

“别吹啦，”阿巴比托說道，根本不把师長的冒火当作一回事。他伸出結实的胳膊，把师長架直，招呼站在附近的几个弟兄

过来，十五秒鐘之后，师長已經光着身子站在弟兄們面前，只剩一条長达膝盖的，非常髒的綠色襯褲。

跟將軍閑談的弟兄們似乎直到現在才注意到这件事。將軍看看那堆衣服。他站起来，走到那堆衣服前面，一件件的拿起来打量着，好象在捉摸估衣店的人会不会收买。

“难道这些破爛，”他終于极度輕蔑地說，“难道这些破爛有几顆发亮的鈕扣和金鷹肩章就能造成一个师長嗎？”

弟兄們高声笑了，都看看师長，师長起先还想端出一付受了冒犯的架势，可是在这許多嘲笑的面孔前面又矮了半截。他在哆嗦。他向火堆爬近些，縮成一团。使他哆嗦得这样厉害的，不仅是雨夜的寒意，主要的是因为命运未定，使他失却常态，更因为这些家伙加在他身上的不舒服，而他作为俘虜又不得不忍受。他宁肯身上穿着制服，架子十足地給枪斃掉，不願意象現在这样只穿着一条十分骯髒的襯褲，給这些印第安人取笑。

“嘿，你現在成了什么啦？”教授問他說。“就这样蹲在那里，連独裁者都不会把你当作师長了。假如你照現在的样子开步走到你那一师人面前，誰也不会喊‘立正！’你得走近去一些，才有人能認出你，那时他也許会說：‘啊，天哪，这是我們的师長哪。他成了什么样啦？’师長，我必須告訴你，你脫下制服以后的模样眞可怜。在你說来，只有穿上制服才成师長；因为如果你是个貨眞价实的师長，你也不会这样狼狽地光着身体站在我們面前了。相反的，我們会成了你的俘虜，統統給你活埋。”

阿加第奥贊同地点点头說：“教授說得对。哎，瞧瞧我們的將軍。他不象你那样穿着漂亮的制服；他根本沒有什么制服。他的两个皮綁腿都是右脚的，因为左脚的綁腿不是还穿在別人脚上，就是还在你那两个軍官的脚上，不过那两个軍官再也不会

用脚站起来了。"

"不，阿加第奥，"將軍打断了他的話，"那倒不是。两只左脚的綁腿給子彈打得稀爛，不能派用場了。因此我只有右脚的綁腿。"

"你一定不把我們的將軍当作眞正的將軍吧，是嗎？"塞尔梭問道。"你以为他沒有穿象你那样漂亮的制服，就不可能成为眞正的將軍。可是我們幷不需要制服。我們行軍不象你們那样需要旗帜或别的撈什子来鼓励士气。我們不用銅鼓喇叭也有足够的勇气，幷且我們很清楚我們作战的部位和队伍所在的地方。我們杀正規軍和騎警，袖管上不必标誌，肩膀上也不需要星章或鷹章。我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們中間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手下的穿制服的士兵只象是給牧羊人扔泥巴赶来赶去、或者給狗追逐的綿羊。"

"說得对，"教授又插嘴說。"說得非常对，老弟。正因为这样，我們革命一定能胜利，即使这場革命要持續五年十年；因为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要的是什么，而你手下的綿羊却不知道，因为你不讓他們有任何需要，甚至不讓他們自己开动腦筋。师長，你冷得发抖的話，不妨再靠近火堆一些。我們不会吃掉你的。至少目前不会。"

2

將軍弯下腰，撿起师長的軍装，高高地举起来嚷道："嗨，弟兄們，誰要一件好衣服？"

一个襯衫破爛得不象样、褲子滿是窟窿的弟兄喊道："我可以要那件衣服。我晚上値崗的时候冻得要命。"

將軍把衣服扔給他。那人撿起軍装，連忙穿上。他把扣子

鈕好，发現衣服太大了。“沒关系，”他笑着說。“我們下次攻下的牧場一定会有很多食物，讓我吃得胖胖的，那时候这个老山羊的衣服就合我身了。”

“讓那些金鷹待在肩膀上吧，”塞尔梭向那个弟兄嚷道。“我們才不会把你当作师長呢！”

教授笑了。“对，艾斯台班。讓那些金鷹蹲着。很好看。你下次到霍維尔，經过軍营的时候，哨兵会举枪行禮的。你就可以闖进軍营，随你高兴命令整团人馬开到什么地方，那你不妨吩咐他們帶着所有的枪械和彈药到这里来。沒有一个士兵会正眼看你，你不必害怕。他們只看你的肩章。当他們看到三顆星，或者甚至只看到一个金鷹时，头腦就沒有了，变成了机器。你只消向这机器吆喝一下，它就向前直闖——假如你不阻止的話，甚至可以闖到湖心去。随便哪一个傻瓜，只消在肩膀上安几顆星或者一个金鷹，便能指使那机器。你当然不会相信，但是事实如此。”

“誰要这条褲子呀？屁股上还縫着一块軟皮呢，”將軍接着說，把褲子拿得高高的，看有誰要。

“拿来吧，”塞西里奥回答道。他猛地一扯，扯掉了那块算是褲子的破布，穿上师長的漂亮的褲子。他站起来，摩摩褲子，試試是不是合身，然后說：“缺了一块呀。到哪里去啦？”

弟兄們哈哈大笑。有一个嚷道：“只有师長这种婊子养的穿这褲子才合适。本来就是这样的，便于这些先生解开底下的鈕子。”

另一个說：“你要知道，塞西里奥，讓这些軍官解开褲子底下的鈕子是非常必要的。他們給派来打我們这种起义軍，而我們又有步枪和机关枪的时候，他們就有这种必要。只碰到我們手里除了弯刀或大头棒之外别无他物的时候，他們才象覓食的獅

子那般勇敢。”

3

师長不知道自己該怎么办。这里大家数說、取笑、嘲弄的对象都是他。他的不可一世的尊严是这样不值錢、这样遭人奚落，現在他連自己都覺得这样无足輕重，甚至不能自怨自艾了。假定他身边有手枪的話，他准会快快結果自己的性命。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忽然起了另一个念头：他不先自杀，而是向印第安人开枪，把所有的子彈都放光，并且要对准將軍，給他吃第一枪。他这样胡思乱想的当儿，忽然又想到另一个脫命的办法，也許能够成功：就这么跳起来逃跑。凑巧的話，或許有一个印第安人朝他背后放一枪，送了他的命，一了百了，把他已經受到的和可能再受的屈辱和侮蔑一笔勾消。

他跪了起来，两手支着地，准备一跳而起。这会儿他記起自己只穿着一条襯褲和一双滿是窟窿的袜子，連靴子都沒有。在这种难走的路上，光穿袜子跑路是不行的，并且他一手还得提着襯褲，以免它滑到足踝上去。理会到这一层之后，他明白自己这般打扮、在这种情况之下逃跑，只是給自己开一个莫大的玩笑，和眼前的情形比較起来，他所受的屈辱好象都还可以忍受，尤其因为他不是自取其辱，身不由己，逃跑的話，只有自討沒趣，下不了台。于是，他乖乖地坐着等死了，他知道在这一个鐘点里他就会給判处死刑的。

4

把中尉帶走的弟兄們現在回来了，他們报告說：“將軍，他已經吊上啦。”

“好，”將軍回說，“等他吊得差不多的时候，再去給我把套索取回来。我們需要套索給我們身边的这位师長用。我們可沒有那么多的新套索，給每一个軍官用一根。目前我們还沒有那么好的条件，又沒有那么多的时間用石块来砸死他們。你以为怎么样，师長？”

“你不妨替我留一絲面子，把我枪斃算啦。在我身上大不了浪費一顆子彈。”师長願意想裝出笑容；可是走了样，笑容凝滯在那条从左嘴角到下巴頦的皺摺里。

那个得到师長的褲子的弟兄把自己的破褲子扔到师長的脚前。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条褲子穿上？”师長問道。

“当然，”塞尔梭說。“我們是很講究規矩的。我們不允許任何人，甚至包括师長，老是穿着髒褲子跑来跑去。我們的女眷們会怎么想呢？你别以为我們还是一群不講規矩的印第安蛮子。”

他掉过头，朝一群人喊道：“你們中間誰有一件多余的旧襯衫，可以勻給师長？你們今天弄到的新襯衫已經很多啦，士兵們一片好意，替我們送来这許多襯衫，我們非常感謝。来吧，給我一件襯衫，哪怕破爛得不象样的也好。我們能够施舍的衣物，总是乐意給貧苦的人的。”

不知从什么地方扔来一件有汗臭的、破爛的黃布襯衫。塞尔梭把它撿起来。

“喂，师長，現在你有一件很好的襯衫啦，”塞尔梭把那件破衣服扔給他說。“你别以为我們不懂得怎么招待客人，即使这种客人是不請自来的。”

接着，他又嚷道：“誰有自己不能用的、穿坏了的凉鞋？拿到这里来！”

一双旧凉鞋在空中掠过，落到师長面前，师長正在把那件破襯衫拚命往他的肥身体上套。

一个弟兄用脚把凉鞋踢到师長身边。“这就是你的馬靴，师長，穿上之后，你那双嫩脚就不会刺着啦，”他裝出苦恼的样子說。他随卽改变了音调，近乎吆喝的粗声粗气地說：“从沒有人关心过我們，不管我們是不是踩到刺、踢着毒蠍子、或者在尖石子上划得鮮血淋漓。可是我們不是你想象的那般沒有羞恥，师長。我們是很講道理的。我們知道，三吋長的荊棘刺进脚里、从脚背上冒出头来是什么滋味。”

5

“現在我們可以在营地里巡視一下，看看弟兄們在做些什么，煮些什么当晚飯，”將軍站起来說。

属于参謀会議的弟兄們都跟着他。

他們走了几步，將軍回过头来喊道：“嗨，师長，你当然跟我們一起来。来吧，来吧，不然我們要拉你起来了。”

师長来了，他不得不服从这些髒猪的命令，心里虽然不願意，不过还是照着办了，因为如果不听話，一定会挨揍，他却不希望挨揍。

这一小群人在营地里逛着。

“我們这个营地真不坏，”將軍漫不經心地說。

“不錯，”师長同意說。“这个营地只要防守得当，在草原那方面挖几条壕溝，对方如果不熟悉地形和防軍的部署可不容易攻克。我来防守这个营地，只要两营人就頂得住整整一师——守几个月都沒有問題。”

“我很高兴听到你証实了那一点，师長。”將軍显然很滿意的

点点头說。“这个地点是我亲自找到，作为我們的营地的，因为我們需要休整一个長时期。我們的兵力已經有了减少，彈葯方面也得节約。我們的条件还不够。我把这情形告訴你也沒有問題，因为你不能加以利用了。再过一个鐘点左右，我們終于要送你登天，失去象你这样有趣的客人，并且又这样突兀，眞叫我們遺憾。”

他們繼續到处走走。將軍把一个机枪巢指点給师長，讓他看看彈葯确实不很充裕——表面上是这样的，因为主要的彈葯庫和多余的枪械都藏得很隐蔽。

“你們在巴侖·加南的部队有沒有大炮？”將軍沒看师長的臉問道。

“六門輕炮。七十五公分的口徑。我不妨对你說，今天我們只要拖了三門来，你們恐怕連人影子都不剩了。”

“也許如此。誰知道呢？有这种可能。下次等你的旅長或者中校来打我們的时候，我希望他千万别只帶三門，而是把六門統統帶来。否則我要大不痛快的。你願意的話不妨写封信給他。我可以給你一張紙。这些炮对我們有用处。最好再来几个炮手，教我們怎么搞这种玩意儿。我相信那种炮一定是可以拆卸开来，馱在騾背上的。”

“当然可以拆卸，”师長回答道。“可是你别担心可不可以运輸，老弟。假如我不落到这个倒霉的地步，成了你們的俘虏，我可以保証讓你看看这些大炮。不过自然只給你看炮口。”

“自然罗，”將軍笑道。“可能我們不能改变目前的情况了。你看到的东西太多了，太熟悉这个营地了。我当然可以全盤重新布置。或者换一个方向向你进攻。說眞的，师長，我想起这点，几乎动了心，想放你走路。不成，不成。别劝我。事实上我

眞願意把你当作禮物，送給独裁者的光荣的軍队。你明白，你这样友好地送了这許多漂亮的步枪、手枪和机枪，我也应該回礼。我确实想讓你就这样逃跑。讓你下次可以帶了全部大炮給我們清清賬。师長，就我們之間来說，我們已經厌煩了。厌煩透了。对整个情形都厌煩。弟兄們都想回家去。我也希望待在家里。因此，你如果把大炮帶来，用不了多久，我們都可以有借口逃跑。彈葯缺乏，你也看到的，缺乏得不能維持很久。”

师長点了好几次头。但是他显然听得心不在焉。他肚子里正在打主意。这个主意却很混乱，因为他有两个主意，这两个主意老是互相干扰。他一会在想，到底是不是还有逃跑的可能。一会儿，他的軍人精神不讓他安逸。他反复推敲攻克这个营地的計划和出奇制胜的策略，只要給他一个回到司令部的机会。

最后，他的胡思乱想給殘酷地打断了，將軍突如其来地說：“弟兄們，把他帶回参謀干部的火堆去。”

6

將軍把絞死中尉的三个弟兄叫了来。

他們走到大火堆那里。

將軍叫他們走到一旁，跟他們談了好久。从弟兄們的姿势看来，將軍有問有答，显然要确定弟兄們都弄清楚了。

他們終于走开，过一会儿又回到参謀干部的火堆旁边来。一个弟兄的左肩上搭着一卷套索，上面的泥巴結得又干又硬。

他們站了一会儿，等候別的命令。

將軍看到他們，便轉向他的貴宾說：“非常抱歉，师長，我看你現在打算离开我們，去跟那个早已走在你前面的中尉了。我

們不能再为你煩心，从各方面說来，都很可惜。你明白，伙計，这种玩意儿一搞長就沒有意思。你在小山上指揮那場大战，我們突然把你逮住的时候，我們早該当場給你一刀，送了你的命。不过，你要明白，我們这里难得有眞正的活的师長来参观。并且拿我們目前的情形来說，我們非常希望熟悉熟悉貴族的风度，那只有从我們的貴族客人那里才学得到。有一天，我們中間有人或許要当总督，当英国大使去看他时，他总不能說：'哎，操你媽的，王八蛋！'你說对不对，师長？"

他扭过身，喊道："喂，誰拿了我們客人的酒瓶？你嗎？还給这位先生。"

那个弟兄把瓶子递給了將軍。

將軍笑了。"說一声'多謝'呀。在下半个鐘点里，你需要那瓶子里的每一口酒呢。"

"我确实可以道謝。多謝啦。"

"沒关系。"

师長喝了一大口，把瓶子塞在他現在穿的破布褲的口袋里。褲子給他穿太小了，腿上已經豁裂开来。褲腰上还裂开一条几吋闊的口子，如果师長不用一条繩子紧紧地東着的話，褲子早就掉了下来。

"你路上有香烟抽嗎，师長？我們怎么也不能讓客人說，我們不送一点表示友好的小礼物，就讓他們进入不毛的荒野里去。当然啦，我們抽的烟也許不合你的口味。"

他又掉过头嚷道："嗨，弟兄們，誰拿了我們这位好师長的金烟盒？"

弟兄們互相看看。接着，一个弟兄喊道："在这里，將軍。在我穿的上裝口袋里。我剛摸出来这是什么东西。这里还有他的

漂亮的打火机呢。老天爷，可真漂亮。我却打不出火来。”

將軍打开烟盒，数数香烟，再递給师長說道：“里面的香烟足够你在下一个鐘点里抽的。那之后，你的肺已經收縮，不需要再抽啦。”

“謝謝，”师長接过烟盒說。

將軍現在点点头，咧开嘴笑笑。“沒旁的事啦，师長。多謝你的拜訪。再会，再会。認識你非常荣幸。再会。一路平安！”

陪师長上路的三个弟兄走到他身边。

师長走在前面几步。接着，他站住脚，回过头来喊道：“你还是一条印第安臭母狗养在粪堆上的下賤的癩狗。在我送命之前，我要讓你知道知道我对你的想法。”

“那就是他所謂的貴族的礼貌，”將軍愉快地朝他背后笑着喊道。“我們給他吃的穿的，帶他散了一会步，帮助他消化；我們送了他一个裝着上好白蘭地的精致的水晶瓶，我們給了他一个裝着进口香烟的沉甸甸的金烟盒，讓他路上抽，到头来他临走的时候，居然用这种髒話来駡我們。那就是师長們的礼貌。我們給他吃了薄餅豆子，免得他慘遭餓死，他謝都不謝一声。不过世界上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們必須滿足于現狀。”

將軍一面說这些話，一面呵呵大笑。之后，他的声音变了，向那几个把师長帶走的人喝道：“給这个老吹牛鬼五分鐘做禱告，結結賬。把他帶得远一些，免得他傳染我們的营地。究竟是一个死师長臭呢，还是一个印第安叛党臭，到明天我們就知道了。把他帶得远远的，至少六公里。懂了嗎，弟兄們？”

“当然懂得，將軍，”那几个弟兄回喊道，同时戳戳师長的肋骨，叫他走得快些。

7

三个弟兄和师長走了一陣子，离营地相当远了，他們便停下来。

其中一个説："我們并不赶忙，是嗎，师長？我們为什么不在这里坐下来，卷一支紙烟呢？"

"你要不要試試我的紙烟？是埃及来的。"

"也許，也許是好的。不过我們情願抽我們自己的烟。多謝。"

师長取出他的酒瓶，呷了一小口。他接着用指头吱吱地擦擦瓶口，递給坐在他身边的弟兄。"喝一口，弟兄，"他和和气气地説。"瓶子里剩下的够我喝啦。"

"我还是不喝的好，师長先生，因为假使將軍聞到我的呼吸，发現我有白蘭地的气味，他准会給我一个耳刮子。对不对，伙伴們？"

"还不止呢，"另外两个人中間的一个回答説。"假使我們有白蘭地的气味，他就会朝我們肚子里打一顆鉛子彈。"

师長立即听到了"师長先生"这几个字，他被俘以来，还是初次听到这个称呼。这个称呼使他高兴，正如一个囚犯听到即將釋放的消息，説是終于証实他的判决不公平，而現在要給予公开釋放，恢复名誉。

"你們的头儿一定非常严肃暴戾，連最小的快活都不給弟兄們，"师長説。

"当然是的。我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們在他的掌握之中呀。"

"你們打算在这里得到些什么呢，弟兄們？他和敎授两个人

每天向你們喊上百来遍‘土地与自由’。但是如果这国家遭到破坏，你們到哪里去找土地呢？”

“不錯，师長先生。我們从沒有想到过。”

“我还有些話要告訴你們，弟兄們。老实說，目前你們占了上风。可是那是不經久的，沒多久一旅一旅的軍队帶了三百挺机关枪、五百門重炮会給派来打你們，那时候你們連一簇头发都保不住。你們都死光之后，有了土地与自由又有什么用？”

“对，那时候我們怎么办呢，伙伴們？”一个押送人說。“师長先生的話很对。我們該怎么办呢？”

“你們三个都是壯健結实的小伙子，”师長接下去說。“我可以讓你們当兵，重用你們，給你們十足的作战薪餉。那是很大一笔錢呢。你們干了三五年后，有了許多現錢，可以毫不費力地买下你們喜欢的任何牧場。那你們就可以过些太平日子，耕种田地，你們买的一切都是你們自己的，誰也夺不了。”

“师長先生說得真对，是嗎，伙伴們？完全給他說着了。可是我們究竟有什么办法呢？”

“我对你們說，弟兄們。你們三个叫什么名字，呃？哦。好。我記住你們的名字了。現在听我講。你們何必把我吊在这里呢？那是謀杀呀。并且是很大的罪孽。你們不妨問任何一个牧师。那样做法不能讓你們进天堂，只能使你們落地獄。天堂开着門等你們的时候，你們为什么要进地獄呢？我已經上了年紀，沒多久可活了。你們也看得出来。我对你們講。你們最好把我帶到最近的一个小牧場，我就可以借一匹馬騎走，太太平平地終老。之后，你們回到营地里，对你們的头儿說，我已經給好好地吊上了，舌头拖出半碼長。你們必須回营地去，否則要招人疑心，你們的头儿就要派几个弟兄騎了馬来追我們。不然，我馬上

可以帶你們一起走，明天你們就当上兵了。”

三个弟兄全神貫注地傾听着。

“不过你們还是回去，說我已經吊死的好。那你們的头儿就不会派人来追我了。明后天，你們溜跑，到我們的司令部来。那时候，我給你們每人一百个比索。”

“一百个比索嗎，师長先生？”弟兄們將信將疑地問道。

“每人一百个銀比索。你們情願的話，还可以当兵。你們如果不情願当兵，尽可以帶了一百个比索回家乡去。我可以替你們每一个人写一封給当地長官的介紹信，說你們是好人，誰也不会因为你們造过反，把你們关在监獄里。其余的叛党都要給枪斃掉。你們却不会。”

“你們以为怎么样？”一个弟兄問其余两人說。

两个都說：“我贊成。”

但是三个中間最精明的那个說：“师長先生，为了妥当起見，你最好給我們一張字据，保証我們得到那一百个比索。”

“可以，可以，”师長回答說。“我給你們一个字据是完全应該的。但是我沒有紙，也沒有笔。那些东西都留在上衣和褲子口袋里啦。我只留下了香烟和酒瓶。难道你們不相信一个师長嗎？弟兄們？”

“不管师長不师長，我們受尽了各种各样的人的騙，”一个弟兄說，“現在我們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了。不过我們这次相信你，师長先生。”

“你們不会后悔的，弟兄們。”师長站起来找补了一句。“好，我們上路吧，不然要太晚了。天色已經黑啦。”

“别发愁，师長先生，我們認得路，夜里也能走。我們在这一帶放过哨。”

8

他們繼續走了一刻鐘左右。路很坏，不是石子嶙峋，便是泥濘沼泽，要不就是叢藪茂密。

月亮慢慢地爬上来，漏出臉，照亮了路徑，不久消失在片片黑云后面，过几分鐘才重新出現，接着又不見了。

师長呻吟着。他一脚高，一脚低，走得好不吃力。那天清早三点鐘开始，他就沒有歇过脚。拋开吃敗仗的事不談，他在这个沒完沒結、决定胜負的日子里所遭受的一切，即使換一个比他年輕的人来經受，到了日暮时分也会覚得腿脚无力，何况他呢。

小徑通到了一片空地。

师長看到一块大石头，便走到那边坐落下来，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說："弟兄們，我实在走不动啦。我在这里过夜吧。"

"那我們的头儿一定会赶上来，明天一早就把你抓住了，师長先生，"一个弟兄說。

"可能这样，很可能。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他用身上那件破襯衫的髒袖管擦擦面孔和腦門子。

他又点了一支香烟。

半个月亮又露了几分鐘面。

师長一面抽烟，一面东張西望。他看到的凈是黑黝黝的灌木叢。只有那片空地是开闊而明亮的，空地上一簇簇扫帚样的乱叢棵子在月光下閃閃发亮，投下了黑影。

老远的地方，在他师部所在的巴侖·加南，不时有夏季的閃电掠过黑夜的天空。

"司令部哪，"师長想道。"現在待在那里是多么可爱！多么舒服呀。在餐厅里一坐，旁边是一瓶瓶的上好啤酒，跟費南德斯

少校或者孟古伊亞上尉玩玩骨牌。該死的孟古伊亞上尉，根本沒有当軍人的資格，也不够做上等人的譜儿。不过百无聊賴的时候可以找他来玩一場骨牌。他是有請必到的。这个馬屁鬼，”

师長深深地抽了一口烟。烟头一亮，发出淡淡的白光。

“天哪，”他高声說，接着他抽搐似地从他所坐的石块上霍地跳起来，随手把紙烟一扔。

“圣母哪，圣母！我从沒想到！眞該死，我从沒想到！”他大声說，音調里充滿了难以形容的恐惧。

他不知不覺又往石块上坐下去。他的眼睛不断扫着那片黑黑的牆也似的灌木叢，一会儿往左，一会往右，仿佛腦袋自己在动似的。之后又前后晃着身体。

他突然坚决地一扭身体，不再动了，短短地冷笑一声。

“原来如此，他原来想这样对付我。一点不錯。我从沒想到他会耍这一手，从沒想到他居然会打这么毒辣的主意。天哪，幸好我及时認識了！”

他如釋重負似地深深地呼吸着，又取出一支紙烟，朝前面噴了几口烟。

师長抽搐也好，突然兴致大发，象小鹿在月下的空地上跳跃也好，弟兄們都毫无兴趣，既不言語，也沒有动作。

弟兄們扒手扒脚地躺在地上，离师長虽然不远，师長好象把他們忘了，开始高声地自言自語，似乎跟往常在軍官們面前一样，要把某种形势解釋清楚。他一面談話，一面不断地抽烟：

“我回到司令部之后，究竟怎么說呢？他們全站着看我。我是独个儿回去的。就是我一个光杆儿，健健全全，身上連擦伤的地方都找不到。体重也一磅沒有减輕。穿得象邋里邋遢、滿身虱子的印第安人那样回来了。我的队伍全丢了。一个軍官也沒

回来，連一个上士都沒有。全死啦。只剩下二十来个負伤的騎兵和几个伏在光背騾子上的步兵。可是我身为师長，却穿着破破爛爛，不帶武器的回来了，臉上沒有一道伤痕，象平时下操那样神清气爽。那就是他替我安排的計策。因此他派了这些人帶我上路，吩咐他們讓我賄賂。这些人？居然讓我行賄？这些吊死了拜来勒斯上尉，并且明知道我曉得这件事、看到这件事的人？他們才不会讓我行賄呢！”

他轉向那三个弟兄。“嗨，你們三个人，如果我答应你們，我在半小时之后就死，你們肯告訴我一些事嗎？”

“也許可以。师長先生，”其中一个沒站起来就回答說。

“我注意到，你們的头儿派你們出来之前，跟你們談了很久，單独跟你們談的。”

“是的。”

“他吩咐你們放我走。是嗎？”

“的确吩咐过。师長先生，你尽管請便。半小时之后，你死也好，活也好，可不管我們的事。我們会告訴我們的將軍，說我們很高兴讓你知道他給了我們什么指示，他甚至說，在放你逃走之前不妨跟你講明。”

师長沉思起来。他又机械地点了一支烟。接着又对着瓶子喝了一大口酒。

“一个人离死越近，他对人世的理解就越清楚，能够看到事物的內心。这話是誰說的？我在哪本書上看到过。原来他要我太太平平地回到司令部去。讓我到那里去編造一个离奇的故事，說是怎么逃脫他們的掌握。諸位，你們現在站在那里，不信任地看着我。难道你們以为我在撒謊，一个师長在撒謊嗎？你干嗎这样看我，阿里茲曼第上校？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站在你們面

前嗎？因为别的軍官都沒有逃出性命，只有我一个人嗎？因为只有少数几个滿身血污、走投无路、形同瘋狂的逃了回来，而作为师長的我却舒舒泰泰地站在你們面前嗎？当然，我的制服、錢、表、戒指和手枪都不得不留下了。为了安全地逃回到这里来，我不得不打扮得象一个邋遢的印第安人。听我說，馬尔多那陀少校，你这个混蛋！你在想什么？立正！你眯起眼睛干嗎？难道你不能正眼看你的师長了嗎？什么？你吃了些什么，才这样閉起一只眼睛，扭着嘴，似笑非笑地望着我？請注意，諸位！你們不至于以为——嘿，諸位，什么事？难道你們眞以为我为了贖命，把我錢、制服和手枪給了那些印第安瘟猪的嗎？我，彼得罗尼奥·布林加斯的师長？我？多謝，先生們！再見了，同志們，朋友們！”

师長跳了起来。他站着，朝那片黑沉沉的灌木叢嚷，声音越来越凄厉："再見！再見！先生們！再見！再見！”

他至少叫了百来次。他喉嚨啞了，最后連嘴都張不大开。

他抓着喉嚨，仿佛要强迫它听話似的。

他现在又是抽噎，又是輕笑。过一会儿，他恢复过来。他倒在石块上，大張着嘴呼吸。

他又摸出一支紙烟。

弟兄們仍旧躺在他附近的地上。一个把打火机递給他。

他还打火机的时候，朝弟兄們笑笑。“我喝醉啦，弟兄們，醉得不象样了，我醉啦。哦，醉得太厉害了。”他拿起酒瓶，凑在嘴边上，咯咯地灌下去，只剩几滴酒脚。

他把酒瓶对着月亮，看看还剩多少，又擰开金盖子，把最后的几滴倒进嘴里，搖搖瓶子，擱在嘴唇上前后轉动，直到舐干淨为止。

"在那边的角上，弟兄們，你們可看到那株美丽的树？那株树真好。从这里望去象是一株柏树。但是不管它是柏树、紅木、烏木。弟兄，把你搭在肩膀上的套索給我吧。"

他把繩子拿在手里試試。"这东西又硬又粗糙。一条蹩脚繩子，不过很結实。已經打好結，套好活扣了。这样更好。这样好的一个結，可以順順溜溜地滑来滑去，我可打不来。"

他把活扣滑来滑去的时候，躊躇了一下。"这会不会就是今晚勒在拜来勒斯中尉脖子上的繩子，弟兄們？"

"就是这一条，师長，"一个弟兄沒有特别在意地說。

"那么說来，这条套索已經有些經驗了？"师長发出一声干笑。

"有經驗的，"那个弟兄仍旧滿不在乎地說。

"弟兄們，"师長现在换了那种玩世不恭的語气，一本正經地說，"我沒有什么东西給你們。我身上的衣服滿是虱子，又髒又爛，連你們的伙伴都扔掉不要。我不能說是把酒瓶和烟盒送給你們，因为你們反正要拿去，不把它們留下的。那样做是对的，应該的。我能給你們的只是衷心的感謝，我要求你們替我做些事，預先道謝。我从沒有对印第安人說过'請'。可是我对你們說：弟兄們，等我断气之后，請你們把我的臉削掉，那么发現我的人就認不出我是誰了。你們願意嗎，弟兄們？"

"我們当然可以办到，师長先生。这对我們并不特别麻煩。一点不特别麻煩。在紅树林地的时候，我們也这样对付过那些由于上帝的疏忽而生着人面的畜牲。"

"多謝你們帮我这个小忙，弟兄們。对你們的头儿說，明天早飯之前，他可以到这里来吻我的脚。"

"我們会对他說的，师長先生。"

“好。过五分鐘——还是說十分鐘吧——你們再到那株树那边去。現在，弟兄們，讓我再一次預先謝謝你們。”

“沒关系，师長先生。再見啦，一路平安。赶快吧。你說是十分鐘。我們就等你十分鐘。”

9

师長左手晃着套索走去了。

他走路的时候有些搖晃，也許是由于酒力强烈的关系。他时不时在乱草丘上跌跌撞撞。

当他走到他选定的那片空地的角落时，清徹的月光正照在周圍的灌木叢上。

他在自己身上划个十字，低下头，又划一个十字。他拉出挂在脖子上的一根繩索，拿出一块綉着十字架的黑料子。他双手捧着，吻了它。

他又在身上划了十字。

于是，他試試套索，讓它在手里滑下去。他抬头看看婆娑的树枝，心一横，把套索扔到一根伸展到空地上面的長枝上。

弟兄們漠不关心地朝那边看看。其中一个說：“我希望他挑了一根結实的、不会断的树枝。他重得象一头老肥牛。看情形那根树枝还吃得住。把你的烟草給我們吧。”

10

約莫过了一刻鐘。这时候，三个弟兄走到大树那里。

一个又回到空地上。他蹲下来，在一簇草上把弯刀拭干。他一面拭刀，一面仰望着天空。接着，他喊道：“巴侖·加南那边有大雷雨啦。朝这面过来了。”

在树旁的两个人中間有一个喊道:“喂，我們要不要把套索給他留下,你以为怎么样?”

“我們才不留下什么呢,”在拭刀的那个弟兄回答那两个說。“那根套索很好,还有用。吊着这么一个大块头也沒断。那根套索还可以派許多用处。再說,假如我們不把它帶回去,將軍会大鬧一場的。他会派我們回来拿套索。看样子那場該死的雷雨朝我們这方向来啦,我可不願意再走这条冤枉路了。”

“說得对,老弟。我們还是把套索帶回去吧。”

“喂!”在空地上的那个弟兄向树下的伙伴嚷道。“别多說啦。把他放下来松开。他早已咽气了。赶快。我象一头跛脚山狗那样餓啦。”

第十六章

1

过了五个星期。也可能是七个、八个、或者十个星期。誰也不去花这份心思,計算日子和星期。但是从長在地里的、就可以收割的玉米看来,弟兄們知道至少过了五个星期。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营地上盖了不少茅舍、草房和披屋，呈現了一个典型印第安村落的睡乡梦境似的和平气象。

創立和維持一个社会的必要条件这里都具备了——森林、宜于放牧的草原、丰饒的叢林地帶、一条淸凉寬闊的永不涸竭的溪流。人們已經有了充裕的玉米、豆子和青椒,新的庄稼又將成熟。他們有騾馬、驢子、公牛、母牛、閹牛、山羊、綿羊以及猪。缺少什么,可以由当地的别庄供应,如果不是自覺自願，弟兄們就

用一点来复枪的說服力。

他們經常派遣小队去征发粮秣。他們突襲軍队的崗哨和騎警的巡邏队。不时还跟武裝的別庄主及其走狗們来一次小接触，別庄主們糾集成为自卫团，企图肃清当地的起义者和强人。

別庄主們始終認为对方只是一小股逃竄的印第安叛党，他們跟正規軍交战后殘存下来，如今四处乱跑、打家劫舍。即使在独裁統治最严酷、誰也不敢存造反的心思时，共和国境內还是有同样性質的强人出沒。

国內的軍事当局显然跟別庄主們抱着一般的見解；認为作乱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帮股，至多不过三四个，不必为了这几十个土匪劳师动众，糾集大量的正規軍，增加国家的負担。光凭別庄主本身，在几星期之內就对付得了，四百来年他們一直是这样干的。

將軍、教授、塞尔梭和別的弟兄們对当前的形势就是这种看法，尤其因为几星期来，沒有一营人，甚至沒有一連人，开来攻打他們。

2

“来啊，看我逮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家伙，”艾拉第奥把一个很象知識分子的混血儿押进营地时說道，那人的衣著很整齐，不过显然好几天沒有刮过胡子了。

那人牽着一匹馬。他背后跟着一个半大不小的印第安孩子，一手也牽着馬，另一手牽着一头馱着包裹和两只破皮箱的騾子。

新来的人朝四面打量了一下，幷沒有害怕的神情。他的表情和姿态仿佛在說：“这里不至于有什么問題，即使有問題，我也

无能为力。”

客人給营地里一群乱叫狂吠的狗圍住了，使他很难照艾拉第奥的速度赶上去。

他們来到盖在营地中央的大棚子，那个棚子沒有牆壁，屋頂一部分用棕櫚，一部分用牧草。这个寬敞的建筑有許多用处，既当鎮公所、会議室、軍械庫，暫时又当成人和儿童的学校。

“教授，我給你帶来了这两个家伙，依我看来他們很怪，”艾拉第奥接着說。“他們不是走直道儿来的，我們在那里布有崗哨。他們騎着馬，越过了那边。我認为讓你看看这对家伙可能有好处。我疑心他們是在附近刺探。”

“别胡說，弟兄，”混血儿笑道。“我在附近刺探？我自己的事都顧不了呢。相信我的話。如果你們不相信，我也不在乎。我这样苦命，假如送了命的話，倒也叫人高兴。我做探子？别招人笑話啦。”

他又呵呵笑了。接着說：“你們最好給我些吃的、喝的。从昨天中午开始，我連一堆新鮮的牛屎都沒看到，更不用說一張发霉的薄餅啦。就是这种生活，朋友們。生活，老天哪！給我一点象样的东西吃吃，再把我吊死，我也不在乎了，如果你們打算把我吊死的話。只是别讓我餓着肚子吊死。那你們未免太狠心啦，但是你們好象都很和善。”

教授跟安得路一起坐在棚子里看一本書，那本書是在他們新近去过的一个别庄里弄来的。

他們覚得混血儿的尖酸的幽默很有意思，便附和着他笑了起来。

棚子里还有几个弟兄；不拘早晚，棚子永远沒有空的时候，尤其是晚上，因为有二三十个人把这里当作宿舍。

教授把坐在最近的弟兄叫来，吩咐他到"营地媽媽"那里去，替混血儿弄一份好飯菜。

"那才叫友情，朋友們，"混血儿說。"在荒野中舍食給餓汉吃，是件莫大的善举，能使天使吹起号角，甚至使圣彼得①替你們記上一功。我碰到他的时候，一定提醒他，还要看看他的鑰匙。我念念不忘的就是那把鑰匙，不知道是大是小，是金是銀，他用繩子呢还是用金鏈子挂在脖子上。弟兄們，拿你們来說，只要給我一点吃的，我才不管你們是盜匪、凶犯、或者善良的农民呢。"

"这个人不談别的，光談餓呀、吃呀，我倒很想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安得路悄悄地对教授說。

教授的眼睛突然恍然大悟地一亮。他笑着說："啊，我現在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啦。你既不是混血儿，也不是小販。"

"当然不是，"那人說，"我从沒說过我是那两种人呀。"

"你是个教师，糟糕的是，你是乡村小学教师。"

"哎呀，只有同道才能猜得那么准。一点不錯。一个流动的乡村教师。每隔两个月，我就給派到另一个村落去，因为村里付給学校的經費老是只够两个月。并且这两个月中的最后四个星期是非常艰苦的，第二个月里，假如我能得到規定数的一半，我已經謝天謝地了。之后我就接到教育部的信，通知我下一步該到哪一个村落去。我給派去的下一个村落，有时和原来的相距三四天的路程。教育部給我的旅費只有六个里亞，不管我到目的地的路程是一天，或是在那种可怜的、糟透的路徑上走七天、

---

① 圣彼得：耶穌十二門徒之一，据說天堂的門是由他掌管的，好人坏人进入天堂时都要經他同意。

八天。一成不变的六个里亞。他們指望我从那六个里亞中間支付我吃飯的費用，租馬匹的費用，雇这个孩子陪我、把馬匹帶回去的費用，并且还得替这孩子租一匹馬，因为他显然不能在这样热的天气光靠两条腿走路；再得雇一匹騾子，馱我一些破爛衣服和少数几本書与練习簿，此外还有牲口的草料。我倒希望教育部長指点指点，怎么拿六个里亞来对付这一切花費。”

“我全明白，”教授插了一句。

“你也是教师嗎？”

“以前做过，我的朋友和同道。先在首都的一个中等学校里，收入还不錯。后来降到小学。接着迁到一个比較小的市鎮里。再接着是更小的鎮市，越来越小，終于落到乡村里。”

“怎么会这样呢？假如你开头就在一个中等学校里干得很好的話，你很可以待下去，或者提升到大学預科去教書，說不定还可以当上校長。”

“也許，朋友。很可能如此，只要你不开口。可是我不能不开口，并且也不打算学学。因此我才到了这里。我在这里当然拿不到什么薪水，可是覺得很自在。假如你覺得不自在，薪水又有什么用呢？假如我不敢开口，把我心里的話講出来，那么一百个比索的薪水也不能补償我心灵的种种損失。人到底不是畜生或者傀儡。不幸的是，我毕竟是人。在这里，我可以做人，我們都可以做人。我們还要做下去。我們要用最后一滴血来捍卫我們做人的权利，反抗独裁者，反抗血腥的、万惡的独裁統治。”

3

这时候，一盤食物端到棚子里来了。从新来者吃得狼吞虎咽、涓滴不留，再把十个手指都舐遍的模样看来，弟兄們比从他

的話語更明白他講的都是实話。

他帶来的小孩也吃飽了，小孩的肚子似乎跟流动教师的肚子同样空虛。

教师現在吃好了，非常滿意地叹一口气，說道："我叫維拉尔伐，加比諾·維拉尔伐，听你吩咐。承蒙賜飯，非常感激。"

"我們把他怎么办呢，教授？"把这个餓坏的教师帶来的艾拉第奥問道。"他是不是探子？如果不是，我要回到崗哨上去了。"

"把他交給我好啦，艾拉第奥，你尽管回去。总之，你把他帶来是对的。有人偷偷走过我們的营地，不論他是什么路数，多加小心是不会錯的。"

"原来如此，朋友們，"教师說。"在这一帶出沒的强盜帮把別庄主們搞得走投无路，你們也招了麻煩。你們做得对，小心一些好。这帮强人日夜騷扰，不讓人家太平。我看到你們这里挂着几十支来复枪。在这种年头，这样做是有必要。"

將軍剛巧进来，听到了最后一句話。"年头确实不好。你說得对，老弟。尤其糟糕的是，我們不知道这里究竟誰是眞正的强盜帮。"

"說得好，朋友。一点不錯，"教师轉向將軍說，將軍已經走近，跟大家坐在一起。"說得好。在这些日子，我們始終搞不淸楚誰是統治者，誰是被統治的。"

"所以我們才說，打倒独裁者！打倒独裁統治！"安得路插进来說。

教师向他看看。接着又看看坐在周圍的人，他們瞅着他悠悠閑閑地在喝咖啡，沉思地一口一口呷着，仿佛生平沒有喝过这么好的咖啡。

他的眼光最后詢問似地落在安得路身上。“你为什么要說‘打倒独裁者！打倒独裁統治！’？我很想知道。”

“因为我們不自由，只要独裁統治箝制人民、压迫人民，我們就不能自由生活，”一个弟兄說。

“你指什么独裁者，什么独裁統治呀？”教师詫异地問道。

“这个国家里，連小孩都知道我們指什么，”安得路說。“你不必裝葱卖蒜。在这里你可以自由言論，完全自由。这里沒有告密的人或警察。”

教授帶着不信任的眼色对教师說：“現在我眞弄你不明白了。你一会儿这样說，一会儿又那样說。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到了月球、非洲、中国的腹地呢，还是到了什么别的地方？”教师大惑不解地依次看看大家。

“我們指的是唐·普魯丹亞奥·多明格斯，元首和独裁者。还有誰呢？”一个弟兄嚷道。

“我怎么也沒料到，朋友們，”教师申辯說。“假如你們是指那个把这国家剝削了三十年或者上帝知道有多少年的唐·普魯丹亞奥·多明格斯，那你們大大地落后于形势啦；八、九、十、十三，啊——十六个月之前，他已經退位了，因为他再也挨不下去了。目前他在倫敦；那是法国的一个城市。”

“英国的，”教授插嘴說。

“我才不管是英国、西班牙、还是荷蘭。总之，他跑啦。”

安得路轉向教授，悄悄地說：“十六个月以前嗎？那我們离开紅木树林的时候，他已經不当权了。”

“看来如此，老弟。眞是笑話！”他象是自言自語地說。

“眞是个大笑話！”他又高声說，哈哈大笑起来。

“笑話？”教师說。“目前这种时候，在这个国家里各到各处

都沒有什么可笑的。”

“現在誰当权呢？”教授問道。

“我也很想知道，”教师回說。“国內每个人，不論是穷是富、是工人还是資本家，都想知道。”

“不过总得有个政府呀，”將軍插嘴說。

“一个政府？”教师苦笑了一下。“現在簡直有五千个政府。五千个政客都在叫嚷，每一个政客都有他自己的政府。还不止一个議会；同一个时期內有十个、二十个、四十个議会。每一省不是有一个总督，而是同时七个、八个。”

“有沒有一个人民可以拥护的政党，借以成立一个普选而成的政府呢？”

“政党是有的，并且多得数不淸。有立宪主义者、团体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改良主义者、主張重选的、反对重选的、劳工党、共产主义者、公社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亲美派、农民党、亲多明格斯派，分裂派、分区派、大陆派、联合派，以及两百来种別的派別。連名称都記不淸楚。每天都有新的派別冒出来，也有势力很大的旧的派別解散。”

“那么軍队呢？軍队干些什么？”將軍問道。

“軍队里的長官不知道誰在指揮，应該服从誰的命令，不服从誰的命令。每一个將軍、上校、少校每天都接到二十来份不同命令的电报，也不知道听誰的好。因此他帶着部下按兵不动、白拿薪餉，不管薪餉是誰供給的。此外，現在有万把个將軍，都是一夜之間自封將軍、明天就帶着部下跑了。这种將軍手下大多連二十个人都不到。这万把个將軍彼此火并，今天宣称拥护某一个党派，明天又攻击他拥护过的那个党派。”

“那么，这就是独裁者在將近四十年的殘酷統治中作出的成

績嗎?"教授跳起来,揮着手臂嚷道,往常他从普通的談話轉入公开演講时就是这付模样。"这就是独裁者的成績。这正是任何一个了解人类的人預言过无数次的,他們宣言、写文章、用印刷品、大声疾呼,因而殉难就义,象病狗似的給杀掉。混乱。那就是那个白痴的独裁者、瘋狂的元首所作出的成績。他制造了混乱。現在站起来,把人民弄得四分五裂的是些什么人呢?他們就是在独裁統治下出生、受教育、成長、給吓得不敢开口的人,他們在独裁統治下沒有任何权利,沒有机会为自己着想,沒有机会来培养政治思想。因此他們現在都大叫大嚷。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基調叫嚷出来,因为他不知道别的,听不到别的,也不可能了解别的。这跟山溪往下流而不能往上流是一个道理。"

棚子里挤滿了男男女女,挨得紧紧的,讓大家都有机会听听教授的話。老实說,大多数人并不完全懂得教授在說什么,因为他們沒有听到开头的話。

"那就是独裁統治的惡果,我們国家还得忍受百来年的恥辱。我說完啦,弟兄們。"

"好哇,教授!"四面八方喊道。"打倒独裁統治!土地与自由!"

4

教师显然在充斥全国的报紙、小册子、傳單、宣言和綱領上把这一类話看得太多了,覚得膩味,于是繼續慢慢地呷着咖啡,用一个弟兄給他的烟草卷一支紙烟。

教授坐下来,对教师說:"你給我們帶来的消息确实重要。我們孤陋寡聞,不很知道外面的事情。"

"或許如此。不过我不明白,你們这里为什么拚命叫土地与

自由。你們需要的土地已經有了，至于自由，我覚得你們这里的自由比哪一个地方都多，甚至比我都多得多。說实話，我完全沒有自由。我是个奴隶。一个学校的奴隶。部長叫我到哪里，我就得到哪里，否則連現在的口粮都混不到。我現在的口粮从来沒有叫我吃飽过，当然今天是个例外，"他嘻开嘴加了一句。"我生平沒有这样舒舒服服地吃飽过。今天在这里是破題头一遭。我确实应当說一声'謝謝，'并且是从心底里說的。不，应該說是从肚子里說出来的。"

他游移不决地在他的矮座位上挪动着。"好啦，我想在太阳落山之前，剛来得及赶到下一个小牧場。因此請容許我告辞。尽管我心里难受，我却不能再把我这付瘦骨头挨在这里領受你們的款待了。"

他四面一看，招呼那个陪他上路的印第安小孩，打手勢叫他把馬帶来，把行李裝上騾背。

教授沉思地瞅着他，仿佛想从他的臉上看出他的性格和他以后的計划。他显然对自己的观察結果很滿意，帶着詢問的神色看看將軍、塞尔梭、安得路和上校。显而易見，他的眼色得到了他預料的回答。

这时候，教师站起来要走，教授輕輕地按按他的肩膀。他又坐下了。

"告訴我，加比諾·維拉尔伐，流动的乡村教师，你干嗎不留在我們这里呢？我是說，永久地。再来一位教师对我們很有帮助。一个教年紀大些的孩子，一个教小孩子——安得路还可以帮忙。当然，薪水有时要欠缺。那要看別庄主家里有多少現錢。但是，不談薪水不薪水，我保証只要你跟我們一起，你的肚子是不会空的。"

"朋友和同道，如果眞是这样，我要薪水有什么用？我的薪水从[redacted]有裝飽过我的肚子。我当然留在这里。可是这个村子叫什[redacted]名字呀？"

"索尔伊巴兹①，"教授回答說。

"太阳与和平。好一个村名。可是老天爷，你們究竟是什么人？"

教授凑到教师的耳边，悄悄地說了一句。然后他打了一个哈哈，高声說："即使人家問你，你也別說出来。我們只在特殊的、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說。現在旣然我們知道，正式知道独裁者垮了台，以前的我們就变成現在的我們，不管最后是哪一种政府当权。"

"原来如此。我原可以猜到的。但是照目前的形势，很难猜中。我当然要留在这里。从八岁开始，我一直想这样做。直到三十七岁，我才找到了你們。"

他站起来，挺直身子。高高举起捏紧的拳头，喊道："弟兄們，土地与自由！"

弟兄們齐声回答："土地与自由！"

---

① 西班牙文，意为"太阳与和平"。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草莽将军
作者＝（墨）特雷文著　　王仲年译
页数＝２６８
ＳＳ号＝１１３１５１５４
出版日期＝１９５９年１０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前言
第一章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第二章
- 1
- 2
- 3
- 4
- 5
- 6

第三章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第四章
- 1
- 2
- 3
- 4
- 5
- 6
- 7

第五章
- 1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第六章
1
2
3
4
5
6
第七章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八章
1
2
3
第九章
1
2
3
4
5
6
7
8

９
第十章
１
２
３
４
第十一章
１
２
３
４
第十二章
１
２
３
４
第十三章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第十四章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第十五章
１
２
３
４
５

6
7
8
9
1 0
第十六章
1
2
3
4